武俠世界



$2.00

699

· 特別介紹 ·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問題人物**　馬雲·著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經常出現在我們面前的，都有可能就是問題人物。可惜人不可以貌相，當一個充滿了危險性的人物混進你生活中的時候，你可能仍然一無所覺，這的確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而「鐵拐俠盜」呂偉真和他的徒弟阿生，偏偏就遇上了這樣可怕的事情，詳情請看本期「鐵拐俠盜故事」中的新故事「問題人物」。

督印人：羅輯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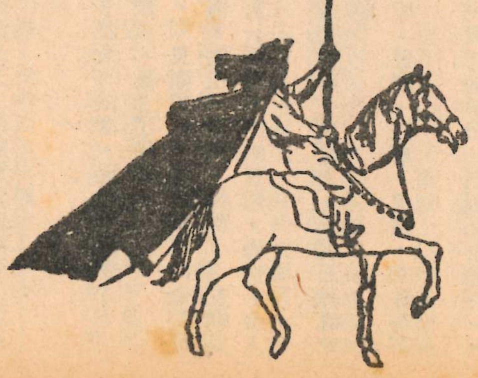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9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武俠奇情故事

蕭逸·文
盧令·圖

滄海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奇人紀楓，隱居兩湖，靜參玄功，因心急而致走火入魔，更遭孽子紀軒，暗施毒手，毀去他兩腿琵琶筋，囚之於海洋中的一處插天孤島上，命其女紀潛梅運送食物，軟硬兼施，要迫老父傳授太乙神功，紀楓心知其子心忍狠毒，堅拒不允，那日紀潛梅又送來食物，又向紀楓求授玄功，紀楓仍不答應，紀潛梅悻然而去，適邱長亭到來採摘燕窩，紀楓揚聲引導邱長亭來至囚室，向他說明原委，並願傳他絕世神功，收他爲徒，邱長亭也將此來目的說出，並說有夥件留在青沙堡——

合汚冀保命　忍辱探意圖

紀楓道：「原來如此……那麼你所採摘的燕窩又如何出手銷售？」

邱長亭道：「弟子本來是銷售於城內的商人，可是現在改售於同夥六人，價錢倒也公道……」

他笑了笑道：「今後奉養你老人家衣食，應該綽綽有餘！我們走吧！」

言罷，抱持着紀楓，一逕的奔向峯下，找到了藏匿在岩岸間的那葉小舟，小心的把紀楓放置在舟上，遂即運槳向海面上放舟直去！

入夜，海風較白天爲強！

大風猝然壓在海面，激起了滔天的白浪，浪花飛濺着——小舟在一個起伏的前進姿態裏，搶上了灘頭！

邱長亭抱着老人縱身上岸，却見面前滿是參差不齊的奇形怪石，月光下犬齒交錯，森森可怖，浪花、潮聲、風勢……交織成一片大自然的壯觀氣氛，却含着一種說不出的肅殺，恐怖，令人怦然心悸！

是個小得可憐的石頭島，週圍不過十里見方，正面石堆亂草間，矗立着年久失修的那所古堡！

古堡係大塊的青石堆砌而成，莊嚴，壯觀，但是，却破舊不堪——

蜿蜒的石牆，也許是在某一次的地震時，已經塌垮無存，只剩下殘磚斷垣。

古堡原係「星」狀的六角樓，如今六樓倒塌儘盡，僅餘正中一樓，却也微微歪傾，看上去怪可怕的。

「它」的存在如謎，有人說是當年朝鮮王的故居，看看那個派頭，也確實够得上，只是如今却成了海鳥棲息之所，平常連鬼都沒有一個！

踏入了古堡的正門，那是昔年的上宛春園，而今亂石星佈，雜草叢生，秋虫鳴噪聲裏，明滅着點點流螢，那調調兒實在淒涼的緊！

中院裏有一道曲折的長廊，蛇也似的蜷舒着，只是廊簷破殘，石徑崩陷，看上去面目全非，已完全失去了美感，腐蝕的木質氣息，隨風飄散着。

邱長亭抱着紀楓步入中庭，已看見了古堡的正樓！這時樓下透出一片燈光！

紀楓道：「堡內有人？」

邱長亭道：「他們回來了！」

話方出口，迎面匹鍊般的射出了一道燈光，一人大聲叱道：「什麼人？」

倏地那人連撲帶縱的來到了面前，手上的一盞孔明燈在邱、紀二人臉上一照，赫赫笑道：「這不是邱小兄弟麼！怎麼這麼晚才回來？這個人又是誰？」

來人四十左右的年歲，一臉張飛鬍子，目如銅鈴，鼻似鋼鈎，個頭兒雖不高，看上去却是精壯得很！這人身上穿着一襲大紅袍子，像是做官的闊人穿的，只是穿在他身上，却是不顯眼，很不相襯。

邱長亭在他掄動燈光時，才看淸了他是誰，當下笑道：「謝兄還沒睡麼？」

姓謝的紅袍漢子哈哈一笑，道：「咱們這爿基業，可不能再讓外人闖入了，老大關照，從今天起，輪流放哨，我這是第一班，想不到一上來就抓着你了！」

說着步迎，並且揚動手上的燈，狠命的往紀楓臉上照着——

「這老傢伙是幹什麼的？」

「啊……」邱長亭道：「是我一個遠房的親戚……無處投靠，淪落街頭，怪可憐的！」

姓謝的哈哈一笑道：「那好，我們這裏正少一個人侍候，就把他留下來吧！」

邱長亭冷笑一聲，正要反唇相譏，不意紀楓已是答道：「是……謝謝老爺！」

姓謝的大聲笑着，揮手道：「你們快進去吧！」

邱長亭就抱着紀楓直接步入古堡，在古堡前，紀楓道：「放下我來。」

邱長亭就把他身子放下來。

道：「師父，請跟我來，為我你引見一下幾個朋友。」說完，推門步入紀楓蛇行後隨！

大廳內傳出陣陣哄笑聲，彷彿有許多人正在高談闊論，邱長亭推開了門步入，紀楓隨後跟入——廳內頓時鴉雀無聲。

好大的一座客廳，廳內長列的大理石案，正中而設，其上點着一列巨燭，光焰烱烱照射着桌案上琳瑯滿目的一些銀器，匣鏡，珍玩古董之類……

却有五個人，分踞在長案四週……

五個人，十隻眼睛就像是十道電光般的，全數集中在邱長亭的身上，像是突然的警覺到什麼似的！

其中之一，怪笑一聲，一撒手攤開了一張極大的布幔，把長案上琳瑯滿目的物件掩蓋住！

另一人——也就是坐在主位上的一個六旬左右的矮老頭兒，却嘻嘻一笑道：「用不着怕，是自己人……來來來！小兄弟快坐下……坐下——」

最後「坐下」二字尚未出口，却陡然大吃了一驚，目光發覺到了後面的紀楓。

其他幾個人，在突然發覺到紀楓這個人時，無不大吃了一驚，全都禁不住站了起來！

邱長亭見狀忙抱拳道：「我來為各位引見一下——」

紀楓上身向後一仰，很自然的坐了起來，兩道白色長髯掛在兩鬢，那副樣子確實怪異之極！

坐在首席上的老者，黃臉，細眉，三

現紀楓的一剎間，似乎面色變了一下。

此刻，他頻頻注視着紀楓，像是極力的追憶些什麼，努力的在腦海裡發掘什麼人似的……

在他身側，依次類推的四個人——

一個是瘦削面頰，雙顴高聳的黑衣漢子，年歲在五旬左右。

第二個是面有一條顯著紅色刀疤的彪形大漢，約有四旬左右，雙目閃閃面帶兇光。

第三個是黃眉黃鬚的一個瘦高老者。

第四個人是三旬左右的一個黑面漢子，這漢子兩隻手腕之上，緊緊的束着一對銀色的圈子，目光圓亮，眉濃且長！他是五人中身材最高的一個。

第五個人却是一個女的，年歲不大可也不算太小，總在二十七八之間，柳眉細眼，面若芙蓉，鼻子高，再配上一口細白的牙齒，看上去確是很標緻，只是眉梢眼角，盪漾着一脈春情，有點不太正經的模樣。

邱長亭咳了一聲，回望着地上的紀楓，道：「這是我的一位族祖父，姓——」

「紀」字尚未出口，地上的紀楓却乾咳一聲，插口道：「小老兒邱三才，給各位大爺見禮！」

說罷，連連向着座上五人抱拳打拱為禮。

邱長亭這才想起方才紀楓的關照，不由暗中慶幸不已，否則冒然說出一個別姓，二姓自無同族之理！

他上前一步，手指向首座上藍袍的黃

藍袍老人一雙三角眼咕咕嚕嚕在紀楓身上轉着，用着沉濁的四川口音道：「你姓什麼子？姓邱？」

紀楓拱拱手道：「是……邱三才，邱長亭是小老兒同族的子孫！」

姓「鳳」的老人喃喃自語道：「我看錯了……你的一雙腿朗格攪的？」

紀楓道：「被大車輾碎了膝蓋骨，殘廢了！」

鳳大爺點點頭，就不再說話！

邱長亭遂介紹第二個——也就是面有刀疤的那個彪形大漢道：「這位是……」

刀疤漢子狂笑一聲道：「你這小子，老是忘了你老子的姓，再告訴你一遍，老子姓曹，叫曹三錘！你小子記好了，別再忘了！」

邱長亭沒答理他，去為紀楓引見第三個——黃鬚老者，道：「這位姓秦，秦大叔！」

黃鬚老人抱抱拳道：「秦無影！」

紀楓拱手道：「秦大爺——」頭垂得更低了。

秦無影沉鬱含蓄的目光，和首座的藍袍老人一般模樣，好似十分注視着紀楓。

邱長亭又介紹第四個人——身材最高的濃眉漢子道：「這位姓焦大名是……」

姓焦的一笑道：「焦天化。」

邱長亭道：「對了，焦六爺！剛才在外面碰見的那位是謝五爺。」

紀楓連連的拱手，道：「焦六爺多關照……多關照。」

焦天化道：「吃過飯沒有？這裏有我

着吃飽肚子再說話吧！」

紀楓道：「不敢當……不敢當！」

却聽見面前女子笑聲，原來那末座的女子，已步下位來，她手裏捧着一個油紙包，笑咪咪的走向邱長亭，道：「小兄弟拿過去吧，爺們倆個那能餓着肚子呀！」

邱長亭接過道：「謝謝桑六嫂——」

姓桑的女子，眼角一掃紀楓道：「你爺爺今年多大了？」

紀楓插口道：「小老兒七十整了！桑六嫂子！」

姓桑的少婦嘴裏「噢！」一聲，笑得花枝顫抖般的道：「老爺子你可別這麼稱呼我，我是寡婦，娘家姓郭，我叫郭美如，你不見怪，就稱呼我的名字得啦。」

邱長亭恭敬的抱拳，說道：「是！郭姑娘！」

大概這「姑娘」兩個字十分動聽，郭美如黛眉輕舒，面如春風，聽得咯咯嬌聲笑了！

首座的鳳大爺伸手道：「邱小友你坐下說話！」

邱長亭應道：「是是！」

他轉身把紀楓抱起，放置在一張椅子上坐下，自己隨後靠着紀楓身旁坐下。

鳳大爺微笑着道：「今天採了多少燕窩？」

邱長亭取下背後那隻道：「今天不多，大概只有十幾個！」

鳳大爺赫赫笑道：「够了，……」

他轉向身旁的刀疤漢子曹三錘道：「拿五十両銀子給他，把燕窩留下——」

邱長亭怔一怔，說道：「要不了這麼多銀子……」

鳳大爺嘿嘿一笑道：「你收下，收下……我還有話跟你說。」

刀疤漢子曹三錘把一錠滾圓的江西庫銀，塞進了邱長亭的手內道：「收下吧，以後你改行了！」

邱長亭不解道：「什麼改行……？」

鳳大爺却在一旁笑道：「老弟，剛才我們哥兒幾個商量定了，你呀，以後不必再去採燕窩了！」

「不摘燕窩？」

「不錯！」鳳大爺道：「你過去一個月摘燕窩，能有多少收入？」

「這個……」邱長亭想了想一下道：「總有百十両銀子！」

鳳大爺點頭微笑道：「那好，以後我們給你二百両銀子一個月。」

邱長亭一驚道：「為什麼？」

「不為什麼！」鳳大爺說：「你不必去摘燕窩了。」

「那我……幹什麼？」

鳳大爺用着他低沉的聲音笑了，笑得很神秘！

另一座上那個黃鬚老人秦無影道：「小夥子，你就為我們負責看守門戶，看守着這個小島，不許外人登臨！」

邱長亭呆了一呆，說道：「為你們看守……？」

黃鬚老人秦無影道：「這個青沙堡是你先發現的……我們破格收容你，要不然，嘿嘿……」

兄弟，大家都很喜歡你，咱們哥兒幾個這些年東奔西跑，一直沒個好地方落腳，現在好不容易發現了這片地方，覺得很不錯，想長久住在這裏——」

頓了一下，他又接下去道：「……可是現在海上浪人很多，咱們只要一讓步，這塊地方可就保不住了！」

邱長亭點了點頭，認為他說的不無道理。

鳳大爺一笑道：「所以大家夥的意思，是想在這島上長久建家……不許外人登臨！」

邱長亭皺了一下眉，道：「可是外面人要是來了呢？」

「那就用武力對付——」

這一次說話的却是座上那個身材偉岸的黑衣漢子——焦天化。

邱長亭心中一動，實在想不明白就憑他們六個人，還能有什麼武力？

姓「鳳」的藍袍老人嘿嘿一笑，說道：「小夥子，你看我們幾個可像是摘燕窩的麼？」

邱長亭一怔道：「這……」

姓鳳的一雙光爍的瞳子，在他臉上一轉，繞向一旁的紀楓，再轉向邱長亭道：「實在告訴你吧！我們幾個並不是什麼採燕窩的，我們是江湖武林上朋友！——」

邱長亭心中一動，嘴裏却沒有出聲，一雙疑惑的眸子，掃過現場各人。

在座唯一的那位女客郭美如，聽到此處發出了一陣嬌笑之聲，凝目邱長亭道：「小兄弟，嚇壞了吧，不是我們瞞着你，

她姍姍離開座位，走向邱長亭面前，笑哈哈的道：「好啦，現在你知道了，可不能離開了，鳳大哥的意思，是要你也參加我們一份兒，你答不答應？」

邱長亭目光一掃身旁的紀楓，後者笑道：「長亭呀！人家鳳老當家的，這是抬舉你，你可不能不知趣呀！」

邱長亭道：「是！爺爺！」

桑大嫂子妙目向着紀楓一瞟，道：「還是你爺爺懂事，好啦，咱們這就算是一家人了！」

首座上的鳳大爺哼了一聲道，說：「六弟妹先坐下，沒要你說話，你就別多說話！」

郭美如粉面一紅退了下去！

邱長亭道：「鳳大爺……以後我幹些什麼事呢？」

鳳大爺冷冷的道：「我正要告訴你，你的事情很簡單，只要看住這個家，以後慢慢的等你熟悉了我們工作性質，再加入我們正式的行列！」

一旁的紀楓，聞言到此，情不自禁的拍了一下手道：「好呀……我老殘廢別的事不行，叫我看門我會的，夜裏不睡覺都行！」

鳳大爺點頭道：「對啦！也算上你一份兒！」

紀楓樂得手舞足蹈，一副興奮歡慰的樣子。

邱長亭道：「你們不是採摘燕窩是幹什麼呢？」

鳳大爺鼻子裏「哼！」一聲，扭頭去

去看焦天化。

最後焦天化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來，邱長亭如同墜入五里霧中，那裏瞭解個中隱情。

焦天化笑聲一頓，朗聲道：「邱兄弟，你不用急，早晚你就會知道，我們弟兄幹的是好買賣，憑着一身本事替天行道，賺的是大錢。」

邱長亭還是不解，他旁邊的紀楓却啞聲笑道：「對啦，能賺大錢就好……那一天咱們長亭也能賺大錢就好了。」

鳳大爺冷冷的道：「只要你孫子願意，他就能賺大錢。」

紀楓厚顏笑道：「他那能不願意呀？……老爺子，我代他答應了。」

鳳大爺點點頭，看向邱長亭道：「是麼？」

邱長亭心裏已經有些起疑了，可是聽師父這麼說，情知有因，當下站起來，抱拳道：「鳳老當家的一切多關照，邱長亭豈有不願之理？」

鳳大爺的臉上情不自禁的流露出一片笑容，在座各人也都顯得很高興。

那偉岸的黑衣大漢焦天化道：「對啦，兄弟，你這就對啦，你雖然談不上武功，可是那一身水功，却是我們在座各人，誰也及不上的，這裏四面是海，少不了你的。」

邱長亭謙虛道：「焦兄多關照！」

鳳大爺在一旁笑道：「好了，你同着你爺爺歇息吧，記住，從明天起，就不必再去摘燕窩了……你幹什麼，到時候我們

風大爺這番氣勢，他先就看不慣，只是眼前情形似乎相當的複雜，要慢慢的與師父從長計議，卻不便逞一時意氣！

這麼一想，就向在場各人抱拳爲禮，那紀楓卻不待他來接抱，由位子上一跳而下，以熟練的肘部動作，蛇也似的爬行了一圈，逗得在場各人全都笑了。

紀楓就像個滑稽人似的，跟着邱長亨步出大廳。

出了大廳，邱長亨在前，紀楓在後，一路前進，約三四個拐彎，來到了一間靜室。

邱長亨推門步入，紀楓自後跟進。等到紀楓進內之後，邱長亨馬上去關門。

紀楓道：「不要關！」

邱長亨停止道：「爲什麼？」

紀楓道：「有人跟着！」

果然甬道裏人影兒一閃，現出了一個高大的影子，正是那面有刀痕的漢子曹三鍾。他發現房門是敞開時，卻轉向另一條甬道去了。

邱長亨轉向紀楓問道：「師父這是怎麼回事？我們好好的，幹嘛要加入他們一夥？」

紀楓沉聲道：「傻孩子……我們目前只有加入一途！」

邱長亨益加的不解道：「這是怎麼回事？」

「不加入，就別想活命了！」紀楓搖頭笑道：「你的閱歷太差！」

「我實在不明白……」

「你還有什麼不明白？這夥子人是名符其實的强盜，你還不知道？」

「是强盜——？」

邱長亨一下子可就怔住了。

紀楓冷冷一笑道：「不止是平常的强盜，他們是燒殺刼擄，無所不爲的滾馬大盜，平素惡跡昭彰，壞透了！」

邱長亨面色一變，有點匪夷所思！

紀楓頓了一下，向着邱長亨道：「你



紀楓向邱長亨述說過去與風來順等結仇經過。

，否則隨時你都會有殺身之禍……我們慢慢再圖設法才好！」

邱長亨道：「師父你怎會知道的？」

「我怎麼不知道？」紀楓臉上帶着神秘的笑容，道：「旁人我不清楚，『九現雲龍』風來順和『黃葉飄零』秦無影，卻是當年舊相識！他們就是燒成灰，我也認識他們！」

「風來順——？」邱長亨道：「風來順就是風大爺？」

「不是他是誰？」紀楓吶吶的說道：「二十多年前，『九現雲龍』風來順和『黃葉飄零』秦無影，另外還有蘇，李，蔡等共五人，合夥在川貴一帶，專門打家刼舍，幹着無法無天的勾當，人稱『川東五鬼』，其中以風來順和李子燦武功最高，人也最壞！」

「誰又是李子燦？」

「李子燦已經死了！」紀楓的臉上，帶出了一絲冷笑，喃喃地說道：「是我殺的！」

「哦——？」

想不到事情的發展，竟是如此的出奇想像不到，莫怪乎邱長亨更爲不解了。

紀楓目注着他，道：「那一夜，川東五鬼是打刼川西李大善人的府第，李家二十餘口，死傷泰半，老善人夫婦被活活吊死，僅其兩個女兒幸免，但是五鬼中的李，蔡二人，兀自不放過她們，意圖染指，加以蹂躪……」

他頓了一下，接道：「那一夜我正由林外過，遠遠看見火光，一時好奇趕至，

三人展開激戰！」

「後來呢？」

「後來，我以『一字追風劍』連傷了秦無影和姓蔡的，僅風來順一人得以倖免於難，望風而逃，我本想取其性命，奈何本身亦爲秦無影的風鈴針所傷，才未能將這一干惡人趕盡殺絕！」

邱長亨道：「難怪剛才那風大爺和姓秦的對師父一直注意……只是他們怎麼沒有認出師父來呢？」

紀楓慘然笑道：「他們又怎麼會認出我？他們怎會料到我如今是個殘廢？而且當年我並未留鬚！話雖如此，他們對我多少有一點疑心！」

邱長亨恨聲道：「既然這樣，我們還是逃走吧！」

「不能逃走！」紀楓說：「一來我行動不便，再者，如今風，秦二人重振勢力，盤踞海島，一定在意圖大舉，難得我二人適逢其會，潛伏核心，正好摸一摸這件事的底細，如能見機行事，除去這一干人，正是我輩行使江湖應有的作爲！」

邱長亨點點頭道：「對，我們就留下來！」

紀楓道：「不但要留下來，而且要與他們打成一片，你也要取得他們信心，才能相機行事！」

「師父的意思是……？」

「加入他們的一夥，看看他們幹些是什麼！」

邱長亨嘆息一聲道：「只怪我認人不法，如果不是師父點破，我還躲在五里霧



中！」

紀楓苦笑了一下，道：「這件事恐怕日後還有麻煩！」

「什麼麻煩？」

紀楓反問道：「這夥人來到青沙堡有多久了？」

邱長亨道：「不久，才六七天吧！」

「這就難怪了！」紀楓慢吞吞的說道：「這遼東地方，黑道人物多强悍之輩，只怕，他們要想佔這個地盤，並非是件易事！」

邱長亨道：「師父說的是……？」

紀楓道：「等着瞧吧！」

他在房內爬行了一轉，點點頭道：「這裏內外環境你都熟悉麼？」

邱長亨道：「都熟悉！」

紀楓兩隻手攀着高出的石床邊沿，身子一盪，折了一個凌空的跟斗，已經四平八穩的坐在床上，身體輕快極了！

邱長亨驚得張大了眸子道：「原來你老人家還有這身本事？」

紀楓道：「我是殘而不廢，人前不得不裝着一點點兒！今天咱們早一點睡，明天開始，每日晨晚，我再教你練功夫，我既然收了你這個徒弟，就不能讓你給我丟人！」

室內只有一張床，紀楓獨佔了，邱長亨只好打了個地鋪，暫時委屈一夜再說！

偌大的古堡，當人聲沉寂之後，確是安靜極了，所能聽到的，只是浪花拍打着礁岸的聲音……

關門就寢，邱長亨很快的入了夢鄉！

× ×

黎明——也許時間還要更早點——邱長亨被撲面的冷風給驚醒了，他翻身坐起來，室內的光處，僅僅可以看清人面——

他發覺到師父紀楓，正在靈巧的運行着他的身子！

這是邱長亨第一次目睹到武術的精妙部分，他簡直有些給嚇得呆住了。

如果他不是事先知道師父有一雙靈巧的手，眞說不定會疑心是一隻大山猴闖進來了。

紀楓無異的是在練習着一種輕功，因爲他雙腿已失去能力，所以不得不借助於他的雙手。

只見他身子像是一隻極大的飛猿，滿室穿躍飛騰着，那雙長手往往在室頂一托，或是任何可以攀附借留之處，一抓一擲，僅僅靠着一點微力，就可以使得他身子如同乳燕穿林般的在室內穿行着。

呼呼來去的疾風裏，他身子不時的撲左盪右，竄上騰下，看上去簡直像空中飛人一般！

邱長亨看得眼花繚亂，倏地紀楓雙臂一收，轉個身子如同四両棉花般的已飄落在邱長亨身前，只是他雙足一經沾地，全身卻又坐了下來！

邱長亨目瞪口呆道：「你老人家這是在練什麼功夫？」

紀楓一笑道：「這那叫練什麼功夫，只不過是活動筋骨而已，一個人如果沒有運動，就失去了力量，失去力量的人就等於是一個死人！」

說到這裏，他向着窗外看了一眼，道：「你現在起來最好，天交『卯』時，最

易洗練筋骨，今日我傳你易筋經，每晨向東而習，日久自有妙用！」

邱長亨恭敬道：「是！」

紀楓喟然一嘆道：「我廢了雙足，有些式子你必須要自己好好的揣摩——」

邱長亨道：「是！」

紀楓似乎對於這個新收的弟子極為重視，而且期望極殷，他的興緻很高！

「昔日三豐眞人創太極一學，乃武學之始……」紀楓侃侃而論道：「演變至今日，武術門派多矣……我之所宗，亦眞人嫡系之秘！」

他頓了一下，接道：「你身為紀家第十三世傳人，對於為師之武術發源，不可不知！」

邱長亨恭敬的又道：「是！」

紀楓道：「眞人之術，相傳為其夜夢元帝所授，初為一十三式，後演為百餘手，本朝初，關中五宗傳溫州陳州同，再傳張松溪，張翠山，是名溫台一派！」

邱長亨仰天吐出長長氣息，霍然覺到他一隻左手，緊緊按在臍上，那一口氣吐出極長極久，直至息微而窒才休！

他在吐出最後一息之間，隨地鬆手，丹田之間霍地又鼓膨膨脹滿了氣機。

「太極！」紀楓道：「看見沒有，這就是太極！」

邱長亨初涉精妙武術，只覺得無限希罕！

紀楓這才又拾起先前話題道：「……張翠山傳四明的葉近泉……那葉近泉入金華傳紀梅山！」

總算出現了一個姓「紀」的！邱長亨心裏像鬆了口氣似的！

紀楓頻頻點頭道：「這紀梅山，也就是我紀門武功的老祖宗！我那老祖宗隱入梅山，窮三年之智，乃成就了『紀門小九天功外玄功』，小九天功外玄功，也就是紀門武功的菁華。」

邱長亨雖不解這些武功奧秘，却把這秘學的名字牢記心中。

紀楓慨然道：「小九天功外玄功，又名梅山派武功，我那老祖宗雖是創了這門功夫，却險些毀了自己，你道又是為了什麼？」

邱長亨搖搖頭！

紀楓一笑道：「你當然是不知道……我那老祖宗紀梅山因妻室早故，晚年收有一妾許氏，許氏心機詭異，心儀『梅山派武功』已非一日，為了得償夙願，竟然作下無恥之事……勾引紀梅山之子紀飛盟成姦！」

像是聽故事一樣，邱長亨聽得津津有味，但是訴說者却現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樣！

紀楓冷冷一笑道：「紀飛盟為許氏花言巧語所騙，居然不惜違背父言，竟然把『梅山派』不傳之秘，傾囊傳授了許氏，許氏功成之後，竟然棄紀飛盟而別，外成一派，改其名為『九華玄陰』，意圖廣收門生……」他冷笑一聲，接着又道：「幸虧她未能得逞，却為紀梅山父子親自尋到，許氏不敵，死在梅山老祖宗的一式『提矯手』之下！

「……紀飛盟引罪自殺之後，這件醜事才算平息下來！」

邱長亨忽然明白道：「原來紀門武功有不傳女子之一說，得因於此！」

紀楓點頭道：「不錯，事後我那老祖宗親手書刻『銅板手令』留之于後，自承罪狀，斷舌自焚而亡，其衣鉢賴其幼子紀飛霞承受，發揚延續至今！」

邱長亨聽得有些不寒而慄，他體會到一個武術世家的立身嚴謹與自律之苛！

紀楓冷冷一笑道：「銅板手令遵行了十世無差，直到我祖父紀春明一代，却又生出了一番事故，我祖父因心疼他膝下愛女紀明竹過甚，不忍其日夕糾纏，竟然違背了銅板手令，暗中以紀門絕功，也是小九天功外玄功，私相傳授！」

說到此，他長長嘆息了一聲，道：「我那姑母自從學得紀門絕功之後，倒也能遵守父訓，絲毫不敢人前顯露，無奈日久天長，未免靜極思動，這一年……唉！也合該有事！」

他在道及這件事時，心情至為沉痛！

「這一年江西九江設下一個擂台，台主鎭三江黃霸，為一武技精湛，但素行不良之人，所練掌力『一掌紅』十分了得，長江上下游英雄俠士，竟有七人喪生在這種掌力之下！」

紀楓冷冷的接下去道：「適巧，我那姑母奉侍公婆路過九江，眼見此情大為氣憤！

「那一日她改頭換面，喬裝為一男士來到擂台，與黃霸動起了手！

「……黃霸武功十分了得，一雙眼睛更是觀察入微，看出了我那姑母是女扮男裝，竟然當衆拆穿我姑母身份，恣意放言輕薄……我姑母忍無可忍，一時自承身份，現出原來女兒之身，黃霸乍聞我姑母出身紀門，大為驚懼，臨場再欲改口已是不及，就這麼打了起來！」

邱長亨道：「結果呢？」

「結果自然是我姑母勝了！」紀楓嘆了一聲，接道：「我姑母因為久戰不勝，一時忍不住施展出『小九天動外玄功』的絕技，當場把黃霸斃掌下，一時間，武林為之轟動！」

邱長亨道：「死得好！」

「死壞了！」紀楓苦笑着道：「黃霸出身西崑崙一派，這一死，乃驚動其掌門人『一指神翁』率領其門下四堂元老，大舉興師問罪，找到了我祖父紀春明……力指我祖父違背祖宗銅板手令，傳紀門絕技于女……當時我祖父已是九旬之人，被西崑崙一派指責得體無完膚，惱羞成怒之下，運用玄功，掌傷了西崑崙掌門人『一指神翁』，並敗傷了其四長老，使西崑崙一派健者貽羞而去！」

紀楓說到此冷冷一笑，徐徐的接道：「我那爺爺雖是打了個勝仗，却未解決了這件事情，反而貽羞武林！」

「這又為什麼？」

邱長亨初闖江湖風險，固是曲折離奇，但是血淚交熾，令人不無同情之感。

紀楓冷笑道：「事情是這樣的，一指神翁返回之後竟然廣發武林帖，約集了武林各派掌門人，據實力責我祖父不遵祖宗遺令，是以我那年邁的祖父，因此一錯，而至百口莫辯！

「……他老人家正在研習心性大法，

受此一激，毀了元基，竟然不出七日一命歸陰，我姑母深深愧疚，自覺欠父太甚，亦絕食而亡……」

紀楓說到這裏，長長嘆了一聲，老淚紛垂！

「我紀家素乃不幸之家，兩次大禍，皆由女人而起，是以我父臨亡之際，再書玉批令，力囑紀門武功不得傳女，並單傳不可傳變！

「……所以，我那孫女兒，雖是百般斯纏，我也不為此動，偏偏我那兒子，又是這等的不肖……」

他無限凄然的目視向邱長亨，道：「……紀家武功在我這一代傳于外姓，也是破天荒第一遭兒……至於你成不成材，我可就不知道了！」

這番知遇無私的情誼使得邱長亨衷心感戴不已，他憤然抱拳道：「師父請放寬心，弟子定不負師父期望，學成絕技！」

紀楓道：「果能如此，也不枉我破例教授，甘為紀家的罪人了……」

說話時，却見遠處海面上泛出一片紫氣，天光已然大明，紀楓向邱長亨點頭道：「你快快面窗立定站好，隨我吸吐之口令遵行！」

邱長亨方才站好，倏見東方紫氣擴展極速，驀地紫色包衣撕開，射出匹練般的一道白氣，刹時間瀰散六合！

紀楓叱了聲：「吸——」

邱長亨依言長吸，紀楓這「吸」字口訣報出極長，直到邱長亨無能為力，才改為「吐」。

「吐」字訣更長，吐到氣若游絲無息可出之際，才又換為「吸」！

如此十數易後，眼看着天空那層白氣由濃而淡，漸逝于無形，紀楓這才令停！

邱長亨只覺得腦新目清，全身有說不出的舒泰！

紀楓道：「這就是所謂的吐納之功，重點在于拿住丹田！拿住丹田之氣，鍊固元形，能打哼哈二氣！」

於是就字義，詳細的為之解說了一番，又道：「氣宜鼓盪，神宜內斂，無使有凸凹處，無使有斷續處！」

紀楓把一番練氣吐納要訣詳細為之解說一番，足足用了半個多時辰，邱長亨已經意味到此一番恩澤來得突然，是以特別的用心求教！

第一天的頭一課，到此為止！

邱長亨接着張羅清水一桶，二人漱洗一番，却聞得房門外有人輕聲呼喚道：「邱兄弟起來了麼？」

聲音像是一個女人！

邱長亨忙自答應着開了門，就見本名郭美如的桑六嫂子，雙手捧着一個托盤，笑哈哈的走進來！

紀楓忙道：「唉唷……這可不敢當，長亨呀，快接來！」

郭美如笑道：「老爺子不打緊的，我奉令掌廚，照顧這堡裏各人飲食，只是現在人手不够，你們得將就一點，過一兩天，我找到合適的人以後，就用不着我親手下厨了！」

邱長亨道謝接過食盤，見裏面是熱騰騰的稀飯，還有烙的餅，炸的魚。

師徒二人也就不客氣，吃了個乾淨！

郭美如一雙妙目，自從一進房子，就只管注定在長亨身上，似乎含蓄着無限情意，邱長亨却只顧得進食目不旁瞬！

二人吃完之後，紀楓一聲不哼像蛇也似的游到屋角坐好，却把一雙眼睛看着郭美如。

郭美如把食具清理乾淨後，笑向邱長亨道：「對了，風大哥他們已出海了！」

「這麼早？」邱長亨道：「他們上那去了？」

郭美如笑笑道：「上那去我也不知道，剛才走，呶——你看！」

順着她手指指處，果然看見海面上泛着一條長形的龍頭快舟！

船是紅色的，帆也是紅色的，看起來耀眼得很，似乎剛剛離岸，正向遼闊的海面上行進！風大爺以次，五個人併排站立在船上，一個不少！

邱長亨轉向郭美如道：「郭姑娘怎地沒有同去？」

郭美如一笑道：「在外面幹活兒，是他們爺兒們的事，我留下有我的事！」

邱長亨道：「可有我的事？」

郭美如嬌笑一聲道：「有的是，你跟我來吧！」

她說完回身，欵擺着腰肢，向外步出，臨行之際，向着壁角的紀楓招手道：「你也別閒着，來！」

紀楓連聲應着，一路竄行如蛇的在後面跟着！

步出堡外，郭美如把食籃擱下，手指向一塊倚海的石峯向紀楓道：「你能爬上去麼？」

紀楓道：「行！」

郭美如點頭道：「好！以後每天晨昏，你就在上面負責瞭望，看看海上有什麼動靜，沒有事不許輕離職守！你去吧！」

邱長亨深恐紀楓會為他激怒，誰知不然，聽了她的話之後，紀楓答應了一聲，眞個的向着那座石峯上爬去，邱長亨暗暗服佩師父的容忍，自己也只有更加的耐下性子倒要看看這夥子强盗玩些什麼！

郭美如見紀楓走了以後，才又向邱長亨道：「來兄弟，你同着我來！」

邱長亨道：「姑娘關照！」

郭美如細長的眼睛瀰致了無限情意，微微一笑，似有意又似無意的，把一隻手腕子輕輕搭在了邱長亨肩上！

邱長亨只覺得臉上一陣發熱，整個的臉都紅了。

郭美如抿嘴一笑，伸出一根手指，輕輕在邱長亨臉上點了一下，道：「怎麼，還跟嫂子我害臊呀！」

邱長亨後退一步，掙脫了她搭在肩上的手。郭美如粉面微微一變——

邱長亨欠身道：「姑娘有事只請關照，如被外人看見……只怕不好！」

郭美如雙手在胸前一抱，嬌笑着道：「外人？」

邱長亨吶吶道：「風大爺他們如果知道了……不會饒我！」

郭美如蛾眉輕輕挑着，靈活的一對黑眼睛珠子，斜着瞄着他，嬌嗔道：「今兒個可是我自己心甘情願的留下來陪你的，兄弟！你可得有份良心，你不是木頭人，是不是？」

（未完）

小李飛刀第二代故事

古　龍·文
盧　令·圖

九月鷹飛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童銅山奉衞八太爺之命要在長街上屠殺西城老杜，詎在火併前爲青城死士所阻，童銅山辱命回報，稟陳青城死士之首墨白留言，若要找他，可往長安梅園。衞八太爺向鐵椎子韓貞詢問了墨白的身世後，命馮六往長安，要把整座瀾有千畝，遍植梅花的梅園包租下來。馮六來到梅園，管事的楊軒告以已有人願出千兩一日的重價包租梅園，馮六一看那包租的人竟是青城死士，遂加價千五百兩以競，詎青城死士比價等值，並自腿上割下一塊股肉以示決心，馮六不顧示弱，也照樣割下一塊股肉——

****

貌如芙蓉豔　功若禪機玄

兩片血淋淋的肉放在桌上，楊軒的人，已軟了下去。

白衣人又看馮六一樣，突然揮刀，割下了自己的一隻耳朵。

馮六只覺得自己的臂已僵硬，他割過別人的耳朵，當時只覺得有種殘酷快意。

但割自己的耳朵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本可揮刀殺了這白衣人，可是韓貞的話他也沒有忘記。

——你的出手縱然比他快，但你殺他時，他還是可以殺了你！

謹慎的人，大多數都很珍惜自己的性命，馮六是個謹慎的人。

他慢慢的抬起頭，割下了自己的耳朵，割得更慢，更仔細。

白衣人的肩上已被他自己的鮮血染紅，一雙冷漠空洞的眼睛裏，竟忽然露出種殘酷快意的表情，馮六的這隻耳朵，就好像是他割下來的一樣。

兩隻血淋淋的耳朵放在桌上，楊軒似已連站都站不住了。

白衣人看着馮六耳畔流下的鮮血，冷冷道：「這價錢你也出得起？」

他突然揮刀，向自己左腕上砍下去。

馮六的心已隨着他這一刀沉下。

就在這時，他忽然感覺到一陣風吹過，風中彷彿帶着極奇異的香氣。

然後他就看見了一個人。

一個女人。

一眼看過去，馮六只覺得自己從來也

沒看過這麼美麗的女人。

她就像是被這陣風吹進來的。

白衣人看見她時，立刻就發覺自己握刀的手已經被她托着。

她也正在微笑着看他，笑得溫柔而甜蜜，說話的聲音也同樣甜。

「刀砍在肉上，是會疼的。」

白衣人冷冷道：「這不是你的肉。」

這美麗的女人柔聲道：「雖然不是我的肉，我也一樣心疼。」

她春葱般的纖纖手指輕輕一拂，就好像在爲她的情人從瓶中摘下一朵鮮花！

白衣人突然發覺自己手裏的刀，忽然已到了她的手裏。

百煉精鋼的快刀，薄而鋒利。

她十指纖纖，輕輕一拗，又彷彿在拗斷花枝，只聽「蹦」的一响，這柄百煉精鋼的快刀，竟已被她拗斷了一截。

「何況這地方我早已包下來了，你們又何必爭來爭去！」

她嘴裏說着話，竟將拗斷的那一截鋼刀，用兩根手指拈起，放在嘴裏，慢慢的吞了下去。

然後她美麗的臉上就露出那種滿意的表情，竟像是剛吞下片美味的糖果一樣。

馮六怔住。

他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甚至連白衣人的眼睛裏都不禁露出了驚嚇之色。

世上怎麼可能有這麼奇怪的事，這麼可怕的武功？

她難道就不怕刀鋒割爛她的腸胃。

這美麗的女人却又將鋼刀拗下一塊，吞了下去，輕輕嘆了口氣，微笑道：「這

把刀倒眞不錯，非但鋼質很好，煉得也很純，比我昨天吃的那把刀滋味好多了。」

馮六忍不住問道：「你天天吃刀？」

這美麗的女人道：「吃得也不多，每天只吃三柄，刀劍也跟魚肉一樣，若是吃得太多了，腸胃會不舒服的。」

馮六直着眼睛，看着她。

他很少在美麗的女人面前如此失態，但現在却已完全沒法子控制自己。

這美麗的女人看着他，又道：「像你手裏這把刀，就不太好吃了。」

馮六又忍不住問：「爲什麼？」

她笑了笑，淡淡道：「你這把刀以前殺的人太多了，血腥氣太重。」

白衣人看着她，突然轉過頭，大步走了出去。

他不怕死，可是要他將一柄鋼刀拗成一塊塊吞下去，他根本就做不到。

沒有人能做得到，這根本就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她又笑了笑，道：「看來他已不想跟我爭了，你呢？」

馮六不開口，他根本無法開口。

這美麗的女人道：「男子漢大丈夫，無論跟女人爭什麼，就算爭贏了，也不是件光榮的事，你說對不對！」

馮六終於嘆了口氣，道：「請教尊姓大名，在下回去也好交待！」

她也嘆了口氣，道：「我只不過是個丫頭，你問出我名字，也沒用的。」

這個風華絕代，明艷照人，武功更深不可測的女人，竟只不過是個丫頭。

她的主人又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你不妨回去轉告衞八爺，就說這地方已被南海娘子包下來了，他老人家若是有空，隨時都可以請過來玩幾天。」

馮六道：「南海娘子！」

這美麗的女人點點頭，道：「南海娘子就是我的主人，你回去告訴衞八爺，他一定知道的。」

× × ×

衞八大爺愉快時和憤怒時，若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那麼他現在的樣子，就是第三個人了。

從來也沒有人看見過他像現在這麼樣緊張，這麼樣驚訝。

甚至連他那張總是紅光滿面的臉，現在都已變成了鐵青色。

「南海娘子！難道她眞的還沒有死？」他握緊雙拳，聲音裏也充滿了緊張和驚訝，甚至是彷彿帶着種說不出的恐懼。

沒有人敢出聲。

誰也想不到在這世上居然還有能令衞八太爺緊張恐懼的人！

衞天鵬又瞪起眼睛，大聲道：「你們知不知道南海娘子是什麼人？」

這句話他雖然是問大家的，但眼睛却還是盯在韓貞一個人身上。

但這次却連韓貞也沒有開口。

衞天鵬已衝過來，一把拉住他衣襟，厲聲道：「你連南海娘子都不知道，你還知道什麼？」

韓貞的臉忽然也變得像是那些白衣人一樣，完全沒有表情，一雙眼睛也彷彿在凝視着遠方。

衞天鵬瞪着他，臉上的怒容似在漸漸消褪，抓住他衣襟的手也漸漸鬆開，忽然長長嘆了口氣，道：「也不能怪你，你年紀還靑，南海娘子顚倒衆生，縱橫天下時，你只怕還沒有生出來。」

他忽又挺起胸，大聲道：「但我却見過她，普天之下，親眼看見過她眞面目的，除了我衞天鵬之外，絕不會再有第二個人。」

他的臉上又開始發出了紅光，能親眼見到南海娘子的眞面目，竟好像是件非常値得驕傲的事。

每個人心裏都想問！

「這南海娘子究竟是什麼人，長得究竟是什麼樣子？」

這句話當然並沒有人敢眞的問出來，在衞八太爺面前，無論任何人都只能回答，不能發問，衞八太爺一向不喜歡多嘴的人。

世上又有誰喜歡多嘴的人。

衞天鵬突又大聲道：「南海娘子就是千面觀音，這意思就是說，她不但有千手千眼，還有一千張不同的臉。」

他忽然問馮六：「你遇見的那個女人，長得什麼樣子？」

馮六訥訥道：「長得好像還不錯。」

衞天鵬道：「是長得不錯，還是非常漂亮？」

馮六垂下頭道：「是非常漂亮。」

衞天鵬道：「她看來有多大年紀？」

馮六的頭垂得更低，他忽然發現自己竟沒有看出那女人的年紀。

他第一眼看見她時，只覺得她雖然還很年靑，但至少也有二十五六。

但後來聽見她說話，他又覺得她好像只不過是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

但當他又看了她兩眼時，就發現她眼角似已有了皺紋，應該已有三十多了。

現在想起來，以她手拗鋼刀，口吞刀鋒那種功夫，若沒有練過四五十年苦功，又怎會有那麼深的火候？

衞天鵬道：「你看不出她有多大的年紀！」

馮六垂下頭，垂得更低。

衞天鵬突然一拍巴掌，道：「這女人很可能就是千手觀音。」

馮六忍不住道：「她退隱若已有三四十年，現在豈非已應該是個老太婆。」

衞天鵬冷笑道：「她十七八歲時，就有人認爲她是個老太婆，過了二三十年後，却又有人說她只不過是個小姑娘。」

馮六怔住，他實在想不通。

衞天鵬道：「這個人化身千百，你看見過的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是她改扮的，據說有一次少林普法大師在泰山講經，聽經的人其中還有幾位是普法大師的老朋友，聽了兩天兩夜後，忽然又有個普法大師來了，於是這才有人發現，先前講經的那普法大師，竟是南海娘子！」

這種事簡直像是神話，幾乎沒有人相信，但每個人却又知道，衞八太爺是從不說謊的。

衞天鵬道：「無論誰只要看過南海娘子眞面目一眼都必死無疑，所以就算在她聲名最盛時，也沒有人知道她是個怎麼樣的人，只有我知道……只有我知道……」

他聲音越說越低，臉上忽然露出種很

奇怪的表情，過了很久，才緩緩道：「她接放暗器和小巧擒拿的功夫，在當時已沒有人能比得上，易容術之精妙，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就在她聲名最盛時，却忽然失踪了，誰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更不知道她去了那裏，這三十年來，江湖中從來也沒有人再聽到過她的消息，連我都沒有聽到。」

大家面面相覷，並不敢說話。

現在每個人都已看出來，衞八太爺和南海娘子之間，必定有種神秘而不同尋常的關係。

但大家心裏却更好奇！

這南海娘子既然已失踪了三十年，爲什麼又突然出現了呢？

也不知過了多久，衞天鵬突然大聲道：「老么，你過來。」

一個穿着銀狐披肩，長身玉立的少年，應聲走了出來。

他的衣着很華麗，剪裁得也非常合身，一張非常漂亮的臉上，不笑時也彷彿帶着三分笑意，看來顯然很討女人歡喜，只不過眼睛裏帶着些紅絲，經常顯得有點睡眠不足的樣子。

也許每一個能討女人歡心的少年，都難免有點睡眠不足的。

這少年正是衞八太爺門下十三太保中的老么「粉郎君」西門十三。

衞天鵬用一雙刀鋒般的眼睛盯着他，過了很久，才冷冷道：「八月中秋那天晚上，你是不是交了一個叫林挺的朋友。」

西門十三彷彿有點吃驚，却終於還是垂頭承認：「是的。」

衞天鵬道：「自從你跟那婊子養的搭上了之後，這個月來，你做了些什麼？」

西門十三的臉突然漲紅，似已連話都說不出來。

衞天鵬冷笑道：「我也知道你不敢說的，好！韓貞，你替他說。」

韓貞想也不想，立刻就慢慢的說：「八月二十日的那天晚上，他們到官庫裏去借了三萬兩銀子。

「八月三十，他們又去借了一次。」

衞天鵬冷笑道：「十天就花了三萬兩，這兩個王八旦出手倒眞大方。」

韓貞又接着說下去：「九月初六的晚上，他們在醉中和從關外來的崑崙子弟爭風，當時雖然忍了口氣，但等到崑崙三俠知道他們的來歷，連夜逃走了之後，他們却追出八十里，將崑崙三俠全都殺得一個不留。」

衞八太爺冷冷道：「看來崑崙門下的子弟，自從龍道人死了後，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韓貞道：「殺了人之後，他們的興緻反而更高，竟乘着酒興，闖入石家莊，將一雙才十四歲的攣生姐妹架出來，陪了他們一天一夜。」

說到這裏，西門十三的眼睛裏已露出乞憐之色，不停的悄悄向韓貞打眼色。

但韓貞却像是沒有看見，接着又道：「從此之後，他們的胆子更大，九月十三那天……」

西門十三不等他再說下去，已「噗」的跪了下來，直挺的跪在衞八太爺面前，反手撕開了自己的衣襟，道：「弟子錯了，你老人家殺了我吧。」

衞天鵬瞪着他，望了半天，突然大笑，道：「好，有種，大丈夫敢做敢當，殺幾個不成材的伙子，玩幾個生得賤的小姑娘，他媽的算得了什麼？」

西門十三吃驚的張大了眼睛，道：「你老人家不怪我？」

衞天鵬笑了笑道：「我怪你什麼？那兩個小姑娘若是不喜歡你，難道不會一頭撞死，爲什麼要陪你一天一夜？若是喜歡你，又有誰管得着？小姑娘愛上了個小伙子，本就是天經地義的事，連天王老子都管不着。」

西門十三忍不住笑了，道：「回稟你老人家她們前幾天還偷偷的來找過我。」

衞天鵬又大笑，道：「男子漢活在世上，就得要有胆子殺人，有本事勾引小姑娘，否則還不如一頭撞死算了。」

他笑聲突然停頓，瞪着西門十三，道：「我既然不怪你，你知不知道我叫你出來幹什麼？」

西門十三道：「不知道。」

衞天鵬道：「你知不知道那婊子養的林挺，本來是什麼人？」

西門十三道：「不知道。」

衞天鵬突然飛起一腳，將他踢得滾出去一丈開外，又追過去，一把揪住他頭髮，把他整個人都拉了起來，正正反反，給了他十七八個耳括子，然後才問道：「你知不知道我爲什麼要打你。」

西門十三吃吃道：「不知道。」

他的確不知道，他簡直已被打得怔住了。

衞天鵬厲聲道：「男子漢大丈夫，殺人放火都算不了什麼，但若自己的朋友究竟是什麼人都不知道，那才眞是個活混蛋，砍却一百次都不嫌多。」

這句話剛說完，忽然間，人影一閃，西門十三旁邊已多了一個人。

大廳裏二三十雙眼睛，竟全都沒有看清這個人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燈光照耀下，只見這個人白白淨淨一張臉，瘦瘦高高的身材，長得很秀氣，態度也很斯文，神情間還彷彿帶着幾分小姑娘的羞澀。

可是他倏忽而來，落地無聲，輕功之高連十三太保中都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

他身子一站穩，就長揖到地，道：「晚輩丁麟，特來拜見八太爺。」

衞天鵬瞪着他，厲聲道：「你居然敢來？」

丁麟道：「晚輩不敢不來！」

衞天鵬突然大笑道：「好，有種，我老人家就喜歡你們這些有種的小伙子！」

他放開了西門十三，又道：「你這混蛋現在總算明白了吧，林挺就是丁麟，你能交得到他這種朋友！造化總算不錯！」

西門十三吃驚的看着他的朋友，每個人都在看着他這個朋友。

丁麟這名字每個人都聽見過的，但却沒有人能想得到，這斯斯文文，像小姑娘一樣的少年，居然就是武林後起一代高手中，輕功最高的「風郎君」丁麟。

除了韓貞和衞八太爺外，的確沒有別人能想得到。

丁麟的臉却已紅了。

衛天鵬道：「我揍這小混蛋，爲的就是要把你揍出來。」

丁麟紅着臉道：「却不知前輩有何吩咐。」

衛天鵬道：「我有件事要你替我去做，這件事也非要你去做不可。」

他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嚴肅，接着道：「可是我也不想要你去送死，所以我還想看看你的輕功究竟怎麼樣？」

丁麟還站着，他的肩沒有移，臂沒有舉，彷彿連指尖都沒有動。

但就在這時，他的人已忽然像燕子般飛了起來，又像是一陣風似的，從衆人頭頂上吹過。

等到這陣風吹回來的時候，他的人竟又好好的站在原來的地方，手裏却又多了盞燈籠。

這盞燈籠原來是高懸在廳外一根竹竿上的，這竹竿至少有三丈多高，距離他站着的地方，至少有五六丈遠。

可是他倏忽來去，連氣都沒有喘。

衛天鵬拊掌大笑，說道：「好，別人都說『鳳郎君』輕功之高，已可名列在天下五大高手之中，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他用力拍着丁麟的肩，又道：「你這樣的輕功，儘可去得了。」

丁麟忍不住問道：「到那裏去？」

衛天鵬道：「到冷香園去，看看那南海娘子究竟是眞是假？」

丁麟的臉色突然蒼白。

衛天鵬道：「你知道南海娘子！」

丁麟點點頭。

衛天鵬道：「你也知道她的厲害？」

丁麟又點點頭。

衛天鵬又盯着他看了半天，突又問道：「你師傅是什麼人？」

丁麟爲難着，忽然走上兩步，在他身旁輕輕說了個名字。

衛天鵬立刻動容，道：「這就難怪你知道了，昔年天山一戰，你師傅也曾領教過她的手段。」

丁麟道：「家師常說，南海娘子的輕功與暗器天下無人能及晚輩只怕……」

衛天鵬道：「你只怕去得回不來？」

丁麟紅着臉，道：「晚輩雖不敢妄自菲薄，却還有點自知之明。」

衛天鵬道：「但有件事却是你不知道的。」

丁麟道：「請教！」

衛天鵬道：「南海娘子爲了要駐顏長生，練了種極邪門的內功，但也不知道爲了什麼，却沒有練好，所以每天一到子正時，眞氣就會突然走岔，至少有半盞茶的時候，全身僵木，連動都不能動。」

丁麟靜靜的聽着。

衛天鵬道：「可是她的行踪素來很隱秘，眞氣走岔的這一刻，時刻又非常短，所以雖然有人知道她這唯一的弱點，也不敢去找她的！」

他慢慢的接着道：「現在我們既已知道她這幾天必定在冷香園，你的輕功又如此高明，只要能找得到她的練功處，就不妨在子正那一刻，想法子進去揭開她的面具來……」

丁麟忍不住問道：「面具？是什麼面具？」

衛天鵬道：「她平時臉上總是戴着個面具的，因爲她沒有易容改扮時，也往往不願以眞面目示人。」

丁麟道：「既然沒有人見過她的眞面目，晚輩雖然能揭開她的面具，也同樣分不出她是眞是假的？」

衛天鵬道：「我見過她的眞面目，她臉上有個很特別的標記，你只要看見，就一定能認出來。」

丁麟道：「什麼標記？」

衛天鵬也突然俯過身，在他耳旁輕輕說了兩句話。

丁麟的臉色變了變，又爲難了很久，才試探着道：「前輩既然見過她的眞面目，想必是她的朋友，爲什麼不自己去看看她是眞是假。」

衛天鵬面上，突又現出怒容，怒聲道：「我叫你去，你就得去，別的事你最好少管。」

丁麟不說話了，衛八太爺盛怒時，沒有人敢說話。

衛天鵬瞪着他，厲聲問道：「你去不去？」

丁麟嘆了口氣，道：「晚輩既然已知道了這秘密，想不去只怕也不行了！」

衛天鵬突又大笑道：「好，你果然是個聰明人，我老人家一向喜歡聰明人！」

他用力拍着丁麟的肩，又道：「只要你去，別的無論什麼事，我都答應。」

丁麟忽然也笑了笑，道：「現在晚輩只想求前輩答應一件事。」

衛天鵬道：「什麼事？」

丁麟道：「晚輩想打一個人。」

衛天鵬道：「你要打誰？」

韓貞忽然嘆了口氣，道：「我。」

丁麟果然已轉過身來，慢慢的走到他面前，微笑着道：「不錯，我的確是想打你！」

他笑得還是很溫柔，很害羞的樣子，



丁麟一拳打在韓貞的鼻子上，把他整個人打得飛了出去。

可是他的手却已突然揮出，一拳打在韓貞的鼻樑上。

韓貞整個人都已被打得飛了出去。

丁麟這才轉回身，向衛八太爺一揖到地，微笑着道：「晚輩這就到冷香園去，五天之內，必有消息。」

「消息」兩個字說出來，他的人已不見了。

衛天鵬居然也嘆了口氣，喃喃道：「這一代的年青人，好像比我們那一代還不是東西，這倒眞是件要命的事——」

× × ×

高牆，寒夜。

高牆下的角門裏，忽然有一個人悄悄的走出來，非常英俊的一張臉，已被打腫了半邊，正是那風流成性的西門十三。

他一走出這條巷子，竟有輛發亮的黑漆馬車，急馳而來，驟然在他身旁停下。

車門一開，他就跳了進去，車廂裏已有一杯酒在等着他。

一杯溫得恰到好處的陳年女兒紅，一雙比女兒紅更醉人的姐妹花。

姐姐看起來，就像是妹妹的影子，妹妹雖嬌憨，姐姐更動人。

一個少年人，擁着貂裘，端着金杯，懶洋洋的倚在姐姐懷裏，却將妹妹推給了西門十三，笑道：「這小子今天挨了揍，你趕快好好的安慰安慰他！」

妹妹已在輕吻着西門十三被打腫了的那半邊臉。

車馬急馳而去，馳向長安！

× × ×

寒風如刀，已是歲末，車廂裏却溫暖如春天。

西門十三一口氣喝下那杯酒，才看了那坐擁貂裘的少年一眼。道：「你知道我會來！」

這少年人當然就是丁麟，只不過現在看來却已不像是剛才那個人了。

剛才那個丁麟，是個很斯文，很害羞的少年，現在這個丁麟，却是個放蕩不羈的風流浪子。

他用眼角瞟着西門十三，懶洋洋的微笑着，道：「我當然知道，那老王八旦不叫你來等我的消息，還能叫誰來？」

西門十三也笑了，說道：「你既然很有種，剛才爲什麼不敢當着他的面，叫他老王八旦？爲什麼要變成那種龜孫子的樣子！」

丁麟淡淡道：「因爲我怕你這龜孫子的臉被他打成爛柿子。」

姐姐妹妹都吃吃的笑了。

她們的年紀都不大，可是看她們身材，就算是瞎子，也看得出她們都已不算是孩子。

西門十三又笑道：「不管怎麼樣，你剛才揍韓貞那一拳，揍得眞痛快！」

丁麟道：「其實我不該揍他的。」

西門十三道：「爲什麼？」

丁麟道：「因爲他說的話，全都是那老王八旦叫他說的，他只不過是個活傀儡而已。」

他冷笑了一聲，又說道：「那老王八旦，其實是個老狐狸，却偏偏要裝成老虎的樣子，只可惜他能瞞得過別人，却瞞不過我。」

西門十三嘆了口氣，道：「難怪老頭子說你厲害，他果然沒有看錯。」

丁麟冷冷道：「這一代的年青人，能在江湖中成名的，有那個不厲害，眞正厲害的，他只怕還沒有看見哩。」

西門十三道：「江湖中難道還有像你這麼厲害的人？」

丁麟道：「像我這樣的人，至少還有十來個，只有你們這些龜孫子，整天躲在老頭子的褲襠裏，外面的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你們連影子都摸不到。」

他冷笑着，又道：「我看你們不是十三太保，是吃得太飽了，所以撐得頭暈腦漲，老頭子放個屁你們都以爲是香的。」

西門十三非但沒有生氣，反而嘆了口氣，苦笑道：「近來他們的確吃得太飽，日子也過得太舒服了，所以一出了事，就死了兩個。」

丁麟道：「在你看來，那也算是件大事？」

西門十三道：「雖然不大，也不太小，至少連老頭子，都已準備爲這件事出手了。」

丁麟道：「哦？」

西門十三道：「就因爲他已準備出手，所以才找你到冷香園去探聽消息。」

丁麟道：「你以爲他眞是爲了對付墨白，才想到冷香園去的？」

西門十三道：「難道不是？」

丁麟道：「就算根本沒有墨白這個人，我保證他還是一樣要到冷香園去。」

西門十三目光閃動，說道：「如果他不找你，你也一樣要去探聽南海娘子的行踪！」

丁麟道：「一點也不錯！」

西門十三道：「你們爲了什麼呢？」

丁麟道：「是爲了另外一件事，那才是眞正的大事。」

西門十三的眼睛亮了，道：「南海娘子莫非也是爲了這件事才來的？」

丁麟嘆了口氣，道：「你總算已變得聰明了些。」

西門十三道：「這件事不但能令老頭子和你出手，而且是把已經失踪了三十年的南海娘子驚動出來，看來，倒眞是件大事！」

他的臉已因興奮而發紅，他顯然也是個不甘寂寞的少年。

丁麟的眼睛裏，也在發白，道：「除了你們知道的這些人外，據我所知，五天之內，至少還有六七個人，要趕到冷香園去！」

西門十三道：「什麼樣的人？」

丁麟說道：「當然都是很有兩下子的人。」

西門十三道：「他們也都知道老頭子這次已準備出手？」

丁麟淡淡道：「這些人年紀雖然都不大但未必會將你們的老頭子看在眼裏。」

西門十三勉强笑了笑，道：「老頭子也並不是個容易對付的人。」

丁麟道：「可是江湖中後起一代的高手，却沒有幾個人看得起他的，正如他也看不起這些年青人。」

西門十三忍不住道：「不管怎麼樣，年青人的經驗總是比較差些。」

丁麟道：「經驗並不是決定勝負的最大關鍵！」

西門十三道：「哦！」

丁麟道：「據我所知，這次只要是敢到冷香園去的人，絕沒有一個人的武功在衞天鵬之下的，尤其是其中一個人……」

西門十三道：「你？」

丁麟笑了笑，道：「我本來當然也有野心的，但自從知道這個人要來後，我已準備在旁邊看看熱鬧就算了。」

西門十三皺眉道：「連你也服他！」

丁麟又嘆了口氣，道：「我說過，我是個很有自知之明的人。」

西門十三顯得有點不服氣的樣子，道：「那個人究竟是誰？」

丁麟慢慢的喝了口酒，悠然道：「你有沒有聽說過小李飛刀！」

西門十三聳然動容，幾乎連手裏的酒杯都拿不穩了。

「小李飛刀！」

這四個字本身就彷彿有種懾人魔力。

西門十三失聲說道：「小李飛刀也要來？」

丁麟又笑了笑，淡淡道：「小李飛刀若也要來，你們的老頭子和千面觀音，只怕都已要躲到八千里外去了。」

西門十三鬆了口氣，道：「我也知道小李探花已有多年不問江湖中的事，有人甚至說，他也跟昔日的名俠沈浪一樣，到了海外的仙山，嘯傲雲霞，成了地上的散仙。」

丁麟道：「我說的這個人雖不是小李飛刀，却跟小李飛刀有極深的關係。」

西門十三道：「什麼關係？」

丁麟道：「他就是普天之下，唯一得到過小李飛刀眞傳的人。」

西門十三又不禁聳然動容，道：「但江湖中爲什麼從來也沒有人聽說過小李飛刀有徒弟？」

丁麟道：「因爲他並沒有眞正拜在小李探花門下，他和小李探花的關係，也是最近才有人知道的。」

西門十三道：「我們怎還不知道。」

丁麟淡淡道：「這也許只因爲你們都吃得太飽了。」

西門十三苦笑，却還是忍不住問道：「這個人叫什麼名字？」

丁麟又慢慢的喝了口酒，才緩緩道：「他姓葉，叫葉開！」

× ×

葉開！

西門十三沉默着，眼睛裏閃閃發光，顯然已決定將這名字記在心裏。

丁麟又道：「葉開雖然了不起，另外那些年青人也同樣很可怕。」

他忽又笑了笑，道：「你是粉郎君，我是風郎君，你知不知道另外還有幾個郎君？」

西門十三點了點頭，說道：「我知道有個木郎君，有個鐵郎君，好像還有個鬼郎君！」

丁麟悠然道：「這次你說不定也可見到他們的，只不過等你見到他們時，也許就會後悔了。」

西門十三道：「後悔？」

丁麟的眼睛裏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

情，緩緩道：「因爲無論誰見到這個人，都不會好受的，所以你還是永遠莫要見到他們的好。」

× ×

夜，無雲無月。

車馬已停在冷香園後一個草寮裏，這草寮竟好像是爲他們準備好在這裏的。

那一雙可愛的孿生姐妹，却已蜷曲着身子，靠在角落裏睡着了。

西門十三看着妹妹已完全成熟的胴體，忍不住嘆了口氣，道：「今天晚上，我們難道就歇在這裏？」

丁麟點了點頭，仰頭道：「你若已熬不住，不妨把我當做瞎子。」

西門十三也笑了，道：「我倒還沒有急成這樣子，只奇怪你今天怎麼會忽然變得如此安份的？」

丁麟道：「今天晚上我有約會。」

西門十三道：「有約會？跟什麼人有約會？」

丁麟笑了笑，道：「當然是跟一個女人！」

西門十三立刻急急問道：「她長得怎麼樣？」

丁麟笑得很神秘道：「長得很美。」

西門十三更急了，道：「難道你想一個人溜去，把我甩在這裏？」

丁麟道：「你要去也行。」

西門十三道：「我就知道你不是個重色輕友的人。」

丁麟忽然道：「只不過，我們這一去，未必能活着回來的。」

西門十三動容道：「你約是的誰？」

丁麟道：「千面觀音，南海娘子。」

西門十三怔住。

丁麟用眼角瞟着他，道：「你還想不想去？」

西門十三回答倒很乾脆：「不想。」

他又忍不住問道：「你眞的準備今天晚上就去？」

丁麟說道：「我也急着想看看這位顚倒衆生的南海娘子，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美人？」

西門十三說道：「那麼你現在還等什麼？」

丁麟道：「等一個人。」

西門十三道：「等誰？」

這兩個字剛說出來，他就已聽見外面那車伕在彈指作响。

丁麟的眼睛又發亮，道：「來了！」

× ×

西門十三推開車窗，就看見遠處黑暗中有個人身披簑衣，頭戴笠帽，手裏提着根三丈長的竹竿，竹竿在地上一點，他的人已掠過五丈，輕飄飄的落在草寮外。

丁麟道：「你看他輕功如何？」

西門十三苦笑道：「這裏的人看來果然全都有兩下子。」

這時那個人已解下了簑衣，掛在柱子上，微笑着道：「我這倒不是爲了要炫耀輕功只不過怕在雪地上留下足跡而已。」

丁麟接着說道：「想不到你做事這麼謹愼。」

這人道：「因爲我還想多活兩年。」

他慢慢的走過來，又脫下了頭上的笠帽，西門十三這才看出他是個三十多歲的中年人，狐皮袍子外，還套着件藍布罩袍，看來就像是個規規矩矩的生意人，只不過一雙烱烱有光的眼睛裏，總是帶着極精明而狡滑的微笑。

丁麟已微笑着道：「這位就是冷香園裏的楊大總管楊軒。」

楊軒看了西門十三一眼，接着道：「這位想必就是衞八太爺門下的高足十三公子了，幸會幸會。」

西門十三吃驚的看着他，接着忍不住問道：「你就是我六哥上次來見過的那個楊軒？」

楊軒道：「是的。」

西門十三苦笑道：「他居然說你祗不過是個胆小的生意人，看來他的確吃得太飽了。」

楊軒淡淡道：「我本來就是個胆小的生意人，他沒有看錯。」

丁麟道：「我却看錯了。」

楊軒道：「哦。」

丁麟笑道：「我還以爲你就是『飛狐』楊天哩。」

楊軒皺了皺眉，西門十三也不禁爲之動容。

「飛狐」楊天這名字他聽過。

事實上，江湖中沒有聽說這名字的人還很少，他不但是近十年來江湖中最出名的獨行盜，也是近十年來軟功練得最好的一個人。據說你就算用手銬脚鐐鎖住了他，再把他全身都用牛筋綑得緊緊的，關在一間祗有一個小氣窗的牢房裏，他還是一樣能逃得出去。

像這麼樣一個人，居然肯到冷香園裏來做管事的，當然絕不會沒有企圖。

他所圖謀的，當然也絕不會是件很普通的事。

西門十三忽然發覺這件事已變得越來越有趣，也同樣變得越來越可怕了。

丁麟好像也知道自己太多嘴，立刻改變話題，道：「那位南海娘子已來了。」

楊軒點點頭，道：「剛到。」

丁麟道：「你看見了她？」

楊軒搖搖頭，道：「我祗看見她門下的一些家丁和丫頭。」

丁麟道：「他們一共有多少人？」

楊軒道：「三十七個。」

丁麟道：「那個會吃刀的女人，在不在？」

楊軒又點點頭，道：「她叫鐵姑，在那些人裏面，好像也是個管事。」

丁麟笑道：「莫忘記你也是做管事的，你們兩個豈非是天生的一對。」

楊軒扳着臉，不開口。

看來他並不是個喜歡開玩笑的人。

丁麟乾咳了兩聲，祗好又改口問道：「他們住在那個院子裏？」

楊軒道：「聽濤樓。」

丁麟道：「現在距離子午正還有多少時候！」

楊軒道：「已不到半個時辰，裏面有敲更的人，你一進去就可以聽見。」

丁麟的眼睛又發出光，道：「看來我再喝杯酒，就可以動身了。」

楊軒看着他，過了很久，忽然說道：「我們這次合伙，因爲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

（未完）

半世英雄

慘劇重演寃難白

秦紅·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劍君子岳一實往雁蕩鬼堡赴少林百善禪師、武當無憂子、黃山白頭翁、白鶴三尺判、青蓮九華尼之約，詎在鬼堡中爲五掌門人所陷，喝下毒酒，慘遭焚身之厄。十年後，五派掌門同時接獲天外怪叟柬邀赴約鬼堡，除白鶴派三尺判牟錫山携徒周正軒赴會外，餘皆單獨前往，時屆，五老均趕到鬼堡，不料方走過構通兩處懸崖的吊橋，驀聞一聲巨响，各人反身往視，發現吊橋爲人砍斷，九華神尼猜測，這次各人定中了他人冒名邀約，致陷絕境，黃山掌門人白頭翁深具同感——

無憂子目光一凝道：「這麼說來，騙咱們來此之人，當眞不是天外怪叟魯巴公了？」

九華神尼道：「對方可能正在堡中等候咱們，是或不是咱們入堡一看便知。」

無憂子道：「咱們入堡找他去。」

於是，老少六人，拔步便往鬼堡中奔去。

轉眼來到鬼堡門口，百善禪師道：「對方可能還在堡中佈置了什麼機關，大家小心一些！」

九華神尼道：「堡中情形，貧尼依稀還記得一些，由貧尼帶路吧！」

說着，越前走去。

三尺判牟錫山回頭對徒弟周正軒道：「正軒，你留在堡外等候，不必跟爲師進去。」

周正軒笑道：「師父，您老此次帶弟子出來，不是說要讓弟子見見世面麼？」

三尺判牟錫山道：「話雖不錯，但今天情況不同，堡中可能危機重重，你經驗不足，最好不要進去涉險。」

周正軒道：「師父如不給弟子涉險的機會，弟子永遠不會有經驗的。」

三尺判牟錫山想了想，道：「也罷，不過你要緊緊跟着爲師，切不可亂跑。」

周正軒道：「弟子遵命便是。」

師徒倆說到這裏，百善禪師，九華神尼，無憂子和白頭翁已跨入堡門，兩人當即隨後跟入。

鬼堡中的情形，與十年前並無兩樣，只是顯得更衰敗陰森而已！

只有一點與十年前的情形不同，十年前，客廳上的那張桌子曾被「劍君子岳一實」踢倒在地，而今天，那張桌子雖已腐朽不堪，却已恢復原狀擺在客廳的中央！

九華神尼小心翼翼的領着大家進入客廳，仔細的把客廳查看一遍之後，才開口說道：「這是前廳，裏面還有一間花廳比這間前廳還大……」

百善禪師問道：「這座古堡共有幾間房子？」

九華神尼道：「三層二十七間，都是用堅石建成的，堅固無比。」

她沉思有頃，隨即向衆人招招手，低聲道：「咱們先去花廳看看，諸位請隨我來！」

說畢，進入客廳內門。

五人乃隨在她身後走入。

門內很是陰暗，但還可看淸裏面的情形，只見裏面是一條走道，每走十步，就可見到一道通上二樓的石梯，而所有二樓的房門均緊閉着，各處角落結滿蜘蛛網，而且充滿一股霉濕的氣味！

九華神尼步步爲營，領着大家走過二十丈長的走道，竟未遭遇着任何情況，而最後就走到了走道的盡頭——一道廳門之前。

廳門也是緊閉着，門上紅漆均已剝落，可以看出密密麻麻的蛀孔。

九華神尼回對大家，一指廳門道：「過了這道門，便是花廳。」

百善禪師道：「裏面是什麼情景？」

九華神尼道：「當年貧尼到此作客時，廳上佈置得非常豪華，如今却不知變成什麼樣子了。」

百善禪師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咱們進去吧！」

說着越前一步，舉起禪杖撞開廳門。

「碰！」然一响，兩扇廳門分左右開去！

大家運目望入，却見廳中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

百善禪師壽眉一皺道：「好黑啊！」

無憂子道：「點個火吧。」

說着，探手入懷摸出一張紙，捲成一條紙棒，然後再取出火摺子點燃起來。

火光一起，花廳中的情景頓時映入大家的眼底，但見花廳寬大異常，廳上的傢具還在，雖然都已腐壞，仍可看出當年富麗堂皇的輪廓。

而最引起大家注意的是正中的廳上垂着一面黑色的布幕，由廳樑上直垂到地面，將三分之一的花廳掩遮起來！



「諸位請進來！」聲音不大，但語氣充滿詭秘。

布幕還很新，看來是剛掛上去的！毫無疑問，布幕裏面必有東西！

但只看那漆黑如墨的顏色，就使人打心底泛起一股寒意，產生恐怖之感！

百善禪師面色一變，回頭示意大家小心，然後朝廳上俛首道：「阿彌陀佛，施主可在廳上麼？」

「諸位請進來坐！」

聲音不大，恍如從十八層地獄下傳上來的！

百善禪師一聽有了回答，面上立現笑容，又開口道：「施主眞是『天外怪叟魯巴公』麼？」

「諸位先請入廳，然後再談！」

聲音還是不大，但語氣充滿詭譎！

百善禪師五人乃是一派掌門人物，且又是「五老會」的盟主，處此境況之下，自無退縮之理，百善禪師聞言微微一哂，當先舉步跨了進去。

九華神尼，無憂子，白頭翁，三尺判牟錫山和周正軒亦隨即跟了進去。

就在老少六人全都走入花廳之時，無憂子手上的紙棒，業已燒完，整個花廳光綫突暗，又恢復了先前伸手不見五指的世界！

無憂子急忙又取出一張紙，但剛剛把紙捲成紙棒之際——

「轟！」

又一聲巨响在身後廳門上响起！

這一聲巨响，才眞像是一顆千斤巨石墮地，震得地面都跳了起來！

同時，頭上灰塵如雨而下！

老少六人大吃一驚，不覺一齊蹲伏下去，白頭翁佟天球厲聲道：「魯巴公，你攪什麼鬼？」

「哈哈……」

天外怪叟魯巴公的笑聲在他們身邊响起，但聲音仍然不高，只聽他笑道：「諸位莫慌，本人只是把廳門關起來罷了！」

無憂子急急忙忙掏出火摺子，再將紙棒點上火，轉身往廳門一照，赫然發現廳門已落下一扇鐵門，不禁心頭一懍，回對九華神尼急問道：「神尼，這廳上還有別的門戶沒有？」

九華神尼正要回答，却聽天外怪叟魯巴公已先開口笑道：「有的，布幕後面還有一道門，只不過它早已堵死的了！」

無憂子大怒，厲喝道：「姓魯的，你出來！」

天外怪叟嘿嘿怪笑道：「別急，你總會見到我的，現在先點燈吧！廳門右側的牆上，掛着一盞油燈，你把它點亮，再來長談！」

無憂子依他指點，走去把那盞油燈點亮，然後扔掉紙棒，沉聲道：「現在你可現身了吧！」

天外怪叟道：「道長稍安毋躁，本人既然請你們到此，豈有不現身與你們相見之理——喏，左右兩邊有五張瓷製鼓櫈可坐，五位請坐下吧！」

幕前兩側確有五張瓷製鼓櫈，百善禪師料定對方不致於在鼓櫈上玩花樣，當即泰然上前坐下，無憂子四人見百善禪師坐了，也就跟着上前坐下，白頭翁佟天球面含冷笑道：「現在我們坐下了，尊駕還有什麼花樣？」

天外怪叟道：「那位小哥兒是誰？」

三尺判牟錫山開口答道：「他是小徒周正軒！」

天外怪叟「哦」了一聲道：「對不起，小哥兒，我沒料到今天會多出這位客人，沒有準備你的坐位，只好委屈你站一站了。」

周正軒面無懼色的答道：「不妨！」

天外怪叟笑了笑，道：「小哥兒，你相信不相信人死了後會變成厲鬼？」

周正軒道：「不相信！」

天外怪叟笑道：「令師都相信，你怎麼不相信呢？」

三尺判牟錫山一聞此言，不禁面色大變，脫口道：「尊駕怎知老夫相信？」

天外怪叟哈哈一笑道：「方才牟掌門人在對面橋前不是說了麼？你說鬼這東西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所以我知道你是相信世上有鬼的！」

三尺判牟錫山心中駭然，但力持鎭靜的朗笑一聲道：「原來尊駕當時躲在近處偸聽，老夫未卽察覺，眞是慚愧！」

天外怪叟道：「錯了，本人當時是站在你身邊，不是躲在附近。」

三尺判牟錫山乾笑道：「尊駕是說：你不是活人，而是鬼魂？」

天外怪叟道：「正是！」

三尺判牟錫山仰頭哈哈大笑道：「得了，裝神弄鬼的把戲在我們五老面前是行不通的，尊駕還是出來和我們相見吧！」

天外怪叟嘿嘿怪笑一陣，忽然聲調一沉道：「周正軒！」

周正軒嚇了一跳，道：「幹什麼？」

天外怪叟道：「廂煩你替我拉開布幕，右邊有一條繩子，你往下一拉，布幕便會啓開。」

周正軒點頭一嗯，移步走到布幕右邊，果見有一條繩子垂着，他於是抓住繩子往下一拉——

布幕果然應手由中間向兩邊分開！

「啊！」

「嘿！」

「咦！」

百善禪師，無憂子，白頭翁，三尺判牟錫山和九華神尼一見之下，均不禁驚跳起來。

原來，布幕裏面沒有人，只有一具骷髏！

骷髏全身完整，居中端坐於一張交椅上！

周正軒一見之下，也大吃一驚，渾身毛髮直立，慌忙頓足縱退，大叫道：「天啊，是一具死人的骷髏！」

死人的骷髏居然能開口說話，的確是一樁駭人聽聞的怪事了！

五老雖然都是見多識廣，和身懷絕藝的老江湖，這時也驚得面色蒼白，心弦顫慄！

「諸位莫怕，我雖然是個鬼，但却是很講道理的鬼，絕不會胡亂傷害人的。」

骷髏又說話了！

當然，他的「嘴巴」沒有動，話聲也不像是從他口中發出的，但是聲音却在老少六人的身邊响着！

百善禪師驚愕萬分，失聲道：「你……你眞是個鬼？」

骷髏道：「是的，我含寃而死，已有十年，因此不揣冒昧，請五位到此爲我伸寃！」

無憂子渾身直泛雞皮疙瘩，瞪目顫聲道：「你是『天外怪叟魯巴公』麼？」

骷髏道：「不，由於要請諸位到此，不得不冒用天外怪叟之名，這一點十分抱歉。」

白頭翁驚凜凜地說道：「那麼，你是誰？」

骷髏道：「你們的老朋友。」

白頭翁道：「老朋友？」

骷髏道：「是的。」

九華神尼合十道：「阿彌陀佛貧尼想不起尊駕是誰？尊駕就請報個姓名吧。」

骷髏笑道：「諸位當眞想不起我是誰麼？」

九華神尼道：「是的。」

骷髏忽然嘆了口氣，道：「其實，十年前的今天，諸位若不跑得太快的話，就可看到我現在這個樣子！」

九華神尼一怔：「你說什麼？」

骷髏道：「妳還聽不明白？」

九華神尼道：「不明白？」

骷髏又道：「百善禪師，你也不明白麼？」

百善禪師凝容答道：「是的，貧僧不知尊駕所言何事，尚請明說！」

骷髏道：「無憂道長，你呢？」

無憂子惴惴不安地道：「貧道也不明白尊駕說的是什麼！」

骷髏道：「佟掌門人，你呢？」

白頭翁面色陣陣蒼白，道：「佟某亦不明白。」

骷髏道：「牟掌門，你的回答大概也一樣，嗯？」

三尺判牟錫山勉强擠出一絲笑容道：「是的，老夫想不起十年前的今天，曾見過你！」

骷髏又嘆息一聲道：「你們五老，身爲盟主，日理萬機，難怪不記得我這個人了！」

三尺判牟錫山道：「也許我們曾經見過你，只是你已變成一具骷髏，我們自然不識得。」

骷髏苦笑一聲道：「哼，你們眞會裝蒜！」

三尺判牟錫山面色微變道：「你請報出姓名，並說出你含寃而死的經過，果眞身負奇寃，我們當爲你報仇。」

骷髏道：「眞的麼？」

三尺判牟錫山道：「當然！」

骷髏道：「好的，既然你們已不記得我，我只好自我介紹了——我是劍君子岳一實！」

五老又大吃一驚，齊聲道：「什麼，你是劍君子岳一實？」

骷髏冷笑道：「不然，你們以爲我是誰？」

五老相顧失色，驚愕了好半天，百善禪師才長嘆一聲道：「十多年未見你岳大俠，貧僧還以爲岳大俠已然歸隱林下，沒想到岳大俠竟已作古……」

骷髏嘿嘿怪笑起來。

百善禪師肅容道：「岳大俠是被誰殺害的？」

骷髏笑聲更爲陰森可怕，道：「老禿驢，你可眞會裝傻啊！」

百善禪師愕然說道：「岳大俠何出此言？」

骷髏道：「周正軒！」

周正軒又嚇了一跳，惶然道：「什麼事？」

骷髏道：「我講個故事給你聽……」

周正軒道：「哦？」

骷髏道：「十年前的今天，我奉命到此謁見五老，我說『奉命』，是因爲在重九的前幾天，他們五老前往仙華天壄找我，其時正好我不在家，他們便留下一道『五老令』，要我在重九這一天前來鬼堡見面，說有要事欲與我商量……」

無憂子聽到此處，忽然不動聲色的轉身走去門側，拿下掛在牆上的油燈，沿着花廳的牆壁搜覷起來。

百善禪師看了無憂子的舉動，也頓時如夢初醒，於是也舉步過去，跟他一起搜索探測。

骷髏停止講故事，冷冷一笑道：「二位掌敎在尋找什麼呢？」

百善禪師沉聲道：「找你！」

骷髏哈哈大笑道：「別找了，除非我自願讓你們看見，否則你們的肉眼是看不

見鬼魂的！」

百善禪師冷笑道：「哼，你以爲我們還相信你是鬼魂？」

骷髏道：「不然，你們以爲我是個活人？」

百善禪師道：「不錯，這種鬼把戲騙騙三歲小孩還可以，要想騙過我們，簡直是笑話！」

骷髏道：「這麼說，你們繼續尋找好了，我可要繼續講我的故事。」

他輕咳一聲，道：「周正軒，你在聽麼？」

周正軒神色已漸恢復常態，聞言冷冷道：「你說吧！」

骷髏道：「那一天，我回家看到了『五老令』之後，以爲他們五老眞有要事欲與我商量，次日一早立即動身來此，到了鬼堡一看，他們五老果然均在——」

三尺判牟錫山眉頭一皺，開口打岔道：「你胡說什麼，十年前的今天，我們五老何曾到過此處？」

骷髏不理他，繼續說：「那天他們還帶了不少的酒菜，就在前面客廳接待我，我因自認與他們毫無仇恨，故未加警戒，一連喝了他們兩盅葡萄酒，然後他們態度突然變了，說有人向『五老會』告了一狀，指控我犯了三條罪狀，一是弒師，二是恩將仇報，三是淫人妻女——」

白頭翁喝道：「又胡說了！我們『五老會』幾曾收到指控你的狀子？又幾曾下『五老令』要你到此？都是一派胡言！」

這時，無憂子和百善禪師已將整個花廳搜過，因無任何發現，只好悻悻而回，在鼓凳上坐下來。

骷髏笑道：「二位掌敎是否已發現我躲藏的地方了？」

無憂子沉哼一聲道：「我們遲早會把你找出來的！」

骷髏道：「你耳朵並無毛病，應該聽得出我是在廳中說話的，不是麼？」

無憂子沉臉不語。

他自然也聽得出對方是在廳中說話的，因之心中甚爲駭慄，但爲了保持他一派掌門人的身份，故不讓心中的駭慄形諸於面上。

百善禪師却禁不住內心的驚奇，面露苦笑道：「貧僧不信鬼魂會開口說話，你到底躲在何處？」

骷髏道：「我就在你們身邊，你們走到那裏，我就跟到那裏！」

百善禪師道：「你誘騙我們到此，究竟意欲如何？」

骷髏道：「我是要你們還我一個公道啊！」

百善禪師道：「還甚麼公道？」

骷髏道：「你們心中明白！」

百善禪師道：「貧僧一點都不明白，你還是直說了吧！」

骷髏道：「周正軒，我的故事說到那裏了？」

周正軒道：「你喝了兩盅葡萄酒後，五老突然變了態度，告訴你有人向五老會告了一狀，指控你犯了三件罪行，一是弒師，二是恩將仇報，三是淫人妻女。」

骷髏道：「對了，所謂弒師，是說我使用毒藥毒殺了家師『天野散人』，奪走了家師一部武功秘譜，其實根本沒有這回事，家師是壽終正寢而死的，當時有敝師叔『七海漁父易貫天』在場可作證明，可是他們五老却不給我辯解的機會，竟稱已澈查清楚，一口咬定我殺害了家師。」

他頓了頓，繼續道：「然後，他們再宣佈我的第二件罪行恩將仇報，說我得了那部武功秘譜後，卽跑去南方玉龍山的一座山洞潛練，說甚麼由於我急功心切，第三年突然走火入魔，雙脚因之癱瘓，後來有『神鬼二醫』因避雨入洞發現了我卽以他們兩人的功力助我治愈殘廢的雙脚，可是我不但不感恩圖報，竟乘他們元氣大傷之際下手殺害他們兩人，但這件事根本就是向壁虛構的，我既未曾得了甚麼武功秘譜，也未曾跑去玉龍山潛練絶技，他們的指控完全是無中生有！」

周正軒道：「這些事在下不清楚，不過在下相信五老絕不會無中生有，胡亂加罪於你！」

骷髏道：「你且聽我把故事說完吧，他們指控我犯的『淫人妻女』是這樣的，他們說我雙脚痊癒之後，卽動身返回中原，有一天行至滇北，因錯過宿頭向一戶人家借宿……」

他把當年五老指控他的罪行複述完畢之後，接着又說道：「以上他們指控我的這三件罪行，據他們說都有人在場目覩，可是他們却不肯讓我和目擊者對質，也不肯做公平合理的審詢，就在酒中下毒把我殺害了，然後他們還生火焚燒我的屍體，我現在變成這般模樣，就是他們五老的傑作！」

無憂子大喝道：「滿口胡言，吃我一掌！」

起身一掌隔空推出！

凌厲的掌風捲上骷髏，登時將骷髏和椅子撞倒地上，撞得椅子四分五裂，骷髏根根散開，骨碌碌的在地上打滾！

然而，骷髏雖已散爲一堆骨骸，他的聲音仍然在廳中响起，只聽他發出悽厲的笑聲道：「這有何用！你們再也傷害不到我了！卽使我的骨骸根根敲碎擊成齏粉，也無法再殺死我了！」

無憂子又驚又怒，厲聲道：「你出來！你若眞是劍君子岳一實的鬼魂，就顯靈出來讓我們瞧瞧！」

鬼魂嘿嘿笑道：「不，我如顯靈出現，你們必會嚇死，我還不要你們死去，我要你們說出殺害我的原因！」

無憂子忽然跳到鐵門下，叫道：「四位，咱們合力來撞開這扇鐵門！」

百善禪師，九華神尼，白頭翁和三尺判四人聞言一齊跳過去，五人一齊動手，運出畢生功力，十隻手掌同時擊上鐵門！

「轟！」

一聲巨响之下，鐵門只輕微震動了一下。

他們五人都有一身驚人的雄厚功力，此刻合力出手，勢如怒濤拍岸，可是却撞不倒鐵門。

無憂子喝道：「再來一次！」

「轟！」

十隻手掌再度擊上鐵門，但是情況仍然一樣，好像鐵門外擋着一座山似的！

三尺判牟錫山道：「正軒你也來！」

周正軒豁然一哦，當卽跳了上去，跟着五老一齊出手，十二隻手掌三度拍上鐵門。

又是「轟！」然一聲巨响，鐵門仍只輕微震動了一下，毫無鬆動之象！

「嘿嘿嘿！」

鬼魂又在他們身邊開了口，陰惻惻的笑道：「沒有用的，就算你們撞開了鐵門你們也別想逃下山去！」

五老聽得毛骨悚然，不覺一齊跳開，他們原都不信這是鬼的安排，但現在有些相信了。

三尺判牟錫山沉聲道：「岳一實，你弄錯了，如果你當眞被人殺害於此，那不是我們五老幹的，你既變爲厲鬼，難道還不知誰是殺害你的兇手麼！」

鬼魂冷笑道：「牟錫山，你這個老匹夫，五老之中，要數你最狡滑，當年在酒中下毒的就是你！」

三尺判牟錫山面色陣陣蒼白，顫聲道：「胡說，老夫一生之中，從未下毒害人，你別含血噴人！」

鬼魂尖聲道：「事到如今，你還死不認帳？」

三尺判牟錫山渾身哆索起來。

鬼魂道：「你再不說實話，我先殺了你的徒弟！」

三尺判牟錫山神色大變，疾忙以身護住周正軒，瞋目厲聲說道：「岳一實，你是個糊塗鬼，你要就殺我，此事與小徒無關！」

鬼魂陰陰而笑道：「不，我要先殺死你的徒弟，讓你先嘗嘗痛苦的滋味！」

三尺判牟錫山驚怒交迸忿然道：「好，老夫實說便了，當年確是老夫下毒殺害你的，你要報仇，就衝着老夫來好了！」

鬼魂道：「很好，現在再告訴我，你們爲何要捏造不實的罪狀來陷害我？」

三尺判牟錫山道：「因爲你武功超過我們，你不死，對我們是個威脅！」

鬼魂道：「老禿驢，是這樣麼？」

百善禪師面色變得很難看，一頓手中禪杖道：「不，沒有這種事！」

鬼魂冷笑道：「牟錫山都承認了，你還不承認？」

百善禪師嚴正地說道：「貧僧絕不承認！」

鬼魂道：「老牛鼻子你也不承認？」

無憂子乾笑一聲道：「如果你眞是劍君子岳一實鬼魂，貧道倒要請敎一事！」

鬼魂道：「說！」

無憂子道：「你說十年前你接到我們的『五老令』，是麼？」

鬼魂道：「不錯！」

無憂子道：「好，那方『五老令』如今何在？」

鬼魂道：「你要看？」

無憂子道：「是！」

鬼魂道：「你認爲那『五老令』是假的？」

無憂子道：「不錯，我們五老會的五老令箋，均是刺綉名家梅老夫人親製的，沒有人能够仿造，而且我們一向把五老令箋保管得很好，何時發出『五老令』也有詳細的記載，到現在我們總共只發出二十七道『五老令』而當年梅老夫人只爲我們製成五十面『五老令箋』，也就是說目前我們五老會還珍藏着二十三面『五老令箋』，所以貧道敢說你接到的『五老令』必是假的！」

鬼魂道：「你能分辨出眞假？」

無憂子道：「能！」

鬼魂道：「廳右壁角下有一個木箱，看見沒有？」

無憂子轉頭一看果見那壁角下放着一個木箱，乃道：「五老令就在那箱中？」

鬼魂道：「是的，你可以拿出來大家看看！」

無憂子於是走去那壁角，揭開箱蓋，只見箱中還有一個小鐵盒子，他再將小鐵盒子打開，就看見了那方「五老令箋」，他拿起「五老令箋」走回廳門旁邊，就燈光下展閱起來。

百善禪師，九華神尼，白頭翁，三尺判和周正軒亦圍過去觀看。

很快的，他們的臉色都變了！

鬼魂冷冷一笑道：「是假的麼？」

無憂子眉頭緊皺，嚴肅地道：「這面『五老令箋』不假，但下面的署名却不是我們的筆跡！」

鬼魂道：「你是說，那是別人偷了你們的『五老令箋』，假借你們之名發給我的？」

無憂子道：「對了！」

鬼魂嘿嘿笑道：「但是你剛才說過了，梅老夫人爲你們五老令繡製了五十面『五老令箋』，你們用去二十七面，如今還剩下二十三面，不是麼？」

無憂子頓時說不出話來。

鬼魂冷哼一聲道：「旣然這面『五老令箋』並非贋品，旣然你們還保管着二十

個整花廳，突然陷入黑色的恐怖世界之中。

三面『五老令箋』，那麼怎麼會多出這一面『五老令箋』呢？」

無憂子還是無言可對。

鬼魂道：「你說話呀！」

百善禪師滿面疑惑地道：「我們也不知道這一面『五老令箋』是怎麼樣出現的，但這下面的署名，確非出自貧僧五人的手筆。」

無憂子打開那鐵盒見到一幅「五老令箋」。

鬼魂桀桀怪笑道：「我替你們解答吧！你們不顧有人的武功超過你們，因此決定聯合殺害我，爲了怕我不來，就使用一面眞的『五老令箋』，但又怕這面『五老令箋』落入別人手中，做爲物証反控你們，因此你們叫別人在上面簽字，圖逃罪嫌，對不對？」

白頭翁怒喝道：「胡說！」

鬼魂道：「胡說麼？哼哼，牟錫山都已承認了，你們還想抵賴不成？」

白頭翁轉對牟錫山怒問道：「牟掌門人，莫非你假借我們四人之名，邀人冒充我們幹的？」

三尺判牟錫山忙的搖頭道：「沒有沒有，老夫剛才所以承認是因他威脅要殺害小徒，因此——因此——」

白頭翁冷笑道：「這樣的事情，也可以屈意承認的麼？」

三尺判牟錫山低頭長嘆一聲，喃喃道：「老夫只想保護小徒的性命——」

鬼魂語調一沉道：「牟錫山，照你這樣說，你還是不承認謀害我了？」

三尺判牟錫山似已決定豁出性命，再無恐懼之色，厲聲道：「不錯，如果你認爲老夫是殺你之人，你直管動手便了，但小徒與你無仇無恨，你沒有理由傷他！」

鬼魂沉默了半晌，才開聲道：「好的，我將攝他出去，只留你們五人在此！」

一言甫畢，壁上油燈突然熄滅！

整個花廳，頓又陷入黑色的恐怖世界之中！

三尺判牟錫山懍然一驚，反手一摸身後，發覺徒弟周正軒已然不在，不禁駭聲道：「正軒！正軒！」

沒有聽到周正軒的回答，好像周正軒已突然消失了！

九華神尼急叫道：「快點燈瞧瞧！」

無憂子聞言迅速掏出火摺子，再把熄滅的油燈點亮，燈光復亮之下，原來站在三尺判牟錫山身邊的周正軒果然已失了踪跡。

五老又一次的相顧失色，渾身陣陣發寒。

三尺判牟錫山不信徒弟就這樣被攝出密不通風的花廳，他取下壁上的油燈，四下搜索起來，一面呼喚道：「正軒，正軒，你在那裏？」

但搜遍整個廳上，證明周正軒確實已不在廳上！

白頭翁駭然道：「老天爺，咱們當眞是活見鬼了！」

百善禪師嘆：「阿彌陀佛，貧僧本不信世上有鬼作祟，但看今天這情形——」

三尺判牟錫山接口道：「不錯，咱們的確遇了鬼，這回恐怕有死無生了！」

「你們不會馬上死的——」

鬼魂的聲音又起，緩緩說道：「現在我讓你們好好想一想，等你們想通了，願意供認之時，我再來和你們說話！」

語畢，又發出一陣淒厲的笑聲，然後慢慢的消失，好像靈魂已飄出花廳而去！

× ×

周正軒由走道走到前面的客廳上，在靠牆的一張鼓凳上坐下，滿面憂愁的嘆了一口氣，喃喃自語道：「他們爲何死不認帳？莫非他們當眞不是當年殺害我爹的兇手？」

「岳鶴，你說甚麼？」

隨着話聲，一個女人的聲音飄入廳上！

門口人影一幌，出現了一個女人！

這女人年約二十七八歲，容貌頗俏麗，長髮披肩，膚白如雪，只是臉上毫無笑容，也可說毫無生氣，給人一種鬼氣森森的感覺！

被稱爲「岳鶴」的周正軒對於這個突然出現的女人並無一絲驚奇之色，只是長嘆一聲道：「他們死不認帳！」

長髮女人倚門而立，神色平靜地道：「你何必一定要他們承認呢？」

岳鶴抿抿嘴唇道：「我要等他們認罪並說出殺害家父的原因之後，才下手處死他們！」

長髮女人道：「要是他們抵死不肯認呢？」

岳鶴道：「那我只好放了他們。」

長髮女人目光一凝，詫異道：「放了他們？難道你不想爲父報仇？」

岳鶴面上抽搐了一下，沉痛地道：「我當然要爲父報仇，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有許多可疑之處——」

長髮女人道：「嗯？」

岳鶴道：「根據小弟的觀察，他們似乎不是殺害家父的兇手。」

長髮女人道：「你懷疑我說謊？」

岳鶴搖頭道：「不，小弟猜想，姐姐當年看到的五老可能是別人冒充的。」

長髮女人冷冷一笑道：「可是當年我曾經跟踪他們下山，後來他們在杭州分開時，我又繼續跟踪其中的三尺判牟錫山，一直跟到他們白鶴派的白鶴山莊，親眼看見他走入白鶴山莊之中！」

岳鶴道：「那時是半夜裏……」

長髮女人道：「白天和夜裏又有何不同？」

岳鶴皺着眉頭道：「還有，我拜他為師已有一年餘的時間，經過一年多的暗中觀察，我覺得他為人頗正直，看不出一點殺害家父的跡象，而且他曾不止一次向門下提起家父，稱讚家父的武功和品德。」

長髮女人道：「這就是他老奸巨滑之處！」

岳鶴道：「此外，今天當他們五人在橋前會合的時候，並未表露出十年前曾到過鬼堡的樣子，如果他們即是殺害家父之人，在舊地重遊的情況之下，一定會有所表露的，是不是？」

長髮女人道：「殺害令尊，是他們五人一樁秘密，有你在身邊，他們怎敢表露出來！」

岳鶴嘆道：「話雖不錯，但我總覺得，他們不像是殺害家父之人……」

長髮女人幽幽一嘆道：「你的心腸太直了，不知人心之險惡！」

岳鶴抬目望她，神色茫然道：「姐姐認為小弟應該立刻下手處死他們麼？」

長髮女人頷首道：「是的！」

岳鶴道：「但他們已插翼難飛，依小弟之見，不如多困禁他們幾天，也許他們在忍受不了恐怖的折磨之下，會自動供認出殺害家父的經過情形的。」

長髮女人道：「隨便你。」

岳鶴搓着手嘆道：「等他們認罪之後，小弟才敢處死他們，因為他們是掌門人物，又是武林公認推舉的盟主……」

長髮女人問道：「他們沒有看出破綻吧？」

岳鶴道：「沒有，他們起初不信是家父的鬼魂顯靈，後來就慢慢相信了。」

長髮女人道：「你甚麼時候傳授我腹語之術？」

岳鶴道：「等解決了這樁大事之後，好麼？」

長髮女人點點頭，幽幽地道：「等我學會了腹語之後，我就像一個女鬼了。」

岳鶴又問道：「姐姐認為他一定會回來？」

長髮女人面露怨恨之色道：「是的，總有一天，他會回到此處！」

岳鶴道：「何不下山去找他？」

長髮女人道：「我不知道他搬到那裏去了，人海茫茫，何處尋覓！」

岳鶴道：「他今年大約多大年紀？」

長髮女人道：「六十多歲吧。」

岳鶴道：「姐姐應該下山找他，六十多歲的年紀的人，再沒有幾年好活了，要是他在外面壽終正寢，姐姐的願望豈不落空？」

長髮女人冷笑道：「落葉歸根，我相信他一定會回來的！」

岳鶴站了起來，走到廳門口望望外面的天色，說道：「天快黑了。」

長髮女人道：「嗯。」

岳鶴道：「咱們去聽聽看他們談些甚麼好麼？」

長髮女人道：「好。」

於是，兩人轉入裏面，走到花廳外面，登上二樓，進入一間黑漆漆的房中，揭開地面上的一塊石板。

石板下，有個碗口大的圓孔。

從圓孔望下去，可以看到花廳上的情形。

岳鶴蹲身湊上圓孔，往下一望，却見花廳中一片漆黑，不由微微一呆，抬頭低聲邊：「那盞油燈已經熄了！」

長髮女人跪下去探頭一望，亦感意外，輕聲道：「奇怪，那盞油燈的油還很多，怎麼會熄了呢？」

兩人再凝神側耳諦聽了一會，竟聽不出一點聲響，岳鶴更感奇怪，又低聲道：「他們怎麼都不說話？」

長髮女人臉現疑色道：「是呀！」

岳鶴想了想冷笑道：「我明白了！」

長髮女人道：「嗯！」

岳鶴道：「他們可能還不大相信家父鬼魂顯靈之事，認為有人在裝神弄鬼嚇唬他們，因此他們熄滅了燈火，要等我打開秘門之時，乘機衝出來。」

長髮女人道：「對。」

岳鶴道：「咱們來嚇唬他們如何？」

長髮女人道：「好。」

岳鶴於是對着圓孔運氣傳聲，發出陰惻惻的聲調道：「諸位，你們想通了沒有，是否已決定認罪了？」

花廳裏的五老顯然已聽見「劍君子岳一實」的「鬼話」，但是沒有一人回答！

岳鶴嘿嘿怪笑道：「你們竟是抵死不認罪，嗯？」

花廳裏的五老仍是不發一語，靜得鴉雀無聲！

岳鶴冷冷一哼，說道：「大丈夫敢作敢當，當年你們合謀殺害了我，如今竟不肯認帳，難道你們以為不認罪，就能逃過一死麼？」

五老仍不回答，好像全數在廳上暴斃了。

岳鶴冷笑道：「好吧，我再提醒你們一件事，當年你們殺害我時，本堡的一個女鬼曾經在場目擊——牟掌門人，你不是親眼看見那個女鬼麼？」

三尺判牟錫山也不回話。

岳鶴道：「那個女鬼，如今仍在本堡，我請她跟你談談吧！」

說到這裏，直起身子，向長髮女人做了個手勢，示意她向廳上五老說話。

長髮女人湊上圓孔，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笑道：「五位掌門人，當年你們在此殺害了劍君子岳一實，奴家自始至終看的清清楚楚，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今天岳大俠要向你們索命了，哈哈哈哈！」

她的笑聲，比岳鶴裝的更淒厲可怕，連岳鶴聽了都為之寒毛豎立！

可是，花廳裏的五老仍無一點反應，

整個廳上寂無一點聲響！

長髮女人笑道：「牟掌門人，你聽到奴家的話麼？哈哈哈，你們馬上就要死了，今後這座鬼堡可要熱鬧起來啦！」

岳鶴聽不出五老發出一點聲音，心中大奇，低聲訝然道：「怪了，他們為何不發一言？」

長髮女人搖搖頭，拉着他退到一旁，輕聲道：「我覺得有些古怪……」

岳鶴道：「嗯？」

長髮女人道：「我聽不到他們呼吸的聲音！」

岳鶴道：「花廳那麼大，他們必是躲在某個角落下，因此聽不到。」

長髮女人搖搖頭道：「恐怕不是。」

岳鶴道：「不然，姐姐認為是甚麼原因？」

長髮女人道：「我不知道，不過……你敢不敢冒一次險？」

岳鶴搖頭道：「不行，讓他們逃出花廳之後，再想控制他們就不容易了。」

長髮女人道：「那麼只有一個辦法了，咱們點一盞油燈，用一條繩子綁着，由這上面垂下去，就可看清楚他們在攪甚麼鬼。」

岳鶴道：「但那樣一來，他們就再也不肯相信咱們是鬼了。」

長髮女人道：「你已裝了半天的鬼，他們還是不肯認罪，也許你表明身份之後，他們反而肯把一切說出來。」

岳鶴沉思良久之後，毅然點頭道：「好吧，表明身份跟他們談談也好！」

長髮女人道：「你等着，我去找一條繩子來。」

說畢，出房而去。

岳鶴又走近圓孔旁邊，把耳朵貼上圓孔，凝神諦聽着，但聽了好一會，還是聽不到一點聲響，不由暗哼一聲，忖道：「難道他們已被我嚇死了？或者已逃出花廳？不，不，花廳如銅牆鐵壁，他們如何逃得出去？我看必是故意不出聲，希望誘使我打開廳門，哼哼，你們別做夢了，為了報殺父之仇，我已計劃了許多年，豈容你們輕易逃脫！」

思忖方過，只見長髮女人已拿着一條繩子走回房中，乃起身輕聲問道：「油燈呢？」

長髮女人走去一面房壁上，取下一盞琉璃燈，揭去燈罩，取出火摺子引火點上，再將燈罩蓋回去，然後用繩子綁起來。

綁好之後，她便把琉璃燈放入圓孔，讓它慢慢的垂入花廳之中。

兩人的視綫，隨着琉璃燈投入花廳，一眼就瞥見了花廳中的五老。

但見五老或仰躺或俯臥，東歪西倒的「陳屍」於廳上，仰躺的雙目暴瞪，一臉死相！

兩人一見之下，不覺呆了。

好端端的五個人，怎麼會突然暴斃了呢？

岳鶴睜大眼睛，駭然道：「怎麼回事？他們怎麼死了呀？」

長髮女人也滿臉驚奇道：「這可怪了，他們無緣無故怎麼會死呢？難道是自殺死的？」

岳鶴吃驚道：「自殺？他們怎會自殺的？」

長髮女人抬目凝望他，道：「岳鶴，如果你殺了他們，你是不會瞞騙我的，是不？」

岳鶴點頭道：「當然！」

長髮女人道：「那麼，我猜他們是在裝死！」

岳鶴又向圓孔下望了一眼，道：「好像不是，他們的的確確是死了！」

長髮女人拔出一柄匕首，說道：「你讓我來試試。」

岳鶴知她要由圓孔發下匕首，攻擊其中一人，以試探他們是真還是假死，乃讓開道：「不要打他們的要害，打腿部就可以知道了。」

長髮女人點點頭，舉起匕首，對準圓孔，運力發刀打了下去。

「噗！」

一聲輕響，匕首正中白頭翁佟天球的臂部！白頭翁佟天球沒有動。

只有真正死亡的人，挨了一刀才會不動。

長髮女人驚奇地道：「沒有錯，他們的確都死了！」

岳鶴跳起道：「快去看看！」

轉身疾衝出房。

長髮女人拉起琉璃燈，解下繩子，即提燈跟出，下了樓梯，來到花廳門外，只見岳鶴已按動機鈕，原來落下的鐵門正在上升，她怕有意外，連忙道：「小心，不要立刻進去！」

岳鶴連忙退開幾步。

鐵門在「隆隆」聲中升至頂端而止。

長髮女人小心的趨近廳門邊，舉燈一照，只見五老躺的姿式未變，確已死亡，她於是輕步入廳，提燈四下照射一遍，不見任何異狀，才向廳外的岳鶴道：「岳鶴，你可以進來了。」

岳鶴疾步入廳，趨至五老身旁，將五老屍體逐一翻動了一下，見他們毫無反應，不由發呆道：「這是怎麼回事？這是怎麼回事？」

長髮女人把琉璃燈放在地上，亦趨至五老身旁察看，她翻開九華神尼的眼皮看看，臉色一變道：「咦，是中毒死的！」

岳鶴愕然道：「中毒死的？」

長髮女人又將其餘四老的眼皮翻開審視，點點頭道：「都一樣！」

岳鶴不勝驚惑的道：「他們怎麼會中毒而死呢？」

長髮女人不答，又將九華神尼的全身仔細察看一番，忽然一指九華神尼腰部道：「你看，就是這東西要了他們的命！」

岳鶴趨前一望，只見九華神尼的腰部上釘着一支黑針，不禁駭然道：「啊，是中了暗器！」

長髮女人取出一方手巾，將黑針拔出，拿到燈前細視，說道：「這是淬毒的七步斷魂針！」

岳鶴神色嚴肅起來，星目迸出精光，擺頭四望道：「這麼，一定有人在小弟離開時，偷偷混了進來！」

長髮女人冷笑道：「不錯，看來今天來到這座鬼堡之人，除了你們六人之外，還有一位不速之客！」她說到這裏，立刻拉起岳鶴跳出廳外。

（未完）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王蜀蓉·圖

問題人物

億萬富翁　突然失踪

大富豪席楨有四個兒子；長子席大禮是建築工程師，次子席次義是一位出色的科學家，第三兒子席三廉是一個醫生，可以說各有所成，獨是第四個最小的兒子席四恥一無所成。

席四恥是個典型的頹廢派青年，在外國讀書時已經是個嬉皮士，長髮蓄鬚，雙目無神，身穿背心型單性服裝，足踏日本式涼鞋，鼻架闊邊茶色大眼鏡，肩掛新潮蔴包布袋。要是不知新潮爲何物的人，必然會懷疑他是個來路乞丐。

儘管如此，相信許多做父親的人，都會非常羨慕席楨，因爲四個兒子有三個學有所成，確是不容易的事，何況那三種職業全是當今世人最仰慕的。所以，即使有一個兒子一事無成，照理亦不是一件值得傷心的事。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簡單。席楨是個非常成功的商人，他的財富完全是由各種商業中賺回來的，故此他一直希望四個兒子之中，起碼有一個可以繼承自己的事業。相信不少父親都會像他一樣想法吧？可是，偏偏四個兒子之中，竟然沒有一個可以繼承他的衣鉢。因此，這些日子以來，他雖然身體不大好，仍然要親自去處理那繁複的商業事務。有時還得坐飛機飛來飛去，到老遠的外國去洽商和簽訂合約。

席楨本來不算老，只不過五十五歲，無奈身體不爭氣，心臟病隨時會令到他的生命旅程完結；甚至他的醫生兒子亦無法知道他何時離開人世，只是勸諫他別太操勞，最好就是退休。

不過，假如他眞的退休了，他的一切事業將會隨之而結束，那麼，又將會有一大批人因此而失業。因爲席楨決不會把這一切事業交給外人去處理，那就非結束不可了。

然而席楨絕對不會那樣做，那並不是因爲他的財富不够多，而是多少年來他一直習慣了忙忙碌碌的，一旦要他靜下來，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一天，席楨剛由外地回來，習慣上他是不喜歡事前把行踪告訴別人的，所以機場上沒有半個親人去迎接他。事實上他坐飛機有如一般人坐巴士，經常就是這樣靜悄悄地來，靜悄悄地去。

他下了飛機之後，並不急於返家，也不急於往辦事處，而是趕往醫生那兒，去檢驗心臟；這幾乎是他每月的例行事項之一。

他的第三個兒子席三廉，也是醫生，但他還是相信老朋友祁樂加醫生，因爲祁醫生是一位心臟專家，兼是席楨的多年好友。

祁醫生爲他檢查過心臟之後，說道：

「你此行必然又大有所獲。」

席楨洋洋自得地說：「是的，你原來不但懂得診症，還懂得看氣色；老祁，不怕對你說，我這次跟外國一間大公司簽訂了一張長期合約，價值數億元，的確是不負此行啊！」

祁醫生嘆了一口氣，問道：「老席，你到現在爲止，大概有多少家財？」

席楨怔了一怔，說道：「我沒有正確估計過。」

「但我却因爲你的健康，而約畧替你估計過了。你的財產最保守的估計亦在一億元以上；當然，在目前本市的富翁行列中，你可能無法擠上十名以內，但總應該滿足了吧？」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你今年多少歲了？」

「五十五。這個你是知道的，爲什麼又再問我？」席楨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忽然又若有所悟地「哦」的一聲，說道：「我明白了，你看出毛病來了，所以才問年齡，又問我有多少遺產，是不？」

祁樂加笑了笑：「不！不是這意思，我只想你能够明白一件事，你的年紀不小，家財又有那麼多，兒子都成長了，加上自己身體不好，所以，我勸你還是早些退休吧；像你眼前這情形，最好是平平靜靜的過日子，太刺激就會有問題。」

席楨道：「到底我的心臟病是否更加嚴重了？」

「不！只是你太興奮，加上四處奔波，所以剛才我猜你大有所獲，就是爲了這緣故。」

「老祁，你別嚕囌了，要注射什麼藥麼？我還有事要趕着去做。改天再跟你談吧！」

祁樂加道：「服藥吧，如果要注射，下次你可能不再來光顧我了！」

這固然是開玩笑而已，因爲祁樂加知道他最怕注射的。

席楨穿好衣服，取了一包藥片，便匆匆離開了祁樂加的醫務所；祁醫生瞪住他的背影，不斷地搖頭苦笑。心裏在想：到底他在忙什麼？又在爲什麼？爲金錢嗎？爲興趣嗎？

席楨剛想截一輛街車，突然有一輛白色的中型房車開到他的身旁停了下來。

這不會是他的座駕車，因爲他回來之後並未通知他的司機；而且，他的座駕車是銀灰色的勞斯萊斯大型房車，不是這種流綫型的中車。

坐在中型房車內的，是一位三十歲左右的貴婦，她含笑盈盈地，瞪住席楨，說道：「怎麼，你回來了，也不打個電話給我？」

席楨當然認得這個女人，因爲她並非別人，正是他的情婦費莎。

費莎推開了面前的車廂門，讓席楨進來。

席楨坐到她身旁，一陣幽香撲鼻，令到他不由自主地深深吸了一口氣，欣然問道：「你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裏的？」

「心有靈犀一點通，我想你今天總應該回來檢查心臟了。」費莎一邊說一邊把車子開動。

席楨說：「把我送返公司，我回頭再到你那兒去好不好？」

費莎道：「你回到公司之後，可能要忙到今晚，難道你要我等你一直等到今晚嗎？只怕到時你那些寶貝兒子們又要找你談遺囑的事啦。」

席楨不知怎的，總覺得這個女子有一股無法抗拒的魅力，所以每次見到她之後，幾乎完全失去了自主的能力，任得她如何擺佈。

雖然祁醫生曾暗示過他，叫他在私生活方面要檢點一下，但是，他到底是個精力充沛的人，除了心臟有問題之外，一切生理正常，再加上費莎的媚功，於是他又一次屈服在女色之下。

他覺得自己不算太老，但與他年紀相若的妻子，正是雞皮鶴髮，這大概就是男人與女人最顯著的分別地方吧？

因此，席楨有時會在私心底下這樣想：趁住自己還未衰退，何不讓身心舒暢一下！

費莎很美，難得的是那一份高貴的氣質，要不是家庭環境與他的社會地位構成了無形的枷鎖！席楨早已名正言順地把她迎娶過門。無奈他的妻子，他的兒女以及他的親友們，都成了無形的障碍。

不過，費莎似乎並不計較名份，她時時都對席楨這麼說：「名份只不過是形式上的不同，唯一的好處就是你無須再畏首畏尾的偷偷摸摸，至於我……我只要時時見到你就夠了！」

試想想，一個事業上有了成就的男人，面對着如此嬌艷欲滴的成熟婦人，她既不志在自己的金錢，又看不出有其他企圖，只求靈慾上互相安慰，這又怎不叫席楨爲她而顛倒！

席楨第一次認識費莎是很偶然的事，他們在飛往東京的班機上，彼此是隣座，就由此交談起來；當時席楨對她的印象已是難忘。

後來席楨知道費莎是個失婚少婦，此行獨身飛往日本，無非想散悶。於是在寂寞的旅途中，感情的增進有如航機在噴射時代的時速一般，數以百里計。

在日本東京，當晚他們已經彷彿是一對初戀的情侶，由共晉晚餐，而至把臂同遊，由同一家酒店隣房分居，而至共處一室。

他們就是這樣開始，以後席楨爲了業務上的藉口，往往與費莎同機飛往外國；有時雙雙對對的同機往返，有時則相約在異地重逢。

最近這些日子以來，費莎似乎有些厭倦了那種生涯，所以安頓下來，把席楨邀返家中。

即使如此，她仍然沒有佔席楨的便宜，也從來沒有提及金錢與代價的問題。

在席楨的眼中，她是個頗爲富有的婦人，說不定手上有點私蓄，說不定是她前任丈夫補償給她的金錢；總之，她從來沒有跟他討論過。

彼此既沒有利用，也沒有金錢的要求，自然是感情在作祟了。

席楨今天突然覺得佔了她太多便宜，總該補償一些錢給她，但又不知道怎樣開口才好。

他想了許久，終於說道：「你對得我太好了，如果我想送一些東西給你，應該送些什麼好？我希望你告訴我，你會喜歡一些什麼？」

費莎聳肩一笑，道：「我希望你不把我看作妓女，如果我要賺錢的話，我應該有更多對象。」

「我不是這意思，你不要誤會。只是我太忙，也太疏忽，我們既是朋友，送些東西給你總是應該的。」

「你的意思是：紀念品之類？」

「對了。無論多少錢，只要你喜歡，我就送。」

「那麼，讓我先考慮一下。」費莎沉吟一會，那神態美極了。

席楨在這一剎那間，幾乎連性命也可以送給她。

她突然把車子停下來。

席楨往車外一望，那是一間著名的珠寶店。他不以爲意，因爲他的心目中打算送她一層高價洋樓；要是送珠寶，只担心這裏沒有太高價的。

費莎回頭笑道：「我看中了一枚鑽石胸針，一直沒有把它購下，如果你要送我紀念品，這是十分合適的。只怕價錢太貴些。」

「不要緊！」席楨只怕她拒絕接受。

這一邊，他已急不及待地將車門推開，跳下車去，再推開另一邊車門讓費莎下車。

費莎挽住他的手臂，親親熱熱地進入那家珠寶首飾店去。

這是一間全部以紫色爲主的裝飾，飾櫃裏的錦盒是紫色的，地毡也是紫色的，還有櫃前的圓形旋轉凳也是紫色的。

一名紳士型的男仕笑口盈盈地出來接待他們，但是，費莎參觀過幾件名貴飾物之後，表示不滿意。她對那男子說：「你們經理呢？我本來看好一件胸針，想再看清楚。」

那男子於是又把他們引領到內進的會客室。這是用鐵閘隔開的特別會客室。有二名西裝畢挺的男子把守着，他們是警衞，只是外人不輕易一眼就看得出，還以爲他們是高級職員呢。

至於那些不銹鋼製成的鐵閘，則以紫色的絨布包紮，像一幅可以透視的屏風，要不是有金屬聲傳出，誰也不會想到這是鐵閘。

費莎和席楨坐下之後，那男子進經理室去了，另一名女侍應過來，問二人喝什麼酒；結果他們分別要了兩杯汽水。

經理出來了，他未跟費莎招呼，就先認出了席楨；但席楨並不認識他，還要費莎從中介紹。這一點不足爲奇的，席楨是富有商人，有時在一些上流社會的交際場合中，可能被人認識，但未經介紹，他自然沒有認識對方是誰。

費莎要求經理讓她看看那枚鑽石胸針，她半開玩笑說：「我買不起，但我的男

友是大富翁，我希望他送給我。」

那位經理看來是個老實人，他笑道：「你別開玩笑了，別說這小意思，更大的數目你也付得起，誰不知道你名下的樓宇和有價證券全面報升！」

席楨早就懷疑費莎是個富有的婦人，想不到現在竟由這位經理間接證實了；因此，他對費莎更是另眼相看。

經理自保險庫內將一枚名貴胸針取出，發覺那原來是一枚巨鑽。會客室之內，登時光芒四射，令人不敢迫視。

巨鑽大如指頭，四周襯以小石，那些白金的鑲作，手工都是第一流的。

席楨一看，就曉得這是高價的珍品，只是想不到，它的價值竟然超過了一千萬元。

他開始有些後悔，却又不知如何下台；一千萬送一個禮當然不是一件尋常的事。不過，一直以來他連機票也沒有送過一張給對方，而對方已是他的半個妻子，想到這裏，就有些內疚。

費莎似乎看出了他的心事，趁着那位經理走開的時間，低聲說道：「如果你現金不足，我付一半吧；你先開一張一千萬元的支票給他，回頭我付你五百萬元湊足此數，好不好？」

席楨到了這田地，實在也不知應該怎樣做才好。送紀念品是出自他自己的主意，既然心目中已打算送給對方價值數十萬元的一層洋房，現在所付出的只不過是十倍於此數，又怎能表現得太吝嗇？

費莎表示付回五百萬元給他，他是絕不懷疑的。這個女人既然如此富有，剛才那位經理又說她手上有洋樓以及不少有價證券，也就是說她不但有屋收租，而且還有不少股票。

面對着一位令他神魂顛倒的美人兒，想起她對自己的恩情，這區區五百萬元之數，在他過億元家財裏面，只不過是一小部份而已……一想到這裏，席楨就毫不考慮地取出了他的支票簿來。

不過，席楨是個生意人，他輕輕提醒費莎：「你懂鑽石嗎？」

費莎嫣然一笑：「不但懂，而且還是專家。」

同時費莎又告訴他：這胸針她看了不下十次之多，價錢亦由一千一百萬元開始，每次要求那位經理減價出售，目前一千萬元整數，是個合理的價錢。因爲那是一顆絕無瑕疵的巨鑽。

這宗交易很快就完成。費莎歡天喜地的，挽住席楨的手臂離開了珠寶店。

席楨看看腕表，將近中午十二時了。他對費莎說道：「親愛的，還是先把我送到公司裏去；有些重要事務必須交代一下，回頭我會到你那兒去的。」

費莎顯得有點無可奈何，最後還是把他送到他的辦事處去。然後才獨自把車子開走！

席楨剛想走進一幢辦公大厦去，突然背後有人叫住他：「席先生，你可是席楨先生嗎？」

席楨怔了一怔！

他回頭一看，那是一個手拄鐵杖的人，正由一輛銀灰色的汽車裏走出來！

他覺得這個人有點面善，可是一時之間又想不起在什麼地方見過他。直至那人把一張名咭遞過來，他才恍然大悟，原來現在他面對着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鐵拐俠盜」呂偉良。

對了，他似乎在很久以前，從一些報紙上面見過呂偉良的照片。怪不得看上去有些面善了。

席楨知道他是一位俠盜，不期而然地問：「有什麼指敎？」

呂偉良指指車內一名長髮青年，反問道：「他可是令郎？」

席楨彎腰望進車子裏去，阿生監視着那個新潮青年。

「是你！」席楨有點生氣地問：「你到底又犯了什麼事？」

車內那新潮青年正是他的第四個兒子席四恥。

呂偉良解釋道：「他在街上被數名青年人圍毆，我們救了他，本來想把他送到警局裏去的，但他不肯去，還說你是他父親，所以我才把他帶到這裏來。」

「謝謝你！他確是我的第四兒子，也是最不長進的一個。」

席楨說到這裏，忽然又掏出了銀包來，取出了一叠鈔票；呂偉良以爲他打發席四恥去看醫生，想不到他竟然把那叠鈔票交給呂偉良。

席楨又說：「這是小小意思，希望你收下它。老實說，如果這些事鬧上警局去，明天我又會變成了新聞人物；報紙不會說他壞話，只會說我是他的父親。唉！總之我前生不知欠了他一些什麼！」

呂偉良笑了笑，把鈔票還給他，說道：「這些錢你還是省下來替他看醫生吧，我看令郎可能已被那數名青年人毆傷了。要不是他堅持不肯報警的話，我相信警探一定有辦法找到兇手。想不到你做父親的，也同意了他這種見解。」

阿生推開車門，讓席四恥落車。

呂偉良正擬登車之際，席楨忽然又叫住他：「呂先生，請等一等！」

呂偉良停在車門旁，回頭問道：「有什麼指敎？」

席楨說道：「閣下的大名我早聽過了，但想不到你果然是個行俠仗義的人，既然你不收任何報酬，可否給我留下一個電話號碼。」

呂偉良道：「剛才我給你的名咭上，有我的電話號碼。」

席楨剛才匆匆忙忙，把名咭瞧了一眼，只看見「呂偉良」三個字，却未注意左下角的電話號碼，現在給呂偉良提醒了，不禁爲之失笑。

事實上席楨也只不過是一時之間給呂偉良的俠義行爲感動了，才希望以後有機會跟他取得連絡，但往後是否有此需要，他也不知道。呂偉良坐上汽車之後，阿生立即把車子開走。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說道：「想不到那長髮阿飛果然是個富家子。早知如此，讓報紙爲他免費宣傳一下，倒是件好事！」

呂偉良道：「不！席楨雖然是富有的人，但起碼至今爲止，我們仍未聽到關於他的什麼壞話，那又何必與他爲難？」

「聽說席楨有四個兒子，就是這個最不爭氣。我從報紙上看到，他的三個兒子

都很出色，相信不少做父親的，都十分羨慕。」

「是的，剛才我們看見那個跟席楨在一起的女人又是誰？」

「可能是他的女兒。」

「你怎麼知道？」

「我只是猜測而已。」

呂偉良苦笑搖頭，他沒有立即否決阿生的猜測，事實他內心已經否決了；因爲他記得那女子用汽車把席楨送到那兒路旁時，跟他很親熱，看情形不可能是席楨的女兒。

阿生又問：「師父，我們現在到那兒去？」

呂偉良道：「去參觀一個別開生面的展覽會——土木工程展覽。」

阿生把車子開到市立大會堂，那兒的展覽廳却是靜悄悄的。

阿生低語呂偉良：「師父，可能攪錯了，這裏不像有什麼展覽會舉行呢。」

呂偉良也覺得奇怪，但入口處明明是寫住「土木工程結構展覽」的。

正疑思間，已有人招呼他們：「兩位先生，請在這兒留下芳名。」

他們沒有找錯，是這兒了。

會場之內，有着各種模型，包括介紹古今中外的知名建築物，以及本市即將興建的大厦結構等等，但參觀的人竟然少得可憐。

呂偉良逐漸明白了，因爲還不是下班時間，加上本市市民根本對這方面引不起興趣，所以難怪會小貓三隻四隻了。

要是這是明星劇照展覽，或者股票，鈔票展覽的話，情形一定又是兩樣。

呂偉良是讀報之後才曉得有這個展覽會舉行的。其中內容實在相當豐富，即使是外行人亦值得一看；例如介紹我國古代的建築鼻祖魯班，以及搭棚技藝，都足以代表我國建築學優秀的一面。

另一部份介紹最新合併式的新型建築法，那是事先製成一個個有如紙盒的三合土房屋間隔，然後用巨型起重機將它併合而成爲一座樓房。據說此乃西方最新發明的建築學，好處是節省時間，尤其是在鬧市中的地盤，只須在別處空地上，用巨型貨車把事先製好的盒狀三合土製作運來，一併即合，的確是簡單快捷。

不過，呂偉良最感興趣的，就是一幢新型設計的戲院大厦。

這幢大厦有停車場，電影院以及辦公大樓。樓高三十五層，地庫及最低兩層是停車場，三樓是電影院，可以容納千多名觀衆，中空無柱，四十呎以上便是辦公大厦的建築物。

可以容納千多名觀衆的電影院，到底有多大，總可以想像得到的，但中間高達四十呎，除了四邊牆壁之外連一根柱子也沒有，而頂上還要加上二十多層的三合土建築物，到底是否靠得住？

當然，這種懷疑是多餘的，如果不可能，相信連這一座模型也不易見到。何況這裏每一座模型都是有名堂的；問題只是有些已經建築完成，有些正在籌備計劃中而已。

呂偉良眼前所見的這座模型，就是即將建成的大厦之一。

呂偉良想到建築學的奧妙，不禁就要看看那些介紹文字。

原來這一幢大厦就是由席大禮設計的，定名爲「席氏大厦」。

呂偉良說：「這一位席大禮就是剛才我們見過的席楨的長子了。」

阿生聽了，大爲感慨道：「同父同母，爲什麼一個如此有爲，一個却無出息？眞是叫人難明究竟。」

「這大概與遺傳無關，主要是個人的際遇問題；如四周的環境，以及每個人所接近的朋友，都有直接的影响。」

阿生又走到那邊去。

那邊介紹一座古代建築，據說是魯班的偉大傑作之一。

高達二百七十尺的六榕寺花塔，相信不少粵籍人仕都不會陌生。模型製作得十分精緻而酷似，八稜九級，巍峨宏偉！

塔頂有巨大的鋼柱，四周刻有佛像，塔內有魯班先師像，一手遮額，作仰視塔頂狀，栩栩如生。但最令人驚奇者，則爲無論任何時刻，均不見塔影。介紹文字中雖曰傳說，但百粵人仕多知此事。

此外，還介紹魯班發明的各種建築用具，例如繩尺墨斗，刨刀斧頭，坭批鑽鑿等等，應有盡有，的確令人目不暇給。

師徒二人，在那兒逗留了大半天才離去。

當晚，師徒二人在「飛鏢俱樂部」進晚餐，餐廳裏的電視機一直開放着。

呂偉良和阿生的生活就是這樣，去到那裏吃到那裏，但大部份時間在俱樂部裏用膳，主要是由於他們對俱樂部的廚師有信心。再加上他們是老會員，俱樂部裏自上至下，都熟悉他們，所以一切都比較方便。

阿生忽然停了下來，呂偉良詫異地問：「怎麼？你飽啦？」

呂偉良知道自己這個徒弟向來好胃口，那裏會這麼快就吃飽？

呂偉良和阿生與一便衣探員假扮病人，坐在候診室，突見席大禮怒冲冲地自診症室出來。

阿生反問他師父：「你可聽到這是什麼聲音？」

是的，一陣陣的哭聲，從那裏來的？呂偉良給阿生提醒之後，胃納也在作悶，眞的吃不下咽了！

呂偉良很快就發覺，那是電視機裏的聲音；原來電視台正在播映一齣悲劇，怪不得有女人的飲泣聲了。

阿生把侍者召來，道：「可以轉收第二個台嗎？我給她哭得心煩胃悶！實在吃不下咽！」

侍者是相熟的，笑道：「這是晚飯時間，我們也知道沒有人喜歡看悲劇，但是剛才有位太太說，她的乾兒子第一次升任男主角，所以才會選擇這個台的節目。其實，電視台編排節目的人很應該請敎一下專家，晚飯時間怎麼可以播映哭哭啼啼的節目？」

侍者一邊說着一邊已把選台器扭動；另一個台正在播映新聞節目。

新聞報告員突然提及富翁席楨的名字，令到呂偉良也不能不加注意。因爲當日呂偉良對這位富翁特別有緣份，首先是救了他的小兒子，然後是在展覽會場內見到他長子的建築工程設計。

可惜那一段新聞已播到尾聲，呂偉良只聽到「……此事警方正調查中。又根據本台資料，富翁席楨現年五十五歲，身體壯健，但有輕微心臟病。詳細消息留心收看本台下一次的新聞報告……」

呂偉良不禁獃在一旁，怔怔地說：「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阿生也聽到了，他說：「席楨似乎出了事，就是不知道是什麼事。」

呂偉良想了想，終於又搖搖頭，繼續吃飯。

阿生道：「何不打個電話給探長查問一下？新聞報告剛才既然說警方正調查中，大概探長不會不知道的吧？」

呂偉良道：「算了，反正事情與我們無關。」

「但是，我担心席四恥被人圍毆，可能禍及他的老子。」

呂偉良知道阿生好奇心重，性又焦急，於是讓他打電話去！

阿生在電話中只找到探長的助手辛尼，辛尼告訴他說：「可能只是一場虛驚而已，席太太說她的丈夫失了踪，要求我們偵查他的下落。其實根據我們初步的調查結果，知道席楨今天上午才由外地坐飛機回來，見過了一位心臟專家之後便返回辦事處去，後來可能到朋友家去了。這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

阿生掛了綫，回到座位去告訴他師父。呂偉良也覺得有些奇怪，雖然他不知道席楨的私生活，但是，席太太不會無故報警的。

呂偉良回頭想起那個用汽車送席楨到辦事處去的女人，心裏就釋然！

他苦笑搖頭：「有錢人的生活就是這樣。假如今天我們見到的女人是他情婦，那麼，他現在應該在溫柔鄉裏。」

阿生道：「好不好告訴辛尼？」

「何必呢？」呂偉良說：「那樣可能破壞他的家庭幸福。」

「是的，也許我們不該枉作小人，明

天他可能會回到家裏去的。」

「席太太可能知道了一些風聲，故意報警亦未可料；如果席楨在他情婦家中也有看到這次電視新聞的話，起碼也該打個電話返家安慰一下老妻才對。」

「有錢人的生活眞胡塗！」

「你說胡塗，他們却自鳴風流，認爲這才够多采多姿！」

晚飯後，師徒二人照例又跑到俱樂部的射擊室去；在那裏忽然有個人向呂偉良招呼。

這個人是保險公司的經理，他跟呂偉良是老朋友。他叫龍新。

龍新一見呂偉良就說：「你有沒有看過今晚的電視新聞？」

「什麼新聞？」呂偉良反問道。

「就是富翁席楨的新聞。」

「看過一部份，聽說席楨失踪了。」

「是的，我看今回總是凶多吉少，萬一他不幸身亡，我們公司要賠大本！」

「爲什麼？」

龍新說道：「他在我們公司購了保險，以美金計算，無論意外或病死，我們也得負担五百萬美元。還好我們的私家偵探最近查得他的心臟病轉趨嚴重，所以把一部份賣給其他公司。」

呂偉良也知道許多保險公司有聯保的習慣，太大宗的保險，往往在表面上，是一家公司負責，實則背後有幾家公司負担的。

呂偉良聽到龍新的說話之後，也覺得席楨的確是凶多吉少。

一宿無話。到了第二天，富翁席楨突然神秘失踪的事，竟然成爲全市大小各報的頭條新聞。

師徒二人也想到了這件事已經趨於嚴重，但是，他們仍想不到要插手這件事的充份理由。

電話忽然響了起來！

呂偉良拿起聽筒，一個青年人的聲音顯得十分焦慮地說：「呂先生，你可以讓我見你一面嗎？」

呂偉良聽得沒頭沒腦的，問道：「請問你是誰？」

對方這才想起太過冒失，苦笑道：「眞對不起，我忘記了告訴你，我就是你昨天救過的席四耻！我從你留下給父親的咭片中知道府上的電話號碼，我希望可以立刻見見你。」

呂偉良沒有在電話中問他爲什麼，他心裏已經明白，這件事大概必然與席楨失踪的事有關。所以呂偉良當時只問道：「你在那裏？」

「我就在十字大道的一個電話亭裏打電話給你。」席四耻說。

「好吧！你就在電話亭附近等我，我立刻駕車來會你。」

「最好請你快一點，我怕被人發覺，可能有人對我不利。」

呂偉良答應一聲，立即掛上電話。

阿生在旁也隱約聽到了，他說：「果然是那臭飛連累了他的父親。」

師徒二人離家外出，駕車趕到十字大道去，果然在一個電話亭附近找到了席四耻。要不是師徒二人沒見過這位新潮青年，還以爲他是路邊乞丐。

席四耻匆匆跳上汽車，說道：「請快些開車，我担心有人會跟踪我！」

呂偉良看見他神色緊張，也示意阿生開車。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留心四下裏的環境，這是一條大街，車多人擠，根本也看不出什麼可疑人物。

呂偉良向他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席四耻道：「昨天的事，相信你還記得吧？」

呂偉良道：「當然記得，你有沒有看去過醫生？」

「我三哥就是醫生，他替我檢驗過了，沒有事的。不過我父親却出了事，他可能給歹徒們殺害了。」

「你說什麼？」呂偉良不禁大吃一驚，「請你再說一次！」

「呂先生，不怕對你說，昨天那班人是向我勒索的歹徒；他們曾聲言，如果我不付出一筆錢給他們，他們就讓我父親丟盡面子！」

呂偉良聽得沒頭沒腦的，問道：「他們到底是什麼人？爲什麼要勒索你？又如何可以令你父親丟盡面子？請你慢慢的說下去，否則我實在無法明白你的處境。」

席四耻痛苦地掩着面說：「他們要脅我，是因爲我吸毒……」

「吸毒？」呂偉良呆了一陣。

席四耻說了出來，心裏反而覺得舒服了，他說：「是的，當時我眞想殺死那個要脅我的人，但是，想不到他的同黨突然從隱蔽處撲出來，要不是你兩位，我可能給他們活活地打死！」

呂偉良問道：「你有沒有把此事告訴令尊翁？」

「什麼令尊翁？」席四耻把兩隻眼睛睜得大大的，直盯着呂偉良。

呂偉良不知所措地呆了一呆；後來他覺得自己太過直覺，因爲現在他面對的，是一個外國化的嬉皮士青年，在外國讀書，又怎麼知道「令尊翁」是尊稱別人的父親呢？

呂偉良不禁爲之失笑道：「我的意思是問你有沒有把此事告訴你爸爸？」

「有！」席四耻道：「你把我送到他手中，我怎麼可以不交待淸楚？」

呂偉良臉上那一絲笑容也消失了，他說：「你可知道他有心臟病？」

「我當然知道，但也沒有辦法。」席四耻無可奈何地把手一攤，聳聳肩說：「我想過了，讓他知道，總好過讓全市的人都知道。因爲如果他不替我想辦法去應付那班人，一切事情將會公開。」

「爲什麼當時你沒有對我提及這點？」呂偉良埋怨着說。

「坦白說吧，我一直不知道你的來頭，後來聽父親說出你的事跡，我才如夢初覺。」席四耻又問：「呂先生，照你看，我父親是否已經給他們抓去了？」

「他們？你的意思是指曾經毆打過你的那一班人麼？」

「除了他們還有誰呢？他們什麼事情也敢做，我已經告訴過父親了！」

「當時他有什麼反應？」

「很憤怒！」

「後來呢？」

席四耻道：「後來，他問淸楚那班人的來歷之後，便打發我離去！我知道一定有事發生的，所以悄悄記下了你那咭片上的電話號碼，以備不時之需，但想不到我這麼快又要找你。」

呂偉良把席四耻的說話，仔細地咀嚼一番，回頭對阿生說道：「我們應該到席氏公司的總辦事處去一次，否則將無從下手的。」

阿生於是把車子開到市中心區一幢寫字樓大廈門前停了下來。

席氏公司就在這幢被命名爲「海角大廈」的二十一及二十二樓之上。

阿生離遠就看見了一輛十分熟悉的汽車，他對呂偉良說：「那是探長的座駕車，大概你要知道的，他也不例外。」

呂偉良帶着席四耻下了車，一邊與他併肩走着，一邊問道：「這幢辦公大廈，可是你父親的物業之一？」

「不！據我所知，他是租回來的，大哥就時時說他自己不懂得建築一幢辦公大廈，這麼多錢竟要向別人租用辦事處，多笑話呢！」席四耻說。

呂偉良與席四耻剛想進去，就看見夏維探長與他的助手由裏面出來。

夏維笑道：「我們眞有緣份！」

呂偉良說：「是席公子邀請我來的，不是我跟你爭出風頭。」

夏維把視綫移向席四耻的身上，問道：「你是席先生的第四個兒子吧？」

席四耻點點頭。

夏維說道：「我聽席氏公司的人說，你昨天中午左右見過你父親，是不？」

「是的。」席四耻道：「但他們應該同時對你說淸楚，我離開公司時，我父親仍未走。」

夏維示意一名助手帶席四耻到那邊去問口供，他却對呂偉良道：「那臭飛跟你說了一些什麼？」

呂偉良說：「你首先要答應我不能拘捕他，我們才可以交換情報。」

「暫時不拘捕倒可以。但證據足够時，又當別論。」

「他吸毒，有一班流氓向他勒索，這是一條重要綫索。」呂偉良又問：「你在席氏公司的職員口中查到一些什麼？」

夏維蹙着眉梢道：「公司職員說，席楨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左右，接到一個電話，就匆匆出去了，但沒有說他要到何處去。」

「席四耻是不是先走一步？」

「公司裏的職員是這樣說。」

呂偉良道：「這點起碼証明他沒有說謊。」

「但我認爲他起碼也是個問題人物。」夏維說道：「因爲我查過了，席楨四個兒子之中，最沒有出息就是這一個。」

「但是，你答允我的諾言一定要遵守，我希望他帶我去找那班人。」

「事情本來很簡單，但現在看來又非常嚴重。」夏維蹙着眉梢說，「告訴你，今天我們查過席楨的銀行戶口，突然少了一千萬元。」

「一千萬？」呂偉良也感到無限驚奇地怔住了！

「是的，整數一千萬元，這不是一個小數目所以我們有理由懷疑另有別情。」

「你的意思是：席楨帶着一千萬元巨欵，悄悄離開了本市呢，還是他給別人勒索？」

夏維沉吟道：「目前我仍無法肯定，因爲銀行要作有限度保密，我們透過合法手續，才查出席楨的戶口一次過被人提去了一千萬元，但銀行不允說出更進一步的情形，例如提欵人是誰等等。由於這是大數目，相信銀行方面一定知道詳情。」

呂偉良道：「你們警方有權作進一步偵查麼？」

「當然有！」夏維說，「如果銀行要我們依足手續必須向法庭申請。」

呂偉良道：「他會不會離開本市？一千萬元，的確不是一個小數目，爲什麼一次過付出這麼龐大的現金？會不會是生意上的來往？」

「問題就在這裏，如果是生意上的來往，一點也不奇怪。」

「查出收欵人就明白了，如果是某一間商號，大概便是生意上的往來，否則就有問題。」

夏維說道：「不怕對你說，即使是商號，也可能有問題。所以，我們決定依足手續向銀行方面偵查，看看誰去提了那筆巨欵。」

呂偉良看見席四耻由那邊走過來，便對夏維說道：「讓我們向席四耻的朋友方面查查吧。不過照我看，他們不可能有這麼大的胃口。」

席四耻到了面前，他哭喪着臉向呂偉良訴苦：「他們怎會懷疑到我身上來？呂先生，你是知道的，我不可能把我父親收藏起來！」

呂偉良說：「這不過是例行的查問，你何必太過緊張呢？」

「算了！」夏維對呂偉良說，「你們有事可以走了。」

呂偉良帶着席四耻回到車子裏，一邊對他說：「告訴我，你的朋友們在那裏可以找到？」

席四耻道：「你懷疑他們把我父親綁架嗎？」

「有可能的，但無論如何，我們都應該去看看。」呂偉良說，「除非你根本不想把你父親找回來。」

席四耻想了想，說道：「他們不准我報警，你們雖則不是警方的人，但是，他們可能怪我！」

「你到底還怕什麼？大不了就是入戒毒所，到了這個時候，你不該再畏首畏尾了。」

「好吧！那麼我們先到昨天你救過我的那條橫街，我只知道他們經常在那兒出沒。」

阿生於是開車離去。

席四耻想想又說：「照道理不可能是他們的，因爲據我所知，他們只是一夥人，不是有組織的。他們只不過利用我的弱點，希望勒索一筆，不會有胆量把父親綁架。」

呂偉良道：「現代的青年人很難理喻的，我們希望你的話說對了。」

汽車在一條馬路旁邊停下來，席四耻

所說的橫街就在附近。

呂偉良對席四耻道：「你當然認得他們，那你先行一步，向他們打聽一下。」

「那麼，你兩位呢？」席四耻惶恐地說。

「我們跟在後面，你放心好了，他們不會把你生劏的。」呂偉良道。

席四耻爲難地下了車。呂偉良拄杖跟在後面，又對他說道：「你不要怕成這副樣子，我們不是來打架的，目的只是要找個人問明白一下。」

話猶未完，迎面來了一個青年人，他發覺席四耻時正擬跟他打招呼，但是，很快他又發現了旁邊有個呂偉良在着。

與此同時，呂偉良和席四耻也發現了那個青年阿飛，他正是昨天參加圍毆的打手之一。

青年阿飛心感不妙，回頭就走！

呂偉良一步也不肯放鬆，拄杖急躍，沿住行人道直衝過去！

青年阿飛昨天領敎過師徒二人的厲害，那裏還敢交手？迅速拐進橫街裏面，一邊高聲招呼他的同黨們！

阿生本來留在汽車裏的，但看見了這種情形也担心呂偉良會有不測，連忙下了車，這時席四耻正回頭找地方躲藏起來。阿生沒有理會他，迅速轉進橫街裏去！

只見那青年阿飛一聲呼嘯，十多名阿飛分別由隱蔽處撲了出來！他們的手上都有武器——單車鍊，木棒和西瓜刀等等，陣勢擺開，把呂偉良和阿生圍在核心裏。

呂偉良冷冷一笑，道：「你們別恃人多，我不會把你們放在眼內的，但我得先聲明一句，今天我也不是來打架，只想查問一件事！」

飛羣們互相交換眼色，其中一人似是首領，問道：「你要查問什麼？」

「我想知道席楨的下落。」呂偉良說，「你們當然知道席楨是什麼人吧？」

「我當然知道。席楨就是本市有數的億萬富翁之一，也就是席老四的那個老頭兒。」

「對了。他在什麼地方？」

「我們不知道。」

呂偉良道：「但是，你們既然向席四耻勒索，偏偏席楨又在這時候失踪，不是太巧合嗎？」

「跛鬼！」另一個青年阿飛把刀子幌了幌，說道：「我勸你走吧！否則我會宰了你！今天可不同昨天，我們不是好欺侮的！」

呂偉良淡淡地說：「我有胆到這裏來，當然不會怕你一把刀，如果你有種的，獨個兒上來吧，我不會避開你半步。」

那青年阿飛「哼」一聲，吐了一口涎沫，果然單刀直入！

呂偉良不閃不避，站在原來位置，只見鐵杖翻飛，忽高忽低，那金鷄獨立的姿勢，身形搖搖幌幌，雖然刀光閃閃，也無法傷他分毫。

其他各人包括阿生在內，也沒有第三個人動手，大家都看得出了神。

呂偉良鐵杖擋格利刀之際，這邊已伸出了鐵臂橫拳，「蓬蓬」二聲，但見一條人影直跌了出去！

隨即傳來「哟」的一聲，那傢伙的鼻子碰壁，鮮血淋漓，手中利刀早已被鐵杖震落一旁。

阿生本來不想動手，他早已看出那名飛型青年，不是他師父的敵手，但是，一聲吆喝，只見其他十多名青年阿飛一湧而上！

阿生再不袖手旁觀，側身偸步，首先避過了一名青年的棒擊，循住來勢，連消帶打，抓住棒子往上一格，剛好及時擋煞了對方另一名青年的一柄西瓜刀。

阿生急促飛起一脚，勁踢那傢伙的小腹，這邊却沉肘後撞，持棒青年痛不欲生，倒在一旁！

阿生奪得木棒在手，如虎添翼，左衝右撞，上挑下撩，數名青年阿飛，紛紛受創！再加上呂偉良的默契，登時把形勢改觀！

衆飛正紛紛奪路而逃之際，橫街兩個街口出現了大批武裝警員和便衣警探。這種情形不但令到羣飛爲之愕然，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也覺得無限詫異。

更令人感到驚奇的，就是夏維探長與他的助手也出現在警隊之中。

夏維親自指揮警隊把飛型青年一一拘捕，呂偉良這時才知道是席四耻發電召警的，他担心師徒二人，不是那飛黨們的對手。

夏維的手下們就地把羣飛推入附近民居的梯間，就在那裏問口供。

飛羣們明知不說實話就惟有吃苦頭，只有問一句答一句。

一名探目問一名阿飛：「知道席楨在什麼地方嗎？」

那名阿飛答道：「我不知道。」

探目擧起拳頭，放到那傢伙的鼻端：「想想清楚再答吧！」

阿飛苦着臉，說說：「我是眞的不知道。」

那邊梯間另一名阿飛也被盤問，同樣答不知道席楨的下落。

夏維要他們供出巢穴所在，飛羣只好帶各人到那條街道的天台去。

那兒一帶天台木屋就是飛羣盤據的地方，也是毒窟之一。

警方包圍那一帶街道，展開大規模的搜索行動，結果，也無法找到席楨的影子。由此亦可以証明飛黨沒有說謊。不過，即使如此，飛羣們仍被帶返警局去落案查究。

× ×

警方雖然無法証實席楨的失踪與飛羣有關，但是却因此而破獲了那個天台毒窟，把一羣企圖勒索席四耻的阿飛們，置於獄中。

席四耻在無可奈何的情形底下，惟有承認吸毒，結果，也要被送往戒毒所去，他父親的面子丟了，可惜此時席楨仍無下落。

警方受到各方的壓力，曾展開了地毯式的搜查，也無法找到席楨之所在。唯一的進展就是：透過合法手續，終於查出一家珠寶店，就是提取那一千萬元現欵的經手者。

不過，人家是有根據的，收據上雖則沒有註明席楨的名字，但該店的確出售了一枚用巨鑽鑲成的胸針。價錢正是一千萬

元。

在這個以珠寶買賣中心的都市，三數千萬元的交易，本是尋常事，要不是牽涉及人口失踪案件，本來也不值得大驚小怪的。

珠寶店既然依足手續，有單有據，警方實在也找不到什麼可疑的地方。

警方要求珠寶店提供進一步的資料，但那名經理人却無法說得更多，他担心這樣會影响其他顧客的心理恐懼。

最後還是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想起了那個「神秘女郞」來。

他們認爲那個神秘女郞才是眞正的「問題人物」！

呂偉良頗後悔當時沒有記起那輛汽車的號碼，現在變了無法可查。

還好他記得那車子的外形，那是一種著名的牌子，希望會有些幫助。

但是，正是由於太過流行，代理的車行銷售的數目龐大，更加無法去查。

呂偉良也曾問過席四耻，但席四耻也不知那女人是誰，當時他正在心慌意亂之際，甚至看不清楚對方的輪廓。

看來這將會變成無頭公案。

席氏家屬由於不知席楨是生是死，焦急之情是可以想得到的。

警方查過了機場和碼頭，海關的出口旅客登記都沒有席楨這個人。

席太太透過警方懸紅萬元，希望可以獲得席楨的消息，事實上警探早已懸出了暗花，但綫人們全無消息。

這是令人費解的事，席楨不是離開本市，那就是躲了起來，他爲什麼要躲起來呢？

警方查出席氏公司的一切記錄，証明席楨在經濟上根本毫無困難。那麼，他當然亦無須逃避什麼，即如債主之類。

他暴斃了，但是，屍體呢？

他被人綁票吧！爲什麼至今他的家人連電話也未接到一個？

當然也沒有任何信函收到。

過去有過這樣的事例，有些綁匪在獲得肉票之後，待高潮過去後才與事主接頭。故此警方認爲這個可能性較大。

不過，呂偉良仍然覺得那個女人最可疑。

呂偉良決定從珠寶店開始着手偵查，他覺得席楨能化上千萬元購一枚胸針送給這個女人，她必是他的情婦無疑。

他們可能爲情煩惱，雙雙躲了起來。

也可能另有別情。

雖則席太太表示得十分大方，她說：「我老了，就算他要納妾，我也不反對。何況歷年來他經常出門，誰不知道男人們的門路？我一直以來就假作不知，其實我明知管不了他的，又何必出聲？」

話雖如此，呂偉良仍覺得席楨有理由與那女人秘密同居。

呂偉良的理由是：席氏夫婦的兒子長大了，在兒女面前他不能表現得「爲老不尊」，這正是偸偸摸摸的大好理由。

但是，爲什麼他會突然之間失踪。

想到女人，呂偉良難免會想到許多問題來，他是個老江湖，自然了解到此時此地有不少無恥之徒靠女人吃飯的。

「對了！」呂偉良突然叫將起來，「他可能被人捉黃脚鷄！」

這是一種桃色騙術，阿生已經逐漸長大成人，自然明白到，什麼是被人捉黃脚鷄！

但是，呂偉良想深一層，又自言自語地說：「不！對方的目的如果在乎錢，一千萬元不是個小數目，既已得手，又何必引起警方的注意？」

阿生有阿生的想法，他說：「問題出在那筆巨欵之上。由於他被色迷，一時胡塗，把一千萬元花在一個女人身上，怕他的妻子和兒女責怪，所以躲了起來。」

呂偉良道：「不！我查過了，錢是他自己的，從來沒有人過問。他根本無須如此！」

阿生呆想一陣，道：「還是到珠寶店去一次，那老闆知道一定不少。一千萬元的交易豈會毫無印象呢？分明是騙人！」

呂偉良道：「他知道，但他有權什麼都不說。」

「試一試吧！」

「警方已經去過了。」

「警方有他們傳統的做法，未必及得上我們的。」阿生笑了笑！

呂偉良在束手無策中，也沒有意見，只好讓阿生把車子開到那間珠寶店去。

珠寶店的門市生意也相當繁忙，有客人購首飾，也有客人把舊的首飾拿來修理，更有以舊換新，另外補錢的。

師徒二人表示要見珠寶店的經理，但是，店員打量了他們一遍之後，把頭橫搖，大概他很有眼光，亦富於經驗，知道師徒二人不是來買珠寶的，也懶得代他們通傳，就索性說經理不在店內。

但是，阿生幾乎肯定經理必然在着的，他心裏生氣，却又找不到理由在這場合生事，只好忍氣吞聲地，悄然離去！

呂偉良正覺得安慰，難得這個性情魯莽的徒弟學到了容忍，阿生却突然跑到一間電話亭裏面。

阿生打電話到珠寶店，聲明要找經理聽電話，想不到接聽電話的，就是那位經理先生，原來那個電話剛好是直通經理室的。阿生只是翻電話簿見到幾個號碼，選了其中一個，不料這一個就毫不費力地把經理找到了。

阿生說：「你好大的臭架子，爲什麼你明明躲在經理室裏，却不敢見客？」

那位經理給阿生罵得一頭霧水，後來才想起他確會吩咐過店員，若非商業上的客人，盡量避免接見陌生人。

他的用意本是避免記者的採訪以及警探的再去查問，想不到現在會有人在電話中責罵他。

他問道：「你是誰？」

阿生道：「別管我是誰，我現在也不想見你了，但我知道你會後悔的。」

「爲什麼我會後悔？」

「你到外面去問問你的店員吧，五分鐘之後，老子再打電話給你。」

阿生說完，生氣地把電話掛斷了。

呂偉良不知道他幹什麼，直至他回到汽車來之後，才忍不住問他。

他一邊開車一邊說道：「現在我們可以進行電話訪問了。」

呂偉良有如墮入五里霧中，他眞的不

知道阿生在耍什麼把戲。但看他滿有把握的樣子，大概他已想出了什麼妙法了。

車子在一條橫街停下來，這兒相當僻靜，阿生又將車子停在一處路旁，附近也有一個電話亭，呂偉良忍不住又問：「阿生，到底你幹什麼？」

阿生一邊下車，一邊說道：「師父，來吧，我們電話訪問那個珠寶商人。」

呂偉良拄杖跟進電話亭去。

阿生把硬幣塞入電話機內，接綫後，對方正是剛才那位經理。

他的聲音抖震，跟剛才完全不同，阿生反而顯得十分輕鬆地說道：「怎麼啦？你現在大概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吧？」

那位經理在電話中問道：「閣下到底是何方神聖？」

「少管老子是什麼人，我就是看不慣你的臭駕子，明白嗎？」

「明白了，那麼，剛才人客交來修理的鑽石耳環，可是你拿走了？」

「是又怎麼樣？」

「請你別開玩笑了，那是人家的紀念品，郝太太過兩天就憑單取回，郝先生乃本市要人，到時我們交不出這名貴耳環，那就大件事了。英雄好漢，你要多少錢儘管開聲，只要把那對耳環交回我們修理，花一點錢不成問題的。」

阿生忍不住哈哈大笑：「臭經理，想不到你也會求人的。告訴你，我不是一般竊賊，只要你答允我一件事，我保證你不必五分鐘，便可以取回那對名貴鑽石耳環，否則，你等着吃官司好了。」

那位經理果然軟了下來，問道：「什麼條件？請你說吧！」

「告訴我，席楨是不是向你購下千萬元的珠寶？」阿生問。

「是的，那是一枚胸針——俗稱鑽石心口針，用一顆罕見的巨鑽鑲成。」那位經理又說：「先生，你可是記者？然則，請包涵一下，否則可能會影响我們的店譽。你也知道，有錢人的私事，往往不希望太多人知道的。」

阿生又問：「除了他之外，還有什麼人？」

「一個女人。」

「你當然知道那女人是誰。」

「一個失婚婦人，經常到這兒來購買珠寶，是老主顧。我只知道她姓費。」

「好極了，請告訴我，她住在什麼地方？」

「鳳舞街九十四號三樓。」對方忽然又說：「你要找她我不反對，但最好別提本店名字。」

阿生說道：「你放心好了，只要你不是同謀者，你不會有麻煩的。」

「我們人客的耳環呢？」

「你小心點聽清楚！」阿生說，「你貴號門外不及一百碼的路旁不是有個電話亭麼？」

「是的，難道那對名貴耳環，就放在電話亭裏面不成？」

阿生道：「正是放在安置電話簿的架子底下，用香口膠附貼着，伸手進去就可以找到了。」

阿生幾乎未說完，對方已掛綫，大概他担心太遲會有變故吧！因此爭取時間，匆匆趕到電話亭去。

呂偉良這時候才知道阿生在神不知鬼不覺中，施展了空空妙手。難得的是他身為師父，竟然也一無所覺。

阿生把費莎的地址交給呂偉良，說道：「這個女人就是曾經接受千萬元禮物的人了。」

呂偉良瞥了一眼，說道：「如果我所料不差，她早已搬遷。」

「搬遷？」阿生怔了一怔，「你怎麼知道？」

「我只是猜測，但却是有根據的猜測。」呂偉良說，「她如果存心欺騙，固然早已逃之夭夭，假如與席楨真情相愛的話，這時亦已雙雙躲了起來。不過，無論如何我們也去看看。」

阿生把車子開到鳳舞街。

出乎意料之外，師徒二人按址找到九十四號三樓去，費莎竟然在着！

呂偉良自我介紹之後，費莎請師徒二人坐了下來。

費莎無限驚奇地問：「兩位怎麼會找到這裏來？」

阿生諷刺地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費莎有點不高興，她反問阿生：「你這是什麼意思？」

阿生道：「你心裏明白的。」

「我雖然是席先生的朋友，却未必知道他的下落。」費莎說：「到底你們在懷疑一些什麼？懷疑我把他收藏起來嗎？」

呂偉良道：「席先生失踪之前，送了一件十分名貴的禮物給你，是不？」

「是的，這是我們的私事。」費莎說，「你懷疑的範圍似乎越來越廣了。」

呂偉良道：「一件禮物值一千萬元，這當然不會太簡單。問題却是送完厚禮給你之後，他已經不知下落，這就有點奇怪了。」

費莎嘆一口氣說：「不怕坦白告訴你，我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那天我們本來約好下午見面的，但我一直在這裏等到黃昏，結果連人影也不見。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出了事。」

呂偉良問道：「為什麼你不與警方連絡？」

「我覺得沒有這種必要，反正我們的關係是秘密的，很少人會知道。」費莎又說：「除此之外，我也要想到他的家人方面。」

呂偉良想了一會兒，又問：「他有沒有向你提過，可能有什麼麻煩，或者打算到什麼地方去？」

「沒有。」費莎說：「他那天剛從外地回來，不可能這麼快就離開本市的。」

呂偉良在直覺上覺得這個女人很正派，加上她出乎意外地留在家中，沒有搬走，所以呂偉良更加覺得她沒有可疑之處。

費莎又顯得十分担心地說：「他有心臟病，會不會出了事？」

「很難說，總之，這件事看來很奇怪，如果你沒有說謊，他可能凶多吉少。」

「我為什麼要說謊？不怕坦白對你說，我也一直在明查暗訪。我也同樣希望能够找到他，因為我發覺我已經愛上他。」

阿生忍不住說：「是因為他送了你一

件名貴禮物，還是為了希望收穫更大？」

費莎苦笑搖頭：「你說什麼我也不會怪你，總之，我的地位的確是令人覺得可疑的。不過，我不妨對你說，我自己本身也很富有，雖則及不上他，但我無須要求更多的金錢。」

呂偉良覺得這裏一切佈置十分華貴，不像個普通家庭。因此費莎自稱相當富有，這可能是真的。

費莎忽然又把一張支票取出示，對呂偉良說：「這五百萬元本來是我準備交給他的，換句話說，我喜愛的鑽石，他只負担一半。因此證明，我不是個貪心的女人。但是，想不到，後來我一直無法再見到他！」

費莎眼睛一紅，淚水直流！

呂偉良不知是否給她那一份女性的溫柔美迷惑住了，總覺得她不似在演戲。五百萬元不是一個小數目，她的支票可以一次提取五百萬元，可見她的確相當富有。假如她存心欺騙，早該逃之夭夭才對，又怎會留下來？

但阿生的想法却不同，他覺得：即使費莎不是存心欺騙，也可能把席楨收藏起來。

呂偉良逗留片刻，便與阿生離去。

費莎臨別時，要求呂偉良留下電話號碼和他的住址。她說：「我希望我們彼此之間能保持連絡，因為我實在希望知道他的消息，却又不想把我們的關係公開，你明白我意思嗎？」

呂偉良把他的名咭留下，這才告辭。

回到汽車裏，阿生說道：「我覺得她的說話，不能入信，這件事，應該通知警方。」

呂偉良笑道：「你長大了，應該有個主意的，你認為應該怎樣做，就怎樣做好了。」

阿生果然利用汽車上的無綫電話，與夏維探長取得連絡。

夏維覺得這是一條新綫索聲聲言謝。

四個兒子　都有嫌疑

在祁樂加醫生的醫務所裏，席楨的第三個兒子席三廉正與祁醫生閉門密談。

席三廉本身也是一個醫生，祁樂加醫生不但是他的世伯輩，也是行家中長輩。

席三廉此行是要知道他父親最後一次查檢心臟的結果。

祁樂加說：「如果他聽我的吩咐，依時服藥，大概不會出事的，問題只是你也知道他的脾氣，有時他很頑固的。」

席三廉担心地說：「他不能失踪這麼久的，萬一落入壞人手中，遭到拳脚交加地對待的話，那後果一定不堪設想。」

「是的。」祁樂加說，「本地治安日壞，誰也不知道他是否在途中被刦。」

「錢財是身外物，被刦事小，問題只怕被人綁架去了。」

「如果是綁匪的所為，現在你們應該收到勒索的信函了。」

「奇怪的是一點消息也沒有。」

祁醫生案頭上的電話响了起來，這是內綫電話。

外面一位護士小姐向祁醫生傳話說：「祁醫生，有一位席先生要見你。」

「席先生？」祁樂加呆了一呆，「是不是病人？」

「不！不是病人。」護士小姐說。

祁樂加醫生想了想，說道：「請他入來吧！」

不久，房門開處，一個身型高大的男人進來，他就是席楨的長子席大禮。

席大禮發覺他的三弟也在着，顯得有些意外，問道：「你什麼時候來的？」

席三廉道：「不足半小時。大哥，想不到會在這裏見到你。」

席大禮道：「是的，我找祁醫生，無非想知道父親的病况是否嚴重。」

祁樂加說：「我剛對三廉說過了，令尊大人的心臟病屬於嚴重一類，如果他能依我說話按時服藥，大概不會有事。」

席大禮道：「醫生，既然嚴重，為什麼你不把他安置在醫院裏，還讓他到處走動？」

祁醫生苦笑道：「大禮，你以為他還是孩子麼？你也知道他的個性頑固，我雖然是醫生，也是他的好朋友，有時也沒有他辦法。加上他的事業心重，叫他躺在病床上，無異叫他坐牢。」

席三廉覺得他的兄長太過魯莽，對長輩說話豈可如此無禮？他正想說話，席大禮又搶先說了。

席大禮問道：「醫生，你能否證明我父親隨時會有性命危險？」

祁醫生又是一怔：「我不明白，你這樣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他的病况是否到了極度危險的階段？是否會隨時發作而告死亡？」席大禮說。

祁醫生道：「三廉也是醫生，他明白到心臟病，是可以隨時令到一個人突然死亡的。」

席三廉忍不住說：「大哥，你不該這樣對祁醫生說話的。」

席大禮瞪了他一眼，說：「我有什麼不對？」

「你的態度不對。」席三廉說，「祁醫生不但是父親的家庭醫生，也是我們世伯輩。」

「嘿！你既然知道他是我們的世伯輩，你可知道我也是你兄長？難道我還須要你來教導麼？」席大禮回頭又對祁醫生說：「不怕坦白告訴你，我希望你能證明他已死亡。」

祁樂加呆了一呆，說道：「這又是什麼意思？」

「我希望你站在世伯輩的立場，替我們召開一次家庭會議。」席大禮說道：「我坦白告訴你，我無法忍受目前這種情形的。」

祁樂加道：「我仍然無法了解你的意思。」

「我想有人能够證明他確已死亡之後，便可公佈他的遺囑！」席大禮說。

席三廉恍然大悟道：「原來你想分身家。」

席大禮毫不隱瞞地說：「是的，難道你不想麼？三弟，我知道你的病人不多，收入自然不好。」

「能够維持生活，也就算了。」席三

廉說，「我從來沒有想到父親的遺產那一方面。」

「哈……你眞大方！」席大禮道，

「那你何不放棄權利？」

「放棄什麼權利？」

「分配遺產的權利！」

「你希望我會如此嗎？」

「當然，分三份好過分四份吧！」

席三廉不屑地說：「虧你說得出口！莫講父親生死未卜，即使眞的死了，也是屍骨未寒，做兒子的，豈可如此？」

祁樂加醫生道：「大家別吵了，這些事情如果傳了出去，一定會被人取笑！」

席大禮理直氣壯地說：「算了！反正這是我們家事，你不主持，那就讓我召集吧！」

席三廉生氣地說：「本來我尊重你的，但我想不到你是這種人！」

「我有什麼不對？」席大禮睜大眼睛，說道：「父親分明是凶多吉少，問題只是找不到屍體而已，我們爲什麼不設法善後？」

席三廉道：「你既然急於分配財產，那麼你就去找律師談談吧，何必找我們開會？」

「我當然會找律師的，嘿！」席大禮說完就氣憤憤地走了。

在祁樂加醫生的候診室裏，有着「鐵拐俠盜」呂偉良師徒二人，還有警方派出的密探，但是，呂偉良並不認識這位便衣警探。

他是由警方直接派來的，佯作病人，目的似乎是監視祁醫生和席氏兄弟。剛才在祁醫生診室內的一場爭吵，他可能也聽到了。

呂偉良和阿生也隱約聽到了席氏兄弟的吵鬧聲，但是，他却不知道剛才氣憤憤地離去的人是席大禮。等到席三廉也由祁醫生診室出來之後，呂偉良便向阿生遞個眼色，跟着他出去了。

阿生仍然扮作病人，等在醫務所那候診室裏。

呂偉良跟着席三廉到了門外，不待他登車便趨前作自我介紹。

席三廉起初的確有些愕然，後來聽到了「呂偉良」三個字，自然就想到了「鐵拐俠盜」，他的態度，也立即變得更親切了。

席三廉邀請呂偉良登上了他的汽車裏去。

呂偉良在有意無意之間，發覺有人在附近監視，他不知道那些人的目標是席三廉還是自己。

席三廉說：「呂先生，人家都說你是個大俠士，這次家父出了事，你認爲他會不會遭歹徒毒手？」

呂偉良道：「很難說，不妨告訴你，當日我見過他，萬一他不幸出了事，那便是不幸的最後一面了。」

「你見過他？」席三廉呆了一呆，「是什麼時候的事？」

「當日十二時左右，你弟弟席四耻被人圍毆，我師徒二人救他出了重圍，本來想交給警方，他却要求我不要張揚，最後便帶他來見你父親。」

「是的，四弟很不爭氣！」席三廉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父親經常爲他而感到苦惱，坦白說，我担心他心臟病突發而逝世，所以今天才會來見見祁醫生。」

呂偉良問道：「剛才由醫生診室出來的高大男子是誰？」

「是不是怒氣冲冲那個？」

「對了，他似乎很生氣。」

「那是我的兄長——老大席大禮。」

席三廉說，「你知道他爲什麼生氣嗎？因爲他急於要分遺產，我因此而與他發生口角。」

「遺產？你父親——」

「對了，父親生死也未卜，他便急於要瓜分父親名下的財產，這是多麼笑話的事啊！」

呂偉良道：「他似乎是個出色的建築工程師。」

「他算不上『出色』，但充滿夢想却是眞的，最近就爲了完成他的夢想而跟父親發生意見。」

「發生什麼意見？」

「他希望利用父親的財產，建築一幢由他設計的新型大厦。」席三廉說道：「但是，據我所知，父親絕不同意這項計劃的。」

「地產建築是一門賺錢的生意，爲什麼你父親要反對？」

「父親是個商場上的老手，他自然有他的一套，否則，不會積聚了這麼多的財富。」

「你大哥計劃中的大厦，是否席氏戲院大厦。」

「是的，你怎麼知道？」

呂偉良說：「我看過他的模型。」

「毫無疑問，大哥是個天才，無奈他的設計不容易被一般人接受，偏偏個人的主觀太強，所以人緣很差。建築業如此蓬勃的今日，也對他毫無幫助。」

呂偉良自然了解他的意思，大概是由於席大禮腦海中只有「藝術與創作」，缺乏商業化的頭腦，所以由他設計出來的，全是創新的作品。但是，試看看市面上的高樓大厦吧，低價樓宇有如白鴿籠，無風無雨也會出現裂痕處處，至於中上樓宇，也會在一場暴風雨底下蕩然無存。

想到這裏，呂偉良就明白席三廉口中的「大哥」是怎麼樣一個人了。席大禮大概是個不懂得適應潮流的工程師。

至於席楨爲什麼不同意席大禮的計劃呢？也許商業家也有他的想法，與其建築一幢大厦，還要待它租出去或者售賣出去，倒不如讓金錢在商業上運用，還可以賺得更多。

這可能就是席楨反對席大禮計劃的原因之一，至於有沒有其他因素，正是「淸官難審家庭事」，呂偉良也不便再追問下去。

呂偉良看見席三廉將汽車的油門開啓，問道：「你去那裏？」

「我要返回我的醫務所去，你去什麼地方？我可以送你一程。」

呂偉良道：「不！謝謝你了，我還是下車吧！我還有點事。」

呂偉良推開車門下車，揮手與席三廉告別，他看見另一輛停在附近路旁的小房車也開走了，那就是剛才監視着他們的可

疑人物。

現在呂偉良當然明白了，那些人不是爲了呂偉良的，目的却在乎席三廉。然則，他們是什麼人？

呂偉良回到祁樂加醫生的診所去，阿生已經不在候診室內。

柜枱那邊，却有個男子正與一名護士小姐交談。

那名護士小姐說：「他似乎曾跟醫生提及『大禮』這名字。」

那男子說：「我要見見醫生。不怕對你說，我不是來看病的，我是警探，請通知祁醫生吧！」

「你等一等，我代你通傳。」

護士由柜內的一度橫門轉進了診症室去了。

不久之後，阿生由裏面出來，他對呂偉良打個眼色道：「醫生替我作全身檢驗，他說沒有事的，只是我心理作用！」

呂偉良拄杖過去，故意揀了一個接近診室門口的座位坐了下來。

阿生也佯作等候取藥一樣，在他的身旁坐了下來。

不久，護士由診室裏面出來，把那名警探請進裏面來。

祁醫生的聲音傳了出來：「有什麼指教？」

那警探說道：「不敢當，我只是奉命來查問一下，當日席楨先生由外地回到本市後，是否到這裏來檢查過心臟？」

「是的。」

「席先生當時有沒有提過，他要到什麼地方去？我的意思是：他離開這裏之後，打算到什麼地方去？」

「到他的辦事處去。」

「他曾提及他長子席大禮的名字，是不？」

祁醫生道：「誰說的？」

「護士小姐聽到了，你回憶一下吧，醫生，除非你不希望水落石出，讓他永遠失踪。」

「是的，他當時確曾提及大禮的名字，但我以爲那是人家的家事。」

「如果不是出事，我們當然不應該理人家的家事，但是，現在席先生不知所踪，你是他的家庭醫生兼老朋友，相信你也希望我們查個水落石出吧？」

祁醫生沉思片刻，說道：「是的，他向我提及大禮，主要是由於大禮要建築一間新型的戲院大厦，他不同意，他準備把大禮召到他的辦事處去訓話。當時我勸他別太衝動，因爲他這種病不適宜刺激的，一定要保持心平氣和。」

「他還向你提及什麼？」

「你也知道我們是老朋友，平時談到的當然很多。但是，我認爲無關重要。」

警探道：「醫生，有時你認爲最無關重要的，可能就是綫索。」

「那麼，我們談及的每一句話，都要告訴你了，是不？」

「那又不是，只是你認爲那一點最可疑，那一句對我們有幫助，不妨提出來研究一下。」

「他有四個兒子，其中三個已經有點成就。當日我記得老席除了提及大禮要建大厦的事之外，也有提及老二。」

「是不是席次義？」

「對了。」祁醫生道：「次義最得他歡心，據我所知，每次他回來，幾乎必去看老二一次。」

「就是去他的私人實驗室吧？」

「是的，稍爲熟悉老二的人，都知道他是個沉醉於科學的怪物，一天到晚躲在實驗室裏。」

警探重覆地問：「席老先生最喜歡他的次子——席次義，是不？」

祁樂加肯定地說：「是的。大概你們也查到了，老席精打細算，從不做虧本生意，但是，他爲了次子這家實驗室，却化了一筆可觀的金錢。主要並不是因爲他偏心，而是希望他有點成就。」

「席次義是研究什麼的？」

「可以說是無奇不有，但我勸你到他的實驗室去調查時，最好小心點。」

「爲什麼？」

「裏面的化學藥物不是每個人都懂的，稍不小心便可能弄出亂子來。」祁醫生道，「再說，次義從不喜歡別人到他的實驗室去。除了他的父親之外。」

「他的實驗室在什麼地方？」

「北郊三家邨附近。」

「謝謝你，祁醫生，你已向我提供得太多了，我謹代表警方，很感謝閣下的合作。」

「別客氣！」祁醫生示意護士：「叫下一個病人入來吧！」

當警探由裏面出來時，呂偉良和阿生亦已先後離開了候診室。他們本來就沒有病，所以取不取藥也沒有關係。

× ×

警方接到阿生的無線電話報告後，感謝他的提供。但是，當夏維探長親自去找費莎，費莎已經不在家中。

夏維探長在他的座駕車裏先後收到自總部方面轉來的報告。那是他的手下們根據調查到的資料，用電話通知總部的，總部把電話錄音，然後又從無線電話中播放給夏維收聽。

夏維在聽過了一次電話錄音之後，便吩咐司機把車子開往北郊。

北郊的三家邨附近，果然有一幢別墅隱藏在叢林之內。

夏維探長的汽車，在小路上停下來，他的司機說道：「前面有一輛銀灰色的汽車。」

夏維下了車走過去，他很快就認出了這是呂偉良的車子。

呂偉良和阿生這時正躲在一叢矮林後面窺望着，原來那邊有個青年人正在太陽之下做着一項實驗。

夏維和助手走過來時，把師徒二人嚇了一跳。

夏維問：「到底你在看什麼？」

呂偉良說道：「你的探員大概已經告訴你了，前面那一位就是席次義——偉大科學家。」

夏維由樹叢中望過去，看見一個青年人正在將一些植物割下來，收集在一個布袋之內。

呂偉良道：「祁醫生大概沒有說錯，果眞是個科學怪人。」

夏維道：「原來你也向祁醫生查問過

了。」

吕偉良苦笑道：「你的手下去看病，我們也去檢查身體，我們不是警探，怎可以直接查問？」

「不過，阿生所講的女人費莎，却不在家。」夏維說道。

阿生道：「也許她出去了。告訴你，她是席楨的情婦，那價值千萬元的巨鑽，席楨就是購下送給這個女子的。」

他們在談話時，轉眼間却不見了席次義。他們以爲對方跑到更深入的樹林中去了，所以不以爲意。

吕偉良對夏維說：「席次義這個時候還集中精神在這裏做研究工作，難道他對父親失踪的事，一點也不關心？」

夏維正想答話，却有人搶先答道：「你錯了，做兒子的，誰不關心他的父親？但是，找尋我父親的工作，却是屬於你們的。」

說這話的正是席次義。

席次義不知什麼時候到了一叢矮林後面，包括夏維助手在內總共四個人，竟然沒有一個人發覺。

由於席次義神出鬼沒的來得突然，所以各人都有點愕然！

席次義又說：「你們到這裏來幹什麼？看情形你們是警探，爲什麼找我父親却找到這兒來了？可以解釋嗎？」

四個人互相交換着眼色，最後還是由夏維答他說：「你就是席楨先生的第二公子吧？我是總部的夏維探長，我有幾句話想問問你。」

席次義打量一番，說道：「可以讓我看看你的證件嗎？」

夏維出示證件，席次義非常小心地檢閱過之後，才交還給夏維。

席次義又說：「你有什麼問題？」

「聽說你父親很疼愛你的。」夏維說道。

「父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如果你也有兒女，你也會同樣的愛他們！」

夏維道：「據我所知，席老先生對你有點特別。」

「有什麼特別？」

「例如你大哥席大禮，就無法得到他的支持。」

席次義沉思片刻，十分謹愼地說：「也許是的，大哥主觀太强。」

夏維又問：「你在研究什麼？」

「一種植物的纖維。」

夏維道：「可以讓我們參觀閣下的實驗室嗎？」

「當然可以，坦白說句，我從來不喜歡外人參觀，一則防止秘密外洩，二則担心會出意外。」

夏維怔了一怔：「秘密外洩，這是什麼意思？」

「探長先生，我想問你，你到我這兒來之前，有沒有查過政府的檔案？」

「什麼檔案？」

「註册登記官的檔案。」

夏維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那是說，我的實驗室是經過正式申請登記手續的，當然是合法的。」

「我沒說過你不合法啊！」

席次義道：「既然合法，那你對『秘密』二字的含義就無須大驚小怪了。我的意思是：我不斷埋頭實驗研究的結果，難免會有不少新發明，這些發明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工商業製品，所以，我爲了防止秘密外洩，從來不歡迎外人參觀我的實驗室。不過，你是探長，也就是警方的高級負責人，如果我拒絕你，你可能不高興，甚至會對我生疑，所以我迫得破例一次。」

夏維恍然笑道：「你放心好了，我只是爲了查明令尊大人的行踪以確定他的去向，根本無心要了解你的發明和實驗。」

席次義說着走在前面，各人相繼跟了過去。

透過樹林，便是一塊大草坪，上面有許多晒乾了的植物樣本。

那邊有幾間用透明玻璃纖維建成的長方型屋宇，裏面有着一盆盆的盆栽植物，隱隱約約可以看見有些人在裏面走動。

阿生忍不住好奇的衝動，問道：「那是什麼？」

席次義道：「那是空氣調節的種植場，這是亞熱帶，有些植物根本不適宜生長，但我爲了研究，不得不把一些植物移到這兒來種植。幸好現在科學昌明，人力可以勝天。」

阿生對一切新奇事物都感到興趣濃厚，他說：「這就是說，裏面的氣温經常在一個温度標準中保持着，令到某種植物可以生長下去，以供閣下研究，是不是？」

「對了，情形正是這樣。」席次義說，「屋頂是透明的，陽光可以照常射進去，但天氣不受影响，植物可以照常生長。例如有些植物在冷僻地區才可以生長，我這裏就有一間屋經常保持在零度左右，又例如有些植物在赤道上生長的，我這裏也有一間屋經常處於高氣壓的氣候中。」

夏維插嘴問道：「你是專門研究植物的？」

「不！我沒有固定的範圍。」席次義道：「但我的研究對人類有極大貢獻！」

吕偉良說：「可以舉個例嗎？」

「對不起，你們是門外漢，怎樣說也不會明白的。」席次義又說：「我知道你們的目的，無非想看看我是否把父親收藏起來，那就讓你們看個飽好了。」

夏維探長道：「你這樣想就錯了。我們的目的，在乎尋求找回令尊翁的綫索。如果我是你，我會與警方絕對合作。」

「告訴你，我絕不相信父親出了事。」席次義說道：「但報紙說，他可能已遭人殺害，這是十分無稽的事，他從來沒有開罪過任何人，人們爲什麼要殺他？眞是笑話！」

「你一直躲在這裏，很少出市區，是不？」夏維忽然又問。

「是的，但父親時時來看我。」

「我也知道他很關心你。」

「所以，可以說我最清楚他。」

「這點我同意了。」夏維說，「他失踪那天，你見過他嗎？」

「見過。」席次義毫無考慮地答道，「我們談了一會兒之後，他要到大哥那兒去，因爲大哥約了他，談建築席氏大厦的事。」

夏維問道：「你怎麼知道他要去見你大哥？」

「是父親對我說的，他說大哥曾經打電話約了他。」

「原來十二時四十五分左右那個電話是你大哥打給他的。」夏維又問：「爲什麼他不先到市區去見你大哥，却先來見你呢？」

這時候各人走到了實驗室門口，席次義站下來回答探長：「這個不妨告訴你，父親每遇上難於決斷的事，例必先來找我討論，關於席氏大厦的事，當然也沒有例外。」

「那麼，你給他的意見又是怎樣？」

「我不想告訴你。」

「有保密的必要嗎？」

席次義道：「坦白說，我知道你們必會找到大哥那兒去的，我担心你離間我們兄弟之間的感情。」

夏維沉吟道：「聽說你父親不贊成令兄的計劃，是不？」

「這正是他的意見。」

「那麼，你可贊成？」

「探長，別迫我，我剛才說過了，我不想說得太多了。」

席次義說着，已將門推開，打個手勢，引領各人進入屋內。

吕偉良和阿生，都不是警探，但現在席次義却好像把他們一視同仁的，當作警探。

阿生四處打量，覺得這裏面一切陳設得十分現代化，裏面有空氣調節，也有自動化的防火系統，而且看來規模頗大，不似外表那麼簡單。

穿上白色整齊的制服，衣襟上有工作證和照片，使人不禁會想起某些國家的秘密基地內，每個工作人員的身份必須清楚表示。其實現在許多大機構也有這種懸掛工作證以及照片的制度存在。

夏維忍不住問：「你們這裏到底研究一些什麼？」

這裏面的人都專心工作，對探長等人視若無睹。

席次義道：「如果你一定要我答你，我只能說一點梗概，我目前正在研究一種新的工業製品，成功之後，將由我父親名下的公司取得世界性的專利權。」

「那我明白了，你父親對你有偏愛，的確是有道理的。」夏維笑了笑！

各人又透過了走廊，許多房間之內都有人正在工作，看來都相當忙。

夏維探長問道：「這裏有多少人工作呢？」

「數十人而已。」席次義說道：「但他們的工作能力極强，每個人，都與緻勃勃。」

「全由你父親支薪？」

「這有什麼關係？」

「我想知道他在這裏的地位，以及對你這工作的支持程度。」

席次義輕輕一笑，說道：「自從我在外國得獎之後，就決心要全力發展新事物，父親要我回到他身邊，我同意了，唯一的條件就是他全力支持我。以他的財富，當然不成問題。但是，爲了報答他，我決定先研究一些有貢獻的工業製品，讓老人

的，我父親更加不會例外。」

這時他們已由另一個出口走出了屋外。這是一個環境恬靜的花園，石枱石凳，假山魚池，的確是另有一番迷人景色。

剛才他們實際上，只是走馬看花，一掠而過，席次義看來無心讓各人逗留得太久。

從他的談話及態度看來，他顯然担心他口中的「秘密」會外洩。但是由於夏維是警方的人，只是迫於無奈而已。

關於他的心情，夏維探長當然了解和同情。

魚池裏養着各種各式的熱帶魚，在玻璃的透視下顯得五光十色！美不勝收。

席次義走到池畔，取起一個半透明的塑膠瓶，倒出一些粒狀的飼料進入池內。

他說：「這是我們研究出來的製成品之一，專爲養熱帶魚的人而設。也許各位以爲這是小兒科，其實是大學問。如果各位喜歡養熱帶魚，一定有這種經驗，讓牠們吃紅蟲嗎？太累贅了，天天要跑到街上去買回來，而且那蠕蠕而動的情形，也叫人感到肉麻非常。用日本製的麵塊乾吧，但只可以偶而爲之，長期吃下去會令到你的熱帶魚變得色澤不够鮮明，甚至變得沒有顏色亦不足爲奇。」

在場的人只有阿生有過養熱帶魚的經驗，所以阿生聽得與趣盎然，其他人就不知所云。

阿生說道：「你這些粒狀飼料，很像日本製的科學飼料。」

「不！絕對不是日本貨。」席次義驕傲地說，「我這種東西可以令到熱帶魚色澤保持鮮明，也可以令魚兒和平共處。」

「和平共處？」

「是的，如果你養過熱帶魚一定知道，有些魚不能和平共處的，例如大的與小的就有問題，有些一見面就要厮殺，就要吞食對方。但是，我這些飼料却不同了，它能令牠們心平氣和，但基本營養不會缺乏。與日本貨比較，勝得多了。」

阿生忍不住又問道：「市面有得出售麼？」

席次義道：「還沒有，但不久將會大量上市，目前仍然因爲成本太貴，我們正在設法降低成本，以適應大衆需要。」

趁住阿生纏住席次義問長問短之際，夏維和他的助手正想到處看看，但是剛才那一度後門就不知怎樣才可以開啓。

席次義似乎早已看出了他的企圖，說道：「探長先生，你還想知道一些甚麼。你是警務人員，我的地位是被迫要有問必答。但是，如果你要獨自在這裏走動，萬一發生危險，就恕不負責。」

夏維說：「怎麼會有危險？」

「因爲有些化學藥物隨時會發生爆炸，所以我從來不准外人進來參觀，除了保密之外，就是爲了安全問題。」席次義一邊走過來一邊說道。

夏維想了一想，又問道：「令尊翁當日除了向你表示要到你大哥席大禮那兒去之外，還有提及要到別的地方去嗎？」

「沒有。」席次義道：「不過我知道他最近很忙，他告訴我，只可能在本區內逗留一兩天，又要到外地去簽合約。所以當日他在百忙之中，也趕到這兒來，看看

「當日他是坐甚麼車子來的？」

「我不知道，當時我在三號玻璃屋內，直至他入來我才發覺。」

夏維蹙着雙眉：「據我們調查所得，他不是乘坐他的座駕車，因爲他的司機被我查問過了，當日他整日未用過那輛名貴房車。」

「是，他多數喜歡召街車，除非出席甚麼宴會才用大車。」

呂偉良忍不住插嘴道：「只有這樣，他的行踪才不易被人發覺。因爲街車到處都有，而他的豪華房車却很惹人注目。」

席次義瞪住呂偉良問：「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呂偉良反問道：「你可知你父親的私生活？」

「指那一方面？」

「指他在外面有個女人之類。」

席次義笑了笑，淡淡地說：「這有甚麼稀奇？我母親年紀老了，但父親精力過人，整天東奔西跑，全無疲態，所以，即使你所講的是實話，也值得同情的。」

夏維覺得席次義的態度很輕鬆，他似乎絕不相信老父會突然死去。

各人在那兒逗留了大半小時，這才離去。

夏維覺得此行唯一的收穫，就是知道席楨失踪之前不但見過席次義，還見過大兒子席大禮。

在此之前，警方已向席大禮調查過了，但是，當時席大禮却說當日未見過他父親。

爲甚麼席大禮要說謊？夏維探長覺得大有可疑。

席大禮年約三十，生長得十分高大，像個體育家一般的身裁。

席次義年約二十七，却是個書生型的青年，戴眼鏡，一看就知道他聰明過人，難怪他父親對他特別疼愛了。據說，他在外國得過某基金會的科學獎學金，擁有博士榮銜。

席三廉最英俊，他只有二十五歲，只有一年的行醫經驗，難怪他父親不敢讓他去診視自己的心臟病了。即使如此，他仍然很忙，因爲他有很多女病人，而且年青漂亮。當然有些根本沒有事，目的只爲了追求這位年青英俊的醫生而已。

最「年少老成」的，大概就是年紀最細的席四耻了。他是席楨的第四個兒子，年紀只有二十一歲左右，長髮蓄鬚，令人看上去像是超過了三十歲。

根據已經知道的資料，當日席楨在失踪之前，起碼見過他的三個兒子，除了席三廉之外，每個都見過他才對；但這並非表示席三廉沒有可疑之處。

正如夏維在歸途中所說：「問題是，他太過富有，所以，我覺得他四個兒子都有懷疑。」

呂偉良道：「但是，他四個兒子之中，有三個都有正當職業，只有第四個兒子席四耻是個遊手好閒的嬉皮士而已。」

「有職業又怎甚樣？」夏維探長說道：「席大禮的業務不大好，從他急於要分配父親的財產這一點看來，他的可疑成份最大。」

呂偉良道：「一如果這樣簡單，這件案很快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但是，經過剛才探訪過席次義之後，我覺得他也有問題。」夏維沉吟道。

「是的，他有點像電影中的科學怪人，雙目炯炯有光，十分可怕！」阿生插嘴道，「如果說他殺人，起碼我會相信。」

夏維想想又說：「我的想法有些不同，席楨突然失踪，並不表示他已經被殺，可能被人軟禁起來？」

「被人軟禁！」阿生呆了一呆，「你的意思是：他被人綁架？」

「是的，極有可能。」夏維說。

「但是，爲什麼沒有收到歹徒的勒索函件？」阿生問道。

夏維探長說：「未必是勒索，如果是他四個兒子之中，其中一個的所爲，那麼，他們的目的，在迫老父簽字或者是更改遺囑。」

阿生拍腿驚叫起來：「對了！這種推測最合邏輯，一定是迫老席簽字改遺囑，誰綁架他，誰就可以獲得更大好處。」

呂偉良說：「我以爲除了四個兒子之外，還有一個問題人物。」

「誰？」夏維和阿生都異口同聲問。

呂偉良說道：「就是那個神秘女郎費莎。」

「嗯！」阿生點點頭，「對了，那女人嫌疑更大，說不定她要入宮，正式成爲席夫人。」

夏維探長吩咐他的助手把車子開往席大禮的辦處事，一邊又對呂偉良說道：「你可知道我爲什麼要親自處理這件奇怪的事嗎？」

呂偉良半開玩笑道：「大概又是上司的命令吧！」

夏維苦笑道：「局長找過我談話，他說本市最近的刼殺案够多了，如果有錢人紛紛失踪，將會影响人心，那時本市的富有人家，一定紛紛離去，屆時將對本市經濟有極大影响。故此，我非親自找出答案不可。」

「你說『紛紛神秘失踪』，這是甚麼意思？」呂偉良問道。

夏維說：「不怕告訴你吧，除了席楨外，還有一個有錢人在半山醫院突然失了踪。」

「在醫院裏失踪？」

「是的，他患了癌症，如所周知，這是不治之症，起初醫院裏的人以爲他厭世自盡，但找遍了醫院每一個角落，也不見人影。如果他是自殺的話，當然有屍體以及其他痕跡的。」

呂偉良問道：「這是甚麼時候發生的事？」

「最近一兩天。」夏維說道，剛才所說在半山醫院失踪的申火旭，是個年已六十的富商，他的財富不及席楨，但家財也有數以百萬計，這是第二宗奇事。」

「難道還有第三宗不成？」呂偉良又問。

「你沒有說錯，今天我們又接到一宗投訴，一個年約半百的有錢人在他的遊艇中失去了踪跡，事後大隊蛙人到海面找尋他的屍體，找了半天也一無所獲。」夏維嘆氣說：「坦白說吧，我希望三宗怪事都

屬於獨立案件，否則後果就難以想像！」

「你是担心還有第四宗發生吧？」呂偉良說。

夏維道：「你也想得到的，假如是個有計劃的行動，必是有組織的人做的。我們警方已經够忙了，還加上這些怪事，叫我如何吃得消？呂老兄，一場朋友，你一定要幫幫我的忙。」

呂偉良笑了笑，道：「我有甚麼本領？不過，我對這件事有與趣却是眞的。起初我以爲席四耻那班猪朋狗友做的，但事後你們抓去了那班人，結果已證明與他們全無關係。」

夏維說道：「別的我不敢誇口，但談到對付歹徒，我的手下們自有好辦法，不到他們不講眞話的，所以壞人落在我們手中，說謊的機會少之又少。」

「那是因爲你手下的拳頭又硬又大！」呂偉良會心一笑，又說道：「不過，如果是那班臭飛的所爲，而你們也查不出的話，我看閣下也該早日退休了。」

車子開到一幢辦公大厦，夏維從名牌上，找到席大禮的辦事處就在二樓二零六室。

各人去到二〇六室的時候，席大禮並不在那裏，只有一名小厮和一名女秘書。

夏維出示身份，女秘書有點愕然。

夏維探長對她說：「我們想問你幾句話，只要你照實作答，一切責任，亦無須你負。」

女秘書看來不過二十歲左右，樣子不錯，身裁也十分健美。

夏維說道：「請你記憶一下，七月十九日那天，也就是星期三，你是否在此上班？」

「是的。」女秘書答。

夏維又問：「當日中午時份，大約十二時四十五分至一點這段時間內，你當然在着的，是不是？」

「讓我看看！」女秘書在案上的日曆揭開七月十九日那一頁，看了一眼後，又說：「探長，當日我十二時半，就去吃午飯。」

「爲甚麼你早退？你不是下午一時放工的麼？」

「本來是的，但我波士很體貼，如果沒有特別事情要我辦，往往十二時二十五分左右就通知我：『劉秘書，你可以在十二時半去吃午飯。』這的確是很難得的，因爲如果搭正一時下班，要找個座位吃飯，比登天更難。早半小時，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夏維有點洩氣。

呂偉良却從旁問道：「當日席大禮是否打過電話給他父親？」

劉秘書回憶着說：「似乎沒有。」

夏維問道：「你爲什麼知道沒有？」

「因爲這是分機，只要我未下班，他打電話時必然叫我代爲搭綫。」女秘書說，「所以，如果他打電話給他父親，我多數知道。」

夏維道：「也許你走後，他用了電話呢。」

「這是有可能的。」女秘書指指電話機說，「只要把這個按掣按下去，電話就可以在裏面攪號碼。因爲席先生在裏面寫字枱那個是分機，我這個才是總機。」

夏維又把那小厮召來，以同樣的問題問他。小厮有點傻頭傻腦的，他說：「席先生在劉小姐下班後，的確打過好幾個電話出去，但我不知道他打給誰的。」

呂偉良問道：「席先生的父親你見過嗎？」

小厮道：「見過了，他很兇！」

夏維急忙又問：「當日席先生的父親是否來過了？」

「是的，我記得差不多一點多鐘，我由外面回來時，曾聽到一陣劇烈的吵鬧聲，當時我不敢入去，但我聽得出那是他們父子二人的聲音。」小厮說道。

夏維大爲興奮，他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小福。」

「你在這裏工作多久？」

「將近一年。」

「現在請你重新再講一次當日你甚麼時候離開這裏？什麼時候由外面回來？」

小福摸摸後腦。「我記得當日一時正，席先生叫我先去吃午飯，門由他鎖好了。他說他要等人，叫我吃了午飯，兩點鐘才好回來。但是，我因爲外面不輕易找到座位，所以我習慣只買了一片麵包回來，冲牛奶或咖啡，如此這般又作一餐，但是當日我買完麵包回來時，竟然無意中聽到他們吵得如此劇烈，所以我不敢入去。」

夏維探長又問道：「那時大約是什麼時候？」

「一時十五分左右吧！」小福說，「席先生吩咐我二時正才好回去，所以我担心他生氣，就急急跑回街上去，逛公司逛到二時正才回去，那時他們已經出去了，寫字樓裏沒有人。」

「當時劉小姐還未回來麼？」夏維又問。

劉秘書道：「我吃完午飯後，二時零十分左右回來，看不見有什麼不對。」

但小福却說道：「不，老闆的辦公室內，十分凌亂，只是我執拾好了，你才回來。」

夏維覺得時間上有矛盾，席次義說他父親先見過他，然後才來找席大禮，除非席楨不是十二時四十五分離開他的辦事處，否則，席次義與小福之間，必有一個人把時間弄錯了。

因此夏維又說道：「小福，請你再想想，你是否一時十五分回來的？」

小福又摸摸後腦：「我想，不會差的太遠，因爲我記得，確是下午一時離去，買兩個麵包，只須幾分鐘，再加上我在隔隣一間百貨公司的橱窗外參觀了幾分鐘，回來時，應該是一時十五分至二十分之間而已。」

夏維拍拍他的肩膊：「多謝你跟我們警方合作。但是，我對二位有個小小要求，非迫不得已，不要對你們老闆說及我們今天來過了。」

小福點點頭。

呂偉良與阿生首先退了出去，夏維走在最後，他的助手們一直留在外面的車子裏。

夏維隱約聽到劉小姐在埋怨小福，怪他太多嘴，回頭老闆一定會怪他的。

回到汽車裏，夏維決定要等到席大禮回來爲止。

不久之後，有一輛汽車停下來，席大禮的車子裏除了他自己之外，還有一個人，他正是長髮蓄鬚的席四耻。兄弟二人下了車，正擬併肩步入辦公大厦去之際，夏維已帶同助手走過去攔住他們的去路。

夏維首先出示了他的證件。

席大禮只瞥了一眼，道：「我知道你是警探，有什麼這樣緊張。」

與席大禮的冷靜態度剛好相反的，就是他的弟弟席四耻。

席四耻拔足飛奔，但是走了數碼，就給夏維的助手抓住了。

席大禮高聲對他說：「四弟，不要怕！過來吧，你別忘記這是法治之區啊！」

夏維道：「想不到你也懂一點法律，在我未向你問話之前，請你先告訴我，席四耻不是被送往戒毒所麼怎麼會出來？」

席大禮道：「是我請律師担保他告一天假出來的，我們有要事商量。探長先生，你也知道，我弟弟只是吸毒，又不是殺人放火，有什麼大不了呢？」

夏維道：「好了，現在我想問你，七月十九日那天，你是否見過你父親？」

「我們的關係既是父子，見面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

夏維又問：「當日你們在你的辦公室內，吵過架，是不？」

席大禮顯得有點錯愕，說道：「這是我們的家事，我不一定要回答你。」

「友誼式的問答，總好過把你請回警署中去問話吧！」夏維說道，「何況，你父親不明不白地失了踪，這時候我們要找回他，等於爲你効勞，爲什麼你不樂意帮助我們，反而採取這種態度，眞叫人難以明白。」

席大禮想了想，嘆了一口氣，道：「好吧！讓我告訴你，當日父親確曾到過我的辦公室來。」

「時間是中午過後，一時左右，是不是？」

「大概是的，那時我的女秘書和小厮都去吃午飯了，只留下我一個人。」

「你們曾經吵架，爲的是什麼？」

「不是吵架，父親對我們說話習慣了這樣的，外人不明白往往以爲吵架，其實當時我們在討論席氏大厦的建築計劃。」

夏維問：「他老人家反對這項投資計劃，是不？」

「最初他的確反對，但經我再三解釋之後，他終於同意了。」席大禮煞有介事地透了一口氣：「可惜他偏偏在這時候失了踪，眞的叫人難明。」

夏維想了想，又問道：「你的業務如何？」

「過得去。」

「當日席老先生大約在什麼時候離開你的？」

「未到兩點。」

「他有沒有告訴你到什麼地方去？」

「沒有。」

「你猜他可能到什麼地方去？」

席大禮沉思一會，道：「可能到二弟的實驗室去，他經常在我面前盛讚二弟，這令我心裏生氣，所以我們在討論與建席氏大厦計劃時，對他說如果他拒絕支持我，我會另外找人支持，但席氏大厦的名字要更改，而且我會跟他脫離父子關係。」

「那麼嚴重？」夏維說：「你們當時似乎吵到最劇烈時，曾經動手，是不？」

「不！是他拍枱時把一個文件籃子掃落地上。我想這些事情一定是那個儍瓜告訴你的。」

「你是說小福嗎？」

「那傢伙的說話你不可盡信，他的神經不大正常的。」

「那你爲什麼又僱用他？」

「可憐他，同時薪金不貴。」席大禮瞪了他一眼，回頭就拖住席四耻走進屋子裏去。

夏維回到他的汽車裏去，對一名助手說：「派人在這裏監視他！」

夏維帶着其他人離去，呂偉良和阿生却呆在一旁默默地想。

阿生說：「這件事到底怎樣攪的？」

「我也給他們弄得糊塗起來了。」呂偉良說，「夏探長如果向其他二名失踪者着手調查，可能會更易找到答案。」

「如果三宗案件能找到一條綫索把它串在一起，也許更易辦，但我猜測這種可能性極小。」

「那麼，席楨的失踪，應該是他的四個兒子在鬥法。」呂偉良又說：「那當然難免涉及家產的爭執了。看席大禮拉攏他四弟的情形，相信好戲還在後頭。」

「在我記憶中，從來沒有一宗案子這麼奇怪的，首先是席楨不知生死，其次是問題人物太多，看來我們應該設法找到席楨的遺囑看看，也許其中，會有些綫索可尋。」

「我也這樣想。但是，到那兒去找他立下的遺囑看呢？」

「他的律師那裏一定有。」

呂偉良說：「我們又不是席楨的親屬，律師必然拒絕。」

阿生又說：「我有辦法，可以去找席老太，她一定急於找回她的丈夫。」

「好吧！那就讓我們去探訪她，希望不要碰得一鼻子灰就好了。」

× ×

席老太只有五十歲左右，但她的樣子十分蒼老，身體也十分弱。

呂偉良透過席家的女傭，出乎意外地順利，獲得了席老太的接見。

席老太原來聽過了呂偉良的大名，所以看見了他的名咭之後，立即接見。

席老太的雙眼微腫，看來她似乎哭的太多了，她說：「兩位請坐，我雖然請了私家偵探，但是，如果二位能爲我找到外子，我一定付酬的。」

呂偉良笑道：「我們不是爲了酬勞而來，只不過對這件奇事產生了興趣。」

阿生說：「如果我們沒有興趣，多多錢也無法請到我們。」

席老太道：「是的，我也聽親友說過了兩位的大名，既然你們對外子的事有興趣，又在這時候來找我，可不知是否有了綫索？」

「不！就是毫無綫索，所以才來找你。」呂偉良說：「如果你希望找回席老先生，請你答我幾個問題。」

「好的。」席老太答得很爽快，「只要我知道的，一定答你。」

呂偉良道：「席老先生對四個兒子的感情如何？」

「不怕對你說吧，他這個人對家庭兒子很冷淡，只對生意有興趣，所以整天東奔西跑的，難得有一天留在家中。」

呂偉良聽她這口氣，似乎她還未知道她丈夫與費莎的事。

呂偉良又說：「他有四個兒子，三個已經有了事業上的成就……」

席老太却不等他說完，接續說道：「老實講，那又算得什麼成就？如果他們都有成就，根本就無須我這老傢伙了。」

呂偉良不大明白。

席老太又說：「外子許多時都爲這四大天王而感到煩惱。」

「什麼四大天王？」

「就是我這四個寶貝兒子，他們三個有了事業，無奈時運不濟，每一個都要父親在後面撑腰。例如老大，他的圖則引不起建築商的興趣，他又不肯遷就別人，所以沒有生意，他整天在幻想，希望一舉成名，名利雙收，但外人却不同情他。」

「次公子似乎很不錯。」

席老太嘆氣說：「又有什麼用？他不過油腔滑調，時時把老傢伙騙得開心而已，在研究室實驗，到頭來還是攪不出一個名堂來。」

「聽說他在外國得到過博士名銜。」

「那又怎樣？不知用了多少錢才換來這虛名，如果他肯屈就一下，一萬八千一個月的月薪，總可找得到的，偏偏心頭大，要發明什麼，又說要取得世界性的專利權，結果還不是辛苦了老傢伙麼？花了那麼多錢，一些果實也沒有。」

呂偉良道：「第三公子，是個醫生，是不？」

席老太道：「是的，老三與老四都與我同住，老大和老二他們，一個月也難得見他們一次。不過，老三最近也嚷着要搬出去住了。」

「爲什麼？」

「唉，現在的靑年人眞的是渾蛋，有人說老三在外面結識了一個有錢女人。其實，以前他也不見得常常留在家中，有時一連幾晚也沒有回來。」

「老四呢？」

「老四更糟，聽說二位救過他了。」席老太又說，「其實，照我說老四除了吸毒之外，只有外型令人討厭，他肯改一改，倒還有藥可救，但其他三個則定了型，好好歹歹也不到我們去管了。」

「你有女兒嗎？」

席老太道：「有一個，已經結婚生子了。她是五個兒女中最孝順的一個，時時也有來看我。」

呂偉良覺得這個富有的大家庭實在太複雜，席老太對這班兒子均無好感，更加令到呂偉良覺得可疑。

呂偉良又問：「席老先生當然有遺囑立下的，你可知內容？」

「我不知道，因爲遺囑一直保管在律師那裏，只有正式証明他不幸身故，律師才可以公開遺囑的內容。」席老太又說，「不過，他跟我偶然在一次閒談中談過了，他打算在他死後，將遺產分作六份，四個兒子各佔百份之二十，我和女兒又各佔百份之十，我當時曾提出反對。」

「你爲什麼要反對？」

「因爲這是不公平的，我是他妻子，而且常常生病，應該佔多一些，女兒最孝順，爲什麼我和她每人只得百份之十？」

呂偉良笑道：「我們中國人的家族觀念，往往就是這樣重男輕女。」

「所以我反對，其實，兒孫自有兒孫福，何必要爲兒孫作馬牛呢？我就贊成外國人的作風，無奈老傢伙太頑固了。」

呂偉良眞想問她有沒有聽過「費莎」這名字，但幾番說到嘴邊，又吞了回去。

雖然警方如果證明了費莎與席楨的關係之後，報紙遲早會登出來的，但呂偉良總不想從他口中令到人家夫妻感情破裂。

呂偉良師徒二人離開了席家之後，才發覺宅外有警探暗中監視。

他們趕往席氏公司去，但只到了海角大厦門前，就遇到了探長的助手辛尼。

席氏公司就在海角大厦二十一和二十二樓全層，這是罕見的巨型辦公室，也是席氏公司的總部，包括席氏公司所經營的每一種生意，幾乎都要經過這裏。

辛尼迎着呂偉良道：「你不是跟我的上司在一起的嗎？」

呂偉良說：「是的，但後來我們又分別了，你在這裏幹什麼？」

「探長要我來再三查問，以便證實席楨當日到底在什麼時候離開他辦事處。」

「那你一定查過了吧？」

「是的，我問過了數名職員，口供如一。」

「他們怎麼說？」

「正如早日所講的一樣，當日十二時四十五分左右，席楨聽完了一個電話之後就走。」

「電話是男人或女人打來的？」

「男人。」

「認得是誰嗎？」

「接綫生太忙，未有注意。」辛尼又問：「你又來查一些什麼？」

「與你不約而同，都是爲了這些小事。」呂偉良沉吟道：「然則，老二有問題了。」

辛尼一怔：「你是說席次義麼？」

「對了，他爲什麼要說謊？」呂偉良喃喃自語地說，「席楨分明是先到老大那兒去，然後才往郊外見老二的。照時間推算，十二時四十五分離開這兒，一時左右可以到達席大禮的辦公室，但却不可能在短短二三十分鐘裏面來回北郊三家邨。」

辛尼也說道：「是的，我也這樣想，探長所以要證實時間上的差別，也就是爲了這一點，他認爲是重要關鍵。」

「嗯！」呂偉良忽然又想起了什麼，他問辛尼：「你們有沒有把費莎找到？」

辛尼道：「我們已分頭派人去找那個女人，但至今未有消息。」

汽車開了過來，把辛尼接走了。

呂偉良對阿生說：「現在我們已經有點頭緒了，只要證明費莎沒有說謊，焦點不如集中在老二的身上。」

「你的意思是：席次義把他父親軟禁起來，是不？」阿生問。

呂偉良正想答話，突然看見一輛車子停了下來，呂偉良手急眼快，一把將阿生拉過一旁，低聲說道：「不要讓老三看見我們！」

「老三？」阿生呆了一呆！

果是「老三」席三廉這時正由一輛車子出來，看他的樣子似乎很生氣，匆匆忙忙的走進了海角大厦裏面去。

呂偉良和阿生也雜在人羣中走入內。

海角大厦樓高二十多層，每層面積都相當大，所以裏面容納的大小辦事處甚多，因此十二部自動電梯也上上落落的，整日不停。

呂偉良知道席三廉必是登上二十一或二十二樓「席氏公司」去的，所以也和阿生由另一部電梯進去，按了二十一樓的按鍵。

兩部電梯幾乎是同時到達，呂偉良看見席三廉怒冲冲地，進了席氏公司的辦事處去。

職員們都認得席三廉，所以沒有人阻止他，大家似乎都知道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就要發生，因此有些人已在竊竊私議。

由於大家過份注意席三廉，所以沒有人留心到呂偉良和阿生也進來了。再加上這辦事處內人來人往，竟然沒有人想到他們另有目的。

席三廉進了一間房——那是位於大辦事處盡頭的一間半透明的玻璃房，房門外漆上三個字：「會計部」。

呂偉良師徒二人可以離遠看見房內有人手舞足蹈的吵吵嚷嚷，那人影分明就是剛剛進去的席三廉了。他這麼生氣，看來裏面的人要遭殃了。

房間外面的男女職員，沒有一個敢入去，大家都可以隱隱約約聽到席三廉的聲音，原來他在指責會計部，不替他結一筆帳單。

聽他的口氣，那是購買一批醫學器材的帳單。

但是，會計主任答道：「三公子，這不關我的事，是警方通知我，暫時不能付出額外的金錢，我們這裏以及你父親的戶口，已被暫時凍結了。」

「眞是豈有此理！」席三廉說，「我父親又不是犯罪，他們爲什麼要凍結？」

「我也不大清楚，可能是有客戶投訴，說我們公司欠下他們的錢。」會計主任說道，「做生意的人就是這樣緊張，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就担心有枯賬出現；其實誰不知道我們公司資本雄厚？不過，警方和法庭的命令，我們又不能不理的。」

會計主任的一番搶白之後，席三廉似乎較爲冷靜下來了。

這時候，副經理室有個中年人闖聲走出來，轉入會計室內排解。

氣氛似乎鬆弛下來了，於是有人注意到呂偉良和阿生這兩個不速之客，師徒二人也不得不離去。

目睹剛才那一幕之後，給呂偉良和阿生留下較佳印象的席三廉，這時在他們的腦海中也變成了問題人物。

席老太似乎沒有說錯，席氏四兄弟看來眞的是沒有一個有自立性的，他們表面看來已有三個有了他們的事業，實則仍然要依靠他們的父親，難怪席老太說他們沒出息了。

呂偉良回到汽車裏等了一會，仍不見席三廉下來，反而在東張西望中，發現有個人鬼鬼祟祟的出現在附近；呂偉良很快就認得他是私家偵探江强。

呂偉良走過去招呼他，江强很不願意，但亦無可奈何。呂偉良問道：「你在這裏幹什麼？」

江强用手指往上一指：「我要跟踪的人到上面去了，等一會兒你切不可再纏住我。」

呂偉良惡作劇地說：「好吧，我可以答應你，但你一定要告訴我，你要跟踪什麼人？」

「這是我業務上的秘密，你又何必知道？」

「我知道你有許多探員，何必要勞動你？」

「不怕坦白對你說，這是大生意，事主是個富有的人，指明要我親力親爲，一點也不能馬虎。」

呂偉良道：「是錢債糾紛，還是商業詐騙？」

「兩者都不是。」江强四顧無人，做了一個鬼臉，低聲說：「是桃色事件。」

「桃色事件？」呂偉良呆了一呆。

江强又說：「是的，一個有錢人的妻子，愛上了一個年青英俊的醫生。我這次的任務就是要查清楚他們的關係。」

呂偉良有點恍然大悟，道：「是不是姓席的年青醫生？」

江强反而呆一陣：「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呂偉良笑了笑，又說：「我還知他是席三廉醫生，對嗎？」

江强瞪住呂偉良好一會，在思索着一些什麼，終於又說道：「我想起了，剛才你由裏面出來，難道是到席氏公司去？」

「是的，告訴你吧，席楨失踪的事，引起了我的興趣。」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奇怪，這年頭，許多人都會忽然之間變得無影無踪。你如果不健忘，數年前就有一位得過動衛的名流，帶同幾個兒子一齊失踪；再早幾年，也有一位股票經紀連妻子兒女也不要，一直下落不明。因此，在這個號稱『冒險家樂園』的地方，也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

呂偉良道：「你所講的那兩個人，一個有人在巴黎見過他，另一個亦證明離開本市。但是，現在這個席楨，根本未離開過本市。」

「你怎麼知道他未離本市？」江强神秘地笑了笑，又說道：「我就聽人說過了，說他爲了一個女人，弄到混身不妥；又有人說他在外國炒股票虧了大本，更加有人說他在本市外强中乾，在商場上欠下人家許多債務，根本到了無法轉圜的地步，所以不能不躲起來。你說他未離開本市，可能只是根據警方的調查而已，事實上本市的偷渡事業十分成功。」

呂偉良道：「我在江湖上混，自然明白這些偏門生意，但據我們調查所得，他也沒有偷渡出境。所以，我才對這件事更加有興趣。」

呂偉良剛說到這裏，席三廉已由裏面出來。江强一聲「對不起」，又匆匆跟了

上去；席三廉上了車，江强也登上另一輛車。

遺囑內容　離奇古怪

本來只是一宗十分平凡的失踪案件，現在却變成舉世觸目的事件。

席楨因爲生意做得大，範圍又廣，所以他神秘失踪的消息傳出之後，立卽引起一些廠號的連鎖反應。他們之中有人要求警方犯罪課偵查內幕，也有人透過律師向法庭申請將席楨的資金凍結。

當地股票市場原是無風三尺浪的場合，一種價值二元的股票可以炒到二十元以上，經濟學家也感到莫名其妙，但跟風的人却眉飛色舞。

但是，由於席氏公司與不少大企業有商業上的往來，席楨失踪所引起的連鎖反應，登時令到不少種類的股票紛紛下瀉。

當地人士本來就神經過敏，街上有三兩個孩童急急奔跑，就有人以爲是暴動；一輛汽車的輪胎突然「砰」的一聲爆裂了，就會有人以爲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了。股票市場既是無風三尺浪的地方，一有什麼風吹草動，其狼狽的情形，更加可想而知。

三幾種股票狂瀉，已經足以引起人心惶惶，十多種股票在連鎖反應中下跌，後果可想而知。於是持有股票的盲目跟風者紛紛拋售，你放我又放，甚至實力股亦難以支持。

因爲牽涉太大，所以一件十分平凡的失踪案件，現在也變得人盡皆知。

然而，席楨這位億萬富翁至今仍是下落不明。

席氏四個兒子和他的妻女都希望律師公開他的遺囑內容。但是，律師認爲這將違反他當事人的主意；因爲既無屍體發現，亦無充份証據証明席楨已不在人間，所以他只算是暫時性的失踪。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插手這件事原是十分偶然的，想不到現在會引起那麼多人的注意；許多人都希望能够有人証實席楨是否尚在人間，無論生也好死也好，總應該有結論。

如果席楨尚在人間，許多商家都會鬆一口氣；假如証實他死亡的話，那麼他的家屬亦會得益不淺，因爲他們自信席楨的資產會大大地超過他的負債，再加上席氏公司是一間有限公司，負債只能在他的「註册資本額」之內結算。在法理上公司負債是不能牽涉到私人的產業的。

現在問題就在席楨生死未卜，才會弄到「公私兩忙」；公是指警方，私是指席氏家屬以及與席氏公司有關的人。

警方要查出席楨的下落，無論是生是死，以及這次失踪的動機。因此，警探分頭追查有關係的人，但却毫無結果。

呂偉良師徒二人也在追查幕後眞相，因爲他手上幾種股票都因此事件而狂瀉，自然呂偉良也有許多朋友受到牽連。

不過，呂偉良的偵查方式與警方稍有不同，他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席楨的遺囑。偏偏律師又不肯在此時把內容公開。

呂偉良覺得遺囑之內必有綫索可尋，所以他決定要看看遺囑的內容。那麼，他必須偷進律師樓裏面去，這幾乎是唯一的方法。

如果他是警方的人，當然不可能這樣做，但他是一個俠盜，他的一切行動沒有人可以加以控制。

呂偉良從席老太的口中知道，席楨的遺囑保管在一位祝律師的事務所內。

祝律師事務所在一幢陳舊的辦公大厦裏，呂偉良覺得要偷進去是易如反掌的事。辦公大厦內雖然有看更人，但那些窗門都沒有鐵枝窗花，以師徒二人的身手，再加上新式的機械化設備，相信一切將會是輕而易舉的。

阿生駕車在那幢大厦前後左右巡視了一遍之後，滿懷信心地說：「看這情形，你只要帶着那根萬能枴杖就可以上去。」

但是，老於此道的呂偉良却一直在默默沉思，反而不表樂觀。

呂偉良說道：「這會不會太容易？」

阿生說道：「難道，你希望困難重重嗎？」

「不！我的意思只是：這麼容易的事，除了我們之外，其他人亦可以做。」

「我明白了，你是指四大天王吧？」

「是的，席氏四個兒子相信也希望知道遺囑的內容。」

阿生道：「不管怎樣，我們既然來了，總要上去看看吧！」

於是阿生把汽車停在路旁，這時已是深夜二時三十分。

呂偉良四顧無人，悄悄下了車。阿生也從汽車後座，取了一些工具跟在後面。

他們到了古老大厦的橫巷那邊，那是與一幢新型大厦相對的小巷，一名看更員正打從那兒用電筒照路而過。

呂偉良向上面仰望，祝律師的事務所就在三樓，那個窗口的漆油已經剝落了。

呂偉良把萬能枴杖往上一指，輕按機掣，「卡察」一聲，銀光一閃，一根鋼索緊隨着一個不銹鋼的倒鈎射了上去！

鋼鈎釘在二樓一個木窗框外面，呂偉良用力一拉，登時嚇了一跳；原來木窗框已經腐朽，根本不受力，還好呂偉良未攀登上去，否則一定會跌得屁股作痛爲止。

呂偉良眼看鋼鈎帶着腐木墮下，那聲浪可能驚動鄰近的看更人，到時必會有人過來查看；他要把它接着無奈鞭長莫及。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條人影自黑中飛撲而出，及時伸手將那塊腐木連同鋼鈎一併接在手中，呂偉良這才悄悄鬆了一口氣。

那個自黑暗中竄出的人正是阿生。

呂偉良幾乎不敢相信，在一個號稱現代化的都市裏面，竟有一幢如此陳舊的大厦。但是管理當局却視若無睹，這才更加令人驚奇！

呂偉良把鋼索收回杖管之內，阿生幫着他將鋼鈎上的朽木弄去。

呂偉良這一次學乖了，把鋼鈎射到水泥牆壁之上，用力拉了幾下，直至認爲可靠才攀上去。

目的地是在三樓，但呂偉良的鋼索恐怕射不到那麼高，所以他才由二樓的窗口進去。

呂偉良撬開二樓一個單位的窗門，發覺那是一間出入口公司，沒有人留宿；於

……一面打手勢，示意阿生上來。

阿生四肢齊全，自然比起呂偉良方便得多了。

師徒二人由二樓那家出入口行出來，外面是一度走廊，靜悄悄的，連鬼影也不見一個。

門雖然都鎖上了，但門鎖在師徒二人的眼中彷彿是兒童玩具一樣，根本發生不了什麼作用。

呂偉良率先登三樓，突然有一度光綫由四樓梯間照射下來，嚇得師徒二人急忙往黑暗處躲藏。

那是這裏的一名看更員，他正由四樓巡邏完畢，轉到三樓來。

呂偉良與阿生趁他轉到三樓走廊時，到四樓梯間去；直至到那看更人巡視完三樓之後，落去二樓時，他們才下來。

呂偉良過去是江湖上一名獨行大盜，他雖然只有一條腿，但却憑着機智過人，而創出了無數奇跡，令到江湖上的人無法不對他另眼相看。

當然，呂偉良決不是一般鷄鳴狗盜，他刼的偷的只限於奸商貪官，而且所得到的錢財盡歸貧黎，「鐵拐俠盜」之名由此而來。

但是，近年來他已很少出動。他覺得社會上的歹徒太多，他不希望令到警方多一重負担。相反，更時時明幫暗助，助警方一臂之力；所以，過去與他勢不兩立的夏維探長，現在亦與他化敵為友。

想不到今晚呂偉良又要重操故技，跑到這兒來作夜盜。

無論現在或過去，呂偉良也不贊成暴力；暴力只可以用來對付使用暴力的歹徒。像剛才遇見那看更員一樣，如果換上那些下流的阿飛强盜，他們一定會使用暴力把看更人制服或殺死。但是，呂偉良就決不會這樣做。

現在呂偉良就覺得腦力勝過暴力，他同樣可以輕而易擧地達到了目的地；假如用暴力的話，現在可能仍在糾纏中。

但是，看更人是良善的，為什麼要用暴力去對付他？

呂偉良和阿生進入祝律師的辦事處之後，發覺這裏也跟許多寫字樓一樣，沒有人留宿。

他們分頭搜索，呂偉良終於在祝律師的書柜後面，找到了一個隱藏在那兒的保險箱。這種偽裝看來十分妥善，但老於此道的呂偉良，則輕而易擧地把它找到。

保險箱相當舊式，呂偉良幾乎不費吹灰之力，便將它開啓。

裏面收藏的當然是一些重要文件，包括契據，合約以及遺囑等等，都是代客保管的，有些年代十分湮遠。

這位祝律師年已六十有多，他在這裏執業亦已達三十多年。因此，這個陳舊的保險箱之內，也塞得有如渣甸魚一樣。

師徒二人在特製的「採鑛型帽燈」照耀下，也搜了差不多半小時，才可以從大叠文件中找出席楨那一份遺囑來。

遺囑非常古怪，內容大意是：——

席楨本人是白手興家的，他不希望兒子們藉住父親的餘蔭而享清福；但是，他却希望盡他做父親的責任，協助兒子們發展他們的事業。他覺得這樣更實際，更有意義。

換句話說，他死後他的遺產將不會分配給他的兒女們。

不過，他的髮妻席老太，將可以從某大銀行中取得一筆可觀的利息；那是一筆款項的利息，席老太可以按月支取，直至她壽終正寢為止。

至於銀行中那一筆巨欵，將沒有人可以支取或動用；除了他本人之外。

那就是說：他本人如果死了，那筆巨欵仍然存在銀行裏；除了他的妻子可以按月支取利息之外，誰也不可以動它分毫。

呂偉良見過不少遺囑，但從未見過一件如此有趣的。既然不分配給兒孫，何不捐到慈善機關裏面去呢？

遺囑中又表示，如果他一旦死去，他的生意便要結束，除了清還負債之外，一切物業的收益，例如租項等，亦要存入某大銀行。這間大銀行是一間歷史悠久的銀行，附有信託公司，一旦遺囑公開，相信律師一定會依足他的吩咐去做的。

換句話說：席楨一旦被証實死亡的話，他的兒女毫無好處。他的髮妻僅可按月支取銀行中的存欵利息而已。

如此一來，最得益的自然是某大銀行了。因為它不但可以永遠擁有席楨的遺產，還可以代他繼續收租等等。

遺囑是去年立下的，是修訂本；也就是第二或第三次立下的。上面有席楨本人的親筆簽字，也有見証人和律師的簽字。

既然一切都是合法的，呂偉良實在也看不出有任何破綻。

呂偉良用携來的袖珍間諜的攝影機，將遺囑攝下，然後把它放回原處，一切做成沒有移動過一樣，這才與阿生離去。

阿生回到汽身裏，洩氣地說：「我還以為可以從遺囑中找出一點綫索來，想不到結果等於空跑一場。」

呂偉良却不以為然，他說：「那又未必，表面看來是毫無綫索可尋，但是，我們須要再三把席楨的遺囑加以研究。相信其中必有奧妙之處。」

阿生一邊把車子開走，一邊說道：「唯一可疑者，看來是席老太，因為席楨死後，只有她得益最大；那四大天王反而一無所有。」

「不！實際上得益最大的，應該是那家大銀行才對。因為他們可以長期運用席楨那龐大的存欵，而只付出有限度的利息。如所周知，銀行利息是極之有限的，何況他們只付出一個時期就無須再付了；那就是說：在席老太死後，他們就可以停止支付。」

「那麼，銀行的嫌疑最大。」

呂偉良道：「但在理論上，銀行是不會這樣狠毒的，他們的資本雄厚，尤其是這一家銀行歷史悠久，席楨的家財雖則可觀，但在他們的眼中也算不了什麼。何況至今為止，仍然沒有人可以証明席楨已經死亡。」

「正是因為這樣，他們才更加值得懷疑。因為席楨死了，就沒有人可以到銀行去提取這筆錢，他們可以繼續擁有它；而席老太則因為當局無法証實丈夫已告死亡，即使遺囑公開，但無法証明席楨已死，席老太也就一天無法去銀行支取利息。」

「這是最表面的看法，但是一家有百多年歷史銀行，並非是屬於私人的，而是屬於一個集團，他們決不會這樣卑鄙。」

「然則，你覺得誰最可疑？」

「四大天王！」

阿生一怔：「什麼？你說席氏四個兒子最可疑？」

「是的。」

阿生左手駕車，右手摸摸後腦，感到無限迷惑地說：「我真不明白，你怎麼會懷疑到他的四個兒子的身上去。」

呂偉良說：「分析問題必須往深處想，表面上看來十分簡單的事，裏面可能無限複雜。席楨除非未死，否則，他一旦死了，正如你所說，只要四個兒子中有一人知道了遺囑的內容，就會悄悄把他的屍體收藏起來，讓他永遠只是一個失踪者。」

「那麼，他們又有什麼好處？」

「你沒有看見嗎？席三廉已是一位合格醫生，但是，他仍然可以要求席氏公司的會計代他付出購置儀器的欵項。那就是說，席楨協助兒子發展事業的計劃，實際一直在進行中，甚至他的高級助手們，也都了解到這一點。」

「但是，他一定想不到當局會將他的資金凍結。」

「那不過是暫時性的，席氏家屬相信與律師商量過之後，總會想出一個善法來。只要席楨名下的財產超過負債，我相信一切不會有問題。目前的情形只不過是一般捕風捉影的人製造出來的。」

阿生把車子開返家中，呂偉良把那張縮影菲林沖晒放大，澈夜研究那份古怪遺囑的內容，結果還是百思不得其解。

沒有看過這份古怪遺囑的話，還可以作出一些假定，例如：席楨為了與情婦私奔而故意失踪，或者為了商業與財務上的困難而躲了起來，又或者被人綁票，謀殺之類。

但是，呂偉良看過了這份古怪的遺囑之後，許多假設都變得似是而非，甚至席楨本人也變了「問題人物」，呂偉良的頭腦就未試過如此混亂。

× × ×

警方對各可疑人物的監視，自始至終一直都在進行。

夏維探長認為席楨四個兒子之中，最可疑的就是長子和次子。

席大禮承認與他父親發生口角，時間是失踪當日下午一時二十分左右的事。由於時間上不能脗合，夏維曾要求席次義加以解釋。

席次義已承認他當時看錯了時間，因為他的手錶忘記上鍊，停了！

實驗室內到處均有電鐘，即使手錶停了，也沒有理由把時間弄錯的，但是，席次義是患有深度近視的，所以夏維結果也接受了他的解釋。

現在警方已把注意力集中到席大禮的身上去。

夏維探長覺得這個「問題人物」才是最可疑的，因為他體格魁梧，性情暴躁，假定他在口角中錯手把老父打死或活生生的氣死，倒是大有可能的事。

此外，夏維探長的手下在跟踪監視席大禮的過程中，又有了一項非常重要的發現，就是席大禮計劃中的「席氏戲院大厦」，已經動工了。

席大禮那裏有這麼多錢去興建一幢大厦？

席大禮是個建築師，如果有人聘請他去督工興建一幢大厦，那是不足為奇的事，問題却是這一幢並非一般大厦。

夏維探長查過了，這幢大厦的圖則是他夢想中的「席氏戲院大厦」的原稿。

夏維越想越覺得可疑，這天他又到建築地盆去偵查。

趁住席大禮還未回到地盆來，夏維探長找着一名工目談話。

工目看過他的証件，知道他是警探，自然不敢怠慢。夏維問他：「這地盆是甚麼時候開始動工的？」

工目道：「大概是六月底七月初，詳細日期還要查過才知道。」

夏維又掏出一張照片，問道：「你有沒有見過這個人？」

工目瞥了一眼，道：「見過了，他有一次摸上地盆來，跟席先生吵了一頓，後來氣憤憤地離去，以後也未再見過他。」

剛才夏維讓他看的照片，就是席楨的，工目口中所講的「席先生」，自然是指在這裏督工的席大禮，他似乎還不知道照片中人正是他上司的父親。

夏維又問：「當時他們在為了一些什麼吵嘴，你可知道嗎？」

工目說道：「由於距離太遠，我實在也聽不清楚，加上打樁機十分吵耳，所以我只能看見他們吵得面紅耳赤的，根本聽不清楚他們在爭論什麼。」

夏維探長正想再問下去，那邊席大禮已經駕着一輛吉普車過來。

席大禮顯得十分不高興，他一邊把那名工目打發開，一邊說道：「探長，你到底要知道一些什麼？老實說，我發覺你的手下像吊靴鬼一樣跟出跟入，我已經非常生氣，想不到你竟然親自跑到這兒來，難道你要我僱用的工人也對我生疑麼？」

夏維却心平氣和地說：「為人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如果閣下問心無愧，又何必理會別人對你怎樣呢！」

「你的意思是：我有什麼可疑吧？」

「不！我倒沒有那樣說過。不過，我有件事想請教你。」

「什麼事？」

夏維道：「這一幢席氏戲院大厦的業主是誰？」

「這關你什麼事？」

夏維說道：「請你不要忘記，我是警方的人，有權這樣向你查問的，例如你這裏有某些地方違例，警方要發告票，應該發給誰？」

「如果你要知道，到工程局查一查自會明白了。至於法律上的問題，你還是去問我的律師吧，告訴你，我是不會再答你任何問題的。」

席大禮說完就想走但給夏維截住他。

夏維說道：「如果你聰明的，最好爽快點答我，否則你的律師也無法為你洗脫阻差辦公的罪名。」

席大禮盯了夏維一眼，終於又無可奈何地問：「好吧！你說，到底你想知道什麼？」

「我想知道這一幢，是否就是你夢想中的席氏戲院大厦？」

「可以說，是的。」

夏維道：「爲什麼要加上『可以說』三個字？」

席大禮道：「因爲這本來是那個藍圖，但現在我決定改名了。」

「爲什麼？」

「這本來是我業務上的事，我大可以不必回答你，不過你既然這麼有興趣，我也不妨告訴你，因爲我父親中途變卦，不支持我的計劃，我便只好另找後台老闆，那麼，大厦的命名自然非改不可了。」

夏維又問：「新老闆是誰？」

「你眞懶！難怪報章都批評你們吃公家飯的人，如果你向工程局查，相信不難會查到的，但你偏不去查，却來問我。」

席大禮瞪了夏維一眼之後又說：「好吧！讓我告訴你，支持我的是我的一位朋友，但他不願出名，所以名義上仍然是我做老闆，但實際上另有其人。」

「他是誰？」

「對不起，除非你有足够理由一定要我非答不可，否則，你無權迫我說出來，你也知道，本市治安一日壞過一日，你們警方根本無能力保障我們市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因此，懂得想的人，都不想讓外間人知道他們如此富有，以免歹徒動他們的腦筋。」

夏維給他氣得說不出話來，他說的雖則過份一點，但却似乎有些道理，只是態度上未免太過無禮了。當夏維正想再說什麼的時候，他已跳上吉甫車去，「呼」的一聲開走了。

夏維呆在一旁，心臟差點就要停止跳動！

就在這時候，耳畔隱約有人呼叫着他。夏維回頭一看，來者並非別人，正是「鐵拐俠盜」呂偉良和他的徒弟阿生。

呂偉良說：「眞的是『心有靈犀一點通』麼？還是寃家路窄呢？」

「是的，怎麼你也來？」夏維問道。

呂偉良笑道：「我不但來了，而且來得比你更早一點！」

「爲什麼我看不見你？」

「但我却看見你問完一個又一個，直至人家生氣爲止。」

夏維道：「你查到了一些什麼？」

「我正要問你。」

「席楨曾到這裏來，跟席大禮吵過架。從這一點看來，事情似乎明朗化了。」

呂偉良道：「是的，席大禮主觀太强，他父親席楨要求他改圖則，他不答允，所以父子二人就由此而發生意見。」

「你怎麼知道？」

「你可以向工地裏的人去查，我當然也可以，所不同的是你是探長，比我更方便一點而已。不過，正因爲你是警方的人，有時反而不及我查得更爲淸楚。」

夏維說道：「我早就勸你加入警界服務了，如果有一日我退休，你是我最佳的接班人。」

「別提『接班人』三個字好不好？有個國家的接班人突然死得不明不白的。」

呂偉良笑道：「不過，除非我不入警界，否則第一個就是要你不退休。」

「當然，你希望我指點你，是不？」

「不！我是希望有一天我做你的上司，替你的下屬們出一口烏氣！」

呂偉良說完又是一陣嘻哈大笑！夏維也笑了！

夏維又說：「別開玩笑了，告訴我，你還查到了一些什麼？」

「這幢大厦很新型，席大禮可能就憑它而揚名世界，所以他堅持要保留原來計劃，你可知道它的內部設計嗎？」

夏維搖搖頭。

呂偉良說：「先談談戲院設計吧，銀幕凹入去的，所以，即使坐在前座第一行，也不會覺得太近。這當然是指播映電影而言。至於用作眞人表演舞台時，舞台固然可以轉動，聲音效果方面亦力求眞實，所以不設咪高峯，而利用建築學方面的奧妙設計，令到每一個角落的觀衆都聽到原音。這項設計不算得首創，在美國已有一個露天劇場採用了，但在本市則是第一間。至於座位方面，每一個座位角度不同，妙在前面坐了一個高佬或者一個梳高髻的姑娘也不至影响後面那位觀衆的視綫。」

夏維開始顯得有點不耐煩地說：「我對這些設計都沒有興趣……」

但是，呂偉良又接着說：「我一定要說說清楚這座建築物的特點，否則你不會明白席大禮何故要堅持不改圖則。現在說到座位了，下面有獨立的吸塵及吸氣設計，它可以把污濁的空氣吸去，而放出新鮮的空氣，這正是每一個進入戲院的觀衆所祈求的，譬如隣座或前面有人吸香烟，這種抽氣設備可以保持空氣淸新及視綫不受影响。至於另一項罕見的設計，則是每個座位有一個耳筒，每張椅子的扶手部份都有個藏有按掣的盒子，那些按掣是可以讓觀衆選擇四種不同的言語聲帶，原來這個地方的人，言語不統一，製片家往往拍一片就有兩個版本，但現在這家戲院却設有四套不同的方言聲帶，可供觀衆自行選擇。換句話說，將來每一個走進這間戲院的觀衆，都不怕聽不懂銀幕上講些什麼，生意自然必好無疑。此外，電梯設有秘路電視直達保安室，天台有直升機場，每個單位都有獨立的衞生設備等等。這些都是席大禮的精心設計。」

「說完了嗎？」夏維說道，「現在你該說：席楨爲什麼要反對這藍圖了。」

呂偉良道：「很簡單，席楨是個精打細算的商家，他認爲這幢大厦的成本太大，尤其是戲院部份，簡直是一種浪費，因爲觀衆走進戲院之前，他們已知道那一部片子是否適合他們看，以及言語方面是否聽得懂等等，全在考慮之列。因此，他反對建戲院，最好把戲院部份一律改作收費停車場……」

「對了！」夏維說，「席楨有極長遠的眼光，怪不得他的生意愈做愈大。目前電視普遍，戲院太多了，看來眞的是席楨對了。」

呂偉良說：「現在我們不是討論對與不對，因爲我和你都沒有權力參加這項大計。據我所知，目前這個地盆是根據席大禮原來的計劃去興建的。也就是說，他在這一場爭論中是個勝利者。」

「那麼，後台老闆是誰？」

「你猜猜吧！」

「他說是他的朋友。」

「朋友的確是朋友，但是，你可猜到是什麼朋友？」

「別賣關子了，是什麼朋友？」

呂偉良笑道：「說出來這個人你可能也見過了。」

「到底是誰？」夏維急不及待地問。

「就是費莎。」

「費莎？」夏維呆了一呆，「是那個一直躲避我們的問題女郎！」

「你有沒有見過她？」

夏維說：「沒有，自從接到你們的報告後，我一直派人守候在她的香閨門外，但一直未見她回到那住宅中去。」

「我才沒有你那一份耐性。」呂偉良笑了笑，望望阿生。

阿生說：「那是我的主意，我提議偷進那女人的住所裏。」

夏維左右張望一番，低聲問道：「什麼？你們偷入去？」

「是的。」呂偉良舉起三隻手指說，「我保証沒有再幹老本行，只翻閱了一些東西。」

「什麼東西？」夏維又問。

呂偉良說道：「是一本小小的電話記事册，收藏在牆上的暗格裏。」

「那麼，一定有不少珠寶。」夏維担心地說。

呂偉良笑道：「別這樣瞪住我，即使有罕見的稀世奇珍，我也不會動心，我早已洗手不幹了，你放心吧！不過，奇怪的却是：那顆價値千萬的巨鑽不見了，還有費莎讓我看見的五百萬現金支票也不在暗格之內。裏面只有少許不大値錢珍飾。」

夏維問道：「你在電話册中，發現了席大禮的電話號碼，是不？」

「不！」呂偉良說，「表面看來，電話小册中沒有席大禮的電話號碼，但是，細心一點看就可以看出小册中被人撕去的一頁裏面，就是記着席大禮電話號碼。」

「你怎麼知道？」

「因爲寫電話號碼的人太過用力，令到下一頁也留下了痕跡，所以雖然撕去了一頁，下一頁也隱隱可以看出幾個阿拉伯字，我核對過了，那正是席大禮辦事處的電話號碼。」

夏維說：「你怎麼可以憑這一點，就決定他們是合股人？也許因爲他是席楨的兒子，費莎爲了拉攏他們，意圖入宮，所以才會抄下他的電話號碼呢。」

「如果眞的像你所講的那麼簡單，當然最好不過，但是，爲什麼有人要把那小册子一頁撕去？又爲什麼費莎偏偏要在這個時候失踪？她那價値千萬元的巨鑽心口針呢？」

「你似乎都已經找到答案了，是不？」夏維問道。

呂偉良說道：「是的，我已經查出費莎與席大禮是舊同學——是中學時期的同學，還有，你想知道費莎的前任丈夫是誰嗎？」

「我查過了，船王的兒子錢二世。」

「對了，我已訪問過這位錢二世先生，他向我訴苦說，費莎是個不安份的女人，在他們未離婚時，她已送了不少綠頭巾給錢二世。錢二世因此忍無可忍，才決定跟她離婚，她則因此而獲得大筆補償。由此看來，我有理由相信費莎是存心欺騙席楨的，目的仍然離不了一個錢字。」

「嗯！你說得極合邏輯。」夏維又說：「你如何查到費莎是席大禮的新後台老闆？」

呂偉良道：「本來我不想把我的辦法告訴你的，但你既然存心學學我的偵探術，我也不妨告訴你，你可知道席大禮的辦事處有個小厮被辭退了？我就是向他下手的。據他看過費莎的照片之後，証實這女人確曾偷偷會過他的老闆，這小厮還無意中見過費莎與席大禮在辦公室內擁吻。」

「眞是一場糊塗，竟然父子同科。」

「所以，憑此種種跡象推測，席大禮的新後台老闆必是費莎無疑。」

夏維沉思片刻，面有喜色地說：「然則，我就知道應該怎樣做了。」

夏維說着，朝住地盤外面走去。

呂偉良與他併肩而行，說道：「你打算怎樣做？拘捕他嗎？我勸你還是不要打草驚蛇！」

夏維說道：「放心吧！在未有足够証據之前，我是不會輕舉妄動的。但是，我不妨告訴你，我會派人跟踪他，這樣起碼可以發現費莎的踪跡。」

阿生揷嘴道：「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的，就是席楨很有可能是席大禮殺死的，他們在辦事處爭吵時，可能錯手殺死他父親。至於爭吵的起因，我却另有一種不同的見解。」

夏維知道阿生是個有頭腦的青年，於是問他：「你有什麼見解？」

阿生道：「席大禮和席楨的爭端，未必是爲了大厦的藍圖，而是爲了費莎。」

「對了，我同意你的見解，眞的是後生可畏！」夏維拍拍阿生的肩膊，回頭笑語呂偉良：「你的高足眞的是靑出於藍而勝於藍，相信將來成就一定比你更高！」

呂偉良笑道：「我也這樣希望。」

夏維又說：「當時他們父子之間因爲發現費莎左右逢迎，於是打翻了醋埕，說不定，就此火併起來，但是，老席的屍體呢？」

夏維說到這裏，突然站住了脚。與此同時，阿生也似乎想到了一些什麼，忽然回頭往地盤裏走！同時說道：「對了！地基——」

呂偉良雖則沒有立即跟了回去，但是，他已經知道了此刻夏維與阿生二人不約而同的想法。

這是一塊新開發的土地，席大禮監工興建的戲院大厦只佔了一部份，其餘大部份未有動工興建任何建築物。

呂偉良跟着夏維和阿生回到地盤去之後，他們的視線都集中在那塊巨大的基石下面，那堆厚厚的三合土混合體，絕大部份經已完成了。由於那是大厦最底部的基石，因此距離地面足有十呎左右。

呂偉良當然明白到他們在想什麼。但他不作聲，只是冷眼旁觀。

夏維看見一名像是工程師的人由身邊走過，於是截住他問：「請問你，這基石是那一天動工的？」

「……」那男子沒有答他，却自頂至

踵地打量着他！

夏維明白他的用心，摸出証件遞到他眼前，同時又說：「我是夏維探長，請問你貴姓？」

「小姓張。有什麼指敎？」

夏維笑道：「不！只是隨便問問，我想你必是這裏的工程師，一定知道地基是那一天下石的吧？」

「工程師則不敢當，但是，我是這裏的管工却是眞的。這基石……」

那管工剛說到這裏，突然有人喝住他：「小張，什麼事？」

小張答道：「這位是警方的夏探長。他……」

「好了，小張，你去做你的事吧，讓我來應付他。」原來他並非別人，正是席大禮。

席大禮滿臉不高興，但小張却已走開了。

席大禮狠狠地盯着夏維問道：「探長先生，到底你想怎樣？」

夏維說道：「我剛才想問問那位管工，這基石是什麼時候下石的，爲什麼你要阻止他答我？」

「告訴你，警方人員並非可以干擾一切事物的，這裏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工作崗位，這是工作時間，有話你可以等他們下班的時候去問。」席大禮毫不友善地說道。

夏維說：「我想你是這裏的最高主管，相信你也可以答我這個問題吧？」

席大禮瞪他一眼，冷冷地一笑道：「你查問地基什麼時候下石幹什麼？」

「你很聰明，我想你已經知道我的用心了。」夏維又說：「如果你不答我，我只好請工程局的人來，相信他們一定有權查看你們的記錄了吧？」

「那又不必勞動他們，其實你是探長，你當然有權的。」席大禮說，「告訴你，這地基是七月二十日下石的。還有什麼問題？」

「七月二十日？那就是——令尊大人失踪的翌日，是不？」夏維探長直瞪住席大禮。

但是，席大禮不但毫無所懼，反而說道：「你不提起家父，我幾乎忘記了反問你了，是哩！他怎麼樣了？你們警方的人難道全是吃飯不做事的麼？怎麼會查來查去也全無結果？」

夏維有點啼笑皆非地說：「就快有結果了。這裏我却有件事想請敎你：如果我要求把這地基翻開來看看，可以嗎？」

席大禮一怔：「你說什麼？」

「我的意思是：趁住大厦未建上蓋，看看這地基的內容。」

「這簡直是開玩笑！」

「一點也不是開玩笑。是眞的！」

席大禮呆了一陣，終於又說道：「那麼，你去向工程局申請吧，但我不妨告訴你，我必然反對，所以必要時可能要勞動法庭方面。」

「假如有結果，仍然是值得這樣做的！」夏維探長說。

席大禮立即就問：「你說什麼？」

但是，夏維沒有再回答他，往地盤外面走！

席大禮呆在一旁！不知所措地，直瞪住夏維。

呂偉良半開玩笑地說：「你想不想告他誹謗和恐嚇？我可以做你証人！」

席大禮用鼻子「哼」了一聲，然後就含怒走了。

呂偉良和阿生交換一個眼色，會心地一笑，也走出了地盤。

夏維已經登上了他的座駕車，呂偉良拄杖到他車旁，彎腰至車窗內望，問道：「你是不是懷疑席楨的屍體被埋在地基之內？」

「是的。」夏維毫不隱瞞地說：「相信再也沒有地方好得過那塊用水泥建成的基石了，如果我們不及時設法把底謎揭開，再遲一會，等到大厦建了上蓋之後，那就更不可能翻案。」

說到這裏，夏維又眉飛色舞地對阿生說：「阿生，如果這次果眞找到了席楨的屍體，那麼，你也佔了一功。呆子，設法說服你師父吧，回頭我推薦你到警探部做我的助手，保証你會成爲一名十分出色的大偵探！」

阿生笑道：「首先要謝謝你了，坦白說吧，探長，我還是喜歡像我師父的一樣——做個俠盜好過做偵探。」

夏維在格格大笑中，示意司機開車離去！

呂偉良獃在那裏說：「這一次，他似乎有十足十的把握可以破案。」

阿生說道：「凡事必須親身體驗，今天要不是讓我親自到這地盤來看看，我也不會想到下面，有着那一塊地基可以藏屍的。」

呂偉良也覺得夏維和阿生可能想對了，那塊用三合土築成的地基，的確是個天衣無縫的藏屍之所，席大禮是個建築工程師，他可以在任何時間進出這地盤。既然地基是七月二十日倒進石屎的，那麼，七月十九日晚上，席大禮有可能殺了席楨之後，將屍體漏夜搬到地盤裏來，然後推進地基下面的木製方格裏埋藏，等待翌日工人們把三合混凝土倒入方格之內，建成了巨大的基石之後，便永遠無人發覺。

呂偉良想想也不禁說道：「如果他果然如你們所料，的確不愧是個天才！可惜給你們棋高一着想到了，否則永遠沒有人想到一幢巨型建築物之下，藏了一名億萬富翁的屍體。」

阿生又說：「這麼看來，席大禮已經知道他父親遺囑的內容了。否則，他又何必毀屍滅跡？」

「是的，祝律師的事務所太陳舊，我們有辦法混入去，自然別的人也有辦法可以偷進去找遺囑看看，說不定這是席楨未死之前的事，當席大禮看過那份遺囑之後，對他父親的印象不好。後來再發覺他偷戀費莎，父子之間就更加勢成水火。」

「對了，他一定以爲只要警方找不到席楨的屍體，法理上只能列入失踪一類，那麼，他們仍然可以向席氏公司支取金錢。想不到警方會申請法庭把席氏公司的資金凍結。」

「如果一切如你所想像的，答案就快找出來了。」呂偉良一邊說着，一邊登上了他的汽車。

阿生笑了笑，也上了車，把車子開走了。

×　×

警方對問題人物席大禮的監視一步也不放鬆。

席大禮的辦事處有人監視，地盆裏有人監視，甚至連住宅也有人不分晝夜地監視。也許席大禮早已料到警方有此一着，所以他一切循規蹈矩，半步也不敢行差踏錯，除了辦事處，地盤和住宅之外，只到飯店餐室去進食。警方實在半點破綻也看不出。

儘管如此，警方仍在設法透過合法手續，令到地盤的基石拆開，希望在那裏可以找到席楨的屍體。

地盤裏的基石是一幢大厦最基本的主要東西，古老的建屋方法首先是將一根根巨大的木椿打入地底去，但現代要建築的是十多二十層的高樓大厦，那陳舊的方法當然行不通了。

表面上看來完全沒有理由這樣做，但夏維探長的自信心極強，他覺得那基石之內必有發現，因此一直致力於此。

局長曾以茲事體大，加以拒絕。

局長說：「那是一幢大厦的主要東西，成本極大，因爲地基做得不好，根本難以支持，因此必須落足材料，認眞製作。你現在申請將它拆毀，萬一全無所獲，警方固然難以落台，相信建築公司方面所要求的賠償金額也十分可觀。」

夏維說：「局長，相信你也知道這件案牽涉太大。不怕坦白告訴你，我已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我下屬們的線人也伸至每一角落去偵查過了，証明席楨根本沒有離開過本市，然則，他躲到什麼地方去？他沒有犯罪，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調查銀行戶口的結果，証明他的經濟也不至發生任何問題。雖然若干商號曾引起一片恐懼，但根據他的存欵情況，我認爲那簡直是多餘的。憑此種種，使我幾乎可以肯定說一句，席楨已不在人間，然則他的屍體在什麼地方？最佳的收藏地方，當然就是我所講的基石，它不但有防腐作用，而且永遠不會被人發現。再說，落三合土混凝土，亦即俗稱石屎的日期，也十分脗合，席楨是七月十九至二十日一段時間失踪的，而那地基的落石日期正是二十日。」

「我也不怕對你說，由於這件案牽涉範圍太大，股票市場亦受到牽連，我太太和女傭人手上幾種股票都狂瀉，她們都在埋怨警方辦事不力，所以我也非常注意事態的發展。」局長取起枱上一個文件夾，翻閱片刻又說：「照我看，席楨自我失踪的可能性極大。照他太太當時報案說，席楨與她通電話時，曾問候她的病，又答應下午三時前一定抽空返家與她見面，但過了下午三時不見人面，所以席太太才担心被匪徒光顧，加上他本人有心臟病，所以席太太更担心他病發途中，這才報警查究，在報警之前，實際上席氏公司的人已四出找尋。憑此推測，席楨本人最有可能躲起來，不是爲了經濟，就是爲了女人。」

夏維說道：「局長，我查過了，他爲費莎購下巨鑽的支票已兌現，他銀行戶口有足够的現金，如果不是爲了這次失踪的事，根本也不會有人知道他的私生活如此浪漫，所以，你所講的女人問題與經濟問題都無法成立，最可能是被人殺害，或者在劇烈爭吵中，心臟病發致死，對方担心難以自圓其說，只有設法毀屍滅跡。假如我們這個時候還不動手，將永遠無法破案了。」

局長愼重地考慮良久，這才批准了這項特殊的申請，但最後他又對夏維說道：「我一切只是相信你，希望你不要令我無法下台。」

夏維也知道這件事非同小可，但他覺得有百份之百的把握。

根據他的手下報告，席大禮的態度悠閒，由此更可以看出一切善後已經辦妥，也許他不相信法庭會批准探長的申請。

不過，呂偉良却注意着另一個人的下落，她就是席楨的情婦費莎。

呂偉良透過私家偵探，也是他的好朋友江强，查得費莎的銀行戶口已有不少錢轉進席大禮的戶口中去，最大的一筆數目是九百九十萬元。

這是一個奇怪的數字，爲什麼不是整數一千萬元？

呂偉良不禁聯想起那顆價值千萬的巨鑽，可能是費莎老早存心要騙老頭兒，暗中帮助席大禮完成他的願望，所以在巨鑽得手後，又將它賣出，這九百九十萬元，相信就是沽出巨鑽的價錢。

費莎前後轉給席大禮戶口中去的，已超過了二千萬。

這當然不是一個小數目，差不多是費莎整副家財了，爲什麼她要如此傾力帮助席大禮？很明顯的，她最眞心相愛的就是這位年青的建築師。

然則，目前費莎又躲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有人認爲她與席楨在一起雙宿雙棲，這是一般人的表面看法。

有人認爲她獨自躲了起來，以避過警方的追查，因爲席楨失踪之後，她已受到注意。這是警方的看法。他們認爲事過情遷後，她可能再度出現，光明正大地與席大禮結婚。

至於她與席楨那一筆，根本沒有足够証據，他們只是秘密同居的，她甚至可以一筆抹煞，完全不承認有過此事。

正是各人有各人的想法，但無論如何，呂偉良覺得近來失踪的人太多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並非一般不滿現狀的少男少女，都是環境優裕的富商，他們會不會遭人毒手？

當局在接獲投訴之後，雖則循例展開調查，但是一些頭緒也沒有。

唯一值得注意的線索就是：那些失踪富商在失踪之前，都開過好幾張金額頗大的現金支票，由於是「現金支票」，收欵人是誰固然不知，用途也不明不白的，這才叫人奇怪。

如果是綁匪的所爲，絕不可能是這樣程序的，先付了錢，才把人擄去。那有這種道理？

一般擄人勒索應該是這樣的，先把人擄去，然後才向家屬勒收欵項。既收了錢，自然就要放人，任何情形之下，也不會反其道而行的。

但是，眼下失踪的二名富商都在同一

情況下失蹤，銀行戶口少了一大筆錢，然後不知下落。

第一個是躺在醫院中養病的申火旭，第二個是獨自駕遊艇出海的尤金。他們都是繼席楨之後而告神秘失踪的。

其實，費莎也在這種情形之下失踪，而且所付出之欵項更大，但是，夏維認爲幾宗案全無關連。費莎被認爲是自行躲了起來，只有席大禮一個才知道她的下落。

但是，相信席大禮如果被追問，一定會推說不知的。

尤其是此時此地動輒講法律，偏偏法律又漏洞百出，如果警方一定要他解釋他存欵的來歷，這裏根本就不會被人冠上「冒險家的樂園」這稱號了。

呂偉良在跟一位保險經理晤談過之後，忽然有了一個結論，就是失踪者可能另有苦衷。

原來那位保險公司的經理龍新是經常到「飛鏢俱樂部」去的。

呂偉良從談話中，知道先後失踪的二名富商——申火旭與尤金，都曾購下鉅額保險，只要証明他們死亡，保險公司就得賠上一大筆錢給他們的家屬。但是，他們既然沒有屍體發現，也就是不能証實死亡，那只能說是失踪。

然則，這會不會是保險公司的陰謀？在人死後偷偷將屍體搬走，如此一來他們就可以避免賠償了。

但是，龍新認爲絕無可能。一則保險公司聲譽要緊，二則凡是有人購下巨額保險的，保險公司本身如果吃不下，大可以拋售出去，找其他公司負担一部份，又何必出此下流手段？所以，龍新認爲他的行家絕無嫌疑。

那麼，只有一個可能，就是二名富商查悉他的家屬中有人意圖不軌，目的要他提早死亡，以便早日取得保險費。他們爲了保存性命，便唯有自行失踪。

當然，一切只不過是各方面的忖測而已，實情如何，仍然有待事實証明。不過，呂偉良就總覺得幾件事不可能如此「湊巧」，極有可能是互有關連的。

但是，經過一番調查的結果，又令呂偉良大表失望。

因爲申火旭，尤金與席楨等三個人，雖則同是富有商人，却拉不上任何關係，甚至商務上的往來也沒有。

夏維探長認爲呂偉良未免太過神經過敏，他才不會分心到其他方面去，他認爲主要是席楨這位億萬富翁，其他已無關重要了。

呂偉良許多時候會把一個問題澈底滲透之後，往往覺得夏維探長是白費工夫，但這一次，他自問看不透，自然不敢否定夏維的做法是否有用。

至於阿生，由於他的想法與探長不約而同，當然認爲地基內有古怪。

夏維在他的頂頭上司——警察局長的帮助下，終於獲得法庭頒下禁制令，讓警方人員把大厦的基石鑿開。

席大禮雖然顯得極不高興，加上他的性情暴躁，吵吵鬧鬧自是難免的事。但是警方一切依正手續，既然是在合法情形底下進行，他也無可奈何！

三土合一經凝固，要把它鑿開，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是依足規格落足材料，簡直比爆石更形困難。

警方透過工程局，運來最新式的電鑽數十部，日夕開工，希望盡早獲得答案。

席大禮却看得又生氣又心痛，他咬牙切齒地對夏維探長說：「你把我的工程阻慢了，我一定要向你們警方追究賠償！」

夏維却氣定神閒，彎有把握地說：「如果毫無結果，警方固然會賠償你的損失，我這個探長也怕做不成了！」

警方當時還有其他大批人員在場，呂偉良和阿生也來湊熱鬧。

師徒二人在地盤內外四處走走，似乎沒有人注意到他們。因爲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地基方面，所以他們可以自由自在地到處參觀一下。

他們知道那塊已經乾固的三合土基石又厚又大，不會一下子就打開，所以沒有走入人堆裏去。

阿生說：「席大禮一定想不到探長言出必行，竟然眞的要將基石鑿開，所以，一早他十分鎭定而大方，現在，反而顯得坐立不安了。」

呂偉良苦笑道：「其實坐立不安的，應該是探長本人。」

「爲什麼？」

「因爲，這是一場賭博，我担心他這次孤注一擲，萬一輸了，探長這職位，就難保。」

「你的意思是：地基之內，可能空無一物？」

「當然不會空無一物，有的盡是三合土，沒有屍體，那就令他無法下台。」

阿生說：「不會吧！從席大禮的態度看，從時間上的脗合，幾乎可以肯定探長這次會大有所獲。」

「其實，可以埋屍的地方多得很，何必一定要在這裏？」

「因爲這裏能瞞過一時之後，便可以瞞過一世，如果此時不發掘，大厦建成後，便永遠無須担心被人找出他殺人的證據。過去就有過這樣的例子，兇手即使更聰明，將屍體肢解，分埋各處山頭，到頭來只要野狗把其中「一段翻了出來，警方就可憑各種綫索破案。所以，聰明的兇手都明白，只要警方找不到屍體，他們就幾乎永遠可以逍遙法外。」

呂偉良知道阿生已經逐漸成熟，他應該有他自己的獨立見解，所以沒有再跟他駁辯下去！

阿生的內心也有點忐忑不安，因爲萬一探長失敗了，也證明他的想法錯了。

呂偉良替夏維担心，並非爲了他難下台，而是爲了大局着想。經過多年來相處，呂偉良雖然不覺得夏維如何超卓，但起碼是個盡忠職守的負責人，萬一他被迫退休，下一任人選可能限於經驗，把治安弄得更壞。這就是呂偉良的最大隱憂。

地基的開鑿工程進行了一日一夜，只能完成了一半。

假如席大禮是淸白的，他實在不愧是個出色的建築師。因爲從地基工程的結構，可以看得出他確是個一流人才。

許多人都知道三合土是用砂，石，士敏土等三種東西混凝而成的，但成份的多寡就是竅門，有時依足比例未必就是最好的。聰明而能幹的建築師往往會根據砂石的土質，以及水份是否含有鹽份而臨時定出一個標準，做出非常堅固的混凝土，這是第一流的建築師。

看見開鑿工作進行得如此緩慢，連親自在旁督工的夏維探長也不得不承認席大禮的功夫。

入黑後工程仍在進行，由於附近沒有住宅，警方無須担心有人投訴聲浪會擾人淸夢，於是工程得以澈夜地進行。

夏維探長和他的助手就匿在他們的汽車裏，武裝警員分批輪班在現場戒備。閒雜人等也不准接近現場半步。

天亮後，另一班由工程局派來的工人接替已經筋疲力倦的同事，又展開從未間斷的開鑿工作。夏維探長這時亦與他的助手紛紛醒來。夏維探長一睜開眼睛就問管工的工目：「照目前的進度，今天大概可以完成了吧？」

工目說道：「照我估計，尚有數小時工作而已，中午時份相信可以見到地基的最底部份。這是根據藍圖的原稿估計，萬一它的厚度比藍圖訂下的更深更厚，那就難說了。」

這班工目與工人都是屬於政府工程局的，夏維自然相信他的說話。

夏維吩咐助手留下來，他正打算回到警局去洗個臉，喝杯咖啡，想不到一踏出地盤外，立即有一班記者阻住他的去路，紛紛包圍着他，發出了一連串的問題。

「探長先生，席楨是否已被殺害？」

「你帶隊在這地盤發掘，目的是否找尋席楨的屍體？」

「經過整夜發掘，你到底發現了一些什麼？」

「可以讓我們入內採訪嗎？」

「……」一連串的問題，問得夏維探長登時手足無措。

夏維不知道他們消息何以會如此靈通，他最後只好答道：「警方稍後時間，將會有所公佈，但目前則言之過早。」

夏維坐上他的座駕車，但仍然無法離去，因爲記者羣阻止了汽車的去路。

夏維唯有高聲說道：「各位如果要知道詳情，請中午再來吧！」

警員替他的汽車開路。

夏維悄悄鬆了一口氣，然後問他身旁的助手：「誰把消息洩漏出去的？」

「我也不知道。不過，記者先生們有千里眼順風耳，這裏地盤內外佈置了這麼多的武裝警員，如臨大敵的，相信保密工作不易進行得順利。」助手邊開車邊道。

夏維也覺得助手言之有理。不過如此一來，他的心理負担更大了。

萬一到時一無所獲，他如何交代？尤其是在衆多記者的面前，他必然萬二分尷尬。

相反，如果找到席楨的屍體，他的臉上就貼金！

藏屍詭計　出人意表

中午十二時左右，地盤外面擠滿了人，包括報界以及電視，電台的外勤隊，再加上看熱鬧的羣衆，令到隣近地區頓然爲之閙哄的。

警方爲了維持現場秩序，必須加派警員前來協助。

夏維探長的心情從來未有過像今天這麼緊張。他目覩一塊塊已經凝固的水泥三合土，被剷泥車倒在一旁，完全沒有任何發現屍體的跡象，他的血液幾乎要像水泥三合土一樣凝固下來了。

夏維是現場上警方的最高級負責人，也是主辦此案的，記者自然非找他不可。

眼看巨大的地基已被盡毀，但一點兒可疑的跡象也沒有。

夏維有點不服氣，下令再掘下去，下面已是泥土，很快又挖深了數尺，什麼都找不到，有的只是沙沙石石，那裏有什麼屍體？

無數鏡頭對住夏維，對住地基深處。夏維的表情是那麼麻木，地基深處只有一堆堆的浮土。

夏維難堪得無地自容，差點就要躍入地基的深處去！

他對一切反應既遲鈍又麻木，耳畔只有陣陣嗡嗡的怪聲，根本不知道他正被一羣羣的記者包圍訪問，他的腦海裏一片空白，眼前則是一片黑暗。

他的助手把記者們勸開，由另一位警方高級警官去應付。

夏維仍然有點不服氣地，在坑穴四周巡視，瞪住地基下面出了神。

忽然有個人在他耳畔說道：「不幸的應該是我，不是你。」

說話的人正是席大禮。

席大禮面目呆滯，他冷冷地瞪住夏維，說道：「我的名譽給你破壞盡凈了，我的計劃也給你阻延，你最多辭了職就可以一了百了，但是我呢？我的兄弟以及親友們，會以爲我是殺父兇手，社會上的人會鄙視我這個不孝兒子，我的前途，我的一生，就此毀在你這糊塗探長的手中。我眞想知道閣下現在有些什麼感想！」

儘管夏維耳鼓嗡嗡地作响，但以上席大禮的一番說話，他却聽得一淸二楚。他的內心實在感到萬二分抱歉，却又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才好。

進了警界這麼多年，他從未對疑犯道歉過，現在他眞想向席大禮道歉，但又不知如何開口。

席大禮的話是眞的，社會上的人會因此而鄙視他，除非警方公開表示歉意。

夏維探長黯然說道：「如果我辭職仍還不滿意，只有登上電視台以及在報章上向你道歉。」

席大禮苦笑道：「把一瓶墨汁潑在閣下的白襯衣之上，你猜用上等梘粉及漂白水，可以令它潔白如舊嗎？探長先生？」

「……」夏維探長忽然變得又呆又笨，竟然不知如何作答。

呂偉良的聲音忽然在他耳畔出現：「席先生，我以爲你無須如此認眞，其實照我意見，這是對你有利而無害的事！」

夏維幾乎不敢相信，還以爲自己睡眠不足聽錯了，但回頭看淸楚，拄杖而立的正是大名鼎鼎的「鐵拐俠盜」呂偉良。

席大禮瞪他一眼：「你說什麼？」

呂偉良氣定神閒地說：「我說夏維探長的做法對閣下絕對有利，這是有根有據

的。自從席老先生失踪以來，社會人士諸多懷疑，傳說紛紜，但眞相如何？至今仍然沒有人知道。不過，經過這次發掘之後，你的工程雖則受到阻延，但是，你却是衆多問題人物之中最沒有問題的一個，因爲探長已經給你證實了，可不是嗎？所以，如果我是你，我會向夏維探長表示謝意才對，更不應該埋怨他！」

夏維探長眞想不到的，以前處處與自己對立的人，現在竟然會神出鬼沒地替他解圍。

席大禮登時亦無話可說，因爲呂偉良說的實在也是道理啊！

席大禮雖被呂偉良駁到無話可說，他却心有不憤，悻悻然走了！

夏維探長不由自主地伸出手來，緊緊握住呂偉良的手，說道：「謝謝你，你總算替我暫時解了圍，但却無法挽回我的失敗！」

呂偉良半開玩笑道：「本來這是一件好事，難得你自動退休了。我們是老朋友，如果你仍任本市探長之職，在道義上我不應東山復出，對嗎？但是，近來刦風甚盛，以前一宗刦案須要計劃周詳，現在只要有幾分胆色以及一張小刀，就誰也可以幹。坦白說，你退休得很合時呢！」

「別挖苦我了！」夏維說，「我知道你要幹的話，並不在乎我退不退休，其實退休事小，警方的體面事大。唉！我不知行了一個什麼倒霉的運！」

「你回去休息吧！無論如何，你仍然不愧是一位有胆有色的探長！」呂偉良說，「不過，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不會退休。正如你所說，退休事小，體面事大，要退休就一定要破了此案才光榮引退。」

夏維迷惘地瞪住他！

呂偉良笑了笑，帶住阿生拄杖離去！

回到汽車裏，阿生說道：「坦白說，我萬二分同情探長。」

呂偉良道：「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爲你的見解，與他相同，他的失敗，也就等於你的失敗。」

阿生尷尬地苦笑一下，說道：「但我比他稍爲好一點，起碼無須向上司解釋，不必接受記者的盤問。」

呂偉良沉吟着說：「這的確是前所未見的奇案！其實你和探長都沒有錯。」

「你說什麼？」

「我是說，你想對了，起碼席大禮的確曾經殺過一個人。」

阿生吃驚地瞪住呂偉良。現在他想起了，呂偉良昨晚曾經一度外出，很夜才返到家中，當時他已經睡了。

阿生於是問道：「你昨晚查到了一些什麼？」

呂偉良道：「昨晚我再去找小福，就是席大禮辭掉了的小厮，他的腦袋眞的可能有些毛病，那傻瓜昨晚才記起一件最重要的事。」

「什麼事？」

「就是七月十九日那一晚，他的主人要他到寓所去，幫手將一個布袋東西搬上汽車的行李箱去，當時席大禮曾吩咐他，切勿將此事對人提及，否則就殺死他，當時他以爲那是大包毒品，現在回憶起來，可能是一具屍體。」

「那傻瓜爲什麼不早些說出來？」

「他就是怕席大禮殺他。」呂偉良說，「但我安慰他，同時給了他一些錢，叫他搬屋，如此一來席大禮就找不到他。」

阿生又問：「你有沒有問他，席大禮把那屍體搬到什麼地方去？」

呂偉良道：「他說當時天很黑，他不知道琊塊空地是什麼地方，但我猜可能就是地盤。」

「眞的？」阿生大爲興奮，「琊就是說，我的估計沒有錯。」

「是的，但是——」呂偉良沉思着說，「爲什麼不見琊屍體？奇怪！」

「小福說些什麼？」

呂偉良道：「他說，當時席大禮只告訴他，琊是一具石膏像，壞了的，拿到空地去抛棄。」

阿生嘆氣說：「小福眞是個傻瓜，抛棄一具毀壞的石膏像，又何必如此鬼鬼祟祟的，在三更半夜裏進行呢，他早該注意這件事了。」

呂偉良道：「琊很難說的，他年紀還小，又呆頭呆腦的，怎會想到是殺人那麼大件事？」

阿生又問：「屍體原來是由他住宅移出麼？」

「是的，席大禮是自己居住一個單位的，他的住宅一直被警探暗中監視。昨晚我想偷入去看看，結果也因爲席大禮一直留在屋內，屋外又有警探監視，所以臨時改變主意，跑去找小福，我帶他去路邊小店宵夜，喝一點啤酒，他高興得什麼都說了出來。」

「這眞的是一個意外的發現，我們去告訴夏維探長吧？」

「不！你沒有看見嗎？」呂偉良指指地盤琊一邊，說道：「凡是經警方知道的事，幾乎必被報界知道的。這件事暫時要保密。」

「但是，我看見夏維探長委實太可憐了。」

「就是因爲這樣，我們才要趕快想個辦法，澈底的助他一臂之力。」呂偉良又對阿生說：「現在你先開車，我們要到江强偵探社去一次。」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問：「你要到那兒去幹什麼？」

「你去到自然知道了。」呂偉良說。

阿生把車子停好之後，與呂偉良上到江强私家偵探社，第一個印象就是有一種如臨大敵的感覺，因爲戶內戶外都有探員戒備。

呂偉良把一個間諜用的袖珍相機，交給江强，說道：「請立卽冲晒，製成幻燈片。」

阿生不知內裏，弄得有些莫明其妙。他甚至不知道呂偉良何時曾經使用過袖珍攝影機拍照。

呂偉良看見江强把袖珍相機轉交一名技師之後，又問道：「他怎麼樣了？」

「情緒安定下來。」江强又說：「我用測謊機測量過他，證明他沒有說謊。」

阿生忍不住插口問道：「你們到底在說誰？」

呂偉良道：「就是小福，爲了他的安全，以及我們的需要，所以我把他帶來交

給江强。」

江强說道：「是的，其實我已經無意中被牽涉入這件事裏面來。雖不是直接，也是間接。」

呂偉良說道：「有人聘請他跟踪席三廉，琊英俊醫生引誘人家的妻子。我看見他這裏設備齊全，所以把這裏作爲臨時總部。」

阿生也參觀過江强這間私家偵探社的各項設備，的確是非常齊全的。

呂偉良又問：「席三廉怎麼樣？」

「我發覺他像個花花公子，幾乎任何接觸過他的女人，都喜歡他，我的當事人只不過是『受害者』之一而已。」江强說道。

「你的意思是：他騙財又騙色！」

「差不多是這意思。」

「眞的是虎父無犬子，想不到席氏兄弟竟然是同一種貨色。」

江强的一位助手出來了，他把冲晒技師製好的幻燈片拿了出來，交到江强手中。呂偉良和阿生無法不感到驚奇萬分。要是沒有齊全的設備，當然不可能這麼快把底片冲晒放大，還要製成幻燈片，如此複雜的過程，前後只不過幾分鐘。

江强帶着師徒二人進入一間試映室，然後叫人把小福帶過來。

燈光熄滅了，呂偉良對小福說：「你小心點看看，當晚席大禮——也就是你的舊老闆，那晚他帶你去抛棄毀壞石膏像的地方，是不是等會兒映出來的地方，如果是你認得的地方，你就告訴我吧！」

幻燈片一張張地放映出來，阿生這時才知道呂偉良偷影的全是建築地盤的內內外外，呂偉良顯然是要小福證明這是否席大禮當晚棄屍的地方。

但是，只見小福搖頭擺腦的，沒有試過一次點頭的。呂偉良不禁大表失望！

幻燈片全數放映完了，小福說道：「我說過了，當時光綫昏暗，我實在認不出那是什麼地方，但你剛才叫我看的，似乎全都不對了。」

室內各人交換着眼色，非常失望。江强却說：「地盤有很多，可能不是這一個，席大禮會不會有第二個地盤？」

「沒有。」呂偉良說，「我查過了，他的業務其實很差。」

阿生忽然想起了，他問江强：「你有深色膠片嗎？加一塊在幻燈片上去試一試，阿福哥可能看見了晚上景色，才較易認出。」

呂偉良也想起了，是的，小福是個痴呆的青年，當時是在黑夜中，而這些照片却是日間拍攝的，如果他太直綫，極可能認不出那曾經見過的地方。

江强遣人找來一塊深色膠片，隔在幻燈片上，果然像是黑夜一般，小福看了一陣，摸摸後腦，側頭又再看！

終於他說道：「好像就是這裏！當時老闆叫我下車，帮着他開了行李箱，把石膏像搬了入內，然後叫我回到車子裏去等他。」

其實這一張幻燈片也就是剛才第一次放映過的，只是沒有加上深色膠片他就無法認得。

呂偉良問：「再想想清楚，當晚你老闆與你合力把石膏像搬到什麼地方去？地上麼？泥堆中麼？還是一個坑穴內？」

小福在極力回憶，他的腦袋有問題，可能思索一些事物時很吃力。

江强附耳對一名助手不知說了一些什麼，不久之後，助手把一杯開水捧了入來，對小福說道：「慢慢想，喝杯開水再說吧！」

小福喝了半杯開水，江强口中唸唸有詞，像個催眠師一樣，在小福面前做了一些手勢。

小福果然被他控制了。他雙目呆滯，直瞪住江强。

江强沉着聲音問道：「你記得那晚深夜你的老闆叫你做過的事嗎？到底那石膏像是放在什麼地方？地上麼？泥堆中麼？坑穴內麼？桶子裏麼？還是一池稀糊似的水泥裏？」

「嗯！對了，是投進了一池稀糊似的泥漿裏，我記得了！」小福終於恍然大悟地說。

江强回頭低聲問呂偉良說道：「還有什麼要問他嗎？最好快一些，我的催眠術只學過一個月，所以還得依靠藥物從中帮助。」

師徒二人其實早也想到了，那杯開水一定有什麼古怪的。果然裏面滲進了某種藥物。

呂偉良說：「你再問清楚他，那是什麼？是一池還是一桶？」

江强又用像剛才那樣低沉的聲調問：「小福，你小心再想想清楚，那石膏像到底是投入一個池裏呢，還是投入一個桶子裏去？別忘記，那石膏像是非常之名貴的，我們一定要把它找回來。明白嗎？」

小福果然又從頭想過。

江强這種催眠法，據說對愚蠢的人最有帮助，能够澈底引發他的記憶。難怪健忘的人都紛紛要找催眠學家帮助了。

小福想了一會，說道：「我記得了，那是一個大桶，不是一個池。」

呂偉良恍然大悟，又附耳對江强說了一番話。

江强問小福：「那些稀糊似的東西，是否很黑？而且有些兒發光的，對不？」

「對了。」小福說：「那些泥漿似乎很黑，同時有些發光。」

呂偉良對各人說：「那不是什麼泥漿，席大禮也不是將屍體投入混凝土之內，而是放進了一桶柏油裏，也就是俗稱『瀝青』的黑煤油，建築公司常用的東西。席大禮是一位建築師，他當然知道柏油加熱後會變成稀糊狀，凍結後便很堅固。」

阿生拍腿叫了起來：「果然妙絕了，把屍體投入柏油桶內，凍結後不但防腐，而且沒有人會懷疑到那方面去，嘿！眞虧他想得到。」

江强喃喃自語，用手輕輕拍了小福幾下，他立卽甦醒過來。

但是，他清醒之後，又回復了傻裏傻氣的，眞叫人莫名其妙。

呂偉良示意江强的助手再把剛才放映過的幻燈片重新放映一次，這次當然無須加上深色膠片了。

在場的人都可以看得清楚，那地盤上的確有着不少大鐵桶在着。

阿生摸了摸後腦，說道：「可是，他爲什麼要這樣做？到頭來工人須要用柏油時，豈非同樣會發覺裏面藏了一條死屍的麼？」

江強也說：「是的，這看來聰明絕頂，其實是作法自斃的做法！」

呂偉良笑道：「本來我也想不通，但是，看過今天夏維的做法之後，想深一層自會明白了。」

阿生還是不明白，江強似乎想到了一些。

江強說：「他是伺機將那個鐵桶埋葬，對不？」

「正是這樣。」呂偉良說：「警方查過了基石之內一無所有，他自然不再受嫌疑了，於是，在下一次落混凝土時，他即使做了手脚，相信警方也不會再輕易嘗試吧！」

阿生道：「果然妙得很！怪不得他一知道夏維要翻開地基查驗時，故作驚惶了，原來他故意引誘探長走上失敗之路！」

呂偉良說：「是的，我也差一點兒給他騙過了，這回多得小福幫忙！」

小福傻氣地笑了笑！

江強問道：「然則，你打算怎麼樣做呢？」

呂偉良說：「我看，這一回又要借助你了。」

「有什麼事儘管吩咐好了，我們是多年老朋友，探長又是舊上司，從任何一個角度看，我也要盡力幫幫你的。」江強說着。

呂偉良道：「你不是有一副新式儀器，可以透視金屬和其他物體的麼？」

「是的，那是超級X光機，但是，如何可以把一桶柏油由他的地盤搬回這裏來檢驗？」江強爲難地說。

呂偉良指指那些從地盤拍回來的幻燈片，說道：「不是把大鐵桶搬來這裏，是把你的儀器搬到地盤去！你看見嗎？那兒今天很熱鬧，幾乎任何人也可以進去參觀一下。」

江強道：「你有沒有攪錯？把儀器搬到地盤去？卽使我答允你，只怕也太碍眼吧？」

呂偉良笑道：「你過去做警探的，怎麼會連這方法也不懂？我們可以僞裝成一家外國電視公司，把儀器放到卡車裏，他們最多以爲我們拍攝電視紀錄片而已。」

江強覺得也是個好辦法，於是下令他的探員們開始分頭工作，有人到樓下車房去把卡車僞裝起來，也有人進去把儀器拆卸，搬上車子裏去。

忙了半晌，江強才親自押陣出發！

當車子到達地盤時，許多記者及攝影隊仍在現場上。

江強令人把車子開入地盤去，立卽爲一名警員阻止，江強靈機一觸，揚手招呼一名由那邊走過來的探員。他們是舊同袍，彼此固然認得。

江強對那探員說：「賣個交情給我，讓我進去拍些紀錄片。」

探員只知道江強開了一間私家偵探社，却想不到他還開了一家電視紀錄片公司，爲之羨慕不已，立卽示意守住路口的警員，讓車子長驅直進！

、江強令司機把車子開得盡可能靠近那幾桶柏油囤存的地方，表面上車子在巡廻着各處，讓車上的攝影機能拍攝現場的情形其實主要目的物則是那一長列柏油桶。

至於攝影機根本就是僞裝的，裏面就是那一副超級愛克斯光透視機，妙在它可以利用乾電池發電，躲在後面的「攝影師」，並非別人，他正是「鐵拐俠盜」呂偉良。

呂偉良身旁的「副手」就是專責管理這儀器的專家。儀器就由這位專家開動之後，讓呂偉良親自透視那列柏油桶。

呂偉良雖然見過了不少大陣大仗，但從來未做過這種工作，因此，他的心理上難免非常緊張。

柏油桶有十多二十個，呂偉良逐一觀看，完全看不出端倪。

坐在前面的江強問道：「看見嗎？」

呂偉良焦急地說：「其實我也有些懷疑，你這儀器是否有效？」

江強低聲說道：「告訴你吧，它甚至可以透視厚鋼製成的保險箱。讓你身旁的助手看看，可能你不懂得一些開關。」

呂偉良只好退位讓賢，讓身旁的那位技術人員湊到鏡頭後面觀看。

呂偉良自問對機械方面並非完全是門外漢，但江強既然這樣說，他也希望這位助手能有所發現。

呂偉良因爲無須躲在黑布帳後面，所以能够引領外望，他這一望竟然給他發現了其中一個大油桶打橫倒在地上，前面正好給兩個同樣大小的油桶遮住了視綫。

那位置鏡頭是看不到的，怪不得剛才他找不到目的物了。

呂偉良很想叫司機把車子繞到後面去，但是，那邊堆放了大批鋼筋，車子開不進去。

呂偉良重新控制那副超級X光機，盡量將鏡頭往下移，透過二桶豎直的柏油桶，後面打横的一桶只可見到一半。

而且，由於前面有二桶滿儲柏油的大鐵桶阻隔，所以鏡頭顯得相當模糊不清，隱隱約約的可以見到有些東西彎曲着，假如那是屍體的話，鏡頭中所見的，應該是背部。

可惜這部儀器是一種新型的强力愛克斯光，而不是一般診病用的，否則，那些脊骨一定很容易分辨得出。

呂偉良示意司機可以把車子開走了。現場上的人亦有不少紛紛離去，地盤上的工人只有數名留守。

呂偉良在車內四處張望，見不到夏維，更見不到席大禮。只有一班好奇心特別重的市民，根本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在看什麼。

在歸途中，江強問呂偉良找到了答案沒有？呂偉良說：「不敢肯定，但無論如何，你總算幫了我一個大忙。」

江強笑道：「我們是老朋友，何必說這些客氣話？到我須要你幫我時，你不要推辭就好了。」

車子開回大厦地牢停車場，各人回到偵探社內。

阿生留下來陪住小福，目的是希望他說出更多可供參考的說話。

呂偉良要把阿生帶走了，只留下小福

一個人。他想過了，沒有其他地方比這裏更安全。在他的想像中，席大禮可能會對小福不利的。所以，呂偉良不得不爲這呆子的安全設想一下。

阿生開車與呂偉良離去時，說道：「小福告訴我，席大禮性情暴戾，經常出言恐嚇他的女秘書和小福，所以也難怪他的女秘書噤若寒蟬。」

「這是合乎邏輯的。」呂偉良沉思着說：「所以我懷疑他在劇烈的爭吵中，殺死了他的父親。但是，爲什麼屍體在他的寓所搬出？」

「可能他的父親吵上他的寓所去。」阿生又說：「我猜他未必爲了吵嘴，而是情殺！」

「爲了費莎？」

「是的，小福就曾撞見過他與費莎親嘴。」

「是的，我從費莎相簿中取了她一幀近照之後，小福也認得這個女人出現過席大禮的辦事處。」呂偉良說，「這証明江強的調查，結果正確，席大禮過去與費莎是同學兼戀人，後來費莎嫁了一個富翁，離婚後又神推鬼拉的，把她和席大禮的父親拉在一起，桃色糾紛，可能就是由此而起。」

阿生嘆氣說：「紅顏禍水這句話眞的沒有說錯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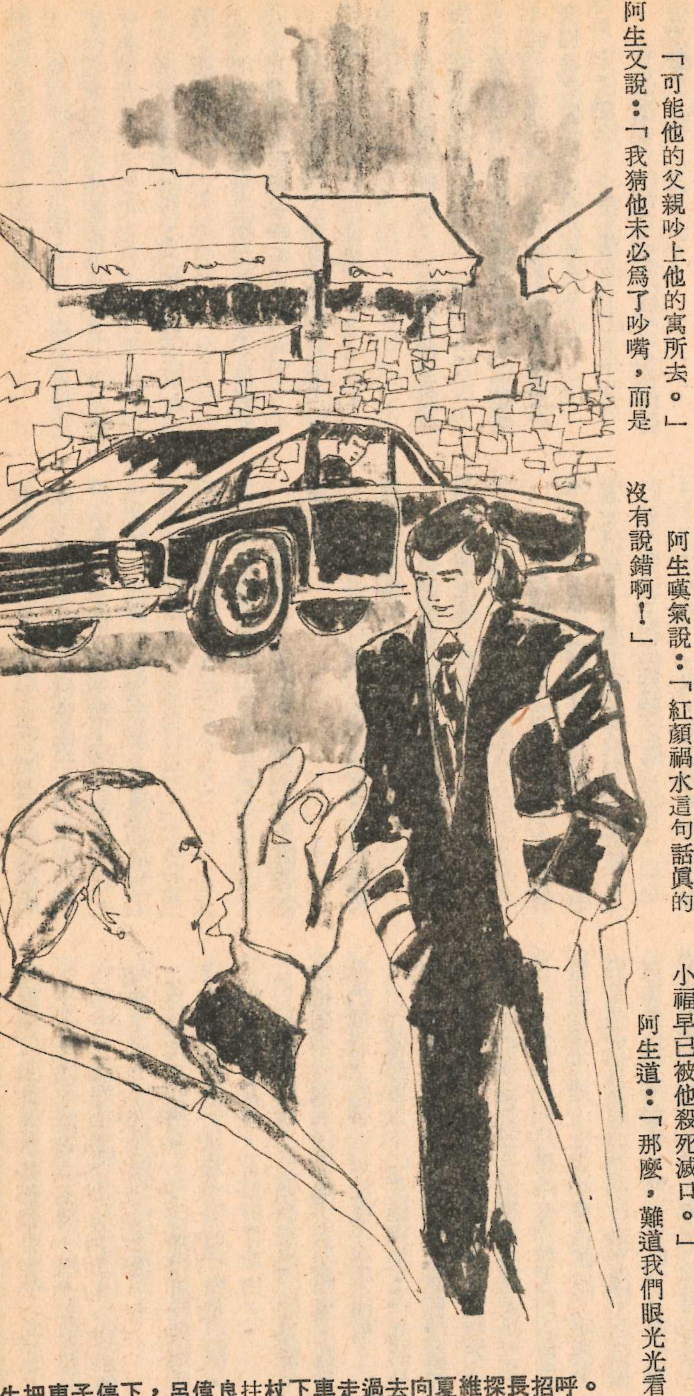
阿生想了想，忽然又問道：「師父，爲什麼你不去報警，又不去把油桶的秘密揭開？」

「那有什麼用？」呂偉良說，「卽使大油桶眞的有一具屍體藏在柏油中，到頭來席大禮還是可以賴得一乾二淨的！」

「但，我們有小福做証人！」

「沒有用的，將來上法庭，証人會變成廢人，只要他的律師請來一位專家，就可以証明小福的神經根本不健全。到那時候，小福的任何口供，也會變成無用。席大禮可能早已想通了這一點，否則，我看小福早已被他殺死滅口。」

阿生道：「那麼，難道我們眼光光看着他溜出法網之外麼？」



阿生把車子停下，呂偉良拄杖下車走過去向夏維探長招呼。

「不！我的想法剛剛相反，我們正在等待他闖進法網中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到時你自會明白了。」呂偉良最後說道。

× ×

黃昏時候，呂偉良師徒二人坐着他們車子由地盤外邊經過，這一帶又回復了往常一樣沉寂。這是新開發區，也許若干時候之後，這兒就是最繁盛的一條街道。

由席大禮督工的地盤，用木板作門，掩住了入口的地方。

呂偉良忽然叫阿生停車。

他發現了一條熟悉的背影，正拖着沉重的步伐在地盤外面蹓躂。

那人並非別人，正是夏維探長。

呂偉良嘆氣說：「我從來未見他如此頹喪，只記得他意氣風發的時候，不可一世！」

阿生把車子停過一旁，呂偉良拄杖下車走了過去，自後面叫了夏維一聲：「探長！」

夏維回頭看見是呂偉良，苦笑一聲，道：「別挖苦我，以後我不再是什麼探長了！」

呂偉良不禁呆了一呆，問道：「爲什麼？」

「我已經向局長辭職！」

「你別洩氣，來吧！我們找個地方喝杯茶。」

夏維道：「坦白說，我一點也不服氣，從種種跡象可以看得出，席大禮是殺死

他父親席楨的兇手。但是，屍體呢？」

呂偉良拖着他的手臂，併肩而行。他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親切。

夏維被呂偉良拖了上車，他在這種灰暗的心情底下份外覺得呂偉良這一份友情可貴。

呂偉良對阿生說：「找個地方喝咖啡吧！阿生。」

阿生於是把車開往林蔭大道，那兒有許多家庭式的露天咖啡座。

呂偉良師徒二人和夏維進了其中一家，揀了一個僻靜的座位坐了下來，叫了一些飲品。

呂偉良對夏維說：「你爲什麼還要到那地盤外面去？」

夏維道：「我不是說過嗎？我不服氣！」他想想又問：「是哩！你呢？你爲什麼也會這麼湊巧，到那兒去？」

呂偉良說：「我去憑弔！」

夏維道：「憑弔？別開玩笑了，你憑弔什麼？」

「憑弔席楨，但決不是開玩笑的。」

「……」夏維探長睜大了雙眼，張大了口，吶吶地問道：「你……你到底說的什麼？」

呂偉良一派正經地說道：「如果我估計不錯，你和阿生都沒有猜錯，席楨的屍體確是在地盤之內，而且席大禮是確有此心，要將屍體埋在永遠無人發覺的地基底下。」

「但是，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把它翻開了，証明一無所有。」

「那不過是時間上的配合問題。席大禮很聰明，他明知無可避免被你們警方所懷疑，一是由於大廈的爭執，二是女人的爭奪，將來警方遲早會把線索一路追尋到他的身上去。於是他索性把你引到他的陷阱中去！讓你先摔一交！」呂偉良又說，「結果，你眞的跌得很重，而他也達到了初步目的。」

「什麼目的？」

「替他翻開了一口墳墓。」

夏維道：「我眞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

「如果我忖測不差，他遲早會把他父親葬在他畢生的傑作底下。」

「你的意思是說：回頭他會把席楨的屍體移到地基下面去嗎？」

「對了，正是這樣。」

「那你就錯了。」夏維說道：「他們今天下午正趕工將大批三合土倒入木框中去，但當工人開工時，我們有人混在工人行列中監視，全無可疑之處。」

呂偉良呆了一呆，他記得今天在地盤上見不到工人開工，更不見到有人攪拌三合混凝土。

夏維知道呂偉良在今天下午二時許到地盤之後，苦笑道：「他們不過等記者們離去後才開工，因爲經此一役之後，工程已阻慢了。至於那些混凝三合土，是可以利用攪拌車大批運到的，你如果熟悉建築行業，就會知道本市的建築公司大部份利用這種攪拌機車，將混凝三合土由別處運來，既省時間，也省地方。剛才我經過地盤時，由板縫中見到的。那挖空的地基內，又架起了木框，而已經倒進了大批混凝三合土。」

呂偉良不禁暗暗吃驚，他担心那個藏屍柏油桶已被翻進水坭之中。

但夏維既然說工人開工時，有警探混在其中，他還希望時間上來得及。於是匆匆結了賬，三人又回到汽車裏去。

阿生負責開車，呂偉良趁這時候把昨夜的偵查結果，以及今天的行動及想法，一一告訴了夏維。夏維這才明白。

呂偉良又說：「你想想吧，如果席大禮把圓形的大油桶滾進了水坭漿裏，數尺厚的混凝土是否可以埋沒一個大油桶？」

「當然可以！」夏維說道：「眞的是天衣無縫！坦白說吧，如果你回頭把這種情形告訴我，即使我仍是探長，我也不會再要求把凝固的三合土鑿開查看。」

「當然，因爲這是每一個人的心理正常感受，上過一次當不會再試第二次的，於是他便可以順順利利的過了關！」呂偉良焦急地看看腕表，將近九時了，天已黑，他後悔不該到咖啡座去。

車子開入那條凹凸不平的馬路，那是地盤之所在。

呂偉良叫阿生把車子停得較遠，然後迅速與夏維下車。

就在地盤入口處附近，他們發現了一輛汽車，夏維立即認出了那是席大禮的汽車。

夏維對呂偉良說：「你果然沒有猜錯，他眞的摸黑到這裏來。這車子是他的，較早時還未見，他可能也是到了才不久。可惜我的佩鎗交回給局長，身上連電筒也沒有一支。」

夏維和呂偉良差不多走到門口的時候，阿生也從後面趕來了。

附近雖然還沒有裝上路燈，但星光燦爛，隱約總可以看見地盤裏的情形。

地盤入口處的「門」，不過是一塊木板，原是加上一把大鎖的，這時，已經開了。

呂偉良悄悄入內，只見黑暗中有人影在那邊移動，那人正彎腰使勁，將一個打橫倒在地上的大油桶滾動，逐步移動向地基這方面來！

呂偉良從身形可以分辨得出，他正是席大禮。

席大禮身裁高大，孔武有力，那個巨大的油桶很快給他滾到了距離地基凹陷的地方不及三尺！

呂偉良突然出其不意地，開亮了萬能拐杖中的電子電筒，一度强光如箭射至席大禮的臉部，令到他無法睜得開雙眼！

席大禮登時感到手足無措！

夏維却高聲呼喝道：「不准動，你一動我就開鎗！我是警方的夏維探長！」

呂偉良和阿生聽了都幾乎忍不住要笑出來。因爲夏維手中根本沒有手鎗，只是一根隨地拾起的短木棒而已。

可是席大禮雙眼給呂偉良萬能拐杖中的電子電筒照射得無法張開，當然無法知道虛實了。不過，席大禮却清楚認得這是夏維的聲音。

等到夏維走近了，他却突然出其不意地飛起一脚，踢向夏維的小腹！

夏維不虞有此一着，迅速倒下，阿生見狀立刻飛撲而上，與席大禮雙雙糾纏起

來！

呂偉良趁機靠近他們，但却沒有插手，只是袖手旁觀，夏維難免有些焦急，正擬助阿生一臂之力，阿生已將龐然巨物的席大禮摔進了地基下面去！

「啦嘩」一聲，泥漿飛濺盈丈，那些漿糊狀三合混凝土，迅速將席大禮淹沒！

阿生大吃一驚，他想不到這傢伙如此不濟，剛才他只是順勢仰倒地上，等到對方飛撲而上時，突然伸脚將對方的腹部支撑，雙手扯着對方雙臂，順勢借力一摔，就是如此這般的簡單，想不到他竟然有如斷綫風箏一樣，飛墮而下。

呂偉良比阿生更加吃驚，他立即奮不顧身，一躍而下，落下點正好就是木框的一角。雖則地面距離這裏有數尺高，但呂偉良控制自如，落下時輕飄飄的，雙足分踏在木框架子的兩塊厚木板之上，姿勢美妙，根本沒有人相信他的一條腿是假的。

呂偉良站穩脚之後，立刻伸出鐵拐杖至三尺以外，將浮沉其間，拚命掙扎的席大禮拖回來！

席大禮雙眼睜不開，泥漿糊着他整個面部，要不是他體形高大，相信連浮上來的機會也沒有，剛才他也只是手部接觸着呂偉良鐵杖一端，才被救回了一命！根本當時他也不知道那是一枝鐵拐杖！

阿生鬆了一口氣，設法與夏維合力將席大禮和呂偉良由下面拖上來。

夏維利用呂偉良汽車中的無綫電話，通知總部立即派人來。

夏維雖說已向局長辭職，那只不過是他覺得無法下台的做法。現在總部的下屬們知道他緊急召集，於是紛紛趕來。

轉眼之間，這沉寂的地盤又再度熱鬧起來。

大批警員把照明器材搬來，地盤內內外外，立即被照射得如同白晝。

席大禮雖則被捕，他却不承認殺死他父親席楨。

夏維因爲老早聽到呂偉良說過油桶內可能是藏屍之所，後來又見席大禮親自企圖將那個油桶滾入地基的泥漿中，他肯定這一桶凝固了的柏油之內必有古怪。於是叫人把它溶解，這却是一項非常化時間的工作。

果然，柏油之內浸着一具屍體，但出乎意料之外，那並非席楨的屍體，而是一個女人的。但已弄得血肉糢糊。

由於自頂至踵盡是柏油，要不是那把長長的頭髮，以及凹凸分明的健美身裁，眞的是雌雄難辨。

席大禮不服氣地說：「你們怎麼還會回到這裏來？」

呂偉良道：「你可能忘記了小福這個呆子吧？」

「是他？」席大禮氣憤地說：「我早想到他可能洩漏那晚的事，但今天我找了他幾次，他連人影也不見了。」

「找他幹嗎？殺他滅口嗎？」呂偉良笑了笑，「殺一個還不够，還要殺兩個，將來填命時，你何來有兩條性命？」

席大禮嘆了一口氣，說道：「你大概對我何故殺死費莎很有興趣，好吧，就讓我告訴你，她本來就是我舊時的愛人。」

「這點我已知道了。」呂偉良說：「你殺她，大概是由於她愛上了你的父親席楨，是不？」

「是的，這個壞女人，竟想正式與我父親結婚，簡直是夢想。」席大禮又說：「我本來要求她騙了父親一筆巨欵交給我之後，就離開我父親，想不到她寧把一切現欵首飾全送給我，也不肯與我重續舊歡，更不肯離開那老頭兒，我在最後一次爭吵中，把她殺了……」

「你銀行戶口的錢原來都是她自動奉送的？」

「是的，可以這樣說。父親失踪後，她來找過我，因爲她知道我與父親意見不合，爲了建築大廈的事，父子鬧得很不愉快，她担心我對父親不利，我乘機暗示已將父親軟禁，因爲我須要千多二千萬建築我夢想中的大厦，想不到她果然把一切身外物付出，只要我把父親釋放。其實我那裏知道父親在什麼地方？」席大禮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道：「我要求與她重續前緣，她只輕輕吻了我一下就要走，我一時狂性大發，就此殺了她。事後我很後悔，左想右想覺得最好還是把她的遺體永遠安葬在這幢大厦之下，因爲這是用她的錢財建成的。」

夏維與其他警方人員在場，席大禮這一番說話自然被錄了音，以便他日用作呈堂証物。同時在地盤內大舉搜索。

呂偉良呆在一旁，竟然不知怎麼樣問下去才好，因爲他想不到柏油之內浸着的是費莎，而不是他們要找的席楨，更想不到席楨與費莎是眞心相愛，這也許是人結人緣，或者費莎喜歡更成熟的男人所致。

但無論如何，這件事又進入了另一階段，席楨仍無下落，也就是仍未了結。

不過，席大禮殺人塡命，他被送上法庭當然是無可避免的事。

夏維想不到在心灰意冷，大受打擊之際，就憑着呂偉良師徒之帮助，反敗爲勝。雖則屍體不是席楨的，但他本人和警方的顏面總算得以保存，同時亦可向各方面交代了。夏維起碼無須再受輿論抨擊。

呂偉良所以獃在一旁，是因爲他想着另一件事，他趁住警方接續盤問席大禮口供之際，與阿生悄悄回到了他的汽車裏去。現場上的偵查工作則通宵進行。

呂偉良坐在車內喃喃自語道：「席大禮沒有殺死他的父親，那麼。席楨到那兒去了？」

阿生也感到困惑，他說：「席楨有四個兒子，我看最邪氣的是席四耻，最陰險的是席大禮。但是，席四耻和席大禮我們都調查過了。」

呂偉良道：「人不可以貌相，席四耻雖然外型是個嬉皮士，但除了吸毒以致被人要脅外，看不出其他可疑地方。」

「席三廉只是個花花公子之流，給江强調查過了，如果有什麼可疑之處，他一定會對你說。」

「那麼，現在只剩下一個老二——席次義。」

「但，我看他很正派，是個典型科學家。」

「不！」呂偉良若有所思地沉吟着說：「其實我們早就該懷疑老二。」

「爲什麼？」

呂偉良道：「因爲他的口供顯然與事實有矛盾。」

阿生說：「但事後他已向警方解釋，由於手表停了，所以時間上不大清楚。我知道你所指的就是他對夏探長說過，當日他父親曾先到他那實驗室去，然後才到席大禮的辦事處。你指的與事實有矛盾，大概就是這一點了吧？」

呂偉良道：「是的，我們快去找席次義！」

「爲什麼？」阿生雖然這樣問，實則他已將車子開出。這時天色已經大白。

呂偉良說：「席次義是個得過獎金的科學家，對時間十分珍惜，怎會看錯時間？我記得他手腕上戴的是一隻名廠自動手表，怎麼會停止行走？分明是說謊，我們和警方給他騙過，完全是給他的忠實外型以及博士銜頭造成了一種心理上的錯覺，所以才會把視綫集中在席大禮的身上。但是，我現在回憶一下，反而相信席大禮的說法。」

「席大禮說什麼？」

「席大禮說七月十九日那天，席楨先到他的辦事處去，爲了建築大厦的事跟他吵了一頓，然後才跑到北郊去的。」

阿生道：「但是，席次義就說：席楨先到他那兒去，然後才回到市區去席大禮的辦事處。」

呂偉良道：「我們兩者比較一下，就不難發覺席次義說謊了。當日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那個電話既是席大禮打去的，席楨事後匆匆離去，他當然是到長子席大禮那兒去，怎會跑到老遠的北郊？如果換上了我，我也會先到市區，然後再往北郊。對嗎？」

阿生道：「他爲什麼要說謊？」

「問得好啊！」呂偉良道：「席次義爲什麼要說謊？很簡單，他明知事情弄僵，希望轉移各方面的視綫。」

「但是，動機呢？殺人，總要有動機的。」

「可能又是爲了錢。江强替我們調查過了，席楨這個人很古怪，正如他預立的遺囑內容一樣，他只在生前盡力去幫助他的兒子，發展他們的事業，所以老三購買醫藥儀器的賬單，也拿去席氏公司收錢，但江强向公司中人查過了，這種賬單也得要席楨審查過才付錢的，然則，席楨會不會對實驗室各項預算及支出有所不滿，因而與席次義發生爭執？殺人不一定要有動機的，有時只是一刹那的誤會，就可能鑄成大錯。」

車子繼續往北郊進發，直駛三家邨。轉進濃密的樹林，再走一程，就可以看見席次義主持下的私人實驗室了。這時候，已是上午八點多鐘。

實驗室的主要部份是一間兩層高的建築物，那原是席楨名下的一幢郊外別墅。但四周有許多空地，席次義已逐漸加蓋了不少建築物，例如各種冷熱不同溫度的玻璃屋，便是其中一部份。

師徒二人原本非常欣賞席次義這個人，尤其是他的研究工作。這一類科學家，往往就是爲人類的未來，創造各種奇蹟的。但是現在回心一想，反而覺得他陰險可怕了！

車子開至路旁停下，師徒二人下車走向別墅那邊。

路上他們遇見一名男子，截住他問：「席次義先生在嗎？」

那人什麼都沒有說，指指別墅旁邊的一間玻璃屋。然後自顧自的走了。

呂偉良感到有點奇怪，阿生卻說：「難道這傢伙是個啞吧嗎？眞無禮！」

師徒二人走進了玻璃屋，但裏面鬼影也沒有一個，有的只是一盤盤的植物放在不銹鋼的架子上，地上也有種植在泥土中的東西。太陽雖然由透明的屋頂晒進來，但這裏面的氣温很低，有點寒意。

這是完全獨立的空氣調節系統所控制的玻璃屋，每一間都不同氣温。

阿生忽發奇想，對呂偉良說：「這些會不會是毒品呢？」

呂偉良過去曾發現市郊有人種植大蔴，但他現在仔細看清楚，這些植物既非大蔴，又不是罌粟，所以他無法確定下來。

但是明顯可見的，就是有些植物曾被割過，有些則是接種的，而且每一種均有編號。

外面有個人入來，但不是席次義。這個人顯然是因爲從透明的玻璃中見到師徒二人在裏面，所以才會入來的，他不說話，打手勢示意師徒二人離去。

師徒二人交換一個眼色，顯得無限驚奇。爲什麼這個人也像第一次他們遇見的男子一樣——一言不發？

呂偉良故意問道：「請問你，席次義先生在那裏？我們是來找他的。」

「………」那人仍然一言不發，用手指指別墅那邊，然後做了幾個手勢。

呂偉良和阿生不大明白他的意思，但幾乎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必然是個啞吧！難怪他不說話了。

呂偉良只好離開那間玻璃屋，那啞吧也監視着阿生離去之後，他才將那度門鎖上。

阿生說道：「有什麼值得這麼緊張？不過是一些植物而已。」

「可能是罕有的品種。」呂偉良又說：「眞奇怪！難道在這裏工作的人，全是啞吧？」

阿生也說：「是的，這是我們遇見第二個不說話的人。」

呂偉良拄杖走向別墅那邊，在未到別墅門前時，他們仰首上望，隱隱看見二樓有人影幢幢，那些人全是穿上了制服的。

師徒二人到了門前，發覺門已關閉，卻又找不到門鈴所在。

他們轉到橫門，那是同樣是關上了。師徒二人找不到一個人問路，又找不到門鈴，只有敲響了門板。但是，門板十分堅硬，敲得大力手指也痛了，敲得細力卻沒有聲音。

阿生四顧無人，對呂偉良說道：「我們何必等待？自己進去看看吧！」

呂偉良當然知道阿生的用心，他無非想施展開鎖絕技。

呂偉良實在也覺得這裏一切充滿了神秘感，所以他並不反對阿生的做法，只見阿生摸出一根鋼條，輕掀幾下那匙孔，門就應手而開。

師徒二人正感覺得奇怪，這裏一切既然充滿了神秘感，爲什麼門戶又如此單薄？從阿生那幾下簡單的動作看得出，簡直是不費吹灰之力，那就是說，門鎖構造十分單薄，阿生能夠輕而易舉地將它弄開，其他小偷相信也能做到。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緊隨着門被輕輕推開之際，突然鈴聲大作！當堂嚇得阿生忙了手脚。

呂偉良還沒有決定怎樣做，數名大漢已分由屋內屋外趕到，將師徒二人包圍起來！阿生情急之下擬先發制人，却給呂偉良一聲喝住！呂偉良對那班大漢說：「我們是來找席次義博士的。」

但是，沒有人答他，反而有人衝了過來！

師徒二人看見這班人帶着繩索，手執棍棒，正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如果他們再不動手，就惟有束手被綁。

阿生首先發難，呂偉良也覺得沒有選擇的餘地，手起杖落，縱身輕跳，轉眼之間已將數人傷倒地上，但那邊却湧出更多手持武器的人，紛紛趕來！

師徒二人本來就不是存心來打架的，目的只要找着席次義問個明白，想不到他們所遇到的人全是不能說話的啞吧。

目前這種情形，相信獃下去只有被擒，甚至活活打死，也不出奇，所以師徒二人立即往屋內竄去，希望能及時找到席次義。但見屋內又有一股人潮湧出，來勢更兇！

呂偉良無可奈何，只有與阿生急急往那列玻璃屋逃去！

師徒二人匆忙間躲進了其中一間沒有上鎖的玻璃屋去。由於沿途有矮林遮遮掩掩，玻璃屋綜錯複雜，加上陽光照射在玻璃上令人眼花繚亂，那班追踪的人竟然在一時之間未能發現他們的踪跡。

但是，師徒二人剛想找地方躲起來之際，立刻就發現入錯了地方，因爲那兒的氣温十分寒冷，令人無法多留片刻。

他們趁住各人未找到來之前，迅速離開了那間奇寒的玻璃屋，豈料剛剛跑了出去，那班人又持着刀棒過來！

師徒二人東奔西躲，最後又躲進了另一間玻璃屋——這是比較大間的，裏面的植物，有些生長得很高，很濃密，足可藏身。但是，裏面的温度很高，有如走進了一個火爐裏面一樣。

阿生躲在一叢矮林後面，低聲說道：「這好像是非洲森林地帶，大概接近赤道了。」

呂偉良還未答話，那班人已經進來。

他們靜伏不動。那班人約畧地搜了一遍，竟然未發覺師徒二人的踪跡。

有人說道：「這裏太熱，他們不會躲在這裏的，走吧！」

各人果然又一窩蜂地退了出去。

師徒二人正悄悄鬆了一口氣，突然聽到了「卡察」一聲，從玻璃透視出去，可以看見一個大漢正把這裏的門鎖上了。

師徒二人汗如雨下，口乾舌燥，彷彿置身於熱帶森林中。

他們覺得難以忍受，等到那班人離開了視綫之後，阿生迅速奔至門後，企圖把門鎖開啓，但是，鎖是在外面的，並非鑲在玻璃門之上，要把鎖弄開，除非將玻璃擊碎。雖然阿生明知把玻璃擊碎難免會發出聲響，但也沒有辦法，因爲這裏面的温度實在太高，又無法發現控制空氣調節的開關掣在什麼地方。如果這樣挨下去，他們實在難以支持得住！

於是阿生從地上檢來一塊石頭，用力擊向玻璃門，但並無濟於事，因爲那是不碎玻璃。阿生在吃驚中再試了幾次，分別以石塊擊向門，牆等處的玻璃，但無論費盡了多大氣力，也無法動它分毫。

阿生正要回頭找他師父商量，豈料回頭一望，却不見了呂偉良。

其實剛才他心裏已經感到驚奇不已，爲什麼他在大汗淋漓中忙個不了，獨是未聽到師父的一點意見呢？現在他才明白，呂偉良根本沒有在他的身邊。

阿生非常吃驚，叫道：「師父師父，你在那裏？」

呂偉良突然由一處矮林中冒出頭來，打了一個手勢，禁止阿生聲張。

阿生看見呂偉良無恙，這才悄悄鬆了一口氣，但是他的舉動却令人驚奇不已！呂偉良的態度顯然不是爲了害怕玻璃屋外面的人，而是另有作用。

阿生繞到矮林後面，正想問呂偉良幹什麼，但他眼前看得見的就是答案，所以他亦無須多問了。

呂偉良指住一塊已經移開的草坪，低

左宗棠軼事二則

·小平·

好像一個染缸

左宗棠奉命征新疆，勝利後，隨軍文武都升了官，大家喜氣洋洋。一晚，舉行慶功宴，大家都有醉意，左大帥特別高興的對幕友李某說：「我這裏好像一個染缸，許多頂子都染紅了！」李某帶着譏諷的口吻說：「朝廷的爵祿給與有功的人，非一人之私也，只見個人不見朝廷，頂子雖紅，非國家之福！」左聽了非常不自在，忍了沒有生氣。到第二天酒醒之後，問李某道：「昨晚你爲什麼要當衆給我難看？」李說：「假如我昨晚不說話，那末這大批紅頂子，將來誰能管束？」左聽了爲之心折，並謝他顧慮的周到。

沒人像三爹

左宗棠接任兩江總督前，曾回到自己的家鄉住了短時期。一天傍晚，在後花園散步，看到一年輕花匠在樹下看三國演義，左公走近很温和的問道：「你看三國何人像三爹？」（左排行第三，爹是湘人對老年人的尊稱）花匠道：「三國裏沒有人像三爹。」左公追問其因，花匠說：「三國人才，僅諸葛亮一人而已，可是他六出祁山，六次失敗，他的才能就有限了！至於三爹，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既能治兵又能治民，不僅三國是沒有三爹，三國後也沒有三爹。」左公聽了非常高興，因而教他習武兼習詩文，這花匠後來因功擢升到鎮台。

聲對阿生說道：「這兒可能是一條秘密出路。」

阿生蹲下細看，一塊可以撬開的鋼板，原來是一度活門。門沒有鎖，輕輕將泥土撥開，再一撬就應手而開。

下面出現一度吊梯，像是通往某處的暗道，又像是馬路旁邊常見的暗渠。

呂偉良亮了萬能拐杖上面的電子電筒，往下照射，只見一條通道往東伸展，呂偉良翹頸外望，根據方向推測，那極有可能是通往別墅那邊去的。

爲什麼要有一條通道？

他們初步推測，大概是必要時逃走之用吧。……這種假設當然是往壞處想，如果席次義是個問題人物的話，他難免會爲自己的安全着想，萬一遭警方包圍，就要找定後路了。

師徒二人沿住吊梯而下，到了下面之後，再將鋼門移回洞口。

裏面是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幸好呂偉良有萬能拐杖上的電子電筒可以照路。

那通道的高度僅可以通過一個人，稍爲太高的人走過時就可能撞傷額頭。

呂偉良一邊走，一邊以電子電筒往上下左右各處照射，他發覺頂上有通風及抽氣設備，難怪在下面沒有窒息的感覺了。

他們小心翼翼，担心前面隨時可能有人出現。

走了一會，已到了通道的盡端，那兒又分左右伸展，也就像分岔路一樣。

往左望，看見不遠處有一度扶梯，通到上面是一度漆上了藍色的鐵門。

往右看，三丈以外是一度白色漆油的鐵門，但看來十分堅固。

兩度門一高一低全都是關閉了的。

呂偉良估計左邊通往高處的地方，可能就是別墅的主要建築物，那麼，他們現在可能就是在別墅的地底下面。

那右邊又是什麼？

師徒二人爲了好奇心的驅使，終於走向右邊那半截通道。

白色大鐵門鎖上了，阿生把它輕輕撬開，發覺門內有門，另一度紅色大門上有四個斗大的字：「危險勿近」！

阿生以充滿了疑問的目光瞪住呂偉良，呂偉良其實也同樣感到莫名其妙。

師徒正感徬徨之際，那邊却傳來一陣開動鐵門的聲浪。

他們大吃一驚，因爲此時如果有人下來，將令他們難以找到藏身之所，但是，鐵門開處，果然有個人自扶梯下來，後面似乎還跟了一些人。

阿生急忙把白色鐵門掩上，因爲前面走廊上根本無處可以讓他們躲藏，只有掩上白門，躲在白門與紅門之間——那兒有數方尺的空間。

但是，呂偉良立即就發覺他們的處境非常危險，因爲看情形，聽步聲，那些人可能就是到這兒來的。

呂偉良靈機一觸，忙將鐵杖橫擱在兩門之間的高處，幸好那兒比外面的通道高出了許多，而且一片黑暗，希望不易被人發現就好了。

呂偉良用「打單槓」的方式，翻身上了上面，蹲在鐵杖上，阿生也依樣葫蘆。

轉眼之間，步聲已移近，有人用鎖匙開門，但當他發覺門鎖已被人開了之後，就驚奇地說：「奇怪，怎麼會這樣？今天誰入過雪房？」

後面有個男子答道：「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博士自己吧！」

那人拉開白色鐵門，再用鎖匙進來打開紅色鐵門，這時他正在師徒二人的脚下，要不是環境如此漆黑，很易就發覺。因此，師徒二人連呼吸也忍住。

紅色鐵門轉眼開了，後面有兩名大漢，用担架床抬着一個人入來。

一塊白布自頂至踵地遮蓋着，那分明是一具死屍。

師徒二人看見那三個人先後進了被稱「雪房」的地方。

紅色大門又再掩上。

一分鐘後，門又重開，爲首一人鎖上紅色鋼門，退了出去，又再鎖上白色的門，三個人全都走了出去，只留下那具屍體在「雪房」中。

師徒二人由上面躍下，呂偉良以電子電筒照耀，親自動手施展了他的開鎖絕技，將紅色鋼門打開，裏面是一度厚厚鑲上軟膠的門，但沒有鎖，扭住門環就可以推開了。

呂偉良和阿生可以看見「雪房」之內，一張手術床上面正躺着剛才抬入來的屍體。阿生却走向牆邊，設法把那些一個個排列得十分整齊的鋼門弄開。

一股寒氣迫人，令到阿生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這間「雪房」已經够凍，但那些鋼櫃裏面更加結了一層層厚霜。

一股冷氣烟霧散開之後，阿生看清楚櫃內的東西，更加吃驚的叫將起來：「死屍！原來席楨就躺在這裏！」

呂偉良正擬揭開白布，看看手術床上放着的人是誰，忽然聽到阿生提及「席楨」的名字，不由的呆了一陣！

呂偉良連忙拄杖走過去，果然看見櫃內被雪藏的屍體正是席楨，其他的鋼櫃裏，也同樣放着幾具死屍，但師徒二人不知道他們是誰。

突然間有人從外面入來，他正是席次義，後面還跟着數名大漢，師徒回轉身時，席次義却冷冷地說：「怪不得他們說這外面的門鎖不知怎的會給人弄開了，原來是兩位。」

呂偉良說：「我本來專誠拜訪的，但你的手下太不講理。」

席次義道：「我正在檢驗這位先生——」他說時用手指指躺在手術床上的死者，「他是剛死去的，我們必須進行一連串的工作，例如不讓屍體腐化等等，想不到他們這班啞吧如此魯莽，眞對不起！」

呂偉良道：「想不到席老先生是你殺的。」

席次義笑道：「我不會殺人，除非你迫我，家父當日是被大哥活活氣死的，他先到過大哥辦事處，跟他吵了嘴，氣得父親心臟病復發，結果在這裏突然暴斃，我依了他的遺言，將他雪藏起來，你爲什麼要插手去查這件事？當他失踪好了。」

「我想起了。」呂偉良說，「美國有凍藏屍體協會，你大概是這一類會員？」

「對了，你也知道外國有這類協會，

那好極了。」席次義說，「人類所以死亡，是因爲疾病的困擾，但若干年後可能發明新藥，例如癌症，眼前是絕症，若干年後也許易如反掌地將它醫好，我父親的心臟病也是一樣，所以，我們一邊進行研究新藥，一邊把一些因患病致死的人雪藏起來，等到有新藥面世時，就將他解凍，令他們復活，我們在這裏的工作，就是雙管齊下。」

阿生又問道：「爲什麼那班人不會說話？」

「他們全是由啞吧院請回來的，由於我們的工作需要保密，這種人最適合我們。」席次義說。

呂偉良問道：「其他死者，又是什麼人？」

「他們大部份十分富有，我們在獲悉他們患了絕症之後，便派人與他們秘密接洽，替他們死後雪藏屍體，但由於我們支出太大，所以必須他們先捐出一筆巨欵。」席次義道。

「怪不得那些失踪者的戶口，都發覺少了一筆錢了。」呂偉良說。

阿生插嘴問：「爲什麼你們不作合法經營？」

「我們探過當局的意見了，他們不會批准的。」席次義又說，「但在美國，這却是合法的事業……」

「可惜這裏不是美國！」突然有人叫了入來。

各人回頭望向門口那邊，一隊警員荷槍實彈的站在那邊，剛才說話的人，正是一位高級警官。他又說：「席次義，你們被拘捕了！」

呂偉良認得那位警官，那位警官自然也認識他們師徒二人。

席次義等人在毫無反抗地全部束手就擒！

原來外面已被警方包圍，由於這是一項有計劃的行動，刹那間，警方迅速控制現場，只是他們在地下雪房中一無所覺而已。

警方一直派人在附近暗中窺伺，甚至師徒二人的行動警方人員也見到，只是埋伏在樹林中的警隊沒有上司的命令不敢開始他們的行動而已。

由於警方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令到別墅內內外外的人來不及逃避，也來不及通知席次義，於是各人紛紛落網。

患了癌症的富商申火旭以及尤金等人，他們的屍體都在雪房中起出，由於這是死者遺屬不承認的事，所以席次義的罪名便多到無法計算。

不過，他的確沒有殺死過一個人，即使他父親，經過解剖後，亦明證確是死于心臟病的。

至於席楨，他極力支持兒子「雪藏屍體，等待復活」的大計，所以遺囑上也顯得奇怪，他所以不把遺產分散，正是希望若干年後眞的能「病愈復活」，那時銀行中的存欵仍然可以由他運用，因爲他以爲兒子一直替他雪藏屍體，當局找不到他「死」的證據，只能列爲「失踪」。

若干年後他一旦復活，人家頂多以爲他去外地回來，銀行只要證明他的簽字符合，相信一切也不成問題。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的四個兒子固然不能享用他那筆巨大的遺產，即使當局也由於他的遺囑有所聲明，只能讓那些錢永遠存在銀行，除了按例抽取部份遺產稅之外，只有他的妻子可以按月到銀行去取利息。

（全文完）

青萍劍鬥洛家劍

兩名教頭眞劍比武

專欄作者：陳光

一位是山東太極螳螂門名師鄺羣威，另一位是道派高手游彬，他們不佩戴任何護具，用眞劍上陣，打出純粹中國武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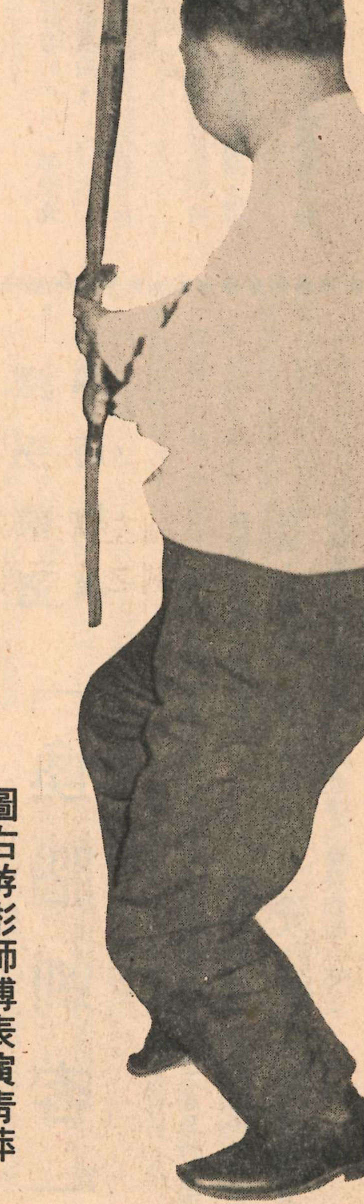
中國武術——十八般兵器，雖然十八種兵器都有其不同作用，但無可否認，劍術是最淵博的，無論任何一派之武藝，都有劍術，其廣泛之程度，與各門各派之拳術一樣，正唯如此，劍術便成爲各門各派都有的功夫，少林雖然偏重於拳術與刀法，但仍然有「達摩劍術」，須知少林武術，源於僧侶，和尚是照例不佩劍的，他們之中型兵器是以刀爲主，所以和尚是用戒刀的，長型的兵器是禪杖或月牙鏟之類的多，但少林派仍然有一套絕好的「達摩劍術」，由此可知，作爲一派的武術，缺不了劍術，他如峨嵋派，武當派，這兩派的武術，源於道士，道士的防身兵器是劍，所以這兩派之武術，是以劍術著名的。自然，四川青城派的劍術，與及西嶽華山派的劍，也揚名於世，但青城、華山兩派之劍術，其緣起也出自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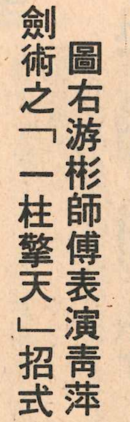
據鄺羣威師傅說：中國劍術，始創於道家，是無可置疑的，由道家而播傳到儒家，也是不爭之論，因爲中國古代的讀書人，宗於道家之學說，因而學劍，孔夫子也佩劍的，便足以證明中國古代的讀書人是喜歡劍術之武藝了，所以書生遠遊，與琴劍爲伍，考其原因，琴與劍，都是涵養性靈的一種藝術，所以中國著名的大詩人——李白，也是嗜好劍術的書生，這從他上韓荊州書中，「十五好劍術」一語，便足以証明他很年青便學劍了。

「由於當時劍術的風氣，彌漫於士大夫之間，劍術便成了一種時髦的玩意，不

圖左鄺羣威師傅表演

家劍之「天涯射月」招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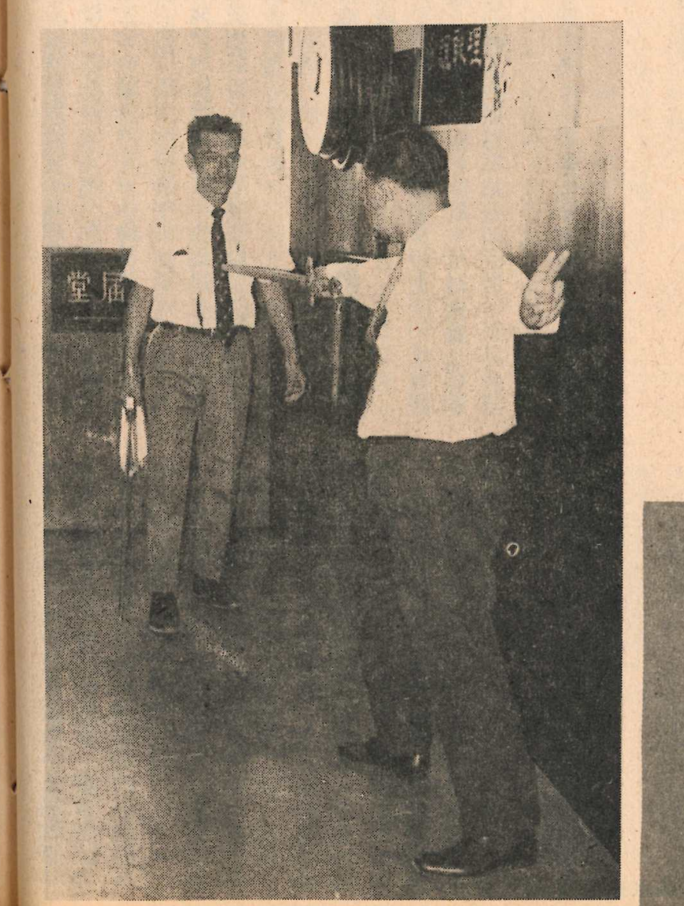




圖右游彬師傅表演青萍劍術之「一柱擎天」招式







圖片說明

㈠游彬師傅之「蜻蜓點水」

㈡鄺羣威之「滄海騰蛟」

㈢游彬師傅之「毒蛇出洞」

但道家視劍術爲必修科，甚至歌妓，也以筵前舞劍爲一種藝術。」

青萍劍術名家游彬師傅見解，更是學理，他說：劍之形狀，根本就是藝術，因爲劍的本身是輕巧的兵器，它尖鋒兩刃，通常的一口劍，長二尺七、八，重不過三斤，唯其如此，劍術要柔，講究靈活，不尙用力，却尙用勁巧，擅用劍者，祇用劍尖之三寸而已，因此，劍術一定要快，要制勝機先，於是它的招術與手勢，非認眞靈活不可，武林術語，「刀如猛虎」，「劍似遊龍」，「遊龍」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其含意就是輕靈快速。

鄺羣威師傅是山東太極螳螂門第十代傳人，山東太極螳螂門雖然也有十八般兵器與及拳術，但劍祇一套，那就是「洛家劍」。

游彬師傅是道派的名師，他的劍術是「青萍劍術」。

兩位師傅之劍術功夫，可說也有二十年的苦練，但等閒不肯以劍術示人，即以香港中國國術總會主辦之先後三次「中國國術觀摩大會」如此盛擧，鄺師傅之「洛家劍」，在千請萬請之下，才舞了幾招而已。

游彬師傅之青萍劍術，更甚少「亮相」，此次應筆者之請，才以眞劍比劃幾招，但中國劍術功夫，不同拳術，更不同西洋劍術，不要戴頭罩、拳套、護陰，甚至披甲也影响劍術之演出，在這樣情況之下，雙方用眞劍比劃，無疑是一件極其危險之事，幸而鄺師傅，游師傅都與筆者摯交，而他們二人並無恩怨，不但應筆者之請，而且還答應點到即止，避免發生流血事件。以下便是鄺師傅與游師傅比劍之經過情形：**圖一**右方的是游師傅，他首採攻勢，仗劍直刺鄺師傅之心窩，這一招是青萍劍術的「青蜓點水」，圖左的是鄺師傅，他右手持劍下垂，看樣子，他好似不像武俠小說家筆下的「擺開架式」，而係很隨便的應戰，其實，這是「洛家劍」與其他門派之劍術不同之處，因爲「洛家劍」是講究隨機應變的，根木就不「擺樁」，看對方怎麼來就怎麼應付，自然，如果不是練到爐火純青，當然不會好似鄺師傅這般鎮定的，但不可不知，他是全神貫法於對方的左手之「劍訣」上，因爲但凡用單劍（指長劍而論）之人，左手駢伸之食指與

鄺羣威師傅之「仙人削竹」



鄺羣威師傅之「仙人削竹」

中指的「劍訣」，是指揮右手的劍之動向的。

就在游師傅一劍刺到之際，鄺師傅身形從左側一躲，脚底下樁步已逞變化，右手的長劍便本能的殺出一招「滄海騰蛟」，錚一聲向游師傅的劍刃架去如**圖二**，這種情形，武林術語，謂之「雙劍交柯」，但有一點不可不知，劍與劍相碰，除非在極度危險之下，倉忙招架，否則絕對不會用劍鋒相碰的。

但游師傅的青萍劍術變招甚快，儘管兩劍交柯，快如閃電光火石一般，祇錚然一聲，游師傅之劍勢立變，兩膝一屈，身形矮了半截，使出「青蛇出洞」的招術，利用劍尖三寸，疾刺鄺師傅之右膝蓋如**圖三**。圖片顯示得清楚，游師傅這樣隨地變招，而且變得這般波譎雲詭，顯然是煞着絕招了。

他二人都是香港武林中一流劍客，而且游師傅鬥志甚盛，雖然講明點到即止，但既然動手亮招，我武維揚，志在必勝，何況他這一招「青蛇出洞」如此奇詭，所以鄺師傅遂忙弓身提脚，犹如「蝦公」一樣，利用腰力，連消帶打的用「仙人削竹」之招術，劍從下沉，猛地向游師傅的右腕削去如**圖四**。

自古道「落場無父子」，雖然講明點到即止，但搏鬥至此，爲了聲譽，便不能不以牙還牙，所以鄺師傅這一招「仙人削竹」之反擊，打出「火氣」來，儘管游師傅及時避過，但鄺師傅一招得手，再不饒人，腕底一翻，劍往上翻，使出一招「白蛇吐舌」絕招，劍芒疾刺游師傅之咽喉如**圖五**。

圖片顯示得十分清楚，鄺師傅這一劍不但快而閃電，而且係蓄動而發，正如武俠小說家筆底下之描述，「劍快似流星」，當時本刋編輯之同寅，都嚇到驚呼駭叫滿以爲游師傅招架不及，而事實上亦的確招架不及，如果他不是武功的底子好，本能的身形往後一仰，使出「鐵板橋」之姿勢，否則喉嚨一定濺血。

武藝功夫千變萬化，特別是劍術變化得更快，游師傅雖然險些兒咽喉中劍，但他的身形步法實在巧妙得很，才以「鐵板橋」避過來，人已飄身到鄺師傅之處，所以鄺師傅急忙翻身一劍刺下如**圖六**鄺師傅這一招是洛家劍的「夜叉探海」。

但游師傅已然飄身易位，站穩身形了，有恃無恐的施展「倒掛銀瓶」招術，一劍煞落如**圖七**，兩劍交柯，形同十字。

上文說過，劍之本身根本就是藝術，兩尺七、八寸長，而劍刃的本身，少說也有二尺，尖鋒兩刃，輕巧玲瓏，在兩劍交柯之際，變招得快，誰便佔了優勢，游師傅之「誰青萍劍術」，快得出奇，就在鏗鏘一聲，兩劍交柯的一瞬間，他的右脚不但迅速踏下，以加强他的樁步，而右手的長劍，也就同時化出「騰蛟起鳳」之招式，把劍一揮而上，便向鄺師傅的脖子殺去，快如逐電。

游師傅這一招「騰蛟起鳳」，是存心報復剛才鄺師傅之「白蛇吐舌」刺咽喉的。換句話說，就是「你拮我的喉嚨，我殺你的頸」。不過他兩位是應筆者之邀而比劃的，而且有言在先，點到即止，作爲一流劍客的名家「教一」不能不講口齒，所以游師傅這一招「騰蛟起鳳」，祇係還以顏色，並非存心要命，眞係履行諾言，點到即止，所以不但沒有傷人，而且比完武之後，還握手言歡，但無可否認，這一場比武，驚險鏡頭迭出。

鄺羣威師傅之「白蛇吐舌」



游彬師傅之「倒掛銀瓶」





游彬師傅之「騰蛟起鳳」

港九名家劍客一回合決鬥

江永順大戰游彬

中國劍術與日本劍術、西洋劍術，劍之構造固然不同，利弊之處亦異。東方劍術與西方劍術，誰擅其長？本文有翔實之報導。專欄作者：陳光



圖右：游彬師傅「金鷲鎖喉」之雄姿

據江永順師傅說：「中國武術，以拳爲種，以棍爲先，刀斧槍劍等兵刃是以後隨着文化之進步而演變出來的，根據歷史紀載，有刀有斧，已是石器時代，那是石刀、石斧，兵器進化到劍戟，應該是銅器時代，能冶金煉鐵了，所以，中國兵器之有劍，是在棍、刀、斧、槍之後，更可以肯定的，中國兵器進化到有劍，是在商湯時代，因征葛而製劍。「葛」是當時的一個反諸侯，抗商湯之命，商湯舉兵伐之，其時是公元前一七八三年。

但劍術成爲軍中主要之作戰技術是在公元前四七五年，因吳越交兵，越王勾踐爲復國而訓練六千劍士，而這六千劍士，即現代肉搏戰之「敢死隊」，因劍士勇猛，不畏死生，在吳越交兵這一場大戰役中，大敗吳王夫差，劍遂因此而成爲軍中之主要武器，與刀槍弓箭同等重要。

「中國劍術，雖然有三千多年歷史，但西洋劍法，也遠在十字軍東征之前，盛行於歐洲了，所不同者，中國因爲文化深遠，最初之劍與現在的劍，除長度比以前略短之外，劍之型式，並無二致，但西洋劍，其始也以劍刃之闊度三至四吋，長不過三英尺而已，重量却逾十多斤，在施展方面而言，遠不及中國劍之輕巧靈活，所以劍術功夫，便迥然不同。

「西洋劍在十六世紀才逐漸改變，由粗闊笨重而改爲狹長輕巧，十九世紀之西劍，劍刃更薄更窄，因爲他們知道劍不宜

圖左：江永順師傅之「猛虎負隅」架式







圖片說明

㈠游彬師傅之「金鷲鎖喉」
㈡江永順師傅之「獨劈華山」
㈢游彬師傅之「金樑架海」

筆重，應取輕靈了，所以現代的西洋劍術，與古代的西洋劍術，根本就大異其趣，現代之西洋劍術尚點刺，古代尚砍劈，雖然如此，西洋劍術至今仍與中國劍術大不相同，原因是現代的西洋劍之劍刃，太薄太窄，由於過份薄窄之故，劍刃便太過柔軟祇能刺而不能戮，更不能發生割與削之作用了。

「中國劍術，雖然主要是刺，但由於中國劍之劍刃窄而不薄，重量均衡，劍刃之本身硬朗，不但可以刺敵人，更可以藉劍刃硬朗而用力戮敵人，甚至還可以硬接敵人之兵器，發生招架作用，與及削擊敵人之身體與兵刃。

「中國劍與現代之西洋劍，構造不同，劍術功夫之招式，根本就不能相提並論，中國劍不單祇劍刃硬朗，由劍尖到劍柄之重量均衡，施展起來，不但靈活，由於尖鋒兩刃之故，劍尖固然可以前刺，兩邊鋒，更能左割右削，大殺三方，因此，中國劍術之招式，層出不窮。自然，這層出不窮，固然由於中國武林人物，代有高人，不斷演變，精益求精，各門各派之劍術招式，都經過變化改良，或增加絕妙之招式而自成一派。西洋劍術，也歷史悠久，同樣的經過前人的不斷演變創作，照理，也應該像中國劍術一樣，招式層出不窮才是，何以它之招式，直至現代仍不能層出不窮呢？原因很簡單，這就是因爲西洋劍之構造，不及中國劍美妙，重量既不均衡，劍刃也不夠硬朗。

「日本劍術和中國劍術，和西洋劍術都不同，因爲日本劍是脫胎於中國與及中國刀，它既取法中國劍之重量均衡的優點，同時它也取法中國刀之砍劈的優點，於是日本劍之形式，爲了重量均衡，狹長如中國劍，爲了便於砍劈，便棄兩刃而取單鋒，因此，日本劍便有些像刀，鋒薄背厚，但中國刀之砍劈力强，不祇是鋒薄背厚，而且還在刀背上起稜，（中國的單刀，就是刀背上起稜的了，中國的九環大刀，除了刀背上起稜之外，還加上九個銅環，以增加刀背這方面的重量，使砍劈之力度更加强大）但日本人是聰明，他爲了使日本劍重量均衡，厚背方面不起稜，却在劍柄方面想辦法，增加劍柄之長，用雙手持劍柄，以此加强砍劈之勢。（作者按：所謂日本劍也者，即係倭刀，更具體的說，就是日本狹長型的軍刀）

「日本劍之形式，如果嚴格的說，與其說它是劍，毋寧說它是刀，所以日本劍術，因爲日本劍之本身構造，異乎中國劍，也不同於西洋劍，劍術之招式，便迥異於中國劍術與及西洋劍術了。

「中國劍術，日本劍術，西洋劍術，它們好處在那裡？疑點在那裡呢？」

據江師傅之分析，中國劍術，好處在於劍的本身構造完美，可刺，可割，可削，在必要時，還可用以招架對方之兵器，故能多方面施展，因而變化多端，日本劍祇宜於砍劈而已。西洋劍之用途更窄，祇宜於點刺敵人之要害罷了。

四江永順師傅之「推窗望月」招式



五游彬師傅之「羅漢晒屍」的身形步法

六游彬師傅之「海底針」招式

筆者請敎的問：「日本劍既然脫胎於中國的刀和劍，而許多武林人士，都認爲日本劍實在係刀，那末，以江師傅的觀點認爲如何？」

江永順師傅說：「以形狀而論，日本劍根本就係刀，因爲劍之型式，應該是尖鋒兩刃的，但日本人都以此稱爲劍術，沿習已久，而且也揚名於世，但如果嚴格的說，眞眞正正稱得上爲劍術的，祇有中國劍術和西洋劍術而已，前者代表東方，後者則代表西方，至於東方劍術與西方劍術誰擅其長，前文已經說得很淸楚了。」

關於中國劍術與日本劍術，西洋劍術，江永順師傅以淵博考究，已分析如上，但他本人却是專門研究「青萍劍術」的，與游彬師傅是同門，以下是他和游彬師傅作一個回合的決鬥：

圖一，右方的是游彬師傅，鬥志甚盛，他一亮招，便使出「金鶯鎖喉」的煞着功夫，仗劍向江永順的咽喉刺去，由於這一招劍勢太快、太兇。江師傅急忙往左側一竄，然後才揮劍招架如圖一，但不可不知，「青萍劍術」是寓攻於守的，所以江師傅才招架住來劍，右脚便立刻往後一撐，身形向前俯衝，乘着這俯衝之勢，手中長劍，便化出「獨劈華山」的招術，使勁的猛地一劍劈下如**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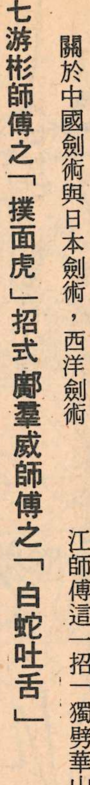
江師傅這一招「獨劈華山」，是在兩劍交柯之際，用自己的劍，沿着對方的劍刃往下一滑以劈削對方頭部的天靈蓋，這自然是煞着功夫了。唯其如此，來勢兇猛，游師傅便不能不挾劍往左一側，以「金樑架海」之招式，橫劍招架，硬接對方一招如**圖三**了。

中國劍術，由於劍的本身之構造美妙，劍術功夫便變化莫測，同一招式，可以產生多采多姿變化，自然，無論任何變化，都要因時，因地，因形勢，這就是中國劍術巧妙之處。江永順師傅這一「獨劈華山」不逞，便立刻往右竄出一步，搏鬥至此，他們二人已經完全易位，江師傅腕底一翻，劍往上騰，使出「推窗望月」之招術，一劍向游彬脖子削去如**圖四**。

武林術語，「劍要陰柔」，所謂「陰柔」也者，其含意即係招招要絕，招術唯有用到絕，方能予敵人以沉重的打擊，基於這個原則，所以江永順這一招「推窗望月」，游師傅招架不及，祇好以「羅漢晒屍」之身形躲避如**圖五**。但游師傅劍術造詣甚高，儘管對方招招辛辣，但他翻身一劍刺下。疾點江永順之右膝如**圖六**，厥勢名爲「海底針」。江永順雖能及時沉劍招架，但游彬變招甚快，劍往上騰，以「撲面虎」襲擊對方之臉門**圖七**，比劃至此，不分勝負，彼此雙劍對峙如**圖八**。**圖九**，江永順雖然還想博險取勝，側身一劍刺出，却被游彬反手一招「古月沉江」架住，這一個回合遂成和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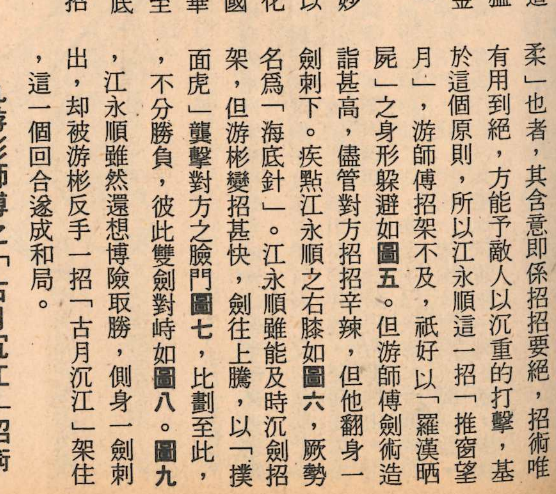
七游彬師傅之「撲面虎」招式 鄺羣威師傅之「白蛇吐舌」





八不分勝負，彼此雙劍對峙之情形





九游彬師傅之「古月沉江」招術



新派奇情鬥智技擊故事

東方英·文
盧令·圖

洗心環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周震川發覺閃電娘子武瑛眼神有異，立向秦仙子傳音告知，秦仙子稍加注目，也發覺周震川所言非虛，便聽從周震川之言，先帶武瑛返家，靜待周震川調查眞象。周震川返回遵義，往訪丐帮施帮主，詎那宅中已換居了另一帮丐帮的人，據說是施帮主師弟胡乙安，施帮主已夫妻父子團聚回謁祖去了。周震川得耿一民投柬約晤，抵達約晤地，耿一民暗示他現今所言全屬謊話，要周震川不可信，周震川恍悟暗中有人監視，遂裝作若無其事地依着耿一民的話，夤夜馳往梵凈山莊晤施帮主——

智破嫁禍計　暗施激將謀

周震川的來到，給大家帶來了極大的興奮，大家一湧而出，把他迎入廳內。老花子施雷，見了周震川大喜之中，忽然用傳音神功問道：「周少俠，你追來做什麼？」

有他這一句話，可見老花子施雷並未約他前來，倒証實了耿一民未曾騙他。

周震川暗暗傳音道：「我們以後慢慢再談吧！」

進入大廳，廳前又有三位不認識的人，抱拳相迎。

梵凈山莊大莊主凌宏斌一旁興奮的替他們彼此介紹，道：「這位是三湘大俠董建君董大俠，這位是劍胆書生楊天池楊大俠；這位是玉面神判田正心田大俠……這位是周震川周少俠，大家都是熱血朋友，各位多多親近。」

周震川記得雲裡金剛萬崑山之子萬家昌便是因爲前往參加三湘大俠董建君壽誕，而被「無雙門」所刼持，因此不由得對三湘大俠董建君特別注意。

只見他體形修長，肥瘦適中，看似仍像五十以下的中年人，氣質謙冲而有飄逸出塵之概，雙目神光隱而不露，在當前衆人之中，顯然修爲最是深厚。

劍胆書生楊天池，是一位雙眉飛揚入鬢的壯年人，人如其名，英朗俊拔，令人相對之下，豪氣橫生。

玉面神判田正心儀表不俗，一貌堂堂，年紀也只是四十多些，但面上却透着超過年齡的嚴肅，是一位不苟言笑的正人君子。

彼此禮貌過後，雲裡金剛萬崑山帶着一個年輕人走了過來，笑道：「這就是惹是生非的犬子家昌，以後還要請你多多賜敎。」

萬家昌隨着雙拳一抱，恭敬的道：「在下這次一時不愼，致爲宵小所乘，有勞大俠仗義，奔走營救，在下不勝感激之至。」

萬家昌與周震川都是年輕人，說來萬家昌比周震川還要大了四五歲，周震川那好意思被他如此尊敬，當下哈哈一笑，把住萬家昌手臂，道：「小弟無能，有負所托，慚愧之至，家昌兄，你要這樣一客氣，小弟就更無地自容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笑問道：「趙兄，你是什麼時候脫險歸來的？」

萬家昌道：「小弟也是剛在今天下午回來的。」

雲裡金剛萬崑山一旁接話道：「犬子是被董大俠所救，親自相送而回。」

周震川順着雲裡金剛萬崑山的話，轉身向三湘大俠董建君一抱拳，道：「在下敬佩之至。」

三湘大俠董建君微微一笑，謙遜的道：「那裏，那裏，不過碰得巧罷了。」

梵淨山莊大莊主凌宏斌一旁笑請道：「各位有話請回席後，慢慢再談吧！」

一陣揖讓中，周震川硬被推着坐了第三位，居於三湘大俠董建君與老花子施雷之下，而在劍胆書生楊天池與玉面神判田正心之上。

他們這一桌，加上雲裡金剛萬崑山父子和主人大莊主凌宏斌共是八人。

另外其他各席，除了其他四位莊主外，有三湘大俠董建君與老花子施雷帶來的隨從人員，梵淨山莊够得上頭臉的人員。

周震川正趕上了，梵淨山莊為歡迎萬家昌無恙歸來的這場盛宴。

一陣熱情的敬酒之後，周震川偸了一個空，暗用傳音神功與老花子施雷作了一番交談，周震川先道：「老前輩，你沒叫耿一民約晚輩前來？」

老花子施雷答得乾乾脆脆，說道：「沒有！」

周震川一皺眉頭，只聽老花子施雷接着又道：「老花子只要耿一民想法通知你，老花子很快就會偸偸的回來。」

周震川沉思了一陣，道：「你是自己來梵淨山莊的？還是他們請你來的？」

老花子施雷道：「是梵淨山莊攔路把老夫請來的，老夫剛來不久，三湘大俠董建君也就把小萬送來了。」

周震川心中一動，道：「事情湊得眞巧，只怕其中大有文章。」

老花子施雷道：「三湘大俠董建君與梵淨山莊都是江湖上有名的英豪，料想他們不會為虎作假。」

周震川道：「劍胆書生楊天池與玉面神判田正心他們兩人如何？」

老花子施雷道：「一個是俠肝義胆，熱情奔放；一個是涇渭分明，守正不阿，他們兩人，都和三湘大俠董建君，一樣可信。」

周震川不由一陣納悶，道：「人人都無可疑之處，那麼他們老遠把我誑來，究竟為的是什麼？」

同時，目光微微一轉，偸偸的望了大家一眼，又暗自忖道：「就算一萬個出人意料之外，他們準備對付我，我也不會沒有突圍的機會，除非……。」

周震川想起一事，不由得心神一震，通體生涼，道：「令正夫人呢？」

老花子施雷道：「被他們女眷請到內院去了。」

周震川道：「如果有人挾持令正夫人，威脅你我兩人就範，老前輩你……。」

就在這時候，萬家昌忽然端起一杯酒送到周震川面前，欠身道：「小弟此次雖然幸得脫險歸來，但周兄你為了小弟的事，費心費力，令人感激不盡，小弟請先敬周兄一杯，畧表寸心。」

周震川與老花子施雷的談話不但被打斷了，而且被萬家昌一連敬了三大杯，自已的思維也被擾亂了。

曾眼間，只見老花子施雷這時已顯得心神甚是不寧，他已完全為周震川的那種推測所驚震。

萬家昌一連敬了周震川三杯之下，接着又倒了一杯，道：「周兄，請乾了這杯，小弟還有一事請教！」

周震川服過皇甫秀華的「玉露丸」，心中有恃無恐，微微一笑，喝了那杯酒，道：「萬兄有話請說，小弟洗耳恭聽。」

萬家昌輕輕的咳了一聲，微微猶疑了一下，接着鼓起胆氣，道：「聽說周兄已將凌姑娘的那副『墨玉耳墜子』追回來了，不知……。」

這時，問起這種話來，實在太不禮貌了。

一言未了，雲裡金剛萬崑山已是大喝一聲道：「混帳，還不與老夫住口！」

接着，忙不迭的向周震川抱拳道歉道：「犬子出言無狀尚望少俠不要見氣。」

周震川不生氣是假的，他不但生氣，而且有點傷心，自己所為何來，結果，連人家的信任都沒有得到。

周震川從苦澀裏勉强擠出一片微笑，說道：「家昌兄問得是，小弟理當有所說明……。」

雲裡金剛萬崑山攔住周震川的話，道：「少俠……」

周震川又截住雲裡金剛萬崑山的口，道：「萬大俠，請聽在下一言，『墨玉耳墜子』確然追回來了，不過暫時不在在下身上，在皇甫姑娘那裏……。」

一言未了，只聽萬家昌又道：「你不會是借詞推托吧！」

雲裏金剛萬崑山氣得暴吼一聲，喝道：「你這畜牲！……」甩手一掌，便向萬家昌臉上揮去。

周震川心中一動，看出這正是燎原之火，滿肚子怒火，立時化為烏有，哈哈一笑，伸手攔住了雲裏金剛萬崑山，道：「萬老，別生氣，在下知道了，其過不在令郎身上。」

周震川出語驚人，雲裏金剛萬崑山為之一怔，道：「此話怎講？」

同時，這時五莊主玉尺童生葉秋白已把萬家昌拉過一邊去了。

周震川為了緩和當前空氣，端起一杯酒，說道：「大家先飲一杯，聽在下慢慢道來！」

他端起杯子，正要向唇邊送去……。

驀地，頭頂屋樑上有人「唉喲！」一聲，凌空跌了下來……。

大家遽然一震，停杯望去，見是一個滿頭白髮，年紀甚是老邁之人，口中雖是發着驚人的呼叫，下降的身形，却輕如飄絮，施展的竟是武林之中最上乘的「浮雲履空」身法。

大家心中一驚，却保持着自己的身份與風度，只在暗中戒備，無人貿然出手相向。

待得那老人身形落地，梵淨山莊大莊主凌宏斌邁步向前，面對着那老人一抱拳，聲音冷肅的道：「梵淨山莊對道上朋友，無不敬禮有加，老丈你……。」

那老人呵呵一陣朗笑，截口說道：「凌大莊主，你別來這一套好不好，我老花子……。」

一語未了，只見老花子施雷已是猛然大叫一聲，道：「師父！」搶步而出，拜倒在白髮老人之前。

大家恍然而悟，這才知道這位白髮老人，竟是丐幫前任幫主風雲叟，不由得同時吁了一口長氣，肅然起敬。

風雲叟沒答理老花子施雷，却向凌大莊主道：「請大莊主吩咐一聲，任何人不得擅自離開大廳一步！同時再不得喝一口酒！」

風雲叟的話，大家都聽得淸淸楚楚，由於風雲叟的身份與為人，梵淨山莊二三四五四位莊主，不待大莊主吩咐，已是幌身而起，守住了全廳出入通路。

他們四人動作奇快，廳中有沒有人想逃出去雖不得而知，但却無人胆敢蠢動。

事態顯得非常嚴重，大廳之中立時靜得鴉雀無聲，落針可聞。

風雲叟掠目一掃全廳，微微一點頭之後，這才揮手叫老花子施雷起來，站在一旁。

梵淨山莊大莊主凌宏斌再次一抱拳道：「晚輩有眼不識泰山，原來是任老前輩，失敬失禮之處，尚請海涵。」

風雲叟一笑道：「大莊主不要客氣了，我老花子來得魯莽，擅作主張，還望大莊主原諒則個。」

凌大莊主也是江湖經驗豐富，見多識廣之人，自是看得出風雲叟此事，必有原因，欠身道：「老前輩此擧，必有所見，晚輩洗耳恭聽。」

風雲叟道：「你先叫人去看看，那些人杯中之酒，有了問題。」

凌大莊主微微一楞，道：「不會有問題吧，我們剛才還喝得好好的。」

風雲叟微微一笑，說道：「剛才是剛才，現在是現在，大莊主何妨驗看之後，再說。」

凌大莊主微一沉吟，點頭道：「是！晚輩要親自看看！」

他身上本帶有一副銀製牙籤，取出驗了一下酒壺中之酒，看不出有什麼問題，但是當他再驗看杯中之酒時，只見銀質牙籤一入酒杯，一根牙籤頓時變得烏黑，顯然已經被人下了要命劇毒。

大家見了，不由驚叫出聲，道：「有毒！」

風雲叟道：「如果老花子猜得不錯的話，每桌之中，必有無毒之酒，在那有毒之酒中，更有輕重之別，大莊主最好每一杯仔細的查一查。」

凌大莊主現在已是心驚胆戰，出了一身冷汗，唯唯點頭之下，吩咐廳外送進來一批銀器，就在他們那一桌，一杯一杯檢驗起來。

檢驗的結果：雲裏金剛萬崑山，老花子施雷和凌大莊主三人杯中之酒，都被人下了入口斷腸的奇毒，但是三湘大俠董建君，劍胆書生楊天池和玉面神判田正心三人杯中之酒，却只被下了些迷魂之藥，服後絕不會有生命危險。

最叫人迷惑難解的，便是周震川杯中之酒，竟然一點毒都沒有。

凌大莊主雖然風度很好，沒有說什麼，但周震川已看得出來，他內心之中，不但激動無比，而且有了猜忌之心。

繼續每一桌檢查下去，每一桌，都有一杯未下毒的酒，至於其他下了毒的酒，杯杯都是斷腸奇毒，沒有三湘大俠他們酒中的輕度迷魂藥了。

誰的酒沒有毒，一目瞭然，凌大莊主不好意思怎樣對付周震川，但對其他酒中無毒的人，可就不客氣了，當下臉色一變，喝道：「把他們拿下！」

只有那麼幾個酒中沒有毒的人，逃走無路，反抗無力，沒有費多大的勁，都一一被制住了身手。

那些人之中，有二個丐幫弟子，五個梵淨山莊自己的人，但三湘大俠董建君帶來的人，却沒有嫌疑。

這時，老花子施雷已是忍不住問周震川道：「周少俠，這是怎樣一回事？」

周震川最初確然驚愕不止，甚是感到難以處理，但一經冷靜思索之下，已是恍然若有所悟，心中大定，微微一笑，道：「在下如何得知。」

風雲叟目光向周震川身上一落，道：「你不知道，誰知道？」

周震川微一欠身，說道：「有請老前輩開導！」

風雲叟哈哈一笑，道：「你準知老花子不像大家一樣懷疑你麼？」

周震川哂然一笑道：「想當然耳！」

風雲叟雙目一瞪，道：「什麼想當然不當然，說點道理出來聽聽！」

周震川躬身道：「那麼晚輩就姑妄蠡測了。」

這時，大家的目光，原已充滿了怒色，虎視眈眈的守着周震川，只要他一個應付不當，他就會立成衆矢之的。

周震川話聲微微一頓，帶着微笑，鎮靜的掠視了大家一眼，緩緩的接道：「天南異丐復出江湖，老前輩責無旁貸，又在此時倏然現身，事非巧合，必有原因，老前輩你說是不是？」

話沒有完全說明白，但聽在風雲叟耳中，却有如親目所見一樣，不由大是驚服，暗忖道：「此子聰明絕頂，反應之快，未之前見，果然名不虛傳，為年輕一代中奇才，今日江湖，非他莫仗，我老花子算是找對人了。」

風雲叟心中念動如飛，從容一笑，道：「算你說對了，你看出了誰是今天的主持人麼？」

周震川目光一轉，向萬家昌臉上望去，只見他也正向自己望來，兩人目光一接，周震川只覺他凌厲的目光之中，隱含茫然呆澀之色，與閃電娘子武瑛的情形如出一轍，心中一動，暗忖道：「不錯，一定是他。」當下毫無猶豫點頭道：「晚輩已經看出來了。」

風雲叟道：「請你把他帶過來！」

周震川應了一聲：「遵命！」話聲中，身形一幌，直向萬家昌奔了過去。

雲裡金剛萬崑山看得心中大急，叫道：「周少俠……」呼聲未了，周震川已是奇快無比的扣住了萬家昌腕脈，把他一帶，拖到了風雲叟面前。

周震川今天的身手更非昔日可比，何況萬家昌連梵淨山莊任何一位莊主都比不上，在周震川閃電襲擊之下，那有還手的餘地，自是手到擒來。

周震川出手太快，阻擋不及，萬家昌落到周震川手中之後，更怕周震川傷了萬家昌，更沒有人敢出手搶救萬家昌。

凌大莊主與雲裡金剛萬崑山，不由同時叫道：「任老前輩，周少俠可能找錯了人。」

風雲叟道：「他沒找錯人！是他！」

雲裡金剛萬崑山心神皆悸的道：「怎會是他？他便是犬子萬家昌。」

風雲叟道：「老花子知道他就是令郎，各位請稍安毋躁，老花子自會給各位一個明白。」

說着，忽然揚手打了萬家昌一記耳光，打得萬家昌一楞，接着，又見風雲叟出指如風，一連點了萬家昌七處穴道，萬家昌雙腿一軟，跌倒地上。

隨之，風雲叟左手一抬，發出一股暗勁，逼開了萬家昌嘴唇，同時，右手一彈，一粒藥丸飛射投入他口中。

風雲叟打人點穴，舉手投藥，一氣呵成，快得叫人目不暇給，眼花撩亂，待得大家定下神來，萬家昌已是躺在地上一動不動了。

雲裡金剛萬崑山愛子情深，不由慌了方寸，以為風雲叟要用厲害的手段整治他的兒子，急得衝了過來，要搶救萬家昌。

這時，三湘大俠董建君橫身阻住雲裡金剛萬崑山道：「萬兄，請先不要過於激動，任老前輩德高望重，處事自有分寸，大家儘可放心。」

三湘大俠董建君自事情發生到現在，一直冷眼旁觀，這時說出來的話，更是有力與中肯，尤其「德高望重」四個字，是恭維風雲叟，也是對風雲叟一種無形的約束，暗示風雲叟應該顧點自己的身份。

雲裡金剛萬崑山平生最是敬服三湘大俠董建君，有了三湘大俠董建君這一番話，他輕嘆一嘆，硬用理智，控住了自己的感情。

在座都是江湖上有頭有臉的人物，也都能沉得住氣，靜下來有待事機的演變，因此，全廳的氣氛雖然緊張到了極點，却再無人出手干擾。

風雲叟見三湘大俠董建君擋住了雲裡金剛萬崑山，轉頭向他笑了一笑，道：「老弟領袖三湘，果然名不虛傳，稍後我老花子要和你好好談談。」

三湘大俠董建君欠身含笑道：「有承謬獎，晚輩至感汗顏，如蒙不棄，晚輩深感榮幸。」

風雲叟是丐幫前任幫主，在此江湖輩份數他最高，年紀也最大，是以誰都對他先存三分敬意。

風雲叟笑了一笑，回頭吩咐周震川道：「周少俠，麻煩你現在在他『頭維』穴上，用陰陽和合之力，吐三歛四，輕輕擊他一掌，他就可以恢復常態了。」

周震川自看出閃電娘子武瑛神情有異之後，便想找老花子施雷出面，設法請皇甫秀華診斷，這時見了萬家昌似與閃電娘子武瑛有着同樣的情形，因此對風雲叟的出手，便特別注意，早已把他對付萬家昌的手法完全記在心中，如果風雲叟有此本領，自然不用再想辦法去找皇甫秀華的。

周震川欣然應聲道：「遵命！」如法施為，在萬家昌「頭維穴」拍了一掌。

周震川掌力一吐，只見萬家昌雙目陡然睜了開來，微微楞了一下，便從地上站了起來，一步搶到雲裡金剛萬崑山身前，拜伏在地，哭聲道：「孩兒該死，做出這種邪惡之事，為家門帶來永世之羞，就請你老人家把孩兒劈了吧！」

雲裡金剛萬崑山驚愕得圓睜着一雙虎目，手足無措的道：「昌兒，你……你……。」他心裏已漸漸明白了，他心裏一明白，口中的話就說不出口了。

梵淨山莊大莊主凌宏斌眉頭一皺，道：「家昌，這些藥是你主使下的？」

萬家昌叩首如搗蒜道：「小婿一時糊塗……。」

一語未了，雲裡金剛萬崑山已是暴喝一聲，道：「你這畜生，氣死老夫了！」猛然出腿一腳向萬家昌胸口上勁踢而出。

這一腳，雲裡金剛萬崑山乃是含羞帶恨而發，使出了十成勁力，腿勁帶嘯，如被踢上，萬家昌非立時死於非命不可。

萬家昌原就拜伏在雲裡金剛萬崑山膝前，誰也沒想到雲裡金剛萬崑山說狠心就狠心，立時飛出一腳，其他之人別說想攔阻，連驚叫聲都才到口邊，萬崑山的腳頭已到了萬家昌胸口，……

就在這千鈞一髮，生死關頭之際，一股勁力猛然衝來，衝得雲裡金剛萬崑山腳法一偏，踢了一個空，接着，只見人影一閃，周震川已揷身而到，到了他們父子中間。

雲裡金剛萬崑山一生闖蕩江湖，道義當先，人前人後都是一條鐵血漢子，如今出了這種丟人現眼的兒子，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寧可絕子滅孫，斷了香烟，也丟不起這個人，見周震川擋住了他，當下什麼也不顧的大喝一聲，道：「周少俠，你少管老夫的事！給我讓開。」

雙掌一掄，便待推開周震川。

周震川兩手一翻，搭住了雲裡金剛萬崑山一雙腕脈，內力一吐，制住了雲裏金剛萬崑山身手，雙目一瞪，喝道：「你難道想殺人滅口不成！」

雲裏金剛萬崑山一時怒火攻心，氣紅了眼睛，在這種情之下，再和他講理，那是白費唇舌，周震川看清了這一點，給他猛然扣上「殺人滅口」的大帽子。

雲裏金剛萬崑山心神果然猛震，惶然回顧道：「你說老夫存心殺人滅口？」

周震川攻心之術，一招中的，接着面色一沉道：「你但知自惜聲譽，不給我們進一步探悉內情的機會，用心何在？」

雲裏金剛萬崑山鋼牙猛咬，心裏又急又氣，恨得只是頓腳，口中但覺說不出一個字來。

三湘大俠董建君輕嘆一聲，接口道：「萬兄，令郎的口供，關係重大，望你能三思而行。」

雲裏金剛萬崑山長號了一聲，點頭道：「好，各位問過他的話之後，老夫再處置這畜牲不遲。」

說着，身形一陣搖幌，傷心欲絕，已是支持不住了，三湘大俠董建君一伸手，扶着他坐向一張椅子上。

事情的發展，使得人人心神大震，惶惶不寧，但同時對風雲叟却產生了信賴之心。

梵淨山莊大莊主凌宏斌掠目掃視了全廳一眼，向風雲叟輕聲道：「老前輩，問話的時候，要不要換一處地方？」

他生怕萬家昌說出一些不倫不類的話來，落於大家耳中，傳言出去發生許多枝節麻煩。

風雲叟胸有成竹地微微一笑，搖頭道

：「就在這裏很好，在場的人也都有瞭解的必要。」

三湘大俠董建君微微一皺劍眉，道：「老前輩，這樣對萬大俠……。」

風雲叟搖手截口道：「老花子知道，這樣對萬大俠更好！」

今日大家能化險為夷，死裏逃生，都該感激這位丐幫前任幫主風雲叟，風雲叟既然堅持要當着大家審問萬家昌，桌子一拉，把萬家昌帶到風雲叟面前，大家便圍在四週了。

這時，禁止廳中人不准外出的命令尚未撤消，又加了一項廳外的人也不准進來，但廳外另外加派了守護的人，梵淨山莊二三四五四位莊主，都已換身下來，分別在風雲叟四周。

老花子施雷因有師父在座，他雖然尊為一幫之主，也不便與師父平坐，站在風雲叟一旁侍立。

三湘大俠董建君與凌大莊主也都客氣，不敢就座，站在一旁，全廳之中，就只風雲叟一人設了座位。

風雲叟洒脫豪放，哈哈一笑，也就當仁不讓，向中間椅子上一坐，目光向周震川臉上一落，說道：「周少俠，你會不會問話？」

這話問得非常突然，乍一聽去，非叫人把肺氣炸了不可，誰不會問話？

周震川却另有一種想法，暗忖道：「看這位老前輩，顯然有心攷驗我，我倒不能叫人失望了。」微微一笑，道：「老前輩如有所命，晚輩自信尚能達成使命。」

風雲叟道：「那就由你問吧！」

周震川欠身道：「遵命！」轉身面對着萬家昌。

萬家昌倒也是一個有所担當的漢子，直挺挺的站在風雲叟面前，悔愧而不逃躲的道：「晚輩一時糊塗，受了別人利用，罪大惡極，你老前輩要怎樣處置晚輩，晚輩都甘願領受。」

風雲叟微微一笑道：「你先和周少俠談談再說罷。」

萬家昌向周震川一抱拳道：「周兄，你有什麼話要問，小弟言必由衷。」

周震川出人意外的一笑，道：「萬兄，你並沒罪，就有不對的地方，也不能怪你。」

萬家昌不由一怔道：「小弟沒罪？」

周震川語氣中賦以堅實的力量，點頭加重語氣說道：「不錯，小弟認為你沒有罪！」

萬家昌忽然唏吁一聲，垂下了頭，雙頰之上不由自主的流下了英雄之淚。

周震川輕嘆一聲道：「小弟請問你，你現在完全清醒了沒有？」

萬家昌抬袖印乾臉上淚痕，點頭道：「小弟現在完全清醒了，也知道剛才的作為完全錯了。」

周震川道：「那你當時為什麼要那樣做呢？」

萬家昌訕訕的道：「我也不知道，當時為什麼要那樣做，只覺得看了大家都不順眼……。」

雲裡金剛萬崑山截口大嚷道：「因此，你連你親老子身上也要下毒了，你還是個人麼！」

一想起他連自己親生之父都能毒害，剛才平息下去的怒火，倏的又冒了起來，身子一挺，又要撲了過來。

幸好，三湘大俠董建君及時出手擋住了他。

周震川更好言相勸道：「萬前輩，你先別生氣，你再聽下去，就知令郎是無辜的了。」

雲裡金剛萬崑山沒好氣的雙眼一翻道：「是麼？」

這時，不但雲裡金剛萬崑山對周震川的話不敢相信，凌大莊主等人也無不向周震川投以疑雲密佈的目光。

憑他們的經驗，萬家昌既然承認了都是他的作為，不知周震川是根據什麼理由認為萬家昌無辜。

在感情私誼上說，萬家昌是凌大莊主的準女婿，誰也希望他果眞無罪，但是在道義為公的立場說，他們也不願抹殺事實，為了保護這丟人現眼的萬家昌，而叫梵淨山莊蒙辱。

周震川微微一笑的回了大家一眼，目光中充滿了信心抑止了大家的猜疑之心。

周震川回過頭來，繼續問萬家昌道：「你現在對大家的感覺呢？」

萬家昌道：「完全不一樣了。」

周震川道：「你能說出，你這種不同的感覺，是什麼時候改變的麼？」

萬家昌凝目沉思了一陣道：「就在剛才醒來的時候，我宛如做了一場惡夢，夢境歷歷在目，也不知當時為什麼會那樣糊塗，做出那種心不由己的事來。」

周震川笑了一笑，道：「你想不想知道那是為了什麼原因？」

萬家昌愕然地道：「周兄你知道？」

周震川道：「小弟只能臆測個大概，至於眞正原因，只有請教任老前輩了。」

風雲叟輕咳了一聲，道：「你先把你猜測的說給老花子聽聽，老夫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眞的知道。」

周震川一笑道：「晚輩只是根據事實推斷，如果晚輩沒有猜錯的話，家昌兄必是中了『無變門』一種奇術改造，使他不知不覺之間，喪失了自己的主見，以致認賊作父，視為當然，區區之見，不知老前輩以為然否？」

風雲叟泛起嘉許之色，點頭道：「你說得不錯，萬家昌確是如此。」

周震川接口道：「晚輩既然看得不錯，那麼晚輩要作一個大胆的假設了。」

風雲叟道：「假設什麼？」

周震川道：「假設那獨擅此奇術之人的來歷。」

風雲叟一笑，說道：「好，算你知道了……。」

話鋒一轉，接着向萬家昌道：「你的遭遇，老花子完全知道，但你不妨說出來給令尊與大家聽聽。」

萬家昌經周震川一番解釋，對自己的行為失常，已經瞭然於心，心情也安定了下來，於是道出自己一番經歷。

原來，萬家昌在三湘大俠董建君壽筵席上，認識了一位年紀相若的少年人，兩人交談之後，於是相約共遊南岳衡山，進入衡山一座古洞之內，萬家昌中計被囚入一間不見天日的石室之中，一直到被三湘

大俠拯救脫險，他未曾離開那石室一步。

他被關入那石室之後，那新交少年也再未出現，室中其黑如漆，伸手不見五指，最初很長一段時間，不但沒有人睬理他，連人的聲音都聽不到，完全被籠罩在一種空虛，苦悶，寂寞的重壓之下。

這時，他唯一的希望，只要有人來向他說兩句，他就會感到滿足和快樂了。

可是，這種希望對他是多麼的渺茫和難以得到。

最後，他在這種漫長無休止的空虛寂寞的壓力之下，先是瘋狂的發了一陣脾氣，接着，腦子便空空蕩蕩的成了一片空白，無可無不可了。

就在這時候，他那新交的朋友的話聲，忽然在隣室傳了過來，才知道他那朋友也遭到了他同樣的命運，被囚禁起來的。

於是，他們兩人同病相憐，兩室恢復了友誼，成了解除寂寞的談伴。

不知不覺之間，那朋友的論調天天在變，而他也跟着失去了自己的主張，以那朋友的主張爲主張了。

這樣不知過了多少時日，有一天，送來的菜飯中忽然多了一小瓶高粱酒，喝過那小瓶高粱酒後，人便昏睡了一陣，一覺醒來，三湘大俠董建君已帶了人手，打進洞來，把他救出了那暗無天日的石室。

直到昨晚，他那新交的朋友，忽然現身出來，要他製造事端乘機下毒，至於下毒的輕重，也完全是他朋友的交付，他只是奉命行事。

萬家昌把話說完，雲裡金剛萬崑山意猶未釋的氣虎虎道：「你下毒的時候，就沒想一想你的父親和你岳父都要同時被毒死麼？」

萬家昌慘然悲聲說道：「孩兒當時確未想到……」

雲裡金剛萬崑山恨聲道：「那你……」他心中本想說，那你爲什麼知道對三湘大俠感恩圖報，對自己父親與岳父反而沒有半點骨肉親情，但話到口邊，忽然覺得這話，對三湘大俠他們大是不敬，於是一歛口，把話嚥了回去，只恨恨的頓頓脚。

三湘大俠他們三人，被下毒最輕，萬家昌爲什麼受命不要他們三人的命？難道他們三個人？……

事實如此，怎能叫別人對他們三人不胡思亂想。

三湘大俠董建君年事較長，心中雖然甚感爲難，但還尙能力持鎭定，靜以觀變，從容應付。

可是劍胆書生楊天池與玉面神判田正心兩人，在疑心生暗鬼之下，已是極度不安，生怕被人指摘。

雲裡金剛萬崑山話雖沒有說出口，但他心意中所指，已是昭然若揭，玉面神判田正心先自臉色一變，冷笑一聲，道：「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在下今天無話可說，就此告辭了。」

雙拳一抱，舉步向廳外走去。

劍胆書生楊天池接着也一拱手道：「在下也失陪了！」隨在玉面神判田正心身後行去。

梵淨山莊凌大莊主見他們兩人拂袖而去，心念一轉，只覺得有點過意不去，脫口叫了一聲，道：「兩位請留步，聽小弟一言。」

玉面神判田正心，身形一駐，面色肅然，說道：「大莊主可是想就此留下我們兩人。」

凌大莊主搖手道：「兩位請不要誤會，小弟的意思是……」

一語未了，風雲叟忽然冷冷的截口說道：「這種朋友，多一個不如少一個，他們自己要去豈不正好。凌老弟何必對他們客氣。」

老花子這話，不但說得露骨，而且等於當面剝了他們兩人的皮，他們兩人當時氣得面色鐵靑，一句話不說，頓足而起，便向廳外走去。

凌大莊主暗嘆了一口氣，喝聲道：「老五，代表愚兄送客！」

原已有命，任何人不得擅自離廳一步，凌大莊主要不吩咐一句，如果守在廳外的人，眞和他們兩人動起手來，梵淨山莊豈不更沒有風度了。

玉尺童生葉秋白應聲而起，將兩人送了出去。

三湘大俠董建君睹狀之下，臉上也有點掛不住了，嘆息一聲，訕訕的道：「在下與萬大俠數十年道義之交，自問此心可証日月，不知各位信不信得過在下？」

雲裡金剛萬崑山原是氣急之下，口不擇言，這時已大是懊惱，悔恨不及，忙接口道：「董兄，小弟只是被這畜牲氣瘋，如有言語不當之處，你老哥哥可不要放在心上……。」

風雲叟冷笑一聲，道：「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

三湘大俠董建君面色勃然大變，霍地一站而起，一抱拳道：「萬兄，咱們友情不變，後會有期，告辭了！」一揮袖，帶着隨來的人，就向廳外走去。

雲裡金剛萬崑山望了風雲叟一眼，急步追上三湘大俠，親自相送。

凌大莊主轉身舉步，欲待與雲裡金剛萬崑山一同相送三湘大俠董建君，風雲叟忽然又叫住他道：「要不是老花子來得是時候，只怕你們梵淨山莊業已冰瓦消解，這種人還和他客氣做什麼。」

老花子這樣一說，凌大莊主只好留步不發，而這話聽到三湘大俠董建君耳中，只氣得七竅生烟，五內冒火，抓住雲裡金剛萬崑山的手臂，「啊！啊！……」連聲欲哭無淚。

風雲叟把三湘大俠、劍胆書生與玉面神判三人趕走之後，面色一和，道：「另外那幾個人，不値得一問，大莊主可先把他們禁閉起來，留有後用，至於其他的人，都是可以信得過，請吩咐他們嚴守口風，各自回去吧！」

凌大莊主在這九死一生的情形之下，得逃大難，雖覺得風雲叟的言行有點過份，對他仍是感恩不已，尊敬不渝，當下遵命一一辦妥之後，又另在後院精舍，擺了一桌酒席爲風雲叟致謝。

座中，梵淨山莊五兄弟之中只有老大和老五相陪，老二老三老四都加强全莊的警戒去了。

此外，便是雲裡金剛萬崑山父子與丐帮現任帮主施雷和周震川等四人。

雲裡金剛萬崑山自己的兒子出了事情

，又連累把數十年道義之交的好朋友得罪了，心中總是悶悶不樂，一言不發。

周震川細心旁觀，一經暗自分析，對剛才發生的事由，已是洞若觀火，瞭然於心，找了一個機會，敬了風雲叟一杯酒，笑道：「老前輩，你剛才用的激將法，要再不說出來，只怕大家都沒心思陪你老人家喝酒了。」

風雲叟哈哈一笑道：「少俠你既然知道了，那你就替老花子說了吧！」

雲裡金剛萬崑山一怔，道：「激將法！你們是說三湘大俠他們並沒有嫌疑？」

風雲叟一笑，道：「誰說他們有嫌疑來着？」

雲裡金剛萬崑山苦笑一聲，道：「那你老前輩……」

風雲叟道：「這就是激將法呀！」

周震川笑口接道：「三湘大俠他們三人雖然沒有嫌疑，但却已是『無雙門』看中了的利用對象，任老前輩激他們一激，是想從他們身上得到一點意外收穫，老前輩，晚輩沒說錯吧！」

風雲叟笑道：「算你說對了。」

凌大莊主皺了一皺雙眉道：「從他們身上能得到什麼意外收穫呢？」

風雲叟道：「這就很難說了，那要看他們以後的機遇了，不過，他們絕不會交白卷，這一點，老花子倒可以預言的。」

雲裡金剛萬崑山道：「會不會得到相反的結果？」

風雲叟搖頭道：「絕不會，因爲他們三人都是非常自愛的人，受了老花子這種誣衊，他們選擇的方向，一定是如何洗刷自己的淸白，向老花子出一口惡氣，呵！呵！……老花子這叫自作自受。」

雲裡金剛萬崑山恍然貫通，一拍大腿道：「對，老前輩說得一點不錯，三湘大俠他們三人都是這種義不受辱，鬥志到底的人！呵！呵！……」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心裏也突然一開，一連敬了風雲叟三杯酒。

玉尺童生葉秋白心中想起一件事，問道：「晚輩一時還是想不透，爲什麼『無雙門』就不準備毒死他們？」

周震川一笑指着自己道：「在下酒中根本就沒有毒，更該說明一下了。」

玉尺童生葉秋白道：「少俠能一並賜教，更是求之不得。」

周震川目光一掃，望了大家一眼，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說來說去，都是爲了對付在下，因爲在下現在與『無雙門』已是勢不兩立了。」

玉尺童生葉秋白道：「如說單爲了對付少俠，乾脆把少俠一併毒死了，豈不更好？」

周震川一笑道：「他們要能毒得死在下，在下還能活到今天麼？就因爲他們毒不死在下，才把在下誑來，揹這殺害各位的黑鍋，而三湘大俠與劍胆書生玉面神判二人，便是他們安排好的見証人，他們三人素行正直，向有語不虛發之譽，在下如經他們三人指証，豈不跳在黃河都洗不清了……。」

話聲中，一轉頭，面向風雲叟道：「老前輩，你知道得最淸楚，不知晚輩的看法對也不對？」

風雲叟點頭而笑道：「你說得一點不錯，他們就是這個意思……」

皺了一皺眉頭，話鋒一轉，接道：「有一點，老花子也覺得很奇怪，你怎麼也一眼就看出了萬少俠的病因？」

周震川一笑道：「因爲晚輩已經有過一次經驗了。」

接着，便把發現閃電娘子武瑛神情有異之事說了出來。

風雲叟點頭道：「原來如此。」

周震川道：「晚輩本想請施帮主居中設法請皇甫姑娘去查一查她的病因，因此明知被誑，還是趕到梵淨山莊來，這倒好，有了你老前輩這位大行家，也用不着再去想法子求皇甫姑娘了。」

皇甫秀華與周震川鬧翻了的事，早已傳遍了江湖，凌大莊主他們聽了只是唏吁不已，却無人再提她的事。

風雲叟一笑道：「那你是看中老花子這手絕活了。」

周震川欠身一禮道：「有請老前輩成全。」

風雲叟推筷而起道：「那你跟老花子走吧！」

雲裏金剛萬崑山一聽風雲叟與周震川要走，急忙道：「老前輩，還有犬子的罪行，你老沒發落哩！」

他是一個實心實地的人，總希望有風雲叟一句話，他心地落實了。

風雲叟笑道：「他是你的兒子，要打要罵都是你的事了！」

施雷接口叫了一聲：「師父！……。」

但是風雲叟與周震川身形已杳，走得不知去向了。

周震川隨着風雲叟出了梵淨山莊，風雲叟在前一路飛行，脚下毫不放鬆，周震川暗中加勁，追得首尾相銜，不稍前後。

風雲叟年輕時，就以一雙飛毛腿，馳譽武林，如今功力深厚，更達爐火純靑之境，如今周震川竟能毫不落後，不由大爲震驚，當下一加勁力，放腿疾馳，又快疾了不少。

周震川微微一笑，兩人在荒凉的山野之中，竟然暗中較上了脚程。

兩人都全力施爲，疾如電閃雷奔，片刻之間，已奔出了三十餘里。

風雲叟竟然沒有抛開周震川一步，而他自己，在這三十里地疾奔之下，已是無法保持與周震川競爭的速度了。

風雲叟一笑道：「江湖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我老花子眞是老了。」

忽然脚步一收，停下身來。

周震川客氣的一笑道：「老前輩寶刀不老，如果再急奔下去，晚輩就要趕不上了。」

風雲叟忽然面色一正道：「你眞要學老花子這手『明心』奇技？」

周震川肅然道：「如果老前輩別無不傳之誓，晚輩志在必學。」

風雲叟道：「這倒沒有，不過你學了老花子這『明心』術之後，你却要替老花子負担一副極重的担子你可願意承担？」

周震川道：「什麼担子？」

風雲叟道：「你要答應老花子，務必使敝師弟迷途知返，重新做人，洗去他給丐幫帶來的一生罪孽，完成老花子這份心願。」

（未完）

天壤王郎傳奇故事

羽林箭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王岩與蘭陵郡主、萬飄萍等趕赴京師，擬拯救宜城侯，詎一路急趕，在走到內邱縣城，驚聞宜城侯被人刦走，而當晚又發現萬飄萍失踪，檢視之下，發現一紙條，內容是約萬飄萍携同兩婢往西門相晤，若不依約或通知他人，則當不利宜城侯。驀遭此雙重打擊，王岩决單獨往追萬飄萍，但蘭陵郡主堅要他偕同小桃兒一起，王岩只好携同小桃兒一道。翌日，遇鑼鼓二童，王岩與戰，技服二童，二童說出萬飄萍並非被擄，紙條是萬飄萍字跡，王岩震驚下縱之使去，小桃兒責他忘了許多問題未問——

名城現魔影 淸流訴心聲

王岩道：「還有什麼事？」

小桃兒道：「譬如，卞綠珠現在那兒？宜城侯失踪是否當眞與她無關？鑼鼓雙童爲什麼夜探萬姑娘？他們怎知你會來而在西門外引誘於你，引誘你的目的呢？就是爲了砸掉他們的招牌？」

王岩哈哈一笑道：「問得好，小桃兒，估不到妳的思路竟是如此週密。」

小桃兒撇撇嘴道：「比起你天壤王郎，自然還差了一截距離。」

王岩在她小嘴親了一下道：「好犀利的小嘴，我告訴你吧，鑼鼓雙童雖然身在黑道，但平生決不二言，他們說宜城侯失踪與卞綠珠無關，八成是眞實的，至於他們夜探萬姑娘，更是平常得很，因爲卞綠珠從未放棄掌握萬姑娘的行動……」

小桃兒道：「就算是吧，咱們這趟太行山之行呢，又是爲了什麼？」

王岩道：「自然是他們所說的忠告了，只是那句淸官難斷家務事。有點耐人尋味，或許我當眞不該管這樁閒事的。」

小桃兒道：「那就不管算了，宜城侯與咱們非親非故，你又沒有接受萬姑娘什麼報酬。」



王岩道：「話是不錯，不過如此一來，江湖之上就不會再有天壤王郎這個字號了，何況，聽展氏兄弟的口吻，似乎認定了我無法証明卞綠珠犯法行爲，哼，他們瞧扁王某，單憑此點我就得鬥鬥他們。」

小桃兒道：「你們的男人，我眞不懂得太多。」

王岩道：「慢慢妳就會懂的，走吧，我要找個地方調息一下。」

小桃兒蠑首一揚，忽然發覺王岩面色灰黯，額頭之上，已現出一片汗水，不由大吃一驚道：「你怎麼啦？相公。」

王岩聳聳肩道：「不要緊張，我只是受了一點輕傷罷了。」

小桃兒瞧着王岩的臉色，知道他負傷不輕，急得抓住他的雙手道：「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你如果有個三長兩短，郡主怕不剝掉我的皮，快讓我瞧瞧傷在那裏。」

王岩哈哈一笑道：「如若妳是醫生，我自然讓妳瞧瞧，可惜妳不是。」

一頓接道：「放心吧，這點傷放不倒我，郡主也不會剝妳的皮的。」

他取出保命紫金丹連服兩粒，畧一運功，面上灰黯之色已大見好轉，然後牽着小桃兒的玉手道：「展猷的銅鼓之中暗藏無數細如牛毛的淬毒鋼針，我一時大意，腿上不幸中了兩枚，現在劇毒雖已祛除，鋼針仍在肌肉之內，咱們必須尋找一個無人打擾之處才能以內力將鋼針迫出。」

小桃兒道：「咱們回城裏去，在客棧中關上房門，就不會有人打擾了。」

王岩道：「好的，如果郡主還在客棧，那就再好不過了。」

小桃兒道：「還能走麼？要不讓我揹着你。」

王岩道：「天天在刀尖上舐血的江湖人，那裏會這麼嬌嫩？別說只中了兩枚鋼針，縱然少了一條腿，也不致窩囊得要老婆去揹！」

小桃兒瞪他一眼道：「有些男人生來一副牛脾氣，還配上一身賤骨頭，哼，有老婆揹還不是你的福氣。」

他們調笑之間，已奔出百十來丈，小桃兒見王岩依然健步如飛，總算將懸空的心放了下來。

回到城中已逾晌午，他們先到飯莊飽餐一頓，然後到客棧去找蘭陵郡主，這只是碰碰罷，蘭陵郡主不可能還留在客棧。

果然，他們撲了一個空，但却意外的發現了一個熟習的背影。

王岩不顧招惹麻煩，立即招呼小桃兒另投一家洪記客棧，當關上房門，別無他人之時，小桃兒道：「她是誰？」

王岩道：「妳不認識她？卞紅娘。」

小桃兒一呆道：「她還活着？」

王岩道：「也許她命不該絕，被人救出地窖了，她如是發現了咱們，決不會善罷甘休的。」

小桃兒道：「說不定咱們還會碰到她的，你快迫出鋼針吧，只要傷勢痊癒，就不怕她找麻煩了。」

於是，王岩開始運功，由小桃兒替他護法。

傍晚時分，終於功德完滿，將兩枚鋼針一齊迫出體外，體內餘毒也同時祛除盡淨。

×　×

一彎明月，掛在晴朗的天空之上，繁星萬點，在閃爍着美麗的光輝。

在洪記客棧的後院，王岩來回的踱着方步，他有時瞧着脚尖，有時投目空際，劍眉雙鎖，在苦苦的思索着。

小桃兒關切的呼喚道：「相公，夜深寒重，咱們該歇息了。」

王岩脚步一停道：「妳先歇息吧，我待會就來。」

小桃兒緩緩走到王岩身前，螓首一垂，幽幽一嘆道：「你這麼苦苦的思索，叫別人怎能安心？究竟有什麼困難之事，使你這麼澈夜難眠。」

王岩道：「沒有什麼，我只是想找出卞綠珠嫁禍殺人的証據罷了。」

小桃兒道：「那女人狡詐如狐，要找証據似乎十分不易！」

王岩道：「妳知道磨鏡老人麼？」

小桃兒搖搖頭道：「不知道，你問這個做什麼？」

王岩道：「我曾在宜城侯府仔細查看，卞綠珠嫁禍殺人，多半是利用光綫折射投影，咱們去找磨鏡老人，也許能獲得她作惡的證據。」

小桃兒道：「磨鏡老人居住在那兒？咱們不如明天就去找他，你看可好？」

王岩道：「聽說磨鏡老人住在山東濟南，我想到了濟南總會問出他的所在。」

小桃兒道：「那麼相公就不必再苦苦的思索了，夜色已深，咱們去歇息吧。」

×　×

濟南是山東首善之區，地處要衝，景色也非常宜人，所謂「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此地的景物可以想見一般。

王岩與小桃兒風塵僕僕，趕到濟南已是二月中旬的一個午夜時分了。

王岩的性格原本是開朗的，但他此時的心情却有一股沉重的感覺。

冷月滿窗，夜凉如水，瞅着那迎風晃搖的燭光，王岩還沒有絲毫睡意。

小桃兒道：「相公！多日勞累，你還不早點安歇！」

這一路之上小桃兒，對王岩千依百順，體貼入微，事無大小，她決不敢稍有拂逆，此時她怯生生的依在他的身後，溫言細語的要他歇息。

王岩咳了一聲道：「小桃兒，這一趟苦了妳了，明兒咱們逛逛大明湖，好好的玩上一天。」

小桃兒道：「明兒不去找磨鏡老人麼？你不是急得什麼似的。」

王岩道：「我想我是錯了，我不該管這種閒事的。」

小桃兒大喜道：「眞的？你怎麼忽然想通了呢？」

王岩道：「不是我忽然想通了，是我覺得不值得浪費如許寶貴的精力。」

小桃兒道：「我不懂。」

王岩道：「不懂最好，走，咱們歇息去。」

右臂一環，攬住小桃兒的纖腰，接道：「小桃兒……」

「嗯……」

「妳怨我麼？」

「我爲什麼要怨你？」

「因爲我冷落了妳……」

「不，我知你在爲萬侯爺事煩心。」

「現在我不再煩心了。」

「那咱們明日就回京師？」

「好的。」

翌晨日上三竿，他們才相偕起床，小桃兒在伺候王岩盥洗時，忽然發覺他神色有異，不由一怔道：「你怎啦？相公。」

王岩道：「沒有什麼，我是想咱們還不能返回京師。」

小桃兒愕然道：「爲什麼你會忽然改變主意？」

王岩道：「宜城侯會在高手如雲，防護得如同龍潭虎穴的天牢失踪，已經有點出人意料。再加上萬姑娘那反常的行動，使得這樁嫁禍殺人的案情，變得迷離撲朔，詭異萬分……」

小桃兒道：「那不正合你的胃口？」

王岩道：「話是不錯，可是，萬姑娘連我也要隱瞞，那是說在這項案件之中，我已無足輕重了，這是我不願追查她去了何處，以及想撤手不管的原因。」

小桃兒道：「現在你又想管了，也必然有一項重要的理由。」

王岩道：「是的，這是一樁百年罕見的奇案，放棄了未免可惜。」

小桃兒一嘆道：「爲了滿足你的好奇，你就不惜浪費時間和精力了。」

王岩道：「對不起，小桃兒，讓妳跟着受苦，我心中頗爲不安，我看妳還是先回京師去吧。」

小桃兒道：「不，我不願離開你，而且，江湖生活，多采多姿，受點風霜跋涉之苦又算得了什麼。」

王岩道：「好，咱們吃了早餐就去找磨鏡老人去。」

在吃早餐之時，王岩向店伙詢問道：「伙記，我向你打聽一個人。」

店伙道：「客官要找誰？」

王岩道：「聽說磨鏡老人住在本城，不知他究竟住在那兒？」

店伙道：「磨鏡老人？不錯，本城確有磨得一手好鏡子的人，但他並不老，只是一個三十出頭小伙子。」

王岩一怔道：「三十出頭？這就不對了，你沒有聽說還有一個磨鏡老人麼？」

店伙道：「沒有，小的在本城七八年了，我從來沒有聽人說起過。」

王岩道：「那三十出頭的磨鏡人住在那裏？」

店伙道：「不遠，客官進北門向右拐，富民巷第五家就是。」

王岩謝了店伙，即與小桃兒向北門走去，他們昨夜到得太晚，投宿的客棧是在北門之外。

富民巷第五家是一個鐵匠舖，叮噹之聲遠近可聞。

打鐵的是一個肌肉突出，短小精壯的漢子，他停下工作，向王岩小桃兒打量一眼道：「兩位要買點什麼？」

王岩抱拳一拱道：「在下是慕名而來，想向兄台打聽一個會磨鏡子的。」

打鐵的壯漢道：「慕名不敢當，小的就是。」

王岩道：「兄台上下怎樣稱呼？」

打鐵的漢子道：「小的周桓。」

王岩道：「在下姓王，因家傳古鏡一面，留有兩處豆大的污點，在下曾遍訪磨鏡好手，均未能將污點磨除……」

周桓哦了一聲道：「王公子可曾將古鏡帶來？」

王岩道：「古鏡携帶頗爲不便，且經多次失敗之後，在下已失去信心了，除非確知可以除去污點，在下不願帶着一個累贅。」

周桓面有難色，說道：「這就難了，在沒有瞧看古鏡之前，小的實在不敢隨便承諾。」

王岩一嘆道：「如能找到磨鏡老人，廢除污點之事，必可迎刃而解，可惜在下跋涉千里，却找不到此老的下落。」

周桓面色一變道：「那麼客官就去繼續找吧，小店工作太忙，兩位請便。」

王岩微微一笑道：「周老闆不要生氣，在下只是信口說說罷了，江湖傳言未可深信也許磨鏡老人不過是浪得虛名……」

王岩語音未落，周桓忽然大喝一聲道：「你敢侮辱家師！」

鐵鎚一挺，迎風生嘯，猛向王岩當胸砸來。

王岩右手倏伸，一把抓着砸來的鐵錘，口中微微一笑道：「兄台原來是磨鏡老人的高足，失敬，失敬。」

周桓這一錘猛擣，少說點也有三兩百斤的力道，估不到王岩以三根手指一搭，那鐵錘就像生了根似的。

這位鐵匠舖的老闆，並不是省油之燈，在濟南，算得是一把硬手，就這麼放手丟錘，他是難以甘心的，因而，一聲冷哼，再全力向前一送。

這一送，果如立竿見影，當場就分出了勝負。

可惜勝的不是他，而是那位登門求教的靑衫少年。

因爲他這一記志在必得的全力一擊，如同皮球砸上了鋼板，一股無與倫比的力道，由錘柄反彈而回。

這一驚非同小可，縱然萬分不願，他也不得不丟掉鐵錘。

丟錘並不能算完，還得連退幾步，而且整條臂膀骨痛欲裂，像麵條似的垂了下去。

技不如人，只得認栽，於是，雙眼一闔，冷哼一聲道：「算你狠，姓王的，要腦袋，拿去，想周某出賣家師，哼，你姓王的打錯了主意！」

王岩一怔道：「你怎麼啦？周兄，在下並無不利賢師徒之意，只有一事相詢，以解釋心中的疑團罷了。」

周桓雙眼一張道：「眞的？」

王岩面色一整道：「天壞王郞是個光明磊落的漢子，難道周兄還相信不過？」

周桓啊了一聲道：「你是天壞王郞？咳，適才小的太失禮了。大人不見小人過，請王大俠包含一點。」

王岩道：「好說，只要周兄不嫌打擾，在下就感激不盡了。」

周桓道：「王大俠不必客套，如果需用小的，但請吩咐就是。」

王岩道：「周兄如此推誠相與，在下就不便矯情了，其實在下並沒有什麼祖傳古鏡，只是想會見令師，請教一點疑難之事。」

周桓道：「愚師徒武功平常，擅長者不過磨洗鑄造之術而已，不知王大俠要問的屬於何者？」

王岩道：「咱們如若將某種物體，藉光綫折射，攝影於另一物體之上，不僅要形象逼眞，還要將它的體積放大，周兄認爲是否有此可能？」

周桓道：「這個……咳，看來除了家師，只怕無人能回答王大俠的問題。」

王岩道：「令師現在何處？周兄能否撥冗帶在下謁見令師？」

周桓面現悲憤之色道：「實不相瞞，家師於四年前遭人暗下毒手，現在已是一個殘廢之人了。」

王岩愕然道：「有這等事，令師傷在那裏？」

周桓道：「家師被人挑斷雙腕經脈，雙手已經殘廢，而且又聾又啞，是一個十分可憐的孤苦老人！」

王岩道：「對不起，周兄，在下不該勾起你傷心之事的，咳，那賊子如此狠毒，必然是令師積怨頗深的仇家。」

周桓道：「不，愚師徒是生意人，平日接近的除了鄰居便是顧客，鬥鬥嘴不是沒有，深仇大恨絕無可能。」

王岩道：「這就令人難以理解了，周兄能不能讓在下瞧瞧令師？」

周桓道：「可以，王大俠與這位姑娘請隨小的來。」

出鐵匠舖走背街，東彎西拐，經過不少衕衕，最後在一間仄隘的陋室之中，見到了一代名匠磨鏡老人。

這位老人約莫六十上下，年齡不算太高，但却乾癟瘦弱，神情萎頓已極。

經周桓比手劃脚的介紹之後，王岩立即雙拳一抱道：「在下冒昧打擾，請老人家多多原諒。」

這是禮貌，縱然明知磨鏡老人既聾又啞，在禮數上王岩仍不能稍缺。

這一下具然換來磨鏡老人的好感，他那乾癟的面容之上，顯出了欣然的笑容。

周桓從旁答禮道：「家師耳口失靈，招呼不週之處，王大俠請不要見怪。」

王岩道：「在下只有同情，那裏會見怪令師，不過，在下想試試令師的經脈，如果聾啞是出於某種截脈手法，也許還可以救治。」

周桓大喜道：「好，待小的問問家師。」這是一陣冗長而沉悶的時刻，周桓用盡了各種手式，似無法獲得磨鏡老人的頷首，這也難怪，他嘗到了被人暗算的痛苦，實在不敢將自己再交給一個陌生的人。

最後，周桓廢然一嘆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家師的痛苦太深了，希望王大俠能夠原諒！」

王岩淡淡一笑道：「在下能領會令師的心情，不會介意的，咱們打擾令師不少時辰了，在下夫婦想就此告辭。」

周桓忽然歡呼一聲道：「別忙，王大俠，家師同意了。」

這實在是一個好消息，王岩不由心中一喜。自然，他並沒有當眞能治愈磨鏡老人聾啞的把握，但也不是絕對無望。

只要還有一綫希望，試試是值得的，

因爲幫助一個可憐的老人，是俠義道應所當爲之事，何況磨鏡老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他這一趟豈不徒勞往返了！

於是，他趺坐磨鏡老人的身後，吐臂出掌，緩緩送出一股眞力。

良久，他收臂起身，長長一吁道：「在下猜的不錯，令師少陽三焦經脈的顱息穴，及屬於陰維經脈的天突穴被人封閉，勿怪會變得又聾又啞了。」

周桓道：「有救麼？王大俠。」

王岩道：「在下沒有把握，但可盡力一試。」

周桓噗的一聲跪了下來道：「王大俠如能治愈家師的聾啞，小的願意終身侍候大俠。」

王岩伸手拉起周桓道：「周兄言重了，快起來。」

周桓道：「謝謝王大俠，你還要什麼應用之物？」

王岩道：「不必需用什麼，只請周兄與拙荆替在下護法就是。」

經過幾乎三個時辰，終於大功告成，但王岩却因消耗眞力太多，再調息三週天，才長身而起道：「幸不辱命，老人家感覺怎樣？」

磨鏡老人激動的流着淚水道：「小老兒有生之年，都是少俠所賜，大恩不敢言謝，今後無論水裏火裏，愚師徒只要少俠吩咐一聲。」

王岩道：「不要這麼說，老人家，其實在下是有求而來的。」

磨鏡老人收淚一笑道：「少俠要甚麼？要小老兒這條老命都成。」

王岩道：「在下怎敢，只是請教一項疑問罷了。」

磨鏡老人道：「小老兒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少俠請說。」

王岩道：「如若以光綫折射之法，將某一物件放大後折射於另一物件之上，老人家認出是否有此可能？」

磨鏡老人陡的面色一變道：「少俠爲什麼會提出此一問題？」

王岩咳了一聲，說道：「老人家聽過宜城侯殺死常太監之事麼？如若有人利用光綫折射放大之法，宜城侯豈不是會誤以爲眞！……」

磨鏡老人一嘆道：「少俠推斷十分合理，事實上也確有可能。」

王岩一怔道：「老人家，你……」

磨鏡老人一笑道：「少俠不要誤會，那兇手並不是小老兒。」

王岩道：「這個在下知道，但……」

磨鏡老人回顧小桃兒一眼道：「這位姑娘是誰？」

王岩道：「是拙荆，老人家有話但說無妨。」

磨鏡老人道：「此事說來話長，桓兒，你去準備一點酒食，我想王少俠賢伉儷只怕早已餓了。」

周桓道：「好的，王大俠先與家師聊聊，小的去去就來。」

王岩確已感到飢餓，也就不作客套。

片刻之後，周桓帶着店中的小徒弟，送來一桌豐盛的酒席，於是，主客四人歡若平生的暢飲着，在酒酣耳熱之後，磨鏡老人說出了一段離奇的遭遇。

× ×

在荷香十里的大明湖畔，坐着一位容貌清癯的瘦癯老人，他的前面擺着一個地攤，四週圍着一大堆人羣。

地攤上是一些小玩意，有方鏡，圓鏡，菱花鏡，八角鏡，以及小刀，小剪，金釵，手鐲等等。

貨品不算太多，但無一不是精美絕倫，因而所標之價必高出一般市上的價格。

縱然如此，購買者仍不乏人，且顧客多爲中年以下的婦女，間或也有一些年輕的公子哥兒。

在一個晌午時分，瘦矮老人正擬收拾地攤，返家午餐之際，一個面目冷肅，身着藍袍的中年大漢，忽然在地攤前出現。

「等一等收拾，老頭兒。」

藍袍大漢語音冷漠，隱隱中似乎另有一種懾人的威儀，瘦矮老人向他打量一眼發覺他戴着面具，已隱去他眞正的面目。

這些，瘦矮老人並未在意，只要是顧客，任何人他都是歡迎的。

「客官要些什麼？」

「我什麼都不要。」

「那麼客官喚住小老兒，必然有什麼指教了？」

「不錯，我想定做一面鏡子。」

「是青銅鏡麼？要什麼形式的？」

「不，我要一種透視，折射，放大的鏡子。」

「啊，這個太難了，小老兒只怕無能爲力。」

「你不是磨鏡老人麼？聽說你名滿宇內，難道是浪得虛名不成？」

「話不是這麼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小老兒除了青銅，別無製造的原料。」

「你要什麼原料？」

「水晶。」

藍袍大漢道：「好，原料由我供給，咱們明晚再談。」

藍袍大漢返身自去，磨鏡老人也收拾回家。

這是一件較爲特殊的交易，但磨鏡老人並沒有表示懷疑。人們各有所好，那藍袍大漢也許喜愛收集奇異的玩物。

第二天的傍晚，藍袍大漢找到磨鏡老人的住處，他取出一個錦盒，目光所及，神色陡地一呆。

他一生之中，瞧過不少珍寶玉器，但像錦盒中這塊水晶，實在是畢生僅見。

它實在太美了，清澈晶瑩，纖塵不染，縱然是秋夜的皎月，只怕也無法跟它相比。

良久，磨鏡老人以懷疑的口吻詢問道：「客官是要將它做成一面折射的放大鏡子？」

藍袍大漢道：「不錯。」

磨鏡老人道：「如此珍貴的水晶，毀了豈不可惜。」

藍袍大漢濃哼一聲道：「別忘了水晶是我的，幹嗎要你可惜？」

磨鏡老人似無限惋惜的道：「客官說的是，小老兒只不過覺得這塊水晶太過名貴罷了，如果那面鏡子並無特殊用途，客官還是不要將它毀掉才好。」

藍袍大漢微微一震，雙目神光如電，

射出兩縷懾人心魄的煞光。

磨鏡老人心頭一懍道：「對不起，客官，小老兒太多話了。」

藍袍大漢哼了一聲道：「廢話太多，對你並沒有什麼好處！」

磨鏡老人道：「是，是，小老兒不說就是。」

藍袍大漢道：「你要多少工資？」

磨鏡老人道：「百兩紋銀吧，這塊水晶不同凡品，小老兒必須仔細琢磨。」

藍袍大漢取出一張銀票，擲給磨鏡老人道：「工資加你百倍，三天取貨，弄壞了以你老命相抵。」

語音一落，返身大步而去。

琢磨一面水晶鏡子，工資竟然高達萬兩紋銀，磨鏡老人呆了，內心之中忽然生出一股不祥的感覺！

三天足不出戶，他終於完成他最後的一件傑作，當藍袍大漢前來取鏡之時，這一代名匠，也就遭到痛苦終身的噩運。

說完四年前的經過，磨鏡老人長長一嘆道：「言多必失，也許小老兒於言語中開罪了那位客官。」

王岩道：「不錯，老人家那句『如果並無特殊用途』可能觸及他的私隱，其實縱然沒有那句觸犯私隱之言，他還是不會放過老人家的。」

磨鏡老人愕然道：「爲什麼？」

王岩道：「這是一樁極端秘密的陰謀，他自然不願稍有洩漏。今後老人家對恢復聾啞之事，必須絕對保守機密，否則賢師徒可能會奇禍臨頭，而落得死無葬身之地！」

磨鏡老人神色一變：「多謝少俠指點，小老兒會小心的。」

周桓道：「王大俠！你說那人是誰？他爲什麼會……」

王岩微微一笑道：「那人是誰，在下目前尚無法判明，不過，這是一樁非常的變故，賢師徒最好不要過問，至於在下夫婦的行踪，兩位也不可對任何人提及。」

談話告一段落，酒飯也已用够，王岩立即告辭道：「愚夫婦不再打擾了，咱們後會有期。」

磨鏡老人師徒同聲道：「咱們不便相送，少俠好走。」

王岩雙拳一拱，便領着小桃兒放步急奔，他沒有在濟南城再作停留，逕自渡黃河向禹城奔去。

當夜色迷矇之際，他忽然撇開官道，向右側小徑急馳，速度之快，宛如星跳丸擲一般。

小桃兒吃一驚，一面拚命追趕，一面高聲呼叫道：「怎麼啦？相公，咱們要去那兒？」

王岩道：「回濟南。」

小桃兒道：「又回濟南做什麼？咳，就算忘了甚麼，也用不着這般着急！」

王岩道：「再遲就來不及了，來，我帶着妳走。」

他一把抓着小桃兒的玉腕，將一身輕功展至極限，當月上柳梢之時，終於又趕到渡口。

將要收班的渡船，經不起金錢的攻勢，於是，他們再渡黃河，在濟南西門外找了一家客棧歇了下來。

胡亂的吃過一頓晚餐，時間已經近接二更，王岩向小桃兒一瞥道：「快點調息一下，待會咱們又要動身了。」

小桃兒道：「我不累，你倒是說說看，咱們這麼來去匆匆，究竟爲些什麼？」

王岩道：「自然是爲那磨鏡老人了，我要查明他爲甚麼要說謊？」

小桃兒一怔道：「有這種事，你怎麼知道的？」

王岩道：「妳認爲他講的故事完全眞實？」

小桃兒道：「這個……我什麼也沒有瞧出。」

王岩道：「我告訴妳吧，第一，他說藍袍大漢給他的工資是萬兩紋銀，萬兩紋銀是一筆可觀的財富，你瞧瞧他的居處，可像擁有那等財富之人？其次，藍袍大漢挑斷他的腕脈，點傷他聾啞二穴，目的不過怕消息洩漏罷了，難道藍袍大漢不怕他以其他方法告知別人？例如用脚在地上寫字，不一樣可以麼？爲什麼不一掌震碎他的內腑，殺了他不是比什麼都乾脆？」

小桃兒道：「不錯，我爲甚麼就想不到這些，還有麼？」

王岩道：「還有，磨鏡老人舉目無親，只有周桓是他唯一依靠之人，但周桓對乃師受害的經過，却表現得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妳認爲可能麼？再說，我要替磨鏡老人醫治聾啞，按常情來說，患者應該喜出望外才是，而這位老殘廢却面目冷漠，現出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色，更妙的是後來忽然又欣然接受，妳知道那是爲了什麼？」

小桃兒道：「我怎知道，你說吧。」

王岩忽然站了起來，道：「沒有時間了，桃兒，辦妥了事咱們再慢慢的聊。」

小桃兒嘟着嘴一哼道：「又跟我賣關子，哼，不說就不說，稀罕！」

小丫頭櫻唇嘟得雖高，行動却絲毫不慢，王岩穿窗躍上院墻，她幾乎不分先後的撲了上來。

他們相視一笑，然後聯袂急馳，越過巍峨的城堞，逕向磨鏡老人的住處奔去。

到達陋室之前，王岩眉峯一皺道：「咱們只怕來遲一步了。」

小桃兒道：「你又發現了什麼？」

王岩道：「時近三更，那有不關閉門戶之理。」

小桃兒仔細一瞧，室門果然是虛掩着。她摘下軟劍，運勁一點，呀的一聲，那雙柴扉已應手而開。

王岩向室內打量一陣，冷冷道：「出來吧，各位，明人不做暗事，各位何必藏頭露尾。」

王岩語音甫落，布幔之後果然一連走出六人，每一個都是頭戴面具，身着藍袍，懷中抱着一柄明晃晃的鋼刀，在氣氛上顯得無比的嚴肅。

王岩退後數尺，留出施展手脚的場地，然後淡淡道：「各位是在等候王某吧，爲什麼不摘下面具，讓王某見識一下是何方高人。」

六名藍袍人之中，領頭的是一名身材中等的漢子，他冷峻的哼了一聲道：「不錯，咱們是來替你送終的，要知道咱們是誰，你去問閻王好啦。」

（未完）

新穎奇情俠義連載故事

曹若冰・文
盧　令・圖

斷劍殘琴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亮宇為偵查僞冒他在江湖行兇的歹徒，與梅仙、歐陽映雪分道查探，那日在路上遇到青城、崑崙、無極三派十八名高手截擊，說是為門下弟子被殺復仇，麥亮宇分辯無效，迫得出手應敵，一招之內奪得崑崙高手杜浩然金刀，並一掌將他震傷，繼刀劈二名崑崙高手，正於此際，丐帮帮主落拓書生席俊綸率藍衣雙童及帮中八俊來到，青城靈虛道長向席俊綸訴說三派向麥亮宇尋仇原因，麥亮宇矢口否認曾經殺死三派門下，無極派易瑞棠譏嘲麥亮宇，該敢作敢當，不要耍賴——

一招寒衆胆　絕學懾羣倫

麥亮宇雙眉一挑，冷笑道：「易瑞棠，我麥亮宇頂天立地，並非怕事之人，更不是那種敢作不敢當之輩！」

易瑞棠再要開口，席俊綸適時抬手一搖，阻止地說道：「易大俠且請稍安毋躁，是非曲直總脫不了一個理字。」

易瑞棠道：「帮主相信他的話？」

席俊綸微微一笑，道：「兄弟並不一定相信，不過弟弟却認為凡事應該先弄清楚事實眞相。」

語聲一頓，目注麥亮宇，說道：「麥兄弟，你說三派弟子不是你殺的，可有人證？」

麥亮宇沒有立刻回答說有，却反問道：「在下請問，他們指說在下是兇手，可也有人證沒有？」

席俊綸目光倐然轉向靈虛道長問道：「道兄，有麼？」

靈虛道長朗聲答道：「每一個被殺者的現場都留有麥施主之名。」

麥亮宇接口問道：「可有人親眼目覩事實？」

靈虛道長搖頭說道：「貧道不願謊言，這個並未聽說。」

麥亮宇突然朗聲哈哈一笑，目視席俊綸問道：「靈虛道長之言，帮主聽清楚了麼？」

席俊綸點頭道：「我聽得很清楚，但是我想聽聽小兄弟你的解釋。」

麥亮宇星目一眨，道：「帮主可是要聽那現場為何留有在下之名的解釋？」

席俊綸道：「不錯，希望小兄弟對此點能有個合理的解釋。」

麥亮宇注目問道：「帮主，你可相信在下？」

席俊綸正容說道：「我生平素以誠信待人，也極少有不相信別人的意念，只要小兄弟你說的有理，我自然相信。」

麥亮宇點了點頭，神色突然一肅，說道：「帮主乃當代高士，應該想得到，在下如果眞是那殘殺他們三派弟子的兇手，既敢在現場留名，就沒有個不敢承認的，反過來說，在下既然不欲承認，又何必當初，留名給人証據，自找麻煩。」

語鋒一頓又起，接道：「於此可見，那殺人的兇手，根本不是在下，事實也至為明顯，那兇手殺人留名的用意，乃是『嫁禍』。」

這番話，雖然不能說是絕對合理，但也不能說是無理。

席俊綸微一沉吟，道：「你知道那冒名嫁禍之人是誰麼？」

麥亮宇搖頭道：「在下要是知道，早就去找他去了。」

易瑞棠忽然嘿嘿一笑，接口說道：「俗語有云『口說無憑』，你這番話說來雖然似乎有點道理，但是焉知你不是使的那『以進為退』的詭計。」

麥亮宇雙眉扰煞地說道：「易瑞棠，你應該明白，在下決不是怕事之輩，天塌下來也敢一肩承担，話，在下巳說得很明白了，你們三派弟子一個都不是在下殺的

，信不信那就只好聽由尊便，不過……」

語聲微微一頓，神色沉寒地又道：「在下警告你，你最好別迫在下過甚，否則，一動上手，你將是第一個濺血斷魂刀下之人！」

他說時神色沉寒肅殺，語聲冷凝如水，令人聽來打從心底泛生起一股寒意。

易瑞棠臉色不禁倏然一變，厲聲喝道：「小子，你好狂妄的口氣，老夫……」

他話未說完，席俊綸陡地冷聲截口說道：「易大俠，在兄弟和他交談之時，你可否暫別開口？」

易瑞棠在無極派中身份地位雖然不低，在武林中雖也頗負盛名威望，平素十分狂傲自大，但是與這位一身俠骨，義薄雲天，名滿江湖的「窮家帮主」比起來，他可就差得遠了。

是以，他對「落拓書生」席俊綸不得不稍存顧忌，也有點兒不便像對一般武林人一樣的狂傲自大。

其實何獨是他易瑞棠如此，就是他師兄「無極派」當代掌門「乾坤聖手」袁堯，面對席俊綸也不得不稍存顧忌之心。

是以席俊綸話音一落，他立卽嘿嘿一聲乾笑地說道：「帮主旣這麼說，老朽遵命不再開口插話就是。」

席俊綸展顏一笑道：「謝謝易大俠給予兄弟面子。」

話鋒一頓，目光倏然一凝，望着麥亮宇，問道：「小兄弟，可否實答我一個問題？」

麥亮宇道：「甚麼問題？」

席俊綸道：「小兄弟最近十幾二十天來的行踪，可否坦誠賜告？」

麥亮宇星目一眨，道：「帮主可是要在下以行蹤來証明所言確實不確實？」

席俊綸微微一笑，道：「小兄弟是聰明人，當知此一問題，對小兄弟是益多害少。」

麥亮宇心念電轉，想起「獨臂神叟」之言，遵卽正容答說道：「那天上午在下和我大哥二姊隨同孤獨客離開『萬盛莊』以後，便一直和孤獨客一起，當晚一同前往路加山赴約，由二更一刻直等到三更將半辰光，因未見青城七子和葉靖欽踐約，乃卽前往『萬盛莊』尋找青城七子查問失約原因，那知到達葉靖欽家中時，在下等所見到的除了那些屍首外，未見一個活人人影。」

席俊綸問道：「當時孤獨客和你們一起沒有？」

麥亮宇點頭說道：「除孤獨客以外，在路加山上等着看熱鬧的那些江湖人物也都隨着在下等人身後去『萬盛莊』上。」

席俊綸道：「知道那些江湖人物都是些甚麼人不？」

麥亮宇搖頭道：「不知道，可能大多是江漢江湖道上的人物。」

語鋒一頓又起，接說道：「在下等離開『萬盛莊』以後，便和孤獨客一起同赴鳳陽，直到十天前才分手。」

席俊綸道：「這麼說來，十天以前被殺的三派弟子，孤獨客都可以証明不是你殺的了？」

麥亮宇道：「除了在下的大哥和二姊以外，孤獨老人家乃是在下唯一証人。」

席俊綸道：「知道孤獨客，去了何處麼。」

麥亮宇搖頭道：「那就不知道了。」

席俊綸微一沉思，雙目忽然一凝，又道：「聽說你曾經夜入少林，盜去了兩部佛門眞經秘本，有這回事麼？」

麥亮宇道：「沒有，並且那也根本不可能。」

席俊綸道：「何以不可能？」

麥亮宇道：「少林失經之日乃上月二十三日的夜晚，而那時在下正遠在兩千里以外和孤獨老人家一起，由武昌同往鳳陽途中。」

席俊綸道：「你旣然沒有去過少林，又怎知少林失經之日是上月二十三日？」

麥亮宇道：「六天之前，在下曾途遇少林一心監院和十戒十僧。」

「哦。」席俊綸說道：「一心監院，他相信小兄弟確實不是盜取那兩部眞經之人？」

麥亮宇道：「一心監院自是不肯相信，當時幾乎動手，恰好『獨臂神叟』龍老前輩趕到，經他保証，一心監院，始才作吧。」

席俊綸道：「你和『獨臂神叟』龍老前輩認識？」

麥亮宇搖頭道：「素昧平生。」

席俊綸道：「那麼，他爲何會替你保証？」

麥亮宇道：「龍老前輩和在下的二姊是熟人。」

席俊綸沉吟地道：「如此說來，殺人，盜經留名之舉，都是別人存心嫁禍？」

麥亮宇方自微一點頭，默立在一邊的芮詩純突然接口說道：「事實本來就是『冒名嫁禍』，而且我還遇見過那個殺害了一位華山弟子的冒名兇手，可惜我只看到了他的背影，沒有看到他的面目。」

席俊綸目光一凝，問道：「小兄弟貴姓大名？」

芮詩純道：「姓芮名詩純。」

席俊綸道：「你不是『寰宇三英』之一？」

芮詩純搖頭道：「我要是『寰宇三英』之一，就不會不知道那兇手是冒牌麥亮宇了。」

席俊綸道：「你們不是朋友？」

芮詩純道：「是朋友，只是甫才認識論交。」

席俊綸微一沉吟，目光灼灼如電般地望着芮詩純問道：「你這話絕對實在？」

芮詩純雙眉倏地一揚，正容說道：「不但絕對實在，並且願和『獨臂神叟』龍老前輩一樣，替他作保証。」

麥亮宇聞言，星目不由異采飛閃地深望了芮詩純一眼。

席俊綸默然沉思了刹那，望着靈虛道長和易瑞棠二人道：「二位認爲怎樣？」

靈虛道長目光一瞥芮詩純，口中輕咳了一聲，說道：「他二人所言都只是片面之詞。」

席俊綸雙眉微皺了皺，道：「那麼道兄的意思？……」

靈虛道長尚未開口，易瑞棠已接口說道：「麥亮宇所言根本不可信，芮詩純之言也不可信，更不配替麥亮宇作保証。」

芮詩純突然一聲冷笑道：「易大俠，你說我所言也不可信，不配替麥亮宇作保做証，有道理沒有？」

易瑞棠道：「道理就是你人微言輕，身份聲望兩皆不配。」

芮詩純道：「如此我請問，要怎樣的身份聲望才配？」

易瑞棠道：「最起碼也得要有『獨臂神叟』龍大俠那等身份聲望。」

芮詩純眨眨星目，道：「席帮主的身份聲望怎樣？够不够？」

易瑞棠目光一瞥席俊綸，道：「你可是想請席帮主替他作保做証？」

芮詩純冷冷地道：「不可以麼？」

易瑞棠嘿嘿一笑道：「你想席帮主會爲他作保？」

芮詩純道：「那是席帮主自己的事情，我只問你席帮主的身份聲望怎樣？够不够？」

易瑞棠目光一瞥席俊綸，說道：「席帮主俠譽滿江湖，身份聲望乃當今武林數得出的高人，當然够。」

芮詩純星目轉望着席俊綸問道：「帮主能帮這個忙不？」

席俊綸道：「芮兄弟是要我替麥兄弟作保？」

芮詩純點頭道：「以三個月爲期，讓他查訪那『冒名嫁禍』的兇手。」

席俊綸微一沉吟，說道：「根據兩位所言，一切如眞是實情，這自無甚麼不能帮忙的，只是我和兩位，素昧平生，萍水相逢……」

芮詩純接口冷聲道：「帮主是信不過我？」

席俊綸斂容搖頭道：「芮兄弟，這並不是信不信得過的問題，而是……兩位的師承出身我已毫無所知，日後如有事情，我何處去找二位？」

芮詩純微微一笑，道：「帮主請放心，關於我的師承，稍時我自當奉告。」

席俊綸道：「何不先告訴我？」

芮詩純搖頭道：「除帮主以外，我不想讓第三個人知道。」

席俊綸雙眉微皺，默然沉思了刹那，目光深了望芮詩純和麥亮宇二人一眼，轉向靈虛道長問道：「道兄意下如何？」

靈虛道長雙目一凝道：「帮主當眞要替他們作保？」

席俊綸點頭道：「尚請道兄給兄弟這個面子。」

易瑞棠忽然輕咳一聲，接口說道：「帮主這是何必？」

席俊綸道：「易大俠可是認爲兄弟不該這麼做？」

易瑞棠道：「帮主和他兩個旣是萍水相逢，素昧平生，何必多管閑事替他們作保？」

席俊綸微微一笑道：「這麼說，易大俠是不給兄弟的面子了？」

這時，杜浩然恰好已運功療傷完畢站了起來。

席俊綸話鋒一落又起，望着杜浩然問道：「杜兄傷勢已經無碍了麼？」

杜浩然抱拳一拱道：「謝謝帮主關懷，一點輕傷，已經不碍事了。」

目光一瞥地上兩名門下弟子的屍首，雙目赤紅地瞪視着麥亮宇厲聲喝道：「小子，你好狠好毒！」

麥亮宇神色冷凝地道：「這焉能怪得在下，在下要是眞狠眞毒的話，此刻你已經無法開口說話了。」

杜浩然冷哼了一聲，倏然轉向靈虛道長和易瑞棠二人問道：「道兄易兄，你二位打算怎樣？」

不待靈虛道長接話，易瑞棠已搶先開口反問道：「甚麼打算怎樣？」

杜浩然道：「這小子手下太硬，也太狠太毒，如不及早除去，你我三派門下弟子必將還有人毀在他的手下，請二位和兄弟同心協力聯手收拾他，以除後患，並爲武林除害，二位意下如何？」

易瑞棠嘿嘿一笑道：「杜兄說的是，兄弟和靈虛道兄對杜兄此議雖然非常讚同，也有同感，只是……眼下的情勢可能不行，由不得你我。」

杜浩然道：「爲甚麼？」

易瑞棠目光一瞥席俊綸，乾咳了一聲，說道：「席帮主不許。」

「哦……」杜浩然口中輕哦了一聲之後，立卽望着席俊綸，問道：「是麼？帮主。」

席俊綸點頭正容說道：「請杜兄看兄弟薄面，暫勿向這位麥小兄弟尋仇。」

杜浩然心念電閃地轉了轉，又問道：「帮主和他有淵源？」

席俊綸道：「毫無淵源。」

杜浩然道：「和他相識？」

席俊綸搖頭道：「也毫不相識。」

杜浩然目光一凝，道：「如此老朽請問，帮主爲何要老朽等暫不向他尋仇？」

席俊綸道：「依據麥小兄弟所說最近二十天來的行蹤經過事實，他根本不是殺害你們三派弟子的兇手。」

杜浩然道：「帮主認爲他所說確實可信？」

席俊綸點頭說道：「兄弟認爲應該可信。」

杜浩然道：「有道理麼？」

席俊綸道：「據他所說，自武昌和『青城七子』約戰之時起，他和他大哥二姊三人就一直和孤獨客一起，直到十天前才在鳳陽分手，於此可見，那殺害你們三派門下弟子的兇手，實是另有其人，留名麥亮宇顯然是個『嫁禍』的陰謀。」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所以兄弟才請杜兄和易兄靈虛道兄看兄弟薄面，暫勿向他尋仇，中了那兇手陰謀詭計。」

杜浩然雙目眨動地說道：「帮主這『暫勿向他尋仇』之意，可是要向孤獨客查証？」

席俊綸點頭道：「不錯，事實眞相和他所言實與不實，只要找到孤獨客一問卽知。」

杜浩然微一沉思，道：「帮主所言雖然甚有道理，可是……」

語鋒一頓，抬手一指地上那兩名門下弟子的屍首，說道：「他二人乃是他所殺，老朽請問，此事該當如何解決？」

席俊綸道：「杜兄乃當今武林高人，當知天下事總得講一個『理』字，他二人

雖是他所殺，但以眼前的情勢言，却是錯不在他。」

杜浩然道：「照幫主這麼說，是他二人該殺該死了。」

席俊綸道：「此事應該留待以後再說，目前最要緊的問題應該先弄清楚他究竟是不是殺害你們三派門下弟子的兇手，如果不是，便應該同心協力着手追查那冒名嫁禍的眞兇。」

杜浩然眉鋒微皺地默然了刹那，忽然轉向靈虛道長和易瑞棠二人問道：「席幫主之言，二位認爲如何？」

易瑞棠眨眨眼睛，乾咳了一聲，回首望着席俊綸，說道：「幫主能否不管這件閑事？」

席俊綸微微一笑，說道：「易兄應該明白，兄弟這不是管閑事，而是維護武林正義。」

易瑞棠道：「但是兄弟却希望，也是奉勸幫主最好別管這件事。」

席俊綸正容搖頭道：「易兄應該明白兄弟的爲人性情，既然遇上了這等事，既然開口問明了事情的因由，就決不會半途撤手不管。」

易瑞棠說道：「這麼說，幫主是管定了？」

席俊綸點頭道：「希望三位能看在兄弟的薄面上，一切留待查証之後再說。」

易瑞棠道：「兄弟等如果不願聽從幫主之意呢？」

席俊綸雙眉微微一軒，道：「易兄如執意要在此時向麥小兄弟尋仇，兄弟將不袖手。」

易瑞棠嘿嘿一笑道：「這麼說，幫主是不惜和青城，崑崙，華山與敝派結仇爲敵了？」

席俊綸臉色不由微微一變，雙目倏射寒電地說道：「易兄，你這是想以此威脅兄弟？」

易瑞棠又是嘿嘿一笑道：「幫主言重了，兄弟只不過是以事論事，說的乃是實情。」

語聲一頓，抬手一指地上那兩名崑崙弟子的屍體，接說道：「幫主應該看得出來，姓麥的這種殺人的手法，可說是武林少見，實在是個心黑手毒的惡徒，幫主與他既是素昧平生，毫不相識，又毫無淵源，又何必定要多管這場事非。」

不待席俊綸開口接話，麥亮宇突然軒眉朗聲哈哈一笑道：「易瑞棠，在下是不是個『心黑手毒』的惡徒，日後武林自有公論，你此時說來無用，席幫主也不可能會聽信你的。」

語聲一頓，星目倏射冷電寒煞地沉聲說道：「你們既然不信在下所言，認定在下是殺害你們三派弟子的兇手，要向在下尋仇，那你們就趕快聯手齊上吧，在下當單獨和你們一搏。」

易瑞棠嘿嘿一聲冷笑，道：「小子，你這話可算數？」

麥亮宇一聲冷哼道：「若論單打獨鬥，你們沒有一個能是在下三招之敵，只有聯手齊上，或者還能支持個三五十招。」

易瑞棠雙目一眨，忽然轉望着席俊綸道：「幫主聽見了麼？」

席俊綸眉鋒不由微微一皺，目視麥亮宇，麥亮宇却神情瀟洒地朝他一笑，說道：「在下想請幫主幫忙件事，可以不？」

席俊綸問道：「甚麼事？」

麥亮宇斂容說道：「在下想請幫主替在下做個公証人，証明今天之事，在下乃是被迫不已，並非恃技欺人，也並不是個『心狠手毒』的惡徒。」

席俊綸對麥亮宇要單獨和三派高手一搏之擧，心中雖然有着「太過狂妄」的感覺，但他眉鋒深蹙地微一沉吟之後，立刻點頭說道：「小兄弟，你只管放心動手吧，我這是個鐵打的証人。」

麥亮宇含笑欠身一禮，道：「謝謝幫主。」

話落，脚下倏然跨前一大步，星目電閃地一掃易瑞棠三派高手，臉色沉寒地冷聲說道：「諸位請出招動手吧。」

他手橫金刀，氣勢如山，煞威凜人心寒。

易瑞棠，靈虛道長和杜浩然三人，雖然都已暗中提聚起一身功力，準備全力一搏，但是由於麥亮宇那煞威凜人如山般的氣勢，心中都有些遲疑地不敢輕擧妄動，不敢搶先出手。

他們三個不敢出手，所率門下弟子自然也就更不敢亂動，只凝功蓄勢地峙立着，待令撲攻。

麥亮宇星目左顧右盼，忽然朗聲一笑，說道：「諸位如果不敢動手，現在就立刻退走，一個月之後的今天再作了斷。」

易瑞棠和杜浩然靈虛道長三人互望了一眼，陡地一聲喝叫，同時發招攻出。

靈虛道長和杜浩然兩枝長劍，劍走輕靈，寒光電閃，冷氣森森，一刺咽喉，一扎腰肋，劍勢凌厲狠辣。

杜浩然因爲金刀已被麥亮宇所奪，只好以一雙肉掌隨同攻出，左掌右揚，拍點向麥亮宇背後的重穴要害。

他三人招式一發，其他高手也就立即各揮手中兵刄分朝麥亮宇飛快地攻出。

麥亮宇自離開十萬大山月餘時間來，一身武學功力不但大爲精進，並且由於一路上力鬥「陰司無常」翁明坤，「勾漏四惡」蔡天壽兄弟，「青城七子」之首玄智子等人，搏戰經驗與信心已兩皆大增。

是以，對於眼前三派高手這等羣毆圍攻的局面，心中早有成竹在胸，畧無慌亂懼怯之意。

因此，他眼見十多件兵刄同時攻到，口中倏然一聲朗笑，身形電旋，手中金刀電揮，一陣「叮叮噹噹」金鐵交鳴之聲過處，所有攻到的兵刀，立時全被盪開，杜浩然則被凌厲的刀氣迫得撤招倒身暴退不已。

易瑞棠和靈虛道長等三派中高手，一見麥亮宇只一招出手，便將他們攻出的兵刄，全部封擋盪開，心頭齊都不禁暗暗一震！

不過，他們心頭雖然齊都暗暗一震，但是又豈甘就此罷休？當下畧畧一穩手中兵刄，便又再次攻出。

麥亮宇見狀也就立即揮動手中金刀，展開身形，閃身騰挪，封擋迎拒，與這些素向自視極高，自負不凡的三派高手，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險惡激烈的持戰。

刹那間，頓見寒光飛閃，冷氣森森，

刀光劍影縱橫交錯，層層密密地將麥亮宇的身形團團圍住。

這種聯手圍攻，雖然不是甚麼久經訓練的陣式，但是因爲圍攻之人，無一不是武學功力精深的一流高手，攻守進退之間，却配合得堪說是恰到好處。

是以其攻勢之嚴密凌厲，自與普通一般圍攻不同。

靈虛道長和易瑞棠杜浩然等三派高手，自被麥亮宇出手一招即將他們攻出的兵刃盪開之後，已知麥亮宇所學功力高絕，不宜力敵，故而雖然各展一身所學全力圍攻，但却攻得極其小心，絕不讓自己的兵刃和麥亮宇的金刀硬接。

轉眼工夫，麥亮宇和三派高手已激鬥了二十多招，三派高手既未佔得優勢，麥亮宇也未獲勝，雙方只是個難解難分，緊張激烈的局面。

驀地，麥亮宇手中刀勢倏然一變，頓見金光暴漲，刀影化作千重怒濤般威猛無倫地猛朝三派高手的兵刃揮去，口中同時一聲大喝道：「撤手！」

說來實在太慢，就在他手中刀勢倏變，金光暴漲，刀影化作千萬怒濤般揮出，口發「撤手」大喝聲中，立刻響起一陣震耳金鐵交鳴震響和一片「呀！呵！」的驚呼之聲。

刹時，寒光電射劃空，人影倒縱，十多名高手，倒有半數變成了兩手空空。

這不用說，他們手中的兵刃，是在麥亮宇那一招刀影恍如千重怒濤般威猛無倫的絕學一揮之下，被震飛脫了手。

這情形很明顯，是麥亮宇不想濫殺無辜，手下留了情，乃才只震飛他們手中的兵刃，否則，這時最少也得有三五人血濺五步，魂斷當場。

麥亮宇這種威猛罕世無比的招式，這種深厚絕倫的功力，實在太已驚人駭人！

靈虛道長和易瑞棠杜浩然等衆人，雖然都是三派當代所學功力深湛的精英高手，但也不禁被麥亮宇這種威猛罕絕的招式震嚇得胆顫心凜，身形倒縱暴退之後，全都滿臉驚色地望着麥亮宇直發呆！

麥亮宇因爲不想濫殺，故而他一招絕學震退衆人之後，便即横刀當胸，岳峙淵停地凛然卓立。

這時，窮家幫主「落拓書生」席俊綸方知麥亮宇一身所學功力奇高絕倫，怪不得口氣那麼狂傲，敢於獨戰三派高手，不把三派高手放在眼內……

場中空氣有着刹那的沉寂，麥亮宇沒有開口，靈虛道長和易瑞棠杜浩然等人也都沒有出聲。

席俊綸目光掠掃了三派高手一眼，望着靈虛道長朗聲說道：「現在勝負已分，道兄……」

「住口！」易瑞棠陡地截口喝道：「此事與你窮家幫無關你最好少開尊口！」

席俊綸臉色不由微微一變，道：「易兄好大的火氣。」

易瑞棠冷冷地說道：「易某人的火氣大與不大，也與幫主無關，更不勞幫主關心。」

席俊綸倏然一聲冷笑，道：「易兄這是對兄弟說話的口氣態度麼？」

易瑞棠道：「你席幫主應該明白，易某並不是你窮家幫的屬下。」

席俊綸雙眉倏地一軒，但是靈虛道長却已適時抬手朝他一搖，說道：「幫主且請息怒。」

語聲一頓，目光轉望着麥亮宇說道：「對於施主堅說殺人兇手另有其人之語，貧道心中已經思之再三，認爲施主所言也許確實不假，也許確是冒名嫁禍，因爲施主一身所學功力高絕，似乎應該不是那敢作不敢當的怕事之徒，不過……儘管貧道心中作如是之想，雖然有着今天到此爲止之心，但是貧道等都係奉掌門令諭而來，施主必須給貧道等一個明朗的交待，才好向掌門人覆命。」

他爲人沉穩，機智勝人，從適才那二十多招激鬥中，他已經看出麥亮宇一身所學功力高不可測，此時此刻如再逞强動手，激起對方的殺機，他們三派高手，只怕將有半數人會落個濺血傷亡當場。

是以，他心念暗轉之間，乃才作如是之說，意在藉此收帆暫且作罷，一切留待以後再說。

麥亮宇雖然明知道靈虛道長的用心，也知道錯開今天此地他們三派再找上他時，那將會是個實力更强更大，更難對付的場面。

但是，靈虛道長說的也是道理，他自是不便不理會。

於是，他暗吸了口氣，問道：「道長想要在下如何交待？」

靈虛道長道：「請施主訂定一個時日地點，由本派掌門親與施主面談解決。」

麥亮宇默一沉思道：「一個月後的今天午後，請貴掌門和崑崙，無極二位掌門同往中岳少林聽候在下的消息。」

靈虛道長目光凝注地道：「屆時施主必到麼？」

麥亮宇口中輕聲一哼道：「在下一定準時前往。」

靈虛道長點頭說道：「如此貧道當將施主此意稟告掌門，由掌門人定奪！」

語聲微微一頓，轉向杜浩然和易瑞棠二人問道：「二位意下如何？」

杜浩然似乎已知靈虛道長用意，聞立即頷首道：「老朽以道兄之意爲是。」

易瑞棠乃是個心機陰深之人，他很明白眼下情勢，此時此刻如不和青城，崑崙兩派共同進退，那是自討苦吃，他和所率門下弟子，一個個可能都得躺在此地。

因此，杜浩然話音一落，他立即乾咳了一聲，說道：「道兄既已和他訂約，易某當將今天的情形歸稟掌門，請掌門人屆時前往少林赴約。」

靈虛道長點了點頭，朝席俊綸稽首一禮，說了「再見」，隨即轉向杜、易二人說道：「杜兄易兄，我們走吧。」

杜浩然連忙命兩個弟子脫下外衣包起地上那兩名弟子的屍體，和靈虛道長等人正待擧步離去時，麥亮宇突然揚聲說道：「易瑞棠，你等一等。」

易瑞棠問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麥亮宇神色冷凝地說道：「所有之人，均可平安無事的離去，唯有你易瑞棠不行。」

易瑞棠雙目陡地一瞪，喝道：「麥小鬼，你想要怎樣？」

（未完）

民初遊俠傳

朱羽·文
盧令·圖

三日驚濤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姚鳳起陰謀敗露後，被囚牢房，慘為人暗殺。薛子秋依原定計劃往會劉惠蘭，被劉慶雲和劉惠蘭合演一招自我失踪，薛子秋信以為眞，怏怏而去。劉慶雲目送薛子秋走後，擬往火車站，途遭馮朋截擊，待劉慶雲反攻，發覺馮朋已為潛伏暗中的趙飛所制服，趙飛向馮朋迫問刀疤辛老四下落，馮朋不肯說出，趙飛恫嚇他是一塊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聰明的話，便立即老老實實的說出辛老四潛匿之處，馮朋忍住痛楚，氣喘吁吁地向趙飛反譏道，你又何嘗不是一塊砧板上的肉——

****

殺人冀滅口　獻策反成仇

「這是什麼話？」趙飛愕然地問。

「你是個有頭腦的人，」馮朋一個字一個字地道：「該仔細想一想，銀娃子到那兒去了？」

「你說什麼？」趙飛不禁吼了起來。

劉慶雲連忙搶着問道：「莫非你將銀娃子綁走了。」

「不錯。」馮朋竟然一口承認。「我派兩個兄弟將她請了去，想問問她在鴻興飯莊跟趙老弟說些什麼悄悄話，誰料半路裏殺出程咬金，遇上了黑吃黑，因此銀娃子又落到別人手裏去了。」

趙飛疾聲問道：「在誰手裏，快說！」

「在他手裏。」馮朋抬手指着劉慶雲，「所以我說，你也是砧板上的一塊肉。」

劉慶雲不禁暗地裏打了一個冷顫，幸好他是一塊老薑，還算沉得住氣，冷笑道：「姓馮的，你的口舌白費了，趙老弟是英雄漢子，是個明是非，辨黑白的人，不會相信你的挑撥離間。」

馮朋冷笑一聲，道：「信不信是他的事了。除非他是一個沒有心肝的人，根本不將銀娃子放在心上。不然，他只怕還要費點手脚哩！」

在這一瞬間，趙飛像是落進了大海，翻滾在驚濤駭浪之中，他雖然不會信馮朋的話，却又有些相信，因此他鬆開了馮朋，回頭望着劉慶雲，似乎在等待他的解釋。

劉慶雲目光如炬，一眼就看透趙飛的心意，立刻沉聲道：「老弟！這是咱們心換心，肝血肝的時候，千萬不能聽這小子的閑話。你的劉大哥跑了一輩子的江湖，絕不會幹出這種卑鄙齷齪的事。」

馮朋嘿嘿笑道：「姓劉的，別說得這樣冠冕堂皇，這位小兄弟雖然信你一時，却不能信你永遠。一旦水落石出，他不剝你的皮才怪。」

劉慶雲沉叱道：「你再囉嗦，我就斃了你。」

他當眞拔出了槍，咔嚓一聲拉上了機頭。

「斃了他太便宜啦！」趙飛很快地擋住了馮朋的身子。「讓我來收拾他。」

突然一掌切在馮朋的左頸處，馮朋身子向右一幌，嘭！右太陽穴又捱了一記重拳，他的身子像扭麻花似地作了幾個旋轉，然後躺下了。

「劉大哥！」趙飛放倒了馮朋，轉過身來，輕言細語地道：「我不會相信姓馮的話，不過，我有些不放心，想到銀娃子家裏去看看。」

「這會兒去？」

「嗯！我立刻就趕來火車站煤堆旁邊跟你見面。」

「人呢？」劉慶雲指指躺在地上的馮朋。

「麻煩劉大哥扛一扛，薛隊長一定有處理的方法。」

「好吧！」劉慶雲顯得有些無可奈何地點點頭，然後又以教訓的口吻說道：「去看看銀娃子是對的，不過，作大哥的要說一句話，私情事小，正事才大，老弟可不能因私情……」

「大哥說那裏話，我趙飛絕不是那種人……」話聲未落，人已去遠了。

劉慶雲凝視着趙飛的背影，陷入沉吟之中。良久之後，他突然發出一聲冷哼，蹲下身子，掄起拳頭，猛力在馮朋的右太陽穴處敲了一記。

然後，他才扛起馮朋，貼着草叢的陰影裏，向車站方向飛快奔去。

那邊，薛子秋和常德勝兩個人已經等得有些發急了。一見劉慶雲趕來，他們才算鬆了一口氣，及至劉慶雲來到面前，發現他肩頭上扛着一個人時，二人的心房重又懸了起來。

薛子秋搶着問道：「那是誰？」

「馮朋。」劉慶雲將肩頭上的人放了下來。

「哦？」常德勝驚呼了一聲，蹲下去，用手摸摸馮朋的鼻息，更是驚疑地道：「沒氣了。」

「糟！」薛子秋也蹲下去摸摸馮朋的心口，同時埋怨地道：「我說過要活的呀！」

「這傢伙眞是太不濟事了，」劉慶雲也裝模作樣地摸摸馮朋的鼻息。「趙老弟只不過敲了他一拳頭，就完蛋了。」

薛子秋問道：「趙飛的人呢？」

「到銀娃子家去了。」

「幹啥？」薛、常二人同聲問。

劉慶雲喟歎道：「小趙到底年紀輕，沉不住氣。馮朋失手被制之後，施展挑撥離間之計，說我綁走了銀娃子，小趙就急了……」

薛子秋接口道：「我方才跟福旺嫂碰過頭，銀娃子失踪倒是千眞萬確的事。」

「哦！」劉慶雲故作驚色：「由此可見，對方計劃得非常週詳，綁走銀娃子好要挾趙飛，綁走惠蘭想要挾我。這……這趙老弟只怕眞要對我誤會了。」

「放心！」薛子秋拍拍他的肩頭。「由我來跟他說，趙老弟絕不是一個不明事理的混球。只是他這一去，見不到銀娃子，眞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才得到這裏來。」

劉慶雲道：「他說隨後就到。」

薛子秋沉默了，低着頭，似在思索什麼。

常德勝問道：「可有刀疤辛老四的消息？」

劉慶雲吁了一口長氣道：「——別提啦！他那夥嘍囉的巢穴都我跟小趙摸得差不多了，可就是不見辛老四的影兒。就是爲了查問辛老四的下落，趙老弟才上火一拳敲扁了姓馮的。」

常得勝喃喃地說道：「這，可有點麻煩……」

「不……」劉慶雲很快地接口道：「擒賊擒王，蛇無頭不行。我看這已够了，辛老四那夥人根本就不必去動他，只要嚴守車站，把住通道，不讓他們去蒙自報信就行了。這是我的意見。」

薛子秋輕言細語地道：「我看還是等趙老弟來之後，商量一番再作決定吧！」

劉慶雲故作慍怒狀，冷笑道：「原來薛隊長不信任我。」

此語一出，倒使得兩個人吃了一驚，異口同聲地道：「劉兄會錯意了。」

劉慶雲仍是語氣冷冷地道：「我千里迢迢從廣州趕到這碧色寨來是爲啥？我爲啥要不顧危險地戳穿那副隊長在酒裏下得有毒？女兒被綁，生死不明，仍然無動於衷，又是爲啥？我……我……」

他似是非常氣憤，激動得渾身發抖。

常得勝搶着說道：「劉兄！千萬別動氣，咱們披肝瀝血，都只爲了一件事——保護蔡都督安全到達昆明，與唐都督共舉護國義旗。薛隊長方才的話也並無惡意，劉兄千萬別誤會。」

劉慶雲雙手緊握拳頭，以感嘆的語氣道：「我只是一個草莽人物，根本就不配與二位同起同坐，共商大事。這樣吧！如何進行，由你們決定，我隨時聽候差遣就是，恕我先走一步。」

「劉兄回去歇會兒也好，」常得勝堆下一臉笑容，「待會兒展開行動時，再來通知劉兄好了。」

劉慶雲拱拱手，一句話也沒有說，扭頭疾步走去。

待他去遠，常得勝才低聲道：「子秋！你還疑心劉慶雲嗎？」

「看他的言行，倒像是一個直性漢子，應該不會弄奸使詐，而且……」頓了一頓才又接道：「馮朋跟辛老四還綁架了他的女兒，我當然不會疑他。只是，有許多事情也不能由他作主，你說對不對？」

「嗯！」常得勝點點頭，突然語氣一轉：「子秋！有個人你是不是忘掉了？」

「誰？」

「魏雲。」

「我當然不會忘掉……」

「那就好，」常得勝面上浮現着詭譎的笑容。「咱們不妨聽聽他的。」

他說完之後，輕輕吹了一聲口哨；哨音方落，就有一道人影向他們立身之處疾射而來，正是那「一响倒」魏雲。

「辛苦！辛苦！」常得勝拱手致意。

魏雲面上畧有疲憊之色，而他說話的聲音却極爲清晰有力：「那裏話，這原是份內的事，只不過劉慶雲那條狐狸太狡了，使我累得慌。」

薛子秋恍然大悟道：「原來魏兄一直在踩劉慶雲的盤子。」

魏雲點點頭，道：「不錯，我跟了他整晚。這老傢伙功夫愈來愈了得，幸好老是在這碧色寨小圈圈裏轉來轉去，不然我還眞跟不住他。不過，這老傢伙也太自大了，竟然沒有發覺有人踩他的尾巴。」

常得勝關心地探問道：「跟出什麼名堂來沒有？」

「二位聽我說，」魏雲慢條斯理地道：「趙飛去鴻興飯莊赴馮朋的約，他在暗中保護；馮朋派人刦走了銀娃子，他又趕去救了回來；他還一路上跟踪姚鳳起，不然絕不可能戳穿老姚在酒中下毒的狡計。而這幾個跡象看來，姓劉的眞可能改邪歸正了，爲南方的革命軍作秘密工作。只是有一樁我不明白；救回來的銀娃子不知送到那兒去了？」

常得勝緊張地問道：「當時你沒有一直跟着他嗎？」

「本想一直跟着他的，」魏雲有他的解釋：「當他揹着銀娃子離去時，正好又有兩個刀疤辛老四的手下前來查看，所以我轉身料理那兩個小子，好讓姓劉的從容離去。就那個時候斷了綫。」

「以後呢？」薛、常二人同聲問。

魏雲皺皺眉頭，緩聲道：「我猜想姓劉的必然立刻將銀娃子送回家去，所以就到碧色茶館去打聽。誰知那位老闆娘和駝背老孟正爲了銀娃子失踪的事鬧翻了天。我教老孟趕回家去看看，銀娃子根本就沒有回去。」

常得勝道：「你看淸楚沒有？救走銀娃子的人眞是劉慶雲？」

魏雲毫不遲疑地點點頭，道：「是他。當時他還用帕子蒙上了臉。銀娃子不認識他，辛老四的手下不認識他，我却認識他；因爲我一直跟在他的身後。」

「這就怪了？」薛子秋喃喃自語：「從辛老四的兄弟們手裏將銀娃子救回來，應該是件好事。方才旣然馮朋提起，劉慶雲怎不明說呢？」

常得勝老謀深慮，語氣沉重地道：「我看這內中必然大有文章……」

他的話剛說到一半，驀見一條人影如流星般向車站奔來。

魏雲疾聲道：「我要不要避一下？」

「不必，」薛子秋已經看清楚了來人。「那是趙飛，你倆正好會一會。」

話聲剛落，趙飛已然到了面前。

他顯然跑得很急，不禁氣喘吁吁。精銳的目光向左右一掃，疾聲道：「劉慶雲呢？」

「回客棧歇息去了，」常得勝接上了腔：「兒着銀娃子沒有？」

「沒有，」趙飛神情沉重地搖搖頭，然後一彎身子，一把抓起馮朋的領口，劈了兩個耳光，沉叱道：「他媽的別裝孫子，老子要問你的話。」

「老弟別費勁，」薛子秋拉他的手臂，讓他放下馮朋。「他已經歸天啦！」

「什麼？」趙飛不禁大吃一驚。「我下手一向有分寸，這姓馮的難道是豆腐作的。」

在他倆說話之際，魏雲已經蹲下去察看了馮朋的死狀，此時接口道：「死者雙睛突出，鼻孔流血，太陽穴瘀紫，分明是受了重擊，方才趙兄下手時……？」

趙飛這在發現魏雲，連忙問道：「這位是……？」

常得勝搶着說道：「名重雲貴一帶的江湖豪客『一响倒』魏雲，唐團長的密使，也是我多年的好友。」

「神槍『一响倒』，久仰了！」趙飛伸出手去，與對方重重一握，然後又將話題轉變到死者身上。「魏兄！薛隊長曾經交代，逮這姓馮的務要活口，所以小弟下手時非常有分寸。魏兄是技擊高手，敲昏與擊斃之間相差的勁道該有多少？」

薛子秋喃喃道：「是啊，馮朋怎會死了呢？」

魏雲神情凝重地道：「我與劉慶雲有樑子，本不該說這句話。以我猜想，劉慶雲必然事後補了一拳，才會要了姓馮的性命。」

薛、常二人同聲道：「劉慶雲因何要殺他？」

魏雲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這與銀娃子失踪的事大有關連。」

一提到銀娃子，趙飛不由得疾聲道：「魏兄！此話怎講？」

「趙兄！」魏雲不慌不忙地說道：「銀娃子的確是被辛老四的手下綁了去，却又被劉慶雲救了回來。而他却沒有將銀娃子送回家，在趙兄面前也沒有提及這樁事，顯然他有險惡的居心。聽說，馮朋受制之後曾向你提起這件事，劉慶雲自然要殺人滅口了。而他却沒有想到有我姓魏的踩他的盤子，對他的所作所爲一淸二楚。」

常得勝憂慮地道：「如此看來，這姓劉的來路只怕大有問題……」

魏雲接口道：「根本就是有問題，我看他是萬金油——虎（唬）牌。」

薛子秋緩緩道：「如有問題還是大問題，他既不是爲南方革命黨工作，如何知道蔡都督過境的事呢？不過，這件事情咱們千萬要愼重，將友軍當作敵人，那就犯兵家大忌啦！」

「隊長！」趙飛接上了口：「這事該由我負責，如不是我拿出高大哥的名號去拜訪他，他也不會打蛇隨棍上。我現在就去客棧刨他的底，若發現有什麼不對，我立刻放他的血。」

「趙兄！」魏雲好心地向他提出告誡：「劉慶雲的陰險毒辣，簡直讓你想都想不到，依我看，客棧之行，最好還是不要去。」

趙飛微微皺了一下眉頭，咬着牙道：「銀娃子是無辜的，她若不是趕去鴻興飯莊跟我送信，也不至於落入歹徒之手。她在牢籠裏多耽擱一刻，就多一分凶險，我得趕緊將她救出來。」

常得勝點點頭，道：「趙老弟這話也很有道理，不過，這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局面。還有，原訂的行動計劃是否要展開，這都需要商量一下。」

「這樣吧！」薛子秋到底是這項行動的指揮官，立刻作了果敢的決定：「距離天亮還有一段時間，趙老弟先去找劉慶雲，不過，只許軟泡不可硬上，任何情況都不能表露聲色咱們在隊部等你的消息。」

魏雲豪氣地道：「趙兄！我在暗中爲你『護拖』。」

（註：「護拖」即掩護保護之意。）

「多謝。」趙飛拱拱手，疾步離去。

×　×

客棧早已關門，趙飛乾脆越牆而過。剛一落脚院中，忽聽一個冷漠的聲音道：「你來了麼？」

趙飛雖然有些吃驚，表現得還算鎭定，站在那兒紋風不動，冷靜地道：「是那一位？」

「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了？」竟是劉慶雲，果然是一頭老狐狸。「你一個人來的？」

「嗯！」趙飛緩緩轉過身子，發現劉慶雲站在牆角落陰影之下，於是慢步走了過去。「眞怪！馮朋竟然死了。」

「我加他一拳，」劉慶雲直言不諱，「這種人絕不能留下活口，不過，在死前，他又給了我一個驚人的消息。」

「什麼消息？」趙飛直走到劉慶雲面前才停住脚，這種近距離對方休想動槍。

「老弟！只怕我說出來，你也未必肯信。」

趙飛毫不猶豫地道：「劉大哥！在我心目中只有一個高大哥，而高大哥生平只對你最爲敬仰，你說的話我怎會不信？」

「告訴你，」劉慶雲壓低了聲音，一個字一個字地道：「碧色寨的人除了你我二人之外，其餘的人，無不想要蔡都督的性命。」

趙飛心中不禁冷笑，暗想：恁你舌燦蓮花，我是絕不信你。口裏却嘖嘖稱奇道：「會有這種事？」

劉慶雲挑起了大姆指：「先說雲南省最大的人物唐都督，他就不想讓蔡都督活着，姓常的來，打着護蔡的旗號，其實是想殺他。」

「這……」趙飛摸着腦殼，迷惑不勝地道：「……這我就不明白了……」

「老弟！你當然不會明白。唐都督是反對老袁當皇帝的，他已決定起義護國，但他要一個人幹，絕不跟蔡都督聯合。爲啥？」劉慶雲提出問題後，又連忙加以解答：「蔡都督目前是個空殼子，他手下却有兵力，自然不願讓蔡都督分享這份榮譽了。」

幹軍人的爭權，趙飛也會聽說過，要不是銀娃子那件事使他對劉慶雲的信心打

了折扣，他倒眞有些相信這種說法。

「目前最可憐的還是薛子秋，」劉慶雲又自顧自地說了下去：「完全被蒙在鼓裏。姓常的任務完成後，說不定還要殺他滅口哩！」

趙飛並非完全沒有城府，他也開始用心機了。以輕描淡寫的語氣道：「劉大哥！對於官場中事，我一向沒有興趣，千里迢迢趕到碧色寨，只是爲了向辛老四索回一命。目前的情況簡直弄昏了我的頭，分不出誰是誰非，我看，了結了我的私事，趕緊抽身而退吧！」

「你能抽身我却不能抽身，蔡都督是頂天立地的漢子，愛國救國的英雄，我一定要盡全力保護他。老弟！如果你有一點血性，就不該抽身而退。」

「那我該怎麼辦？」

「助我一臂之力。」

「又如何助法？」

「無二心，一切聽我。」

「劉大哥！人是將心換心的，你要我無二心，可以，有一件事你可要向我交代明白。」

「什麼事？」

「銀娃子到底在那裏？」

劉慶雲先是一楞，繼而嘿嘿連聲地乾笑了一陣，反問道：「你說她在那裏？」

「正要問劉大哥。」

「老弟！」劉慶雲一隻手搭上了趙飛的肩頭，這是一種親暱的舉動，也是一個防範姿態。「你還眞不簡單，怎麼想到來找我問銀娃子的下落？」

「我盤問了辛老四一個手下，他說，銀娃子被劉大哥帶走了。」趙飛倒是很會說假話的。

「哈哈！」劉慶雲又發出一聲乾笑。「你老弟眞行。不錯，馮朋派人刼走了銀娃子，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我又將她弄了回來。」

「可是，銀娃子並沒有回家。」

「她在另一個地方。」

「在什麼地方？」

「在一個只有我知道的地方。」

「爲什麼不送她回家呢？駝背老孟急死了啊！」

劉慶雲陰森森地道：「我要用銀娃子的性命來要挾一個人。」

「要挾誰？」

「你！」劉慶雲的手指險些戳到了趙飛的鼻子。

趙飛心中已然起了怒火，而他却還沒有形之於色，緩緩道：「我不明白劉大哥爲什麼要防我一手？」

「因爲我不知道你是否被常得勝他們收買了。」

「我不會被任何人收買。」

「連我也不能收買你？」

「只要你心正、行義，根本不用收買我，我就會爲你賣命。」

「哈哈！」劉慶雲又是一聲刺人的乾笑，還用力在趙飛肩頭上拍打了一下。「只要你老弟這句話，我就心滿意足了。」

「那麼，請劉大哥立刻將銀娃子送回家。」

「不行！」劉慶雲連連地搖頭。「事關蔡都督的安公全我不能輕率從事。」

趙飛這時已經有些忍不住氣了，他畢竟只是一個讀書不多的江湖漢子。但是一想到薛子秋臨行之際的再三叮囑，他又將火氣隱忍下來，心平氣和地道：「劉大哥！我從高大哥口中已經得知你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好漢，你說的話我不能不信。只是這件事牽涉太大，你不能輕率從事，我也同樣不能馬馬虎虎。所以我有個請求。」

「說！」

「你爲南方革命黨工作，總該有點憑據，我想看一看。」

「跟我來！」劉慶雲招招手，超前帶路，向他住宿的房間走去。

進入房間，劉慶雲取火點燃了燈，小心翼翼地關上房門。然後拿出一件簇新的青緞棉襖，撕破內裏，從棉花中取出一個小油紙包。

打開油紙包，裏面是一張摺疊得四四方方的紙，展開，原來是一張派令。寫得明明白白，派劉慶雲爲雲南省特派員，蓋上了鮮明殷紅的大印。

這證明劉慶雲的身份不假，趙飛不禁吁吐了一口長氣。然而劉慶雲方才告訴他的話又使他皺緊了眉頭。他喃喃道：「劉大哥！薛隊長他們當眞奉到上面的命令要殺害蔡都督？」

「老弟！我的消息非常可靠，方才在馮朋口中又得到了印證。」劉慶雲將手中的派令揚了一揚。「如今憑據給你看了，你該表明態度啦！」

「我當然是站在劉大哥這一邊。」

「那我就放心了……」

「不過，」想不到趙飛的話還有尾巴。「我還是記罣着銀娃子，她總是局外人，將她扯進來，我心頭說什麼也難安。」

「天亮之後，我一定讓你們見面。這會兒還有要緊的事，眼看就是三更天，咱們得合計合計，該如何對付薛子秋那一夥人。」

「以大哥之見呢？」

劉慶雲壓低了嗓門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幹掉他們，佔領保安隊，接管本地的治安。」

這簡直是駭人聽聞的想法，趙飛倒抽一口冷氣，半晌沒有吁吐出來。

「嘿嘿！」劉慶雲冷笑了一聲。「你以爲我在吹牛說大話？」

「劉大哥！就咱們兩個人，似乎力量太單薄了一點吧？」

「要人？嘿嘿！多的是。」

「原來劉大哥還有伏兵。」

劉慶雲目光中流露出詭譎之色，輕言細語地道：「我說的，是刀疤辛老四那批手下，只要我畧施小計，他們都肯爲我賣命。」

「可能麼？」

「你等着瞧……」

「對了！」趙飛突然低呼了一聲。「劉大哥！有個人你大概認識，『一响倒』魏雲，他也來到了碧色寨。」

他此刻提出魏雲，是有作用的：一方面探探劉慶雲的虛實；另一方面則想摸摸姓魏的底子。到目前爲止，他對兩方面的話都是半信半疑了。

劉慶雲的反應是出奇的冷靜，只是一雙眼睛中射出了異樣的光芒，緩緩問道：

「你已經和他見過了？」

「嗯！就是剛才。」

「這個人跟警備團的唐團長很好，據我所知，他專門在暗中爲唐家兄弟剷除異己份子，是個夢想升官發財，被唐家兄弟收買的殺手。」

「哦！」趙飛微微一驚，對劉慶雲的信任又多了一些。「劉大哥！如此說來，對方的實力倒很雄厚，咱們該怎麼辦？」

「還是那句老話，只要你肯助我一臂之力，蔡都督就可以安然抵達昆明。」

「劉大哥！並非小弟多疑，既然唐都督起了異心，蔡都督卽使安全抵達昆明，早晚還不是一個死字。」

這一問，並沒有將老奸巨猾的劉慶雲問倒，他立卽回答道：「老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蔡都督在雲南起家，有不少基層幹部。只要到了昆明一露面，姓唐的就不敢動他一根毫毛了。」

「哦！原來如此。」

「那麼，我就等你老弟放一句話出來了。」

趙飛稍作沉吟，就作了答覆：「沒話說，我是站在劉大哥這一邊。不過，我有個請求，請大哥立刻放銀娃子回家。」

「如今是擒虎容易放虎難。」

「此話怎講？」

「放回銀娃子，我就休想在碧色寨站住脚了。」

「那麼，」趙飛退而求其次，提出另一個條件。「讓我見見她。」

劉慶雲冷笑道：「這個女娃子對你是如此重要麼？」

趙飛面上不禁一訕，疾聲道：「話不是那麼說，她如果不到鴻興飯莊給我送消息，不會有這種遭遇，我該負責。」

「你是一定要看看她？」

「不錯。只要她還好好地活着，我對你的話無不聽從。」

「好！」劉慶雲點了點頭。「我立刻帶你去。」

「劉大哥！」趙飛壓低了聲音道：「恐怕姓魏的在暗中釘着咱們，路上可得小心點。」

「哼！」劉慶雲冷笑了一聲。「這一路上你老弟可得好生保我的駕，銀娃子在什麼地方，只有我一個人曉得，我要是一死，她就活不成了。」

趙飛原已有七、八分信任劉慶雲了，一聽對方說出這種威脅性的話，立刻發現對方是一個非常陰險毒辣的人，這證明魏雲的話不錯，因此對劉慶雲的信任也就完全推翻了。

劉慶雲剛一轉身，準備開門外出，這邊趙飛已經拔出了手槍抵上了劉慶雲的脊樑骨。短槍是臨時向福成堂藥舖的張紹基借用的，然而使喚起來却也十分靈巧，他也曾玩過幾天。

劉慶雲的脚背上像是釘上了釘子，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冷靜地道：「老弟！是怎麼回事？」

「劉大哥！得罪！」

「是怎麼回事？」劉慶雲的聲音提高了一些。

「劉大哥！」趙飛很沉着地道：「我現在不問蔡都督的死活，也不問常參謀他們的居心，我只惦記着銀娃子的安危。立刻帶我去見她，請劉大哥在路上安份點，我玩槍玩得不熟，萬一走了火，可就不妙了。」

「老弟！爲一個女娃子使咱們哥兒倆動槍，你認爲合算麼？」

「只因爲你這位身爲大哥的人作事不漂亮。」

「此話怎講？」

「方才馮朋提起這樁事的時候，你爲什麼不立刻向我解釋？我一車身，你就立刻要了馮朋的命，又是爲了什麼？你口口聲聲以銀娃子的生命來威脅我，是存何居心？劉大哥！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你自以爲老謀深算，却作得太過份了。」

「哈哈！」劉慶雲竟然鎭定地笑了起來。「老弟！區區一支短槍恐怕還制服不了我呢！」

「劉大哥！」趙飛手中的短槍用力在他背脊上戳了一下。「我年紀輕，涵養功夫不够，希望你不要激怒我。走吧！我只要見見銀娃子的面，什麼話都好講。」

劉慶雲仍是站在原地不動，語氣冷靜地道：「老弟！你要是如此橫來，只怕你這一輩子也休想見到銀娃子的面了。」

對方軟硬不吃，倒使得趙飛一時沒有了主見。

就在他猶豫難決之際，劉慶雲又開了口：「老弟！放下槍，什麼事都好商量，我這一輩子都沒有被人威脅過，生來我就是吃軟不吃硬的。」

「我放下槍之後，你可願意帶我去見銀娃子？」

「那要等你放下槍之後再說。」劉慶雲顯然已經吃定了趙飛，所以態度才會這樣強硬。

然而趙飛也不是過份軟弱的人，他發覺到劉慶雲是個很難纏鬥的人。姑且不管他的身份是眞是假，他擄銀娃子作人質的行爲就非常可惡。因此趙飛決定不和他妥協。

人沒有不怕死的，趙飛不相信劉慶雲能够硬到底，因此語氣嚴厲地道：「劉大哥！你要弄清楚一件事情；我跟銀娃子才認識兩天，並沒有深厚的情誼。只不過基於道義，不能不關心她的安危。你若是堅持不帶我去見她，那也無所謂，因爲我已經盡心盡力了。她也不會白死，我要殺你爲她塡命。」

劉慶雲沉默了一陣，才緩緩問道：「老弟！你決定這樣作了？」

趙飛語氣堅定地道：「在動槍之前我就決定了，而且一經決定的事情，我是從來不改變的。」

「嘿嘿！」劉慶雲聳肩一聲乾笑。「若有機會，我可要問問姓高的，他這個弟娃怎會如此不明利害……」

他的話才說到一半，身子突然飛快一旋，肘臂猛力撞在趙飛的右腕上，啦地一响，趙飛手裏的槍立刻落下了地。幾乎同時，他那結實有力的右拳已經狠狠地敲上了趙飛的左頰。

這一拳，打得趙飛眼冒金星，身子搖幌。劉慶雲乘虛蹈隙，全力前撲，又在趙飛的小腹上猛擊兩拳，只打得趙飛捂着肚子蹲了下去。

（未完）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

天殺星

慕容美·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殺星申無害僞冒爲車伕，投宿於一下等客棧，碰見了前曾一度榮任劍王宮總管的厤金甲，探知如意嫂也已到了洛陽，正在施展手段引誘假冒天殺星的尙三郎，厤金甲建議申無害，不必前往找尋他們，只要在這下等客棧中守株待兔便成，申無害接納他的意見，安心在客棧中停留下來。尙三郎在天殺帮總管擺脫了黑心書生羊百城及方姓漢子，喬裝中年人，往見隱居在城隍廟中的陰陽老魔，伺機在酒中下毒，不料爲陰陽老魔洞悉其奸，欲將他置死，三郎忙跪地求饒——

＊＊＊＊＊＊＊＊＊＊＊＊＊＊

喋血爲黃金　獻媚圖藏寶

陰陽老魔道：「又打發你來下毒？」

三郎磕了個頭，又打了自己兩個嘴巴道：「是的，三郎該死，不該聽那女人輕輕兩句話就以爲非如此不能解決問題。」

陰陽老魔道：「那女人怎麼說？」

三郎道：「她說：你雖然當他是舅舅，不會把主意打到他的頭上，但是，你現在的這種手段，任誰知道了都難免會寒心，有道是：人無傷虎意，虎有噬人心。將來你舅舅知道了，我敢說他一定不會饒了你。」

陰陽老魔點點頭，道：「她說得一點不錯。」

三郎道：「舅舅……」

陰陽老魔目光一寒道：「懂我這句話的意思嗎？我現在就饒不了你！」

話發聲中，單足飛起，突向三郎眉心踢去！

三郎表面上雖然裝出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其實當老魔點頭表示那女人說得不錯時，他已從老魔一雙冒火的眼光中，看出今天這檔子事，十之七八無法善了，所以他幾乎隨時隨地都在等候着老魔猝然變臉。

這時他容得老魔一腳踢出，雙肩微側，一個虎騰，人向一邊翻了出去，同時自腿肚上，其捷無比地一把拔出那支預藏的七首。

陰陽老魔見他手上多了一支明晃晃的七首，益發怒不可遏，不待他身形穩定，雙掌一錯，一聲怒叱，再度飛撲而上！

三郎知道現在無論說什麼也沒有用處了，當下心陽一橫，決不再退讓。

他不待老魔一掌劈落，腰身微弓，力沉下盤，雙掌一合一分，左臂上揚，格擋老魔之來掌，右手七首曲腕一揮，對準老魔肩頸之間，橫切過去！

他知道老魔招式詭異，與其巧打，不如硬拚。

他的一條左臂如被老魔一掌劈實，這條左臂固然難免筋斷骨折之厄，但他仍不難從右手的七首上撈回本錢。他不相信老魔的喉結骨，會比他這支純鋼打造的七首，還要來得堅硬結實！

這是一種兩敗俱傷的打法。

因爲他知道只有落個兩敗俱傷，才有活命之望。好死不如惡活，爲了活命，就顧不得許多了！

陰陽老魔似已瞧透他的心意，不禁冷笑了一聲道：「你的算盤倒不錯！」

說也奇怪，老魔自言自語的說了這麼一句，就像念的是什麼符咒一般，話未說完，去勢一頓，全身突於原地僵立不動，就彷彿突然之間變成了一座沒有血肉和靈性的石像！

三郎慌了！

因爲凡是練武的人，都知道一件事，高手過招，最講究的，便是制敵機先。

無論攻守，重要的不是敵人使出之招式而是對敵人招式變化之判斷；而現在他所有的判斷都落空了！

他算定老魔即使招式上會有變化，也不致於突然停止攻擊，即使想停止攻擊，也絕無法一下剎住去勢。

人不是魚。

只有魚在水裏游動時，才能隨時隨地說停就停。

陰陽老魔當然不是一條魚。

可是，怪就怪在這老魔在極不可能的情況之下，就像游魚一樣，突然一下停住了前撲之勢！

老魔停住了前撲之勢，他呢？

他的動作照舊，只是所攻去的部位，已於這一瞬間全成了空檔！

老魔是用什麼方法將身形突然定住的呢？

這一招老魔沒有敎過他，他跟老魔學了三年武功，連聽都沒有聽說過；可見老魔授他武功時，自始便藏了私。

他左臂格空，右手的七首，也只在空氣中劃了個很不雅觀的弧形。

但老魔却突又復活過來。

一掌照常劈下，劈在他的胸口上！

三郎身軀失去平衡，不住蹌踉後退，心頭血氣泛湧，如被火烙，他沒有聽到肋骨斷折的聲音，但已感到一股熱泉，在向喉頭騰奔。

他沒有讓這血噴出來。

他還不想死。

但是可怕的東西，無論在什麼地方看到鮮血，都會爲人帶來一陣怵目驚心之感，但是，從仇家身上流出來的血，却只有令人感到快意，感到興奮！

就在這時候，月牙門中，忽然出現一條人影。

三郎心頭一動，突然高喊道：「不，艾老總，這是我們甥舅倆的事，用不着你插手！」

陰陽老魔也已經聽到了腳步聲，他原以爲來的是廟祝湯老頭，所以一時亦未在意，現在一聽來的竟是那位劍宮總管無情金劍，不由得暗吃一驚！

因爲他知道無情金劍是個有名的大莽夫，三郎這小子在身份沒有拆穿之前，仍是該宮的錦衣劍士，如果這位莽總管看到該宮的錦衣劍士正在與人交手，他以總管的身份，會袖手不管嗎？

三郎這小子雖然可惡，但這小子剛才已經中了他一掌，而且傷得相當不輕，他的一口惡氣，總算出了一點，等以後有機會，他想怎樣還可以慢慢再找這小子算帳，如今權衡輕重，自然仍以先應付身後這位不速之客要緊！

老魔念轉如電，不敢稍存大意，當下只好將三郎暫擱一邊，迅捷地轉過身去。

老魔轉過身子，頭抬之下不禁一呆！

什麼無情金劍？

來的原來正是那個廟祝湯老頭！

只聽身後三郎嘿嘿一笑道：「舅舅，你上當了！」

陰陽老魔迅疾轉身大吼道：「小子，你敢——」

三郎等待的，正是這一剎那。

「刷」！

一道銀光，電射而出！

陰陽老魔心神已經分散，加以身子才轉過一半，既不能前進，又不能後退，等他發覺上了小子的當，那支七首已經涼嗖嗖的齊根插入他的咽喉！

老魔歪歪斜斜的向後退了兩步，伸手在空中比了一下，然後慢慢的倒了下去。

三郎大喜，但他仍不怎麼放心，又衝過去在老魔心窩上狠狠補了一腳，才掠起身形，向院外追去。

廟祝湯老頭是個不會武功的人，加以一向胆小如鼠，他見老魔被殺，兩條腿早嚇軟了，向前還沒跑出幾步，便給三郎一把揪住。

收拾這樣一個可憐的小老頭，自然不費什麼手腳。

三郎只將抓住衣領的五指，改抓住小老頭的後頸骨，使勁一扭一絞，小老頭的頸子，便告歪去一邊，幾乎連哼也沒有能哼出一聲，就這樣不明不白的，賠掉了老命！

× ×

城隍廟前，熱鬧如故。

三郎緩步穿過人羣，腳下虛浮飄忽，頭也有點眩暈，他知道這是吐過血後必然會有的現象。

老鬼那一掌，傷得他不輕，他心裏清楚，不過他並不在乎這一點。

不管傷得多重，只要悉心調養，總會復原的。

他這並不是第一次受傷，過去有好幾次，他傷得比這一次還重，但結果他還是治好了。

如今令他煩心的是，他實在不想讓花娘那女人知道他受了傷，而這一點明顯的辦不到。

一個人受了傷，尤其是內傷，最忌諱的兩件事，便是「酒」和「色」。

他可以瞞得了任何人，但絕瞞不了那女人。

女人可以在床上知道很多事。

一個有經驗的女人，甚至只要在男人上床之後，摸一摸他的手，便知道男人今天在外面有沒有做「壞事」。

還有一件事，也使他煩心。

那便是在內傷復原之前，兵書寶劍峽的那四千兩黃金，他只有乾瞪眼份兒。

調養這種內傷最少也得花上個把月。

這一個多月如何打發？

呆在城裏，是否安全？

搬到及第客棧來住，是那女人出的主意，這個主意雖然不錯，但却不是最好的主意。

「井家老店」是客棧，「及第客棧」也是客棧；規模雖有大小之分，但同屬客棧則一。

城裏的客棧數來數去就是那麼幾家。

如果無情金劍那老鬼不肯死心，一定還會在城裏繼續搜查，只要老鬼有意這樣做，老鬼第一個想到的地方，必屬客棧無疑。

他想着想着，一顆心越來越是沉重。

現在的及第客棧四週，會不會已經佈下了劍士呢？

他沒有勇氣再想下去，甚至沒有勇氣再回到客棧；但是，他忘不了那女人，忘不了那女人仍在客棧裏等他回去。

所以，他儘管一顆心浮沉不定，走的却仍是一條老路。

回客棧的路。

× ×

客棧裏外都沒有什麼異常的地方。

後院子裏也很平靜。

那女人已經爲他準備好了一桌可口的酒菜。

大概是忙碌了一陣的關係，那女人臉頰上泛起了紅暈，明艷得像七月晚霞。

他站在房門口，深深的嘆了口氣。

「花娘！」

他輕輕喊了一聲。

沒有回應。

花娘正坐在桌子旁邊，用一方絲絹在細心地抹拭着一雙牙筷。

她沒有聽到這聲呼喚？

她聽到了。

其實，早在這聲呼喚之前，她就發覺房門口站了人，但是，她沒有理睬，她只當沒有看到，仍然在慢條斯理的抹拭着那雙牙筷。

因爲她知道她的側面不難看。

她知道有些男人最得意的事，便是趁一個女人不注意時，從旁偷偷的把這個女人瞧一個够。

瞧這個女人最動人的地方。

或是瞧他在正面不方便盯着不放的地方。

只是三郎今天已經失去這份心情。

他舉步跨入房中。

她只好轉過頭來。

「啊，三郎！」

她像孩子似的，帶着一種意外的歡欣，從椅子上一下站了起來。

她那種意外的表情，原是裝出來的，但當她看清了三郎那張蒼白的面孔時，原屬僞裝的意外，登時變成眞的意外，她臉上的笑容消失了！

她呆了一下才道：「你受了傷嗎？」

三郎只好點頭。

她打量着又道：「傷在什麼地方？傷得重不重？」

三郎搖搖頭，用手指了一下房門，然後逕向炕床走去。

她依言過去門上房門。

三郎在炕上躺下。

她過來低聲又道：「要不要我吩咐店家去叫個大夫來？」

三郎輕輕嘆了口氣，正待要說什麼時，忽然神色一動，以指按唇，做了個噤聲的手式，同時露出傾聽的神氣。

一陣雜沓的腳步聲在院子裏停下來。

接着只聽有人在問道：「這間呢？」

店小二回答道：「這一間住的，是一對姓夏的夫婦。」

那人道：「什麼時候住進來的？」

店小二道：「昨天晚上。」

那人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似乎想了一下才答道：「大約初更光景，也許稍爲晚一點，小的記不清楚了。」

那人一哦道：「總說一句，就是來的時候，已經很晚了，對嗎？」

店小二道：「是的，很晚了。」

三郎臉色不禁微微一變。

夏姓夫婦就是他和花娘。

現在外面問話的這個人，他不但已聽出是一名錦衣劍士，而且聽出這名劍士正是和他同過一間寢室的兩頭蛇冒大勇！

這個兩頭蛇冒大勇跟他一樣，也是剛從紅衣劍士升上來的，爲人好大喜功，心術狠辣無比，店小二的話，顯然已引起這個傢伙很大的興趣。

他如今雖然改變了容貌，但聲音並未改變，正像他一下便聽出對方是誰一樣，如果這個傢伙闖門進來了，他的聲音一定瞞不了這個傢伙。

他因爲心神微分，未能聽到店小二又說了些什麼，這時但聽得兩頭蛇冒大勇非常興奮地道：「你去叫開房門，讓本爺問他們幾句話！」

三郎面如死灰，心想：這下完了！

就算艾老總不知道天殺星就是他扮的，如今他帶着一個女人，偷偷摸摸的躲在一家客棧裏，又該如何解釋呢？

他掙了一下，想坐起身來，但沒等坐起，皺皺眉頭，輕嘆一聲，復又躺下。

他如今傷得這麼重，既不能逃跑，也無法與人動手，就是坐起來又有什麼用？

店小二的腳步聲由遠而近，瞬息來至門外。

花娘秋波一轉，忽然低聲道：「別担心，我有一個辦法。」

說着，匆匆拉過一條棉被，蓋在他的身上，附耳又叮囑道：「等會他們來了，你別開口，就裝作病得很重的樣子，一切自有我來應付，包管沒有事。」

三郎苦笑笑，他還有什麼話說？他的命運，只好由天作主，全部托付給這個女人了！

房門上響起一陣剝啄之聲。

花娘嬌聲細氣的道：「誰呀？」

店小二道：「是我。」

花娘道：「是店家麼？」

店小二道：「是的。」

花娘道：「來啦！」

她站起身子，慢慢的向房門口走去。

三郎一顆心騰騰跳個不停，胸口血氣又在泛湧，他剛才吐的血，已經够怕人的了，若是再吐一次，就是鐵打的漢子，也會承受不住。

就在這緊張得令人窒息的一剎那，事情突然起了變化。

敲門的聲音忽然停止了。

只聽有人啞聲笑道：「小二，你過來一下！」

接着是兩頭蛇冒大勇的聲音道：「咦

！吳兄幹嗎不讓他叫門？」

那個聲音有點沙啞的吳姓漢子笑着道：「這一間既然住的是一對夫婦，我看算了。」

冒大勇詫道：「爲什麼算了？」

吳姓漢子笑着道：「艾老總的意思，只是要我們來這裏看看，看這裏有沒有形迹特別可疑的人住進來，並不是叫我們過來一間一間的打開門來盤查，我們又不是官廳裏派下來的，萬一問不出個什麼名堂來……」

兩頭蛇冒大勇搶着道：「你剛才不聽小二說這對夫婦是昨晚起更之後才住進來的嗎？」

吳姓漢子道：「這個我當然知道。」

兩頭蛇冒大勇道：「那麼——」

底下，那個聲音有點沙啞的吳姓漢子，不知低低接着說了幾句什麼話，兩頭蛇冒大勇罵了一聲：缺德！然後，兩個人不約而同，一起哈哈大笑起來。

脚步聲就這樣在笑聲中漸漸遠去。

三郎這才深深鬆出了一口氣。

聲音有點沙啞的吳姓漢子，他也認識。此人名叫吳德全，外號追魂蜂，在錦衣劍士羣中，雖不如何出色，但比兩頭蛇冒大勇的資格却要老得多。

他儘管未能聽得這位追魂蜂最後說了些什麼，但不難想像得到的是，一定是這位追魂蜂告訴兩頭蛇冒大勇：天殺星雖然喜歡殺人，却未聽說這小子歡喜跟娘們攪在一起，尤其是目下這種風聲鶴唳四面楚歌的處境下，這小子更不可能弄個娘們自己增加累贅！

一對夫婦住進客棧，大白天裏，也將房門關得緊緊的，所爲何來？不問可知。而這，無疑正是這兩人最後相與大笑的原因。

脚步聲漸漸遠去了。

花娘也鬆了口氣道：「好了！走啦！你也起來先喫點東西再說罷。」

她像想起什麼似的，忽又轉過臉去道：「那個傢伙怎麼樣了？」

三郎點點頭，虛弱地道：「東西我不想吃了，你去找店家要副紙筆，我來開個藥方子，等天黑了，你改扮一下，去替我抓藥……」

花娘道：「不請大夫來看？」

三郎道：「用不着，我自己的方子靈得很。」

他頓了一下，又道：「藥鋪子找個僻靜一點的，就推稱是你家的長工，在舂米時不愼被舂板撞了胸口，千萬記住，別讓人看到。」

×　　×

這時，及第客棧前面兼營酒食的店堂中，在靠近西北角落的一副座頭上，兩名衣着攷究的中年人正在吃喝談笑。

兩人看派頭便知道是做大生意商人。

因爲兩人面前那一桌酒菜，少說點也值個三五兩銀子，不是腰纏萬貫的巨賈，根本就喫不起這種上等筵席。

桌子上已經擺滿了菜，菜還在一盤盤的往上端。

就在棧中伙計爲這兩位客人端上一盤栗子鷄時，店門口光綫一暗，又走進來兩名客人。

進來的這兩人不是別人，正是方姓漢子和黑心書生羊百城！

兩人仍然留着小鬍子，容貌與打扮，均未改變，只是不見了先前僞充布販的那兩個大包袱。

兩人進店之後，只在店堂中隨意地四下掃了一眼，便由一名伙計招呼去後院。

西北角落上左首那名商人低聲笑着道：「你瞧，多巧，這兩個傢伙也來了。我說這兩個傢伙決不是兩個布販子，沒有說錯吧？」

右首那名商人點點頭，沒有開口。

原來這兩名商人也並不是眞正的商人，而是申無害與龐金甲離開井家老店之後所改扮。

兩人爲什麼要離開井家老店呢？

依龐金甲的意思，本想等天黑了再過來，因爲這裏與前面無情金劍等人住的四方客棧只有一街之隔，天黑了動手，比較不易引起注意。

但是，申無害不願冒險。

他認爲這對男女如果再給跑掉了，要想找到將不是一件容易事，要喝酒這裏有酒，要房間這裏有房間，還是早一點先過來等着，較爲妥當。

龐金甲想想也是道理，於是兩人就趕來了。只是兩人沒有想到，事情竟有這麼巧，對面廂房住的那兩個布販子，居然也在兩人到達不久，雙雙趕來了。

龐金甲笑了一下，又道：「申兄有沒有看出這兩個傢伙究竟是什麼路數？」

申無害搖頭道：「看不出。」

龐金甲道：「兩個傢伙忽然也來了這裏，申兄以爲會不會只是一時之巧合？」

申無害道：「很難說。」

龐金甲道：「那麼你看我們要不要跟去後面瞧瞧？」

申無害又搖了一下頭，望着面前的酒盃怔怔出神，似乎正在思索一件什麼事。

就在這時候，店堂裏的伙計忽然再度響起一陣吆喝，兩人轉臉望去，原來又有四個客人，走了進來。

這四人衣着都很普通，年歲也相去無幾，全在四五十之間。

四個人是一起走進來的，但在進門之後，却分成了兩批，其中兩人由店伙領去後院，另外兩人則在店堂中挑了一副座頭，坐了下來。

龐金甲神色一動，傳音說道：「申兄留意，來的這四人，小弟全認得，都是錦衣劍士。這四個傢伙跟踪的對象，如果是那兩個布販子，還不打緊，要如果是冲着三郎那小子來的，事情就嚕囌了。」

申無害點點頭，也以傳音方式道：「現在你可以跟去後面瞧瞧了！」

龐金甲立即起身跟去後院，隔了約莫盞茶光景，帶着笑容回到座位上，低聲笑着道：「幾個傢伙不是冲着那小子來。」

申無害道：「何以見得？」

龐金甲道：「四個傢伙的房間，都開在後院第二進，兩個布販住的是西廂七號，兩名劍士住的，則是東廂八號，正好遙遙相對。」

申無害道：「三郎那小子不是住在第三進院子裏嗎？」

龐金甲道：「是啊！所以我說這四個

傢伙可能都不是冲着那小子來的。極可能是冒充布販子的那兩位仁兄，不知道在什麼地方露了馬脚，正好落入這些劍士眼中。如果眞是這樣，恐怕不消多久，就有一場好戲可瞧了！」

申無害微微搖頭道：「戲是必定有一場，如說這場戲有多精彩則未必見得。」

龐金甲道：「爲什麼？」

申無害道：「因爲我已約畧猜忖出這兩個布販子的眞正身份。」

龐金甲不禁一哦道：「你猜想兩人是誰？」

申無害道：「其中一個我還不敢十分確定，但兩人之中，必有一個是那姓方的所喬裝，則絕無疑問！」

龐金甲道：「姓方的？就是你說的那個已練成驚天三式，雖然一身武功不弱，但却缺乏江湖經驗的副幫主方介塵？」

申無害道：「是的。」

龐金甲道：「剛才你不是說，這斯已被誘去北邙那座天殺總宮，很可能已經遭了三郎那小子的毒手嗎？」

申無害道：「是的，但也可能事情臨時起了變化，以致三郎那小子實際上並未得手。」

龐金甲點頭道：「如果眞是這個姓方的，這四名錦衣劍士就要倒大楣了。」

申無害喝了一口酒，皺皺眉頭道：「這些狗咬狗的玩藝兒，咱們暫時可以不談，另外有件事，我還得請龐兄帮我動動腦筋。」

龐金甲道：「什麼事？」

申無害道：「剛才我已仔細的想過了，三郎這小子也不是個好纏的人物，我担心這小子自知難逃一死，很可能咬緊牙關拚得一命不要，也不肯說出藏金之所。」

龐金甲沉吟道：「是的，這小子的確很難纏，不過，小弟所担心的，倒不是這一點。」

申無害道：「除此而外，還有什麼顧慮？」

龐金甲道：「我並不担心這小子不說，而是担心這小子胡說一通。比方說：他告訴你，金子藏在川西的打箭爐，或是湘南的九疑山，試問你信不信？你相信了，你就得去。同時，爲了防備他說謊起見，又勢必要將他帶在身邊一起走。小子像這樣只要亂指兩個地方就够你吃不消了。」

申無害道：「否則怎辦？」

龐金甲思索了片刻，忽然眼中一亮，抬頭道：「如果這批黃金轉移到如意嫂那女人手上，申兄覺得過問起來是否要比較容易些？」

申無害點頭道：「是的，那就容易得多了！」

龐金甲笑道：「旣然如此，那麼我們就不妨耐心慢慢的等着吧！」

申無害道：「等？」

龐金甲笑道：「不錯，等！」

申無害道：「龐兄的意思，我還是不太明白，能否請龐兄說得淸楚一點？」

龐金甲傾身向前，低聲笑着道：「這不已經够明白了嗎？剛才那小子回來時，脚步虛浮，臉色蒼白，兩眼呆滯無光，顯然是在什麼地方與人交手，受了重傷。小子如要將傷勢完全治好，最少也得個把月，你想這樣長的時間，那女人忍受得？」

申無害先是微微一怔，旋即端起酒盃，笑道：「喝酒！」

×　　×

住上房的客人店家總是特別巴結的。

花娘打開房門，一名小二恰巧從院子裏經過，她只隨意交代了一句，一副現成的文房四寶馬上就送來了。

墨磨好了，三郎開始擬藥方。

花娘側坐相陪，她望着他握筆的手，露出滿臉欽羨之色，好像她能遇上這樣一個精通文事的郞君，使她也感到無限驕傲一般！

其實她是急着想知道三郎開出的是那幾味藥。

她是郞中的女兒。

一般人女孩子，啓蒙之後，在家唸的第一部份，十之八九，都是一部「女兒經」，而她唸的，則是一部厚厚的「本草綱目」！

她嫁過人，而且不止一次。

她的第一任和第三任丈夫，便是吃「補藥」吃出「毛病」來的，她之所以能保持容顏煥發，一半固然是由於麗質天生，一半便是靠她對藥物的知識。

這是她的一個秘密。

一個最大的秘密！她卽令讓人家知道她的眞實年齡，她也不願讓別人知道這個秘密。

所以，當三郎剛剛寫出阿膠，沒藥，當歸，丹參和菟絲子等幾味藥，她就知道三郎受的是內傷。

她從這幾味藥上，不僅知道三郎受了很重的內傷，而且知道三郎一定已經吐過很多血。

此外，她還知道一件事。

一個人受了這樣重的內傷，在一個月之內，絕對經不起車馬舟船之勞頓，三郎能爲自己開藥方，一定也知道這一點。

那麼，兵書寶劍峽的那批黃金怎麼辦呢？

等一個月之後再去提取？

這一點龐金甲完全估對：她等不及！

藥方開好，三郎又上了床。

她只好等。

因爲天還沒有黑。

在天黑之前，她能不能從三郎口中，套出兵書寶劍峽那批黃金詳細的藏放位置呢？她沒有太大的把握。

因爲他們認識才兩天，她也不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一個女人，至少在目前來說，他還沒有把她看得比四千兩黃金更重要。

更重要的是，他迷戀上她，除了她的美色之外，仍是見面時她對金錢的冷漠態度，如果她在言詞之間，突然對那批藏金發生興趣，一定會使他對她的觀感，整個爲之破壞無遺！

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在閒談之中，設法讓對方不知不覺的將那處藏金之所自動說出來。

這需要很大的耐心，而且不一定有效果，但她必須一試。

她等他躺下，先拿枕頭墊高他的頭，再替他蓋上薄被，然後就在床沿上坐下，手伸入被中爲他輕輕揉着胸口，一面柔聲道：「現在有沒有好點？」　（未完）

珍珠令續篇

東方玉・文
盧令・圖

龍潭劍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君毅、牡丹及榮敬宗等，在飛龍關口一舉滅殲了飛龍堂主饒三村、黃龍堂主郝飛鵬後，凌君毅、牡丹聯袂闖進關內，遇傷重垂危的公孫相，凌君毅餵以靈丹及內功療好他的傷勢，公孫相愧感交集下說出當年冒充凌君毅瞞騙芍藥之事，湊巧芍藥由迷宮闖出，全都聽到，忿而斷去公孫相一臂後急馳而去，公孫相爲求贖罪，立刻跟踪而去。凌君毅把失陷迷宮的百花帮中人全數救出後，與榮敬宗，玉蘭等會合向飛龍堂行去，驀聽前面有人激鬥，榮敬宗催促各人快去瞧瞧——

群英出玄關　嶽廟締絲蘿

凌君毅想起芍藥和公孫相搶先衝了出去，莫要遇上了敵人。

尤其公孫相傷勢未痊，又斷了一條左臂，心念一動，不由的心頭大急，忙道：「晚輩這就趕去。」

沒待榮敬宗再說，身形一掠數丈，朝甬道疾奔過去。

甬道盡頭，是一個高大的圓洞門，門外擋着一道丈許高的白石屏風，晶瑩如玉，光可鑑人！

轉過屏風，竟是一座寬廣的穹頂大廳，階前是一個大天井（所謂大天井，當然仍是山腹石室。）

但大天井的外面，一道高大的石門之外，已經透射進天光，隱隱可見蒼翠的山林！

此時，大天井中，正有四五個黑衣勁裝漢子，手持狹長烏黑長劍，圍攻一個青衣漢子，打的十分激烈！

凌君毅一眼就認出那身穿青色勁裝的正在甬道中失散的丁嶠！

他雖被圍在中間，一柄鐵骨摺扇，却使的開闔如風，勢道威猛已極，逼得圍攻他的五人，退避不迭，但他們此退彼進，誰也不肯絲毫放鬆。

凌君毅心頭不禁一喜，急忙掠過大廳，站在階上，大聲喝道：「住手。」

他這聲大喝，聲若春雷，直震得場中幾人猛然一驚，各自收勢，向後躍退一步，回頭看來。

丁嶠一眼看到凌君毅，不由的大喜過望，急急叫了聲：「總座！」

五個黑衣人瞥見飛龍堂後，忽然闖出一個身穿青衫的人來，也大感意外！

其中一人一揚手中長劍，大聲喝道：「快截住他，別讓他逃走了。」

此人喝聲出口，五人之中，立時分出兩人，朝凌君毅撲來！

凌君毅凜立不動，朗笑一聲道：「你們都給我站住，黑龍會業已破去，會主韓占魁，飛龍堂主饒三村，黃龍堂主郝飛鵬，均已授首，爾等幾人，還不放下兵刃，聽候發落？」

那爲首的黑衣人厲聲道：「大家別聽他胡說，還不快上！」

就在此時，榮敬宗，辜鴻生領着衆人，一齊走出大廳。

榮敬宗洪聲道：「凌公子說的不假，爾等只要放下兵刃，老夫保証不傷你們性命。」

那爲首的黑衣漢子看出情形不對，脚下不禁後退了幾步，口中喝了聲：「風緊，扯！」

疾然一個轉身，飛快朝大門外掠去。

他身法原極快速，一掠之勢，便已奔到門口，那知抬頭看去，方才明明還站在階上的青衫少年，不知他何時，已經站在門口，擋住了去路，含笑道：「你們想逃，那可沒有這麼容易。」

爲首的黑衣漢子看他空着隻手，那還遲疑，口中冷嘿一聲：「小子找死！」

身形疾進，手中長劍已經當胸直刺過去。

凌君毅只一偏身，就避過了劍鋒，右手一把扣住對方手腕，左手駢指如戟，一指朝他「靈台穴」上點落。

那漢子機伶伶一個冷顫，口中悶哼一聲，登時臉色煞白，一個人像洩了氣的皮球，虛脫得幾乎站立不穩。

誰都看得出，那漢子是被凌君毅廢去了武功。

凌君毅倏地回過身來，目光一掃其餘四人，道：「你們都過來，黑龍會清廷鷹犬，你們是鷹犬的爪牙，鷹犬不能赦免，爪牙可貸一死，但你們都得廢去武功。」

四人聽的面面相覷，過了半晌，其中一人說道：「我們都是江湖上人，武人一旦失去武功，那是生不如死了。」

凌君毅道：「你們仗着一點武功，才會爲惡江湖，廢去武功，正是好讓你們重新做人。」

四人互望一眼，突然一聲吆喝，四條人影，四支烏黑的長劍，同時撲起，朝凌君毅集中刺到。

丁嶠大喝道：「狗娘養的，你們還敢動手！」

摺扇倏然張開，正待出手。

只聽凌君毅長笑一聲道：「在下說過，你們都得廢去武功，誰也逃避不了。」

話聲甫落，悶哼和「哎唷」之聲，同時響起！

誰也沒看清他是如何出手的，但四個漢子已經長劍脫手，跌坐在地上。

不用說，他們都在一招之間，已被凌君毅廢去了武功。

凌君毅依然像沒事人兒一般，連看也沒再看他們一眼，抬目朝榮敬宗問道：「榮老伯，從這裏出去，就是出口麼？」

榮敬宗含笑點頭道：「不錯，這裏就是飛龍堂，外面是玄關巖，和黃龍洞已經隔了一個山頭，咱們現在就是從這裏出去了。」

凌君毅目光一掠在「青龍潭」投降的五個青衣漢子，說道：「你們過來。」

那五個漢子聽的失色道：「凌公子，咱們兄弟早已眞心投降，還幫着公子，深入地牢，和進入『六衍迷陣』中救人，咱們不敢說立功，也可以贖罪了，還望公子高抬貴手，饒了小的吧！」

凌君毅淡淡一笑道：「你們幫我救人，凌某十分感激，但你們不過中年，離開黑龍會，依然踏進江湖，還有二三十年時光，誰保得定誰不去爲惡？」

五個漢子同聲道：「小的立誓重新做人，決不再入江湖。」

凌君毅道：「你們既然不入江湖，還要武功何用？」

五人一齊跪了下去，說道：「但求公子高抬貴手，小的如若出去之後，還敢仗着武功，爲非作歹，就死在刀劍之下。」

凌君毅道：「你們起來，在下姑念你們救人有功，只點殘你們一處經絡，仍可保有四成武功，足以使你們保身衞家，只是無法再練上去，和人動手，只要不用十分氣力，決可無碍，這樣一來，因你們受到限制，才不至於再爲惡了。」

五人面露希求之色，還待再說。

榮敬宗洪喝道：「凌公子如此處置，已是法外施仁，你們還不滿足麼？黑龍會二十三年來，不知殘害了多少江湖忠義之士，照說清廷鷹犬爪牙，誰的手上，都有血腥，把你們一體誅殺，都不爲過，你們想死還是想活？」

五個青衣漢子經他這麼一喝，就不敢多說。

凌君毅出手如風，在他們身上，輕輕點了一下。

五人但覺機伶一顫，別無感覺，這就朝溫婉君躬躬身道：「小的五人，已蒙凌公子法外施仁，保留了部份武功，如今卽將離開黑龍會了，姑娘答應小的五人，在離開之前，解去身中之毒，還望姑娘賜給解藥才好。」

溫婉君溫聲問道：「你們中了什麼毒呢？」

五個青衣漢子道：「小的是服了姑娘的『失魂丹』，十二個時辰不解，就得終身成爲白痴，姑娘就高抬貴手，饒了小的吧！」

溫婉君「嗯」了一聲，回頭朝辜鴻生問道：「辜朋友呢？你也要解藥？」

辜鴻生連忙陪笑道：「姑娘答應的話，自然算數了。」

辜鴻生心中雖感憤怒，但臉上絲毫不敢流露，依然陪笑道：「嶺南溫家秘製的『失魂丹』，自然也只有姑娘才有解藥了，姑娘答應過兄弟，在離洞之前，給予解藥的。」

溫婉君抿抿嘴，輕笑一聲，道：「嶺南溫家根本沒有『失魂丹』，我又那來的解藥？」

辜鴻生急的沁出汗來，說道：「姑娘那是要兄弟的老命了。」

溫婉君笑着道：「我沒有騙你，眞的沒有啊。」

辜鴻生拭了一下臉上的汗水，急道：「但兄弟明明服了『失魂丹』，榮總管，你親眼看到的，咱們也算是老弟兄了，你總不成看兄弟後半輩子變成白痴吧？」

溫婉君從身邊摸出一個小葫蘆，倒出一顆藥丸，托在掌心，說道：「辜朋友，你服的是不是這顆藥丸？」

辜鴻生仔細看了一陣，點點頭道：「正是這種藥丸，姑娘說它叫做『失魂丹』，一點沒錯。」

溫婉君把小葫蘆一起遞了過去，說道：「辜朋友如果認識字，這上面不是寫的很清楚麼？」

辜鴻生接過小葫蘆，看着標籤，說道：「溫氏秘製解迷丹，姑娘給兄弟服的是『解迷丹』！妳沒騙兄弟吧？」

溫婉君接過小葫蘆，咭的笑道：「我騙你作甚？因爲當時榮老伯說你利祿心重，未必可靠，我才故意要你服下一顆藥丸，說是『失魂丹』，這樣你才肯替我們出力呀，其實這『解迷丹』專解各種迷藥，預先服下一顆，能在十二個時辰之內，不懼任何迷香，迷藥，對人身體並無損害，還要什麼解藥？」

榮敬宗一手捋鬚，呵呵大笑道：「辜兄現在可以放心了吧？」

辜鴻生老臉一紅，不自然的笑道：「溫姑娘眞會捉弄人，兄弟算是陰溝裏翻了船。」

榮敬宗忽然臉容一正，說道：「辜兄方才說的不錯，咱們昔年同列黑龍會三十六將，算來該是老弟兄了，離開崑崙山，咱們也就此分手了，三十六將，如今已只剩下你我兩人，回首前塵，眞是恍如一夢，辜兄今後有何打算，兄弟也無權過問，但兄弟有一句臨別贈言，那就是：咱們是炎黃子孫，要堂堂正正做人，希望辜兄三復斯言！」

辜鴻生拱拱手，說道：「榮兄金玉良言，兄弟承教，咱們後會有期，兄弟告辭了。」

說完，朝衆人畧一抱拳，轉身朝外走去。

榮敬宗朝五名青衣漢子揮揮手道：「你們也可以走了。」

那五個青衣漢子一齊躬身一禮，朝山外而去。

榮敬宗輕歎一聲，仰首道：「老會主一手創立的黑龍會，前三十年是反清復明的忠義之旅，後二十年是被清廷鷹犬所控制的殘害義民的劊子手，前後五十年，老朽就在這裏渡過了整整四十個年頭，當年來的時候，還是一個弱冠少年，今天走出去的，已是白髮皤皤的衰年老頭，這一爿大好基業，從此就永埋荒山了。」

說到這裏，不禁潸然淚下。

凌君毅道：「榮老伯，這座山腹洞窟，秘道縱橫，如果任由它留着，一旦被江湖黑道中人作爲巢穴，實是後患無窮，不知是否可以把它封閉？」

榮敬宗微微一笑道：「凌公子但請放心，老朽選擇這裏出來，就是爲了準備把此山秘道，一起封死，因爲其餘幾處出口，啓閉的機括，均在裏面，只有飛龍堂大門，可以由外面啓閉，咱們到了外面，再把它關上，外人就無法進入了。」

凌君毅道：「此處既可由外面啓閉，除了榮老伯外，一定也有其他的人知道的了。」

榮敬宗道：「這是黑龍會列爲最機密的事項，只有堂主以上的人才知道，如今死的已經死了，活着的人，連老朽在內，大概已經只有三個了。」

凌君毅道：「不知道其他兩人又是誰呢？」

榮敬宗捋鬚道：「一個是令堂，另一個是水輕盈，唉，咱們當時應該把她截住才好。」

凌君毅想起師傅兩次出聲阻攔，任由水輕盈退走，心中不禁暗暗嘀咕：「不知此女是何來歷？劍法武功，都不在自己之下！」

說話之時，已經跨出「飛龍堂」大門，外面還是一個高有數丈，足有五六丈深廣的大石窟。

榮敬宗等大家走出大門，然後俯下身去，在右首石壁下，搬開一塊大石，伸進手去，掏摸了一回，但聽一陣軋軋震動，一方巨石，從門上緩緩閘下！

「飛龍堂」大門，登時變成了一堵黝黑的石壁。

榮敬宗依然蹲着身子，回頭說道：「凌公子，老朽要借你巨闕劍一用。」

凌君毅答應一聲，抽出巨闕劍，遞了過去。

榮敬宗接過短劍，朝窟窿中一陣亂削，但聽連接響起幾聲「錚」「錚」輕響，敢情他已把石門開啓的機關削斷了。

榮敬宗依然把石塊砌上，站起身來，臉上猶有淒楚之色，遞還短劍，一個人好像蒼老了許多，黯然一歎，當先舉步朝洞外走去。

石洞外面，陽光普照，蒼翠欲滴，天風吹來，使人精神爲之一清。

洞在玄關巖右側，陡峭百丈，危崖如覆，洞外，只是橫層的斷巖，容得一點足尖。

如果你不會武功，那就必須雙手攀住石隙，足尖踩着石梗，身子整個懸在空中，緩慢的橫着移動，才能渡過這近百丈遠的巉崖。

就算你會武功吧，但武功較差的人，走在這上面，一樣艱險難行。

榮敬宗領着大家走完這段艱險的路程，轉過山腰，雖然同樣是巉巖斷壁，同樣無徑可循，但已沒有方才的險峻。

一行人中，大半是姑娘家，走完這段路，誰都禁不住要舒上口氣。

榮敬宗看看天色，已是巳牌稍偏，這就回頭道：「大家要不要憩歇再走？」

凌君毅忍不住問道：「榮老伯，從這裏到嶽姑廟，不知還有多少路程？」

榮敬宗道：「快一點，大概未牌時光，就可以趕到了。」

牡丹根本不知道太上已死，只道已在嶽姑廟等候，這就掠掠鬢髮道：「我們還不累，不如趕到嶽姑廟再休息吧。」

榮敬宗點頭道：「如此也好，大家全都空着肚子，早些上路，還趕得上廟裏的素齋哩。」

× ×

嶽姑廟，座落在嶽姑頂下，廟貌宏偉，香火極盛。

廟中奉祀的是東嶽大帝之女碧霞元君，塑的是一尊少女神像，鳳冠霞帔，綺年玉貌，肅穆端莊。

每年四月十五日，神誕前後十日，香客雜沓，絡繹於途，附近百里的人，都會扶老携幼的趕赴廟會。

這時山前演劇酬神，百戲雜陳，各種攤販，也在山脚下搭起一二里長的布棚，吃的玩的，應有盡有，呼盧喝雉，通宵達

旦，眞是崑崙山一年中，最熱鬧的一段日子。

未牌方偏，榮敬宗領着凌君毅，牡丹等一行人，已經趕到嶽姑頂下面，老遠就看到嶽姑廟門口，站着一個身穿藍袍的高大人影，好像在眺望什麽。

唐文卿不覺低啊一聲，說道：「會是巴總管！凌大哥，巴總管怎麽也會在這裏的呢？」

這話，凌君毅也無法回答，只是點點頭道：「大概是找妳來的了。」

他們看到巴天義，巴天義自然也看到他們了，三腳兩步的迎了上來，連連躬身陪笑道：「凌公子，二姑娘，三姑娘（方如蘋拜在唐老夫人膝下，自然稱作三姑娘了）都來了，兄弟從早上站到這時候，連腳骨都站直了。」

凌君毅還了一禮，方如蘋已經搶着問道：「巴總管，乾娘也來了麽？」

巴天義道：「是老莊主和少莊主。」

接着又道：「三姑娘的令舅祝莊主，和嶺南温老莊主温二莊主都來了。」

祝雅琴驚啊一聲道：「爹也來了。」

温婉君同樣驚奇的道：「我爹和二叔怎麽也會來了呢？」

巴天義道：「事情是這樣，温家有一個使女叫做小燕的，因温姑娘潛入百花帮，一去就沒有消息，心頭一害怕，就趕去報告温家老莊主，正好温老莊主和咱們老莊主，少莊主都在龍眠山莊作客，同時也發現祝姑娘，二姑娘，三姑娘都已有多日未曾返家，就一起找上百花帮去……」

牡丹驚啊一聲，問道：「你們都去了百花洲？」

百花洲花家大院，雖有梅花，蓮花等人留守，但去的人如果是用毒名滿天下的四川唐門老莊主唐天縱，迷藥獨步江湖的嶺南温家老莊主温一峯，和潛龍祝文華，聯上了手，就算有太上坐鎭，只怕也難以應付。

她身爲百花帮主，那得不驚？

巴天義不知道她的身份，但因她和凌公子同行，又走在衆人之前，倒也不敢怠慢，含笑道：「沒有，咱們一行人剛到潛山附近，就遇上了凌公子的尊師，要咱們不用再去百花帮，只須到崑崙山嶽姑廟來就好。」

牡丹舒了口氣，沒有再說。

凌君毅問道：「你們已來了幾日？」

巴天義道：「昨天才到。」

剛說到這裏，但見山門內快步走出一個豐神清朗的青衫少年，一眼瞧到衆人，就飛快奔了過來，叫道：「凌兄，你怎麽才來？想死小弟了。」

凌君毅也慌忙迎了上去，叫道：「唐兄。」

原來來人正是唐門少莊主唐少卿，兩人緊緊握住了手。

唐文卿，方如蘋也跟着上去，叫了聲：「大哥。」

凌君毅替唐少卿引見了榮敬宗，牡丹，温婉君等人。

唐少卿一一拱手，然後說道：「凌伯母曾說，諸位今天上午就可來的，一直等到中午，還沒有來，準備了的素齋，都已涼了，此刻凌伯母和家父等人，都在後進花廳上呢，在下替諸位引路。」說完，領着衆人，朝廟中行去。

一行人進入大殿之後，榮敬宗示意小桃和四名黑衣劍士留在殿上。

牡丹也要紫薇，芙蓉，鳳仙，玉蕊和護法丁嶠，冉遇春，杜乾麟，羅耕雲，和四名侍女茉莉，瑞香，杜鵑，薔薇等人，都留在殿上，自有唐門總管巴天義把大家引到前面客室待茶，廟中早已準備了素齋，不在話下。

唐少卿陪同凌君毅，榮敬宗，温婉君，唐文卿，祝雅琴，方如蘋，萬人俊，許家驊等人，往裏而去。

第三進方塘一鑑，游魚成羣，是放生池。

兩旁花圃中繁花如錦，中間一條平坦石橋，護以白石欄桿，越過石橋，迎面一排長廊，三間精舍，正是嶽姑廟接待貴賓之處。

這三間花廳，並不曾隔斷，越發顯得敞軒明朗，四壁張掛了不少名人書畫。

唐天縱，温一峯，祝文華，鐵氏夫人等人，正由一個黃衲老僧陪着閒談。

唐少卿走到門口，就搶着叫道：「爹，凌兄他們來了。」

廳上諸人，紛紛站了起來。

凌君毅讓榮敬宗走在前面，大家跟着入內。

鐵氏夫人首先替唐天縱等人，引見了榮敬宗。

然後凌君毅又替萬人俊，許家驊，牡丹，玉蘭，引見了母親。

大家一陣寒暄之後，相繼落座。

鐵氏夫人道：「毅兒，你快去見過天虛老禪師，這位老禪師，是你外公昔年方外至交。」

凌君毅早已看出黃衲老僧白眉低垂，貌相清癯，少說也有九旬以上，但雙目神光內蘊，分明是位身懷上乘武功的有道高僧。

聞言立即恭敬的走上前去，作了個長揖道：「再晚凌君毅見過老禪師。」

天虛禪師雙手合十連連躬身道：「不敢，小施主不可多禮，再晚的稱呼，老衲更不敢當。」

鐵氏夫人道：「老禪師怎地和孩子也客氣起來。」

天虛禪師呵呵笑道：「夫人有所未知，老衲和鐵老施主，當年雖是交論方外，但凌小施主的尊師，算起來還是老衲的師叔，小施主不就成了老衲的師弟麽？」

凌君毅心中暗道：「原來這位老禪師也是少林支派。」

鐵氏夫人道：「這個我倒不知道。」

祝文華朗笑一聲道：「凌夫人不用爲難，老禪師和鐵老會主既是方外至交，如以師門淵源排來，又是凌老弟的師兄，兄弟覺得有凌夫人在塲的時候，就矮上兩輩，凌夫人不在塲的時候，再以平輩論交不遲。」

唐天縱一臉俱是笑容，望着凌君毅，一手撚鬚，含笑道：「凌賢侄，這回又是你立了殊功，一舉破了黑龍會，替江湖同道，敉平大患，看來，老夫等人，眞是老了。」

凌君毅躬身道：「老伯誇獎，小侄愧

不敢當。」

温一峯接口笑道：「賢侄無須太謙，江湖後浪推前浪，這天下本來就是你們年輕人的天下了。」

唐老莊主，温老莊主從「絕塵山莊」起，一直稱凌君毅爲凌老弟，如今忽然全改了口。

這也沒錯，凌君毅和唐少卿，唐文卿平輩論交，唐老莊主稱他一聲「賢侄」，原也理所當然。

但凌君毅和温婉君，本是兒女私情，温婉君自然不會告訴乃父，那麽温老莊主也改口以「賢侄」相稱，就顯示出他已經知道兩人之事。

這自然是小燕說的了。

凌君毅那會聽不出來，臉上覺得有些訕訕的，一時不好多說。

牡丹進來之後，始終不會見到太上，心中正在暗暗納罕，自己師傅和凌夫人，原是姐妹，她老人家既然要自己等人到嶽姑廟來，如今凌夫人和唐老莊主等人，全在這裏，師傅決不會先走，那麽，她老人家呢？

她坐在椅上，正在默默沉思之際！

鐵氏夫人已經藹然含笑道：「牡丹姑娘，芍藥姑娘沒來麽？」

牡丹連忙應了聲「是」，答道：「二妹平日嬌縱慣了，方才衝出飛龍關，就獨自負氣走了，連家師說的話都敢不聽。」

鐵氏夫人點點頭道：「不錯，要妳們到這裏來，原是妳們師傅的意思，毅兒大概已經告訴妳了，老身和妳們師傅，原是姐妹，她在臨終時，曾和老身說過，她把妳們視如己出，妳叫我一聲姨媽就好。」

「臨終」這兩個字，聽到牡丹，玉蘭兩人耳中，只覺頭腦轟然一震！

牡丹目承淚水，忍不住抬頭問道：「姨媽，妳說家師她老人家……」

鐵氏夫人面現凄容，含淚道：「怎麽？毅兒，你沒告訴她們？」

凌君毅道：「孩兒因帮主，總管等人，初離險地，由娘告訴她們的好。」

牡丹淚水奪眶而出，撲的跪了下去，咽聲道：「姨媽，妳老人家快告訴侄女，師傅如何死的？」

她這一跪下，玉蘭也跟着跪倒地下，陪着流淚。

鐵氏夫人慌忙把兩人扶了起來，口中說道：「孩子，妳們起來，聽老身慢慢的說。」

牡丹，玉蘭兩人站起身子，只是流淚不止。

鐵氏夫人温言安慰了兩人一陣，才把自己和太上的身世，及太上遇害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牡丹，玉蘭兩人想起師傅從小把自己扶養長大，不料這次崑崙山之行，和師傅從此慈顏永訣，人天殊途，一時又悲從中來，哭的淚人兒一般。

鐵氏夫人也陪着她們垂淚，一面說道：「孩子，妳們且節哀順變，如花妹子，在臨終之時，還有兩件事情，要老身告訴妳們。」

牡丹拭着淚水，說道：「姨媽，師傅有什麽遺命，妳老人家請說。」

鐵氏夫人神色一正，說道：「妳們師傅臨終時曾說，當年她收養妳們，手創百花帮，原是一心要和黑龍會在江湖上一爭短長，後來她得知先夫殉難，黑龍會已被清廷收買，就存了消滅黑龍會，繼承先父遺志之願。因此又開始物色各門各派門下傑出才俊之士，擴張勢力，另一方面，又因黑龍潭留有長春眞人的劍譜，如能得到劍譜，就可獨步武林，無人能敵，決心親自長征黑龍會，要妳們分三路吸引敵人，她潛入黑龍潭去。

「如今黑龍潭已破，一切已成過去，但清廷因黑龍會失事，決不會輕易放過，百花帮自然是他們第一個要撲滅的對象，因此第一件事，就是要妳迅速傳令，解散百花帮，免得被清廷鷹爪追緝。」

牡丹含淚點頭道：「侄女遵命。」

鐵氏夫人又道：「妳師傅第二件事，也是她的未了心願，那是因爲老身只是鐵老會主的義女，如花妹子才是鐵氏門中的繼承人，因此她要繼承鐵氏香烟……」

牡丹聽到這裏，不禁淚如雨下，泣不成聲。

鐵氏夫人續道：「早在百花帮選拔總護花使者之時，如花妹子已經有意把妳許配毅兒，她在臨終之時，又向老身提出請求，不論毅兒是否已經訂親，要老身替妳作主，與毅兒成親，將來有了孩子，都要姓鐵，這就是說，妳不是凌家的媳婦，是鐵家的媳婦，這是妳終身大事，如花妹子雖要老身作主，但老身總得徵求妳的意見，不知妳願不願意？」

凌君毅站在一邊，早已俊臉通紅，要待廻避。

唐少卿一把拉住，含笑道：「凌兄別走，還有呢！」

牡丹本來淚流滿面的人，這回鐵氏夫人說到她終身大事，她縱然是一帮之主，但女孩兒家聽到這件事上，誰不羞得低垂粉頸，一張臉比大紅緞子還紅？

心頭儘管一百二十個肯，就是羞難啓齒，囁嚅了半天，才低低的道：「這是師傅的遺命，侄女但憑姨媽作主。」

說到後來，聲音簡直比蚊子還輕。

鐵氏夫人藹然含笑道：「妳既然同意，那就這樣定了。」

這個「定」字，牡丹好比嚥下了定心丸，一顆芳心也定了下來，低垂粉頸，應了聲「是」。

鐵氏夫人回過頭來，朝凌君毅道：「毅兒。」

凌君毅紅着臉道：「娘有什吩咐？」

鐵氏夫人道：「爲娘聽唐老莊主說起，唐老夫人有意把唐姑娘許配給你，當日送你巨闕劍，正是此意，温老莊主只有一位千金，慢和你認識在先，温姑娘爲了你，還喬裝玫瑰，進入百花帮，兩家都挽祝莊主跟爲娘提親，經爲娘和三位莊主商量的結果，温老莊主膝下只有一位千金，因此也倣照繼承鐵氏香烟的辦法，你們有了孩子，繼承温氏香烟，唐老莊主的千金，繼承咱們凌家的香烟，這樣三家都有了繼承香烟的人，三位姑娘在名份上，也並不衝突，這三件親事，就這樣定了，你趕快去叩拜過兩位岳父。」

唐姑娘，温姑娘早已羞得脹紅着臉，一齊躲了出去。

凌君毅聽了母親的吩咐，紅着俊臉，依言走到唐天縱面前，屈膝跪拜下去，口中說道：「岳父在上，請受小婿一拜。」

唐天縱滿臉高興，慌忙伸手扶起，大笑道：「賢婿快快請起，哈哈，老夫第一眼看到你的時候，就想到小女身上，那知拙荊比老夫還要先上一步。」

凌君毅站起身子，又向溫一峯拜了下去。

溫一峯也趕忙扶起，笑道：「賢婿少禮。」

接着哈哈大笑道：「唐兄這個女婿，是丈母娘看中的，兄弟這個女婿，却是小女自己挑的，咱們都是現成丈人。」

祝文華連連拱手道：「兄弟這大媒，才是現成的呢！」

榮敬宗，萬人俊，許家驊一起向鐵氏夫人，唐，溫二位莊主道賀。

榮敬宗一手撚鬚，笑道：「今天破賊歸來，三喜臨門，果然是一件大喜事，但兄弟覺得三喜不如五喜，五喜自然更熱鬧了，因此兄弟也想作個冰人，向凌夫人，祝莊主討杯喜酒，不知二位肯不肯賞兄弟一個薄臉？」

鐵氏夫人奇道：「榮大俠說的五喜，不知要給那一家提親？」

榮敬宗呵呵一笑道：「兄弟提的這兩門親事，是黃山萬家，石門許家，只要凌夫人和祝莊主點個頭，兄弟這冰人就當成了。」

祝文華看了萬人俊，許家驊兩人一眼，心中約署已有個譜兒，一面問道：「榮老哥是給萬許二位世兄提親，不知是那家的姑娘。」

榮敬宗呵呵一笑道：「萬家和龍眠山莊，稱得上武林世家，門當戶對，萬老弟和令媛情投意合，自是良緣天成，兄弟不過是當個現成的媒人，不知祝莊主意下如何？」

祝文華笑道：「黃山萬家兩代執掌武林盟主，稱得上武林第一家，榮大俠玉成小女，兄弟算是高攀了。」

榮敬宗笑道：「祝莊主那是答應了，哈！哈！老朽這媒算是做成了，萬老弟快來叩見岳父。」

萬人俊依言走到祝文華跟前，跪行大禮。

祝文華眼看自己坦腹東床，不僅出身武林世家，又是一表人才，也是滿懷高興，還了半禮。

榮敬宗轉身又朝鐵氏夫人道：「兄弟現在還得向夫人討杯喜酒喝呢！」

鐵氏夫人道：「榮大俠但請吩咐。」

榮敬宗道：「夫人言重，兄弟是替這位許老弟說親，二姑娘遺命解散百花幫，該幫總管玉蘭姑娘，明慧溫淑，和許老弟也是天成佳耦，兄弟已和許老弟提過，只要夫人答應，也是一門美滿的親事。」

鐵氏夫人點頭道：「二妹臨終之時，也曾提到百花幫解散之後，她門下弟子，最好擇人而事，有個歸宿，榮大俠說的，自是最好不過，但，老身總得問問玉蘭自己。」

說到這裏，回頭朝玉蘭含笑道：「榮大俠提的親事，妳也聽到了，不知妳願不願意？」

玉蘭雙頰飛紅，撲的跪倒地上，流淚道：「師傅既然要姨媽作主，侄女一切都聽姨媽的了。」

鐵氏夫人拉着她的手，說道：「好孩子，起來，姨媽都就答應了。」

榮敬宗笑道：「恭喜許老弟，夫人已經答應，百花幫太上已經故世，凌夫人就是她們長輩，你也上來磕個頭，唔，我看乾脆叫聲岳母吧！」

許家驊平空賺得一個如花似玉的嬌妻，自然興高采烈，依言走上幾步，跪下叩頭道：「小婿叩見岳母。」

凌君毅連忙把他扶起。

鐵氏夫人藹然笑道：「許相公叫了老身岳母，老身實在愧不敢當，這樣吧，玉蘭這孩子，老身也挺喜歡，毅兒沒有妹子，我看玉蘭就給老身作個義女，這岳母就名符其實了。」

牡丹大喜道：「三妹，還不快給乾娘叩頭？」

玉蘭果然跪了下去，叩頭道：「娘，女兒給妳老人家叩頭。」

鐵氏夫人一把把玉蘭摟入懷裏，藹然道：「好孩子，眞是娘的好孩子。」

大家自然又紛紛向鐵氏夫人道賀。

方如蘋眼看着唐姐姐，溫姐姐，表姐，牡丹，玉蘭等人，有情人都成了眷屬，大家喜氣洋洋，只有自己，爹爹過世，剩下母女兩人相依爲命。

方家既不是武林世家，母親不會武功，也不似百花幫太上，沒聲沒勢，自然不會有人理會自己。

舅舅（祝文華），有自己的女兒，乾娘（唐老夫人），也有自己的女兒，那會想到自己？

想到傷心之處，眼淚只有往肚裏嚥，一個人懶洋洋的，走出花廳，獨自伏在石欄杆上，看着一羣魚兒爭唼落花。

花廳上早已擺好兩席素齋，榮敬宗，凌君毅，萬人俊，許家驊四人一桌，唐文卿，溫婉君，牡丹，玉蘭，祝雅琴，方如蘋等六位姑娘一桌。

唐文卿悄悄走到方如蘋身邊，叫道：「三妹，快進去吃飯了。」

方如蘋道：「我不餓。」

唐文卿拉着她手，低聲道：「好妹子，別餓壞了身子，妳的心事，姐姐我清楚，快進去吧，別叫人家瞧出來了。」

方如蘋雙頰飛紅，啐道：「我有什麼心事？」

唐文卿神秘一笑道：「快別說了。」拉着她往裏行去。

嶽姑廟的素齋，遠近聞名，廚司手藝之佳，烹調之精，就是大酒樓的水陸珍饈，也休想比得上。

大家差不多已有一天沒進飲食，吃來自然更覺可口，只有方如蘋對着滿桌佳餚，依然食不知味，勉強吃了小半碗飯，便自停箸。

鐵氏夫人和唐天縱，溫一峯等人，在衆人未來之前，已經用過午餐，此刻正圍坐一張圓桌上，討論着兒女完姻之事。

祝文華看大家吃畢素齋，就含笑叫道：「榮大俠，快請過來。」

榮敬宗一手托着茗碗，朝左首走去，一面問道：「祝兄有何見教？」

祝文華道：「咱們正在商量幾家迎娶之事，你和兄弟，都是大媒人，自然也得發表些意見。」

榮敬宗道：「兄弟敬陪末座。」說罷，拉了張椅子坐下。

鐵氏夫人道：「毅兒，你也過來。」

凌君毅走到母親身邊，垂手道：「娘有什麼吩咐？」

鐵氏夫人道：「你唐岳丈的意思，既然訂了親，不如早些讓你們成親，娘老了，你早日成家，娘的心願也了了，對你爹，總算也有了交代，所以娘作主決定今年十月，把三房媳婦一起娶過來……」

凌君毅沒待娘說完撲的跪倒地上，含淚叫道：「娘，孩兒想婚事暫緩舉行。」

鐵氏夫人道：「爲什麼？」

凌君毅道：「咱們雖然殺了韓占魁，但當年圖謀黑龍會的主兇，並不是他，因此孩兒想去一趟熱河，手刃戚承昌，錢君仁兩個賊子，然後再去一趟京師，孩兒非把爹的遺骸找回來不可。」

唐天縱看祝文華，榮敬宗兩人一眼。

祝文華立時會意，沒待鐵氏夫人開口，輕咳一聲，接口道：「凌老弟一片孝心，令人可敬，但令堂抱孫心切，而且方才大家已經商量好婚事在十月舉行，距今不過三個月時光了，因此老夫覺得凌老弟不妨等婚禮之後，再去熱河不遲。」

榮敬宗接着道：「祝莊主說的沒錯，戚承昌，錢君仁既在熱河，諒他們也不會就會離開，以公子的身手，不難手到伏誅，至於會主的遺骸，事過二十年，只怕找尋起來，稍有困難，公子還是聽令堂安排，先回江南完婚，等明春再行北上好。」

凌君毅仰臉道：「娘，父仇未報，父骸未有找到之前，孩兒決不成親，這裏離熱河已是不遠，何用再往返跋涉，孩兒之意，趁黑龍會被咱們破去的消息，尚未傳開之前，趕去熱河，較易下手，如果消息一經傳開，戚承昌老奸巨猾，必然會提高警覺，那錢君仁不在官中，他住在熱河的用意，顯然托庇戚承昌的保護，一旦聽到風聲，就會躱了起來，就更不容易找到他了，因此孩兒覺得事情越快越好，此時立時動身，才不致洩漏消息。」

鐵氏夫人沉吟了下，點頭道：「這樣也好，婚禮等你報了父仇再舉行，更可告慰你爹在天之靈……」

說到這裏，忍不住流下淚來。

唐天縱一手捋鬚，朝溫一峯道：「溫兄，親家母既然這麼說了，這也是賢婿一片孝心，咱們就一起去一趟熱河，替咱們嬌客助威，你看如何？」

溫一峯大笑道：「唐兄這主意不錯，咱們把離宮一批走狗鷹犬，全迷翻毒死算了。」

凌君毅道：「熱河之行，小婿一人足够應付，人去多了，反而會引起對方注意，不敢有勞二位岳父。」

唐天縱道：「賢婿一個人去，人單勢孤，承德可比不得絕塵山莊。」

凌君毅道：「小婿自會見機行事。」

說到這裏，朝榮敬宗問道：「榮老伯是否知道戚承昌的情形？」

榮敬宗捋鬚笑道：「這老賊是顚覆黑龍會的主謀，老朽銜之入骨，因此對他動靜，也多方探聽，畧知一二，唉，老朽隨時注意了他二十年，也只不過畧知一二，你說這老賊有多狡猾？」

萬人俊道：「他是先祖的義子，先父只怕就是他害死的了，凌兄，小弟和你同去如何？我要當面問問他。」

他右手握拳，露出激憤之色！

凌君毅道：「萬兄和戚承昌既有殺父之嫌，兄弟就不好阻止，但就是要去，也只宜暗中進行……」

萬人俊道：「豈止殺父，我黃山萬家遭到滅門之禍，說不定就是老賊主持。」

榮敬宗道：「這大有可能，戚承昌現在是熱河副都統兼行宮侍衞營的統帶，可說權勢顯赫，他還會親自跑到大別山去主持絕塵山莊，足見他極可能仍然是黑龍會的幕後主持人無疑。」

說到這裏，忽然一拍大腿，笑道：「沒錯，老朽曾聽韓占魁說過，通常派赴各省的大內高手，大多都是熱河行宮侍衞營派出去的，因爲熱河行營，滿酋一年只不過上去一次，平日就無所事事，因此把監視大吏和緝拿所謂叛逆，都歸行宮侍衞營承辦，黑龍會是他們對付江湖中人的一處秘密機關，自然由戚承昌主持的了。」

凌君毅道：「看來水輕盈是他派來的，唉，咱們沒把她截下來眞太可惜了。」

鐵氏夫人道：「這是你師父的意思，決不會沒有緣故的。」

天虛禪師忽然雙手合十，低喧一聲佛號，接口道：「阿彌陀佛，大通師叔前晚和老衲說過，水施主，她不但是雪山神尼的得意弟子，而且還是大有來歷的人，決不是戚承昌派來的。」

凌君毅問道：「家師還說了什麼？老禪師能否說的詳細一點？」

天虛禪師道：「老衲只聽大通師叔這麼說，旁的就不知道了，唔，那位水堂主，這裏來過兩次，老衲看她並不像兇狠嗜殺的人，凌小施主日後遇上她的時候，不宜過份使她難堪，逼她走上極端，雙方都沒有好處。」

凌君毅聽的出這位老禪師言有未盡，他說水輕盈大有來歷，明明知道底細，却又不肯明說，這是爲什麼呢？莫非她師父是雪山神尼，大家就得讓她三分？

心中想着，一面朝榮敬宗問道：「榮老伯，入境問俗，老伯能否把熱河的情形，賜告一二？」

榮敬宗道：「承德府在熱河西岸，本來是一座山城，滿酋建了一座離宮，名叫『避暑莊』，戚承昌就是『避暑山莊』的侍衞頭兒，但他地位高過行宮侍衞營統帶，還兼了熱河駐防副都統，行宮侍衞營，計分東西兩個營，每營十班，每班連領班爲十一個人，也就是說，戚承昌手下，有二百多個武功高强的人，這些人都是賣身投靠的江湖敗類，但其中不乏身手高超之士，總之，他們比起黑龍會飛龍堂的劍手，都要高明得多了。」口氣微頓又道：「哦，老朽忘了一點，戚承昌生性好色，他有一個外室，住在避暑山莊外面，據說他一個月中就有二十天在那外室處過夜，公子如能打聽到他外室的住處，就比在避暑山莊中下手方便多了。」

（未完）

脫俗俠情長篇巨著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

上回書至應天府尊胡正光偕文案師爺劉文長，總捕頭楊晉往訪岳秀，說服岳太夫人，命岳秀協助胡正光辦理王府案件，岳秀要胡正光往請示七王爺意見，然後再定行事計劃。楊晉邀請岳秀到家中下榻，岳秀爲了要向楊玉燕查詢王府中人與事，使對此次事件多些了解，遂不推辭的跟隨楊晉回家。楊玉燕界有很多事未曾向楊晉透露過，此刻說將出來，楊晉爲着將來能放手與對方週旋，遂秘密安排家小遷居，楊玉燕對岳秀似有極深情意，無限關懷地向岳秀詢問，是否決定和强徒們一較——

＊＊＊＊＊＊＊＊＊＊＊＊＊＊＊

誓師挽浩劫　折節晤英豪

岳秀笑一笑，道：「妳說呢？」

楊玉燕說道：「我不知道，但我却感覺到這件事十分嚴重，他們不像是虛言恫嚇。」

岳秀道：「他們不是恫嚇，問題是，咱們應不應該管這件事，如是應該管，縱然是艱苦無比，咱們也得伸手，如是不該管，就算伸手之勞，咱們似乎也用不着多管了。」

楊玉燕有些意外的抬起頭，道：「岳兄，你眞的要幫我爹這個忙麼？」

歎口氣，岳秀緩緩說道：「本來，我不喜捲入江湖上是非紛爭，但令尊和胡大人，去見家母，說服了我母親，家母下令使我無法不管，再說，他們的行動，也有些使我惱火。」

楊玉燕說道：「岳兄，我知道，爹的能耐，管不了這件事，所以，我勸他不要管，但岳大哥插手進來，那就大大的不同了？」

岳秀道：「燕姑娘，你好像知道很多內情？沒有說出來？」

楊玉燕道：「不算太多，因爲爹管不了，所以，不用告訴他，你不願管，自然也用不着告訴你了。」

岳秀笑一笑，說道：「現在可以說了麼？」

楊玉燕點點頭，道：「岳大哥決心管這件事了，你不問我也要告訴你……」

語音微微一頓，接道：「他們沒有把爹放在眼中，但却把你看作了勁敵，他們要我勸告你，不要多管閒事。」

岳秀道：「是銀姥，鐵姥？」

楊玉燕道：「不是她們……」

岳秀精神一振，道：「什麼人告訴你的？」

楊玉燕道：「我沒有看到她，但陪我去的，是銀姥，他坐在一間雅室中，我們隔着一張竹簾交談。」

岳秀道：「是不是男子口音？」

楊玉燕道：「不是，一個女子口音，她要我轉告你，你插手此案，目的何在，如只是想要一筆銀子，可以和她說明，她可以送給你？」

岳秀道：「是不是王爺夫人呢？」

楊玉燕道：「聲音不像，我聽過七王爺夫人的說話聲音，但決不是她。」

岳秀道：「燕姑娘，妳如沒有說錯，事情就更複雜了。」

楊玉燕忽然垂下頭去，道：「她還問我，有什麼希望她帮忙的地方？……」

岳秀笑一笑道：「姑娘怎麼說呢？」

楊玉燕抬起頭來，臉上情愛橫溢，微微的搖頭，道：「我告訴他，我很快樂，用不着他們帮忙。」

岳秀道：「燕姑娘，本來，你很快樂，如若不是令尊發生了這檔事……」

楊玉燕淒涼一笑，接道：「岳大哥，我爹的事，多承你帮忙，我們父女，都感激不盡。」

岳秀道：「不用客氣啦，事情是我自己找的，遇上這樣的强敵，倒是逐漸激起了我的鬥志。」

楊玉燕道：「我一直担心岳大哥心中不高興……」

語音微微一頓，接道：「岳大哥，妳看我和過去，是否有些不同？」

岳秀道：「嗯！很大的不同。」

楊玉燕道：「那裏不同了？」

岳秀道：「你現在似乎是長大了，也變的温靜多了。」

楊玉燕道：「近一個月來，對我而言，像過了幾十年似的，我自己也覺着懂事不少。」

岳秀笑道：「那很好，記着我們初見面時，妳兇霸霸的，一言不合，似是就要找人打架。」

楊玉燕道：「大哥，我很慚愧，那時間，似乎是太幼稚了。」

輕輕歎口氣，接道：「岳大哥，我有一點不情之求，不知你是否答應？」

岳秀心頭一震，口裏却笑着說道：「什麼事，先說說看，如是我能答應，自然不會推辭。」

楊玉燕道：「近月來的經歷，使我知道自已的武功太差，希望大哥能指點我幾招，不知可以麼？」

岳秀略一沉吟，道：「好吧！不過，我得先看看你的成就。」

楊玉燕道：「那是自然，岳大哥如有興緻，咱們現在就去試試如何？」

岳秀點點頭，站起身子。

楊玉燕帶岳秀行入後院之中，先演拳脚，後用兵刄，而且，連她最拿手的蜂翼鏢也使了出來。

岳秀背手而立，看着楊玉燕演完了所有的武功，點頭道：「身手不凡……」

楊玉燕接道：「岳大哥，我是誠心領敎，我知道，我這幾招花拳繡腿，只怕難入法眼。」

岳秀道：「一個女孩子能有這點身手，已經是很不錯了。」

楊玉燕道：「人家要你指敎錯失，誰要你誇奬我了？」

岳秀道：「我指點五招劍法，三招掌法。」

楊玉燕一嘟小嘴道：「岳大哥，你不覺着太小氣麼？」

岳秀笑道：「只要你能練熟我傳的五劍，三掌，一般江湖人物，妳都可以對付了。」

楊玉燕眨動了一下大眼睛，道：「眞的麼？」

岳秀微微一笑：「大概可以吧！」

楊玉燕在岳秀指點下，開始習練劍法，前兩招都是守勢，後三招才是攻敵的劍招。

楊玉燕人本聰明，武功上也有了很好的基礎，一開始就感覺到那是很奇奧的劍招，深合劍勢中以靜制動的要訣。

化了大半個時辰之久，岳秀才傳完了五招劍式。

楊玉燕抿嘴一笑，道：「大哥回書房喝酒去吧！」

岳秀道：「妳呢？」

楊玉燕道：「我還練幾遍，剛剛入門，不練的熟悉一些，只怕會忘去了。」

岳秀道：「不累麼？」

楊玉燕道：「累！不過，我不能使你失望，覺着我太笨了。」

岳秀道：「你已經很聰明了，不到一個時辰的時間，你已能學熟了五招劍法，這是很難得的成績了。」

楊玉燕笑道：「多謝大哥誇奬。」

岳秀發覺她目光神情中，對自已似有着無比的崇敬和眷戀，心頭微微一震，道：「你一個人練吧！我不打攪你了。」

轉身行入書房。

不知何時，楊晉已然回來，一個人在喝着酒。

岳秀一抱拳，說道：「大人幾時回來了？」

楊晉道：「老弟，這稱呼太見外，也叫的我汗顏無地，你如不嫌棄，就叫我一聲楊兄。」

岳秀道：「這個，不太好吧！你和家舅父是多年好友，長幼之序……」

楊晉接道：「武林人不講究這……」

語聲一頓，接道：「我回來一陣了，看你們在習劍，我沒有敢打擾，先回書房來了。」

岳秀道：「令嬡好學不倦，磨着要我指點幾招劍法，在下無法，只好……」

楊晉歎口氣，接道：「我知道，老弟，小女任性慣了，但她對岳兄，却似是千依百順，老弟，你不但帮了我的大忙，而且，也帮我把小女改成了嫻靜的性格。」

岳秀輕輕歎口氣，欲言又止。

楊晉喝了一杯酒，道：「老弟，我有幾句話，說出來太荒唐，不說嘛，又鱉在心裏難過！」

岳秀道：「什麼事？」

楊晉道：「關於少女的事，我看得出，他對老弟很傾心。」

岳秀道：「這個，在下倒沒有感覺到什麼。」

楊晉道：「我知道老弟，她不配，所以，我準備把她送走！」

岳秀一怔道：「送走！送那裏去？」

楊晉苦笑一下，道：「跟她娘去一個親戚家裏。」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老前輩覺着這樣妥善麼？」

楊晉道：「知女莫若父，她一定不肯，但這總比留在這裏糾纏你老弟好些？」

岳秀笑道：「談不上對我糾纏，但在下也不便多作主意，你們父女研商一下，

看看應該如何？」

楊晉是老謀深算，希望能套出岳秀一句話來，但岳秀却也够精明，一直不作主見。

兩人談話之間，楊姑娘拭着香汗行進來，人還未進門，就大聲叫道：「岳大哥，好精奇的劍法，我練了大半天，還沒有完全練熟……」

目光一轉，瞧見了楊晉，立時住口，泛起了兩頰羞紅。

楊晉輕輕咳了一聲，道：「燕兒，妳娘要妳和她一同去。」

楊玉燕一臉羞意，突然間變成了一臉驚駭，道：「爹！你答應了？」

楊晉道：「是啊！你娘一個人，遠居百里之外，我也放不下心，有妳同行，爹就放心多了。」

楊玉燕銜口而出，道：「我不去。」

這答覆早已在楊晉的預料之中，但他仍然裝出一臉驚奇，道：「爲什麼？」

楊玉燕道：「我要留下來帮爹的忙，老實說，我這一身武功，比王叔和張叔他們强多了！」

平和的，楊晉緩緩說道：「孩子，總不成讓王勝和張晃去陪你娘吧！燕兒，難道妳放心讓妳娘一個人去麼？」

楊玉燕垂下了頭，這的確是一樁很難作答的事，沉吟了良久，才緩緩抬起頭來，雙目中却是晶瑩的淚光，緩緩說道：「爹！岳大哥傳我的劍法，掌法，我還沒有學會，要娘先去，女兒隨後趕去就是！」

楊晉道：「妳沒聽岳公子說過麼？這件事越隱密越好，妳以後趕去，只怕會引起他們的懷疑。」

楊玉燕道：「我跟娘去了，又怎麼能放下心爹呢？娘是去避難，她不會武功，只要能深居簡出，別人不會想到她，也不會專門派人找她，但爹就不同了，一旦和人作上對，難免有刀兵凶險，我要岳大哥傳我幾招劍法，就是希望能够助爹一臂之力。」

聰明的楊姑娘，一席話說來委婉動聽，連楊晉也聽得大感舒暢，但他仍然搖搖頭，道：「孩子，爹吃的公事飯，此身賣於帝王家，生死事，早置度外，但妳不成啊……」

他是誠心給女兒過不去，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就是這裏太凶險，所以，妳該陪妳娘去，萬一爹有個什麼三長兩短，妳陪着你娘，也好減少她幾分哀傷。」

楊玉燕楞住了，睜大着一對眼睛望着父親，實未料到自己出的主意，把娘先送別處，却來個作繭自縛。

岳秀一直未再開口，似是對他父女間的事，不願置啄。

楊玉燕逐漸的定下神來，微微一笑，道：「爹，現在，咱們還未決定什麼，如是那胡大人，受了王府之命，不要爹插手過問，咱們就不用再管這件事，對麼？」

楊晉點點頭，道：「不錯。」

楊玉燕道：「那就等決定了再說吧！難得岳大哥傳了我幾招劍法，我得趕緊把它學會。」

欠身一禮，也不待父親答話，悄然退了出去。

望着女兒的背影，楊晉興起了無限的感慨。

岳秀是那麼冷漠難測，楊玉燕又是個十分任性的人，一旦動情，必將是纏綿悱惻，難以自禁，眞不知會成一個什麼樣的了局。

他洞悉世故，透達人情，已然瞧出了女兒的故意，冷眼觀查對岳秀動情很深。

輕輕咳了一聲，楊晉緩緩說道：「岳老弟，我心中一直在想着一件事情，不知道當不當問？」

岳秀道：「什麼事？」

楊晉道：「胆叟，頑童和譚二公子，都到何處去了。」

岳秀微微一笑，道：「我要他們去查一件事，這一兩天內，就該有回音了！」

楊晉道：「老弟，可不可以透露一點內情出來？」

岳秀笑道：「其實，我只是要譚雲去證實一下他心中之疑。」

楊晉道：「證實什麼？」

岳秀道：「王府中這些反常的舉動，是否和整個的武林大局有關！」

楊晉怔了一怔，道：「你是說，王府中人，和武林中人，會勾結在一起？」

岳秀道：「內情如何？在下也不太清楚，他們就要回來了。查證如何？就該有個結果了。」

楊晉道：「老弟，如若眞和武林大局有關，你老弟是否準備插手？」

岳秀道：「譚家寨名動江湖，武林中有什麼大的變動，和他們有着很直接的關係，胆叟，頑童，也算是武林中的名人，如若能率先揭發出一次武林大變陰謀，對他們而言那是一件終身難忘的大樂事……」

楊晉接道：「老弟，你呢？」

岳秀道：「我！能不管，最好不管，事實上，對官場和武林中的複雜事務，我一直十分厭煩，唉！錯的是，我不該到金陵來。」

楊晉哈哈一笑，還未來得及說話，瞥見一人，急步直衝過來。

是五花刀王勝，跑的滿臉大汗，氣喘吁吁。

楊晉一皺眉頭，道：「什麼事？」

王勝道：「衙門裏出了事！」

楊晉聽得一呆，道：「什麼事？」

王勝道：「兩個殺死蘭妃的要犯，都被人刦走了。」

楊晉臉色大變，道：「你們都是死人麼？」

王勝連應了兩個是字，接道：「更糟的是，七王爺已有令諭傳下，要胡大人把犯人送往王府，七王爺要親自審問，想不到的是，就在王府令諭下達之時，兩個要犯全部失踪，大人急的來回走動，請總捕頭立刻趕往府中一行。」

楊晉道：「兩個人，都是關在死牢中，是麼？」

王勝道：「不錯，昨夜還好好的。」

楊晉冷靜了下來，緩緩說道：「那是說，今天上午，大白天，人犯被救走！」

王勝道：「正是如此！」

楊晉道：「傷了人麼？」

王勝道：「連同看守死牢的門衙，有十二人被點了穴道，不過傷的都不重。」

楊晉轉臉望去，只見岳秀神情鎭靜，

既無吃驚之容，也無訝異之色。

王勝長長歎口氣，道：「大人焦慮如焚，劉師爺也沒了主意，請總捕頭，立刻進府。」

楊晉道：「這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們這做法的用心何在呢？」

岳秀道：「事情已經發生了，不用急在一時……」

目光轉到王勝的身上，道：「大白天，他們能把死牢犯中的人救走，那人不但要胆大心細，而且，還要一身極高明的武功。」

王勝道：「是啊！這是破天荒的事，從來沒有人胆大到這等程度。」

岳秀道：「這是很高明的設計，但不知你們查出一些內情沒有？」

王勝道：「好像是他們扮作了府中的捕快混了進去，直入死牢，傷人刦走要犯，詳細的情形，張晃正在查詢中。」

楊晉歎口氣，道：「老弟，有興趣麼？要不要跟我到府中一行？」

岳秀緩緩說道：「在下如若不去，只怕大人心中不悅。」

站起身子，接道：「咱們走吧！」

楊玉燕突然出現在門口，接道：「爹！你可想知道什麼人刦走了人犯麼？」

楊晉呆了一呆，道：「妳知道？」

楊玉燕道：「我沒有見到，但我能猜個八九不離十。」

楊晉道：「說說看什麼人？」

楊玉燕道：「爹，我告訴你也沒有用，我要跟娘走了，沒有人會去問他！」

楊晉說道：「好啊，妳對爹也提條件了？」

楊玉燕微微一笑，道：「爹逼我跟娘而走！也不是娘的用心啊！」

楊晉道：「妳這丫頭……」

楊玉燕接道：「爹，你別生氣，娘疼我我知道，但她更希望爹能平安，她只生我這麼一個女兒，在這時間，自然希望我能助爹一臂之力……」

楊晉一揮手，接道：「够了，够了，妳先說說看，什麼人刦走了人犯？」

楊玉燕道：「銀姥，鐵姥。」

楊晉道：「你說是七王爺夫人身側那兩個老媽子？」

楊玉燕道：「是，是她們兩個人！」

楊晉道：「小丫頭，這話可不能隨便臆測啊！」

楊玉燕道：「女兒不是臆測，我聽到她們說過，似乎是兩個人犯之中，有一個對她們很重要，不能常囚死牢……」

楊晉道：「爲什麼？」

楊玉燕道：「爲什麼，女兒就不知道了？」

岳秀道：「因爲，怕他改變心意，招出了內情，處決囚犯，罪屬斬刑，故然要刑部呈准，但七王爺有聖賜上方寶劍，處決一兩個江湖盜匪，殺人兇犯，算不得什麼大事，偏偏是七王爺不肯下令處死，却要來一個親審親問他們不能冒這個險。」

楊晉道：「老弟說的是，但他們爲什麼一下子刦去了兩個人犯呢？」

岳秀淡淡一笑，道：「他們不願留下一些把柄，兩個人一齊救了，使咱們誤會他們是聲息互通。」

楊晉歎息一聲，道：「老弟，現在應該如何？」

岳秀道：「你不能帶人到王府中搜查，也不能坦然供述，告訴七王爺，人被夫人身側兩個老媽子給刦了去。」

楊晉道：「是啊！這確是一樁很爲難的事。」

岳秀道：「目下唯一之策，就是折服七王爺，因爲目下的情形，已很明顯，如沒有七王爺大力支持，別說你這個總捕頭沒有法子辦案，就算是胡正光，也不敢輕捋虎鬚，何況，胡大人還是個保官求貴的人。」

楊晉道：「折服七王爺，老弟，怎麼樣一個折法啊！」

岳秀道：「這要胡正光同意，帶區區見到王爺，自然，最好是能把七王爺請到應天府中見面。」

楊晉道：「這個，在下去和胡大人商量，他目前似是已到山窮水盡之境，不聽咱們的也不行了。」

楊玉燕道：「爹！我也去，有很多事，我可以爲爹證明。」

楊晉道：「好吧！你總不能就這樣去見人吧！」

楊玉燕說道：「有法子，岳大哥缺少一個隨侍的書童，我扮作他隨行的書童就是。」

楊晉苦笑一下道：「兒大不中留，看來我是管妳不住了。」

楊玉燕羞紅了雙頰，垂下頭，未再多言。

岳秀似是一直避免捲入兩父女爭執之中，站起身子，道：「對方來勢洶洶，咱們不能處處受制，我出去佈置一下。」

楊晉道：「老弟，你幾時回來？」

岳秀道：「快則一個時辰之內，遲在太陽下山之前。」

楊晉道：「老弟，回來吃晚飯！」

岳秀道：「好！我就多多打擾了。」

轉身快步而去。

望着岳秀的背影消失，楊玉燕轉身欲走。

輕輕咳了一聲，楊晉低聲說道：「燕兒，你站着，爹有幾句話想問問你！」

楊玉燕道：「爹，什麼事啊？」

楊晉道：「齊大非偶，但男人太傑出了，也不定是位好丈夫。」

楊玉燕低聲道：「我……」

楊晉一揮手，道：「爲父的只要你記着這一句話，幾十年來，我看的事情太多了，所以，爲父的也不想管妳的太多，妳自己多想想。」

起身舉步，帶着恭候在大廳的王勝，直奔應天府。

楊玉燕未料到父親會講出這番話來，呆了一呆，悄然入厨，開始調治菜餚。

她分析過岳秀，自己不論從任何一方面，都無法及他，只有厨下整餚，比他強些，要逞强鬥勝，只有做幾味好吃的小菜，讓他低頭。

太陽下山前，楊晉趕了回來，片刻後，岳秀回到楊府。

半日張羅，楊姑娘捧出來幾味拏手小菜，三人同桌共餐。

敬過了岳秀一杯酒，楊晉才緩緩說道

：「老弟，下午你沒去，胡大人最少問了我五次你現在何處，要派人找你議事。」

岳秀道：「楊兄怎麼說？」

楊晉道：「我告訴他你未食王奉祿，屬於閒雲野鶴，你既然答應了帮忙，決不會食言，但不能太過攪擾你。」

岳秀笑一笑，道：「言重了。」

楊晉道：「胡大人已經按你老弟的交代去辦，由劉文長執筆寫了一封情文並茂的呈摺，今下午胡大人已趨王府晉謁，希望能邀得王爺同意，過府叙事，萬一不答應，胡大人準備帶着你岳老弟同赴王府一行，我看，這一次，他是頂着紗帽幹！」

岳秀道：「逼上梁山，他胡大人也找不出第二條路可以走！」

楊晉道：「話說的不錯，你們母子在長江鏢局中，那一頓大義責罵，似乎也給了他很大的影响，如是平日裏，發生了這種事，我楊晉也可能被他下令打上一頓板子，就算我能逃過，王勝，張晃決不能免，最少會有十幾二十個捕快被打的皮綻肉裂，這一次，竟未責問過一次。」

岳秀道：「他有自知之明，自知不是打下屬一頓板子，消消心中怒火，就能够解決問題！」

楊晉道：「老弟，你是準備去見胡大人？」

岳秀笑一笑，道：「我打聽他的政聲，不算好，但也不算太壞，撈了不少的銀子，但對大刑案，却也秉公處斷，咱們去見見他吧！」

楊玉燕突然出現，青衫小帽打扮成一個隨侍童子模樣道：「爹，我該去麼？」

楊晉一皺眉頭，道：「岳老弟，你看看她是否該去？會碍你的事？」

岳秀道：「楊姑娘既然決心參與這件事，是否應該阻止她，該由你作父親的決定，我沒有意見。」

一記推手，把事情套到楊晉的身上。

苦笑一下，楊晉緩緩接道：「如是岳老弟覺着不碍你，不妨叫她同去，王府中一頓皮肉之苦，她大約還沒有受够。」

岳秀道：「大人既然同意了，在下自無不答應的道理。」

三個人動身趕往應天府。

一路上，楊晉暗自忖思着這岳秀的爲人，他身負絕世武功，而且聰明才智，亦非常人能够及得，但他作事爲人，却是中庸的很，這不是像他這樣年齡的人應有。

但他有着人所難及的勇氣履險如夷。

他有着過人的氣度，視王公巨卿，有如平常的百姓一般。

對他爲人，楊晉也有莫可預測的感覺，就拿楊玉燕這件事看來，以岳秀的聰慧才智，自然不會瞧不出楊玉燕的用心，他對楊姑娘不算壞，很耐心的傳她武功，但也算不上好，他一直逃避着對姑娘有任何一點承諾。

他就是這樣一個人，有時間，尖銳的很，有時間穩健的很。

楊晉一路上想着心事，不覺間已到了應天府。

帶着兩個人進入後宅花廳，胡大人，劉文長早已在廳中等候。

岳秀一抱拳，道：「大人找草民來此，不知有何見教？」

胡大人連忙還禮，道：「不敢當，岳世兄，楊總捕頭告訴了下官你岳世兄的用心，下官照岳世兄的高見晉見了王爺。」

這麼一捧，岳秀也有些不好意思了，一欠身，道：「王爺怎麼說？」

胡正光道：「王府約下官，今夜初更時分，他來應天府和我會晤。」

岳秀道：「看來，七王爺並非是蒙在鼓裏，他大約也發覺府中的情勢有異。」

胡正光微微一笑，道：「下官推荐了岳世兄，七王爺特以囑咐下官，無論如何要下官留下你，希望能和你談談。」

岳秀道：「大人和王爺，都太過抬舉草民了。」

胡正光話題一轉，吩咐擺酒，酒席宴上，胡正光不提此事，而且，就算有人提起來時，他也故意的把它岔開去。

平日裏端足架子的胡正光，此刻連一點官架子也沒有了，不但和岳秀談笑風生，而且把劉文長，楊晉，也讓入席中，全沒了上下的限界簡直像老朋友叙舊一般。

在楊晉記憶中，這是從沒有過的事。

這席酒直吃到太陽下山，胡正光才吩咐撤出殘席，另外吩咐，準備了一席更精美的宴席，初更時分備用。

然後，交待楊晉，把岳秀安排在一座雅室中休息。

還不到初更時分，胡大人穿着便衣和楊晉，劉文長等恭候在府門外面。

表面上不見戒備，其實，王勝，張晃，各率着幾十名精幹的捕快，埋伏在暗中戒備。

初更時分，一輛輕便篷車，悄然的停在府門外面。

車簾啓動，緩步行下來，身着青緞子夾袍的七王爺。

胡正光一撩衣襟，準備跪拜，七王爺却一揮手，道：「起來，起來，這是什麼地方，用不着行大禮。」

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道：「那位岳秀呢？」

胡正光道：「現在府中候駕。」

七王爺哦了一聲，撩袍向前行去。

胡正光搶上一步，前面帶路，一面示意楊晉去通知岳秀接駕。

七王爺行到了花廳外面，岳秀已迎了上來，一欠身，抱拳道：「草民岳秀，叩見王爺。」

撲身欲拜。

七王爺一伸手，攔住了岳秀，道：「不用大禮，咱們是布衣論交，別把我看作七王爺。」

岳秀也沒有跪拜的意思，七王爺這一攔，也就順勢收篷。

行入花廳，七王爺坐了上位，暗中在軋苗頭的胡正光已看的心裏有數，至少，岳秀這一幅臨風玉樹一樣的外表，已瞧的七王爺心中歡喜竟把岳秀讓了主位，自己坐在橫裏相陪。

劉文長和楊晉都算是官府中人，那就沒有資格和七王爺這樣身份的人，坐在一席，兩個人，都站在花廳外面聽差。

花廳裏燈光很明亮，七王爺兩隻眼睛盯住岳秀瞧了一陣，才笑笑道：「胡大人向小王推荐岳兄，說岳兄武功絕倫，智畧過人……」

（未完）

香羅帶

新派奇情俠義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偕同林百合、櫻兒主婢前往紅石堡，途中落入郝金堂、柳寒山的陷阱，林百合主婢被擄爲人質，郭長風被脅，只好答應與郝金堂合作，先往紅石堡，柳寒山則押解林百合主婢隨後趕來，爲不惹路人注目，郭長風代林百合主婢化裝，並將自己髮帶爲櫻兒繫髮，諸事停當便偕郝金堂縱馬先行。柳寒山押着林百合主婢。那日，在梅花舖歇宿，爲小强發現櫻兒頭上髮帶，大起疑心，晚與田繼烈祖孫潛入客棧，田繼烈敲昏守夜的馬老大後，發話叫柳寒山跟他往會朋友，柳寒山答以稍囑瑣事後隨往——

＊＊＊＊＊＊＊＊＊＊＊＊＊＊＊＊

妙種調虎因　慘收畫餅果

田繼烈冷冷說道：「你有什麼遺言，趁早交待清楚，這一去，只怕不能再回來啦。」

柳寒山不答揮揮手，招呼馬老二一同退到上房門口。

馬老二低聲問道：「柳相公，你看這老小子會不會是紅石堡的人？」

柳寒山道：「不對，如果是紅石堡的人，他們會直接到客棧來，不會約我去鎭外見面。」

馬老二道：「旣然不是，還有什麼好顧慮的，咱們聯手將他擺平了再說。」

柳寒山搖頭道：「他有同伴在鎭外等候，祇擺平了他，並無用處，不如跟他去再見機行事，以免暴露林百合的秘密。」

馬老二道：「到了鎭外，他們的人多，豈不是會吃虧麼？」

柳寒山微微一笑，道：「不要緊，咱們兩人跟他去，留下四姬看守上房，只要林百合在咱們手中，諒他們未必敢開罪寂寞山莊和紅石堡。」

於是又隔窗叮囑四姬，謹愼守護，不可擅離客棧，等自己和馬老二走後，便設法救醒馬老大協助防禦……

匆匆交待完畢，柳寒山在袖筒內暗藏七枚淬毒喪門釘，故作瀟洒地向田繼烈拱一拱手道：「朋友請帶路，咱們明天還要趕路，早些了斷，也好早些回來安歇。」

田繼烈哂笑道：「放心，你會從頭永遠安歇，再也用不着辛苦趕路了。」話落，大袖一拂，身形凌空射起，直投墻外。

柳寒山低聲道：「這老小子輕功不俗，咱們也加勁些，別被他恥笑！」

兩人同時提氣縱身，緊隨着田繼烈越墻而去。

「翠蝶四姬」中爲首的「綠珠」，立刻拉開房門，道：「二妹和三妹看守人質，么妹跟我去救馬老大！」

綠衣飄閃，穿過廊簷，飛步向馬老大倒臥之處奔去。

來到屋角下，伸手試試，却發覺馬老大鼻息均勻，並無外傷，只是全身僵硬，沉沉昏睡，不知何處穴道受制？

綠珠連拍了他背部三處大穴，毫無效用，只得道：「先把他抬回房裏去再想辦



法吧！」

兩人一個揹頭，一個抱腳，剛把馬老大抬起來，忽聽身後有人哂笑道：「老公剛走，就把男人往屋裏拖，不嫌太性急了麼？」

二姬駭然失驚，手一鬆，「蓬」地又將馬老大摜落地上。

小强斜着身子坐在廊前欄杆上，雙手抱胸，笠帽壓得低低地，遮住了整個面孔，乍一見，直如幽靈。

綠珠急忙橫劍護身，沉聲喝道：「閣下是誰？」

小强吃吃而笑，道：「不必問我是誰，久聞『翠蝶四姬』艷絕人寰，我是慕名專程來瞻仰的。」

綠珠道：「閣下和鎮外那帮人是一路的嗎？」

小强搖頭道：「不是的，他們跟柳兒有仇，我和柳兒非僅無仇，彼此還有同好咧。」

綠珠聽他語帶輕薄，心裏暗駡，臉上却嫣然一笑，道：「這麼說，閣下眞是專爲咱們姊妹而來了？」

小强道：「一點也不錯，否則，我又何必等柳兒離去以後才露面，姑娘，對不對？」

綠珠點點頭，笑道：「閣下要見咱們姊妹，總該先報個萬兒。」

小强道：「我無名無姓，只有一個外號，叫做『持網使者』，專捕世間各種狂蜂蕩蝶。」

四姬中的么妹「碧玉」怒道：「這厮滿嘴不乾不淨，大姐，別跟他嚕嗦……」

綠珠却擺擺手，仍然笑容可掬地道：「沒姓名不要緊，請把帽子摘下來，讓咱們見見閣下的尊容，這總該可以吧？」

小强道：「我這副『尊容』難登大雅之堂，還是不見的好。」

綠珠道：「既然相識一場，見見又何妨？」

小强道：「好吧，姑娘一定要見，可別後悔。」

說着，一掀帽沿，仰起頭來。

那張傷痕遍佈的猙獰面孔，直把綠珠碧玉嚇得踉蹌退出好幾步，險些連長劍也失手丟了。

小强從欄杆前站起身子，露齒而笑道：「在下貌雖不揚，若論知情識趣，自問並不比柳兒遜色，何不試一試？」

一面舉步向前，一面伸手來拉綠珠。

綠珠或許是嚇呆了，只顧嬌喘咻咻，竟忘了閃避……

小强的手堪堪觸及綠珠的肘臂，碧玉突然驚呼道：「大姐快躲！」

斜刺裏飛出一劍直向小强手腕揮到。

小强只得縮手身形疾轉，避開了劍鋒，笑道：「何必以貌取人呢？看我人醜就動傢伙，豈不太煞風景？」

有這一緩的機會，綠珠也由怔忡中驚覺，急忙揮劍出手，低叫道：「么妹，不要纏鬥，先退回房裏去！」

小强橫身擋住廊簷口，嘿嘿笑道：「別走！這兒寬敞得多，還是把屋裏兩位一併請出來吧！」

笑語中，寒芒展動，也拔出了短劍。

三個人三柄劍，登時就在上房門外，展開一場激戰。

論武功，小强要比綠珠和碧玉强過一籌，可惜他外傷初癒，體力猶未復原，只能使出七成功力。

然而，綠珠和碧玉却被小强猙獰的面貌所懾，攻拒之間，不免心驚手軟，也同樣無法全力施展。

這一來，雙方竟變成勢均力敵，激鬥將近百招，仍然分不出勝負。

小强心裏不禁暗暗着急起來……

他最大目的，是想將「翠蝶四姬」擋在房外，以便讓田石頭入房救人，現在時間已經不早，却不見另外二姬露面，自己又無力制服綠珠和碧玉，這樣拖延下去，眞是後果堪慮。

綠珠和碧玉，心裏又何嘗不焦急……

她們急於退入上房，以防人質有失，却被阻于門外，進退不得，既不見房內二姬出來援助，又不見柳寒山回來，更不知道對方來了多少人？一心掛三頭，怎能不急？

是以，三人一邊交手，一邊都在注意房內動靜，心情雖然各異，焦急之念却並無不同。

正在這時候，房內忽然傳來重物墜地的聲音，緊接着，又好像有衣袂飄風之聲，飛快地由房後逸去……

綠珠忍不住大聲問道：「二妹，三妹，發生了什麼事？」

連問數聲，房內毫無反應。

小强也不禁暗暗詫異，心想，二姬不在房中，剛才又似有衣袂振風聲逸向屋後，莫非田石頭的行藏被二姬發覺了？

雙方各懷疑懼，劍招越來越散亂，彼此都已無心戀戰……

綠珠突然虛幌一劍，退出戰圈，沉聲道：「么妹，你纏住這厮，我繞去屋後看看。」

說着，仰身倒射，向對面屋脊掠去。

小强急忙喝道：「往那裏走？」

一緊短劍，奮力將碧玉迫退，左臂揚處，一縷金光電射而出。

這是他的獨門利器，名叫「金爪銀絲飛蜘蛛」，係以數丈長的天蠶銀絲，繞藏在袖中，一端牢扣着手腕，另一端繫着一個純金打造的八脚蜘蛛，既可作登高攀物的飛爪使用，又可當作暗器，收發自如，十分靈便。

綠珠身子剛上屋頂，「飛蜘蛛」隨後亦到。

碧玉急叫道：「大姐，小心暗器！」

綠珠聞聲一驚，忙俯腰閃避，同時揮劍反掃……

誰知那天蠶絲異常堅靭，刀劍難傷，劍鋒掃過，竟然分毫無損。

小强借勢一抖手腕，大喝道：「下來吧！」

說時遲，那時快，「八脚蜘蛛」向下一沉，無巧不巧正鈎住綠珠的羅裙帶子。「嘶」地一聲響，整幅羅裙，當時被扯落下來。

綠珠失聲尖叫，也從屋頂滾落，人雖未受傷，下半身却成了「光棍」，按住前面，掩不住後面，直落得手忙脚亂，無地自容。

幸虧碧玉死命擋住小强，才匆匆拾起

破裙，連忙掩蓋不迭。

小强見機不可失，揚聲叫道：「時辰到了！小兄弟，動手！」

呼聲方落，就聽見屋後「嘩啦」一陣响，一條粗壯黑影大步疾奔，衝出後院門而去。

碧玉聲驚呼叫道：「不好！人質被搶走啦……」

小强却長長吁了一口氣，精神陡振，短劍飛舞，霍霍生風，將二姬圈入一片劍幕之中……

×　×

田石頭抗着兩個人，直奔鎮外密林，不多久，田繼烈和小强也先後脫身返回。

三人聚在一起，都欣喜不已。

小强道：「辛苦半夜，總算沒有白費工夫，剛才在客棧裏，我眞替小兄弟担心哩。」

田石頭得意地道：「有什麼担心的？像這種事，簡直不費吹灰之力，比說網裏撈魚還容易。」

小强道：「現在人是救出來了，花蜂柳寒山回去後，一定不會就此罷休，咱們得趕快把事情問個明白，以便商議下一步驟。」

田繼烈道：「說的是，你快些詢問吧，或許郭老弟途中遭遇到什麼變故。」

小强點點頭，急忙動手，將圍裹在兩人身上的被褥解開。

解開被褥，小强突然驚呼起來……

田繼烈道：「有什麼不對嗎？」

小强跌足道：「咱們上當了，這兩人根本不是咱們白天見過的老夫婦。」

田繼烈詫道：「那會是誰？」

小强道：「她們是『翠蝶四姬』中的兩個，那老夫婦已經被掉包換走啦！」

田繼烈大驚，急急幌亮火摺子……果然不錯，被褥中的兩個女人，身着綠色衣裙，穴道受制，正是「翠蝶四姬」的二妹和三妹。

田繼烈反手一把，抓住田石頭的衣領，怒目道：「畜牲，這是怎麼一回事？」

田石頭楞楞地道：「我……我不知道……」

田繼烈喝道：「誤了大事，你還敢說不知道？」

揚手就是一巴掌，打得田石頭連轉了三轉，「蓬」地一聲，摔在一棵樹幹上。

小强連忙上前攔住，道：「老前輩，這事不能責怪小兄弟，當時房中漆黑無光，誰也會弄錯……」

田石頭挨了一巴掌，委屈得哭了起來，嗚咽着道：「我根本沒有弄錯，是你們自己弄錯了，却拿我出氣。」

田繼烈戟指叱道：「畜牲，你還敢强嘴？」

田石頭道：「本來就是嘛，你們說好要我等在外面，聽見暗號，便進去抗人，祗有這兩個睡在床上，我不把她們抗回來，叫我去抗誰呀？」

小强道：「不錯，我想起來了，在小兄弟沒有進屋之前，房中曾有重物墮地聲音，又有衣袂振風聲向屋後逸，顯然另外有人刦走老夫婦，却把二姬藏在床上。」

田石頭接口道：「原來你早就知道了？我還以爲你是故意裝糊塗咧！」

田繼烈喝道：「你躲在屋後窗外，有人由窗口進出，難道你就沒有看見嗎？」

田石頭道：「我當然看見啦，一共是兩個人，由窗口進去，揹了兩人出來，然後就翻牆走了……」

田繼烈怒聲道：「當時你爲甚麼不聲張？」

田石頭道：「你們只叫我等暗號，又沒有叫我看房子，不讓人進去。」

田繼烈氣得直跺脚，道：「眞是一塊石頭，簡直比猪還笨！」

小强道：「小兄弟，你看見那兩人像甚麼模樣？往什麼方向走了？」

田石頭道：「我只看見其中有個老太婆，另外一個年輕女人，却沒看見她們往什麼方向走的。」

小强又道：「那老太婆是不是鄉下人打扮，手裏拄着枴杖？」

田石頭愕然道：「是啊！你也看見了嗎？」

小强輕輕嘆了一口氣，道：「不出我所料，果然是她。」

田繼烈忙問：「是誰？」

小强道：「吳姥姥，也就是黑衣少女的僕人。」

田繼烈道：「她們不是在襄陽嗎？」

小强道：「看來六哥赴紅石堡的消息已經洩漏，她們一定是聞訊趕來，凑巧遇見了柳寒山一行人，趁機插手，將人刦去了。」

田繼烈道：「她們跟那老夫婦倆並無關係，爲什麼要插手參與這件事呢？難道她們也認識郭老弟的束髮緞帶？」

小强沉吟道：「我想，她們雖不認識緞帶，却很可能知道那老夫婦倆的身份，否則，就不會將人刦走。」

田繼烈道：「現在人已經被刦走了，咱們應該怎麼辦呢？」

小强道：「咱們必須先瞭解那夫婦跟六哥的關係，束髮緞帶怎會繫在他們頭上，然後才能決定應付之法。」

田繼烈道：「你的意思是說，咱們得設法把人搶回來？」

小强搖頭道：「暫時還不必如此，那老夫婦是什麼身份，柳寒山和四姬一定知道，從這兩個女人口中，應該問得出一部份消息，不過，『翠蝶四姬』都是柳寒山的死黨，只怕她們不肯說。」

田繼烈道：「這有何難？你把她們交給我老頭子，不出頓飯工夫，保證叫她們俯首貼耳，有問必答。」

小强道：「老前輩眞有把握？」

田繼烈笑道：「靈不靈當場試驗，不靈驗包退還洋。」

小强點點頭，道：「只是別把她們弄傷了。」

田繼烈道：「放心，絕對不會傷她們一根毛髮。」

林子裏有現成的棕樹，田繼烈剝了些棕毛，熟練地紮成一把小刷子，然後拍開二姬的昏穴，却將四肢關節穴道閉住。

二姬睜開眼睛，遊目四顧，滿臉驚怖之色。

田繼烈含笑說道：「二位姑娘怎樣稱呼？」

二姬見他笑容可掬，似乎並無惡意，

其中一個便囁嚅地答道：「我叫曉雲，她是我三妹，名叫媚娘……」

田繼烈道：「姑娘不必害怕，咱們三人，一個太老，一個太醜，一個又太小，都不會對姑娘們存什麼邪念，咱們只是有幾句話想請教希望二位能够據實回答。」

曉雲道：「你們想問什麼？」

田繼烈道：「首先，咱們想知道諸位準備往何處去？同行的那兩老夫婦是何許人？」

曉雲沉吟了一下，道：「我可以告訴你們，但告訴你們以後，是否就能放咱們姊妹回去呢？」

田繼烈道：「那要看姑娘說的是否實話了，如果是實話，咱們當然不會留難二位。」

曉雲故作遲疑，好一會，才嘆口氣道：「事到如今，也顧不得許多了，只盼諸位言而有信不要再爲難咱們婦道人家。」

田繼烈道：「好！請說吧。」

曉雲壓低聲音道：「實不相瞞，那兩位老夫婦姓劉，是退職的官宦，因爲曾經許下宏願，要替華山靑牛宮蓋一座大殿，這次特地携帶了萬兩黃金，親赴西嶽還願，怕途中不靖，才聘請了咱們姊妹隨行保護。」

田繼烈輕哦了一聲，道：「原來柳寒山和翠蝶四姬，竟然改行幹起保鏢來？」

曉雲道：「咱們當然不是那種人，說穿了，還不是看在那萬兩黃金份上，準備找個機會，弄過手來，可惜這一路上，却發現有『點子』綴下來，所以直到現在，也沒敢下手。」

田繼烈道：「這是眞話麼？」

曉雲道：「絕無半個字虛僞，諸位如果不信，可以去問咱們當家的，萬兩黃金，不是個小數目，咱們願意跟諸位聯手，事成後大家平分。」

田繼烈回頭向小强笑笑，道：「果然被你料中了，這位姑娘把咱們都當作三歲小孩子啦。」

小强道：「看情形，不給她嚐嚐滋味，她還會編出更動人的故事咧。」

曉雲急叫道：「我說的句句都是實話，你們——」

田繼烈截口道：「石頭，把這位曉雲姑娘的鞋子脫下來，讓她涼快涼快！」

田石頭答應一聲，脫去曉雲的鞋襪。

曉雲驚呼道：「你們要幹什麼？」

田繼烈不答，却駢指點閉了她的啞穴，順手將小棕刷子遞給田石頭，笑着道：「女人的皮肉嫩，你可要輕一些，別太用力了。」

田石頭接過棕刷，竟在曉雲又白又嫩的脚板心上，輕輕地刷了起來。

用刷子刷脚心，雖然不痛，却叫人奇癢難熬，既想笑，又想躲，眞是別有一番滋味。

可是，曉雲穴道被制，想笑不能出聲，想躲無法動彈，那滋味可就不太好受。

只見她，先是呲牙咧嘴，彷彿在笑，却發不出聲音，繼而全身顫抖，嬌喘吁吁，好像樂不可支，再過一會，却五官扭曲，眼中淚水直流，已由「痛快」變成了「痛苦」，到最後，竟將牙齒咬得格格作響，雙睛暴突，滿臉通紅，幾乎整個人都快要爆裂開來……

田繼烈道：「好了，且讓她喘口氣，咱們再來問問這位媚娘姑娘吧。」

媚娘眼看曉雲所受「折磨」，早已膽顫心驚，連忙哀求道：「求你們別動手，我說實話就是了。」

田繼烈道：「如果不願意說也沒關係，這一次，老夫不點你的啞穴，儘讓你笑個痛快。」

媚娘急道：「說！說！我一定說。」

田繼烈道：「既然願意，就得說眞話，咱們可沒有工夫再聽故事了。」

媚娘連聲道：「我一定說眞話。」

田繼烈點點頭，道：「請說吧！」

媚娘道：「那兩老夫婦並不是退職官宦，也不是去西嶽還願的，更沒有携帶萬兩黃金……」

田繼烈道：「廢話，咱們要知道的是他們的眞實身份，你最好揀重要的話說，別跟咱們泡磨菇。」

媚娘道：「可是，我若眞照實情說出來，你們一定不會相信。」

田繼烈道：「你說你的，信不信咱們自有分寸。」

媚娘想了想，道：「老實告訴你們吧，那老夫婦倆姓甚名誰，連咱們姊妹也不知道，咱們只是受人之托，送他們到紅石堡去。」

田繼烈道：「受誰之托？」

媚娘道：「洞庭君山麒麟寨總寨主，郝老當家。」

田繼烈道：「你是說郝金堂？」

媚娘道：「是的，咱們姊妹只是奉命行事，根本不知內情，諸位不信，可以把那兩個姓馬的捉來一問便知，他們兩兄弟，就是麒麟寨的屬下。」

田繼烈道：「那麼我再問你，那兩老夫婦跟郭長風有什麼關係？」

媚娘道：「郭長風？咱們不認識郭長風，這件事也跟他毫無關係呀……」

田繼烈把臉一沉，揮手道：「石頭，脫鞋子！」

媚娘急叫道：「別脫！別脫！我一定實說，決不敢再隱瞞了。」

田繼烈喝道：「那就快說。」

媚娘道：「我說了眞話，諸位千萬別洩漏是我說的，麒麟寨勢力龐大，咱們實在不敢開罪郝金堂。」

田繼烈道：「只要你不再避重就輕，咱們自然也不會隨便告訴別人。」

媚娘心知無法隱瞞，只得嘆了一口氣，道：「這件事，全是郝金堂和郭長風安排的，咱們只不過奉命行事而已，我把知道的都說出來，信與不信只好由你們……」

於是，便將如何與郝金堂定計要脅郭長風，如何談妥合作條件，如何替林百合主婢喬裝改扮……種種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三人聽了，都不禁驚愕變色。

田繼烈默然片刻，低聲問小强道：「你看這會是眞話嗎？」

小强點點頭，道：「有七成可信。」

田繼烈道：「可是，郭老弟怎會把林百合主婢交給柳寒山？他決不是那種薄情寡義的人！」

小强道：「當時可能迫於形勢，不得不如此，他知道咱們就在後面，也料定咱們認出束髮緞帶之後，一定會加以援救，才大胆行此苦肉計，但他却沒有想到，半途會殺出黑衣少女那帮人來。」

田繼烈道：「黑衣少女與林元暉有仇，林百合主婢落在她們手中，豈非凶多吉少？」

小强沉吟道：「據我所知，黑衣少女雖和林元暉有仇，對林百合却並無恨意，她若要殺林百合，在襄陽隨時可以下手，根本不必等到今天，我想，她刼走林百合的目的，可能是爲了要脅六哥就範。」

田繼烈道：「就算是這樣，咱們也不能撒手不管，但目前最重要的，還是儘快設法阻止六哥隨郝金堂進入紅石堡，姓郝的老奸巨滑，又跟秦天祥素有勾結，六哥和他同行，一定會吃大虧。」

田繼烈想了想，道：「這樣吧，咱們雙管齊下，分頭行事，老夫脚程較快，由我去追郭老弟，勸阻他不可輕易進入紅石堡，你和石頭負責搜尋黑衣少女等人的行踪，如果沒有機會營救林百合主婢，就不妨暗地跟踪監視，她們若想逼迫郭老弟就範，八成兒也是往紅石堡去的。」

小强道：「如此最好，但別忘了途中隨時留下標記，以便聯絡。」

田繼烈是個性急的人，當下約定了聯絡的方法，便匆匆上路，出林而去。

田石頭見祖父一走，心裏大感輕快，笑道：「這下可好了，省得一路總是挨罵，事事都怪我不對……」

小强道：「你先別太高興，爺爺不在，還有我呢，你若敢不聽話，我一樣會罵人。」

石頭道：「我又沒說不聽話，只要你肯教我武功，我就聽你的。」

小强道：「武功不是三天兩天能够練成，我先教你一種特別的本領，你要不要學？」

石頭道：「什麼特別本領？」

小强道：「這種本領學會以後，可以隨心所欲，改變容貌，男的可變成女的，小孩子變成老頭，美醜俊妍，全由自己高興，就算站在你爺爺面前，他也認不出你是誰，說不定還會叫你一聲老大哥咧！」

石頭大喜道：「那敢情妙，你現在就快些教我吧！」

小强道：「現在不行，咱們得先進城去買些應用的東西，還得搜查黑衣女的行踪。」

石頭道：「等我的本領學會後，我要把自己變成一個白鬍子老公公，讓別人也叫我爺爺，行嗎？」

小强道：「當然行，你也可以把一個白鬍子老公公，改扮成小孩子，牽着他去逛街，買糖給他吃包準別人認不出來。」

石頭樂得嘻嘻直笑，連聲道：「那就趕快走吧！」

小强道：「別忙，讓我對這兩位少奶奶交待幾句話。」

媚娘忙叫道：「咱們已經說了實話，求求你，放咱們姊妹一條生路……」

小强駢指疾落，點了她的啞穴，說道：「論你們平時的所作所爲，本來死有餘辜，但我既然答應過，總要信守諾言，給你們一次活命的機會。」

說着，由行囊中取出一條薄氈，替二女蓋在身上，又道：「這片林子離鎭不遠，二位不妨小睡片刻，耐心等候，如果柳寒山還有夫妻之情，遲早會尋到這兒來，否則，我已盡到心意，你們只好怨自己遇人不淑了。」

含笑深深一禮，帶着石頭出林而去。

媚娘和曉雲併排躺在樹下，既不能叫，又不能動，甚至想哭也哭不出來……

× ×

林百合和櫻兒也併排躺在一張大床上，臉上易容藥膏已被洗凈，恢復了本來面目。

兩人安詳地閤目而臥，香息微微，好夢正酣，似乎並不知道自己已經「返老還童」了。

黑衣女站在床前，手裏不停在把弄着那條束髮緞帶，兩道深邃的眸子，瞬也不瞬地注視着林百合。

她面垂黑紗，看不見臉上表情，但目光中，顯然包含着太多，太複雜的神色，似恨，似妒，又似有幾分憐惜。

許久，黑衣女才幽幽說道：「郭長風說她長得跟我一模一樣，你們看，眞的很像嗎？」

吳姥姥夫婦就在她身後侍立，不約而同道：「的確很像，就跟孿生姊妹一般模樣。」

黑衣女輕嘆了一口氣，道：「面貌雖像，無奈却成了死敵，我卽使不想殺她，總有一天，她也會殺我的。」

吳姥姥上前一步，低聲道：「小姐，既然知道終必成仇何不現在先下手……」

黑衣女搖搖頭，道：「我的仇人只是林元暉，與她無關，何必濫殺無辜。」

吳姥姥道：「但林元暉是她父親，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她豈會善罷甘休？」

黑衣女道：「我知道，可是，我只求能殺了林元暉，其他都不在意中。到那時候，我願意給她一次公平決鬥的機會，各憑本領，作一了斷。」

吳姥姥還想再說，却被何老爹示意阻止，只得把已到喉邊的話，又嚥了回去。

黑衣女接着道：「何況，留她在咱們手中，既可辨認林元暉的替身，又可迫使郭長風就範，這不比殺她强得多嗎？」

吳姥姥乾笑了一聲，道：「小姐的想法，當然很對，不過，咱們總覺得還是不宜涉險進入紅石堡，萬一被人識破，後果堪慮。」

黑衣女笑道：「你們不是都承認她和我很像嗎？既然像，怎會被人識破呢？」

吳姥姥道：「老身的意思是，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黑衣女道：「這也容易，咱們可以用櫻兒作一次試驗，如果她都認不出來，別人也絕對認不出來。」

於是，向門口的春梅和秋月兩個丫頭抬抬手，道：「你們先把林百合送到隔室去，準備更換的衣物，我隨後就來。」

兩名丫頭應聲走過來，抬起林百合。

黑衣女又對吳姥姥夫婦道：「如果試驗順利，我就和櫻兒先動身，你們只須小心看守林百合，依原定計劃前往欒川等候消息就行了，事情能否成功，我都會設法跟你們聯絡。」

（未完）

單拾兒故事續篇

孫玉鑫·文
盧令·圖

浮玉風雲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單十二往禪源寺約鬥南池，除陰陽雙魔遵約不能前往門場龍井外，郭老太祖孫，琴、玉二女和老鐵、羅漢均到場，雙方約定一搏三戰，負者任從宰割，首陣由南池出題，以木柴堆二小圈，各立一圈，縱火焚燒，不得發掌推撥柴堆，純以內功抗拒火力，柴圈堆好，羅漢發覺其中有詐，搜視之下，果發現其中有藏薰香春藥的柴枝，南池以詭謀敗露，赧顏認輸，第二陣由單十二出題，他命老鐵做兩隻木杯，老鐵應命，以掌緣削下二塊樹木，用內力逼乾水份，做成兩隻大小相同木杯交予單十二——

鐵掌降老魔　玉手刃親仇

單十二接過兩隻木杯，笑指天目龍井對南池道：「東西天目雙峯，因這雙峯之上望似『天目』的龍井而得名，井開已不知幾代，相傳井通龍宮，這雖是子虛之說，但泉出平地水香清絕却是眞的，寺僧雖設有垂繩木桶，然未必潔淨，在下今願取龍井泉水與尊駕共嘗而消渴！」

內行廠的高手們，皆知井深難測，水距井口兩丈有零，這從寺僧所備井繩測知，單十二聲言繩桶不潔，想來是不用這兩般物件，那到要仔細看看是怎樣的取水品嘗法。

羅漢此時已將繩桶取下，放置一旁，單十二笑立井側，左手托着兩隻木杯，向南池微一點頭，南池站在單十二的正對面，中間隔着龍井，面色肅穆的注視着單十二每個動作。

單十二身形微弓，胸間似微波般起伏，右手五指平伸緩緩提與肩齊，猛地凌虛下按，井內無風興波，鏘鏘澎湃之聲不絕，適時下按的手掌猛地凌虛一抓一提一帶，一股水箭如噴泉般電射而出，高過井沿丈餘，單十二左手微震，雙杯平齊飛出，水注下瀉，雙盞皆滿，指彈作聲，勁力催動，一杯脫出水注飛向南池，右手五指一收，另一杯已握在掌中，哈哈一笑道：「微薄之技難登雅堂，總領班請盡此盞，遮余拙醜！」

水瀉之勢力有千鈞，木杯滿盛清泉，竟然隨心來去不洒點滴，南池心頭猛跳，面色頓呈敗灰，他經多見廣，非只驚懼單十二這手無與倫比的上乘牽引功力，更懾懔收發由心的準確火候，這第二戰休說是比，依樣兒畫葫蘆都辦不到，灰敗的面孔又加了羞紅，一對鷹𥆧閃光四轉，郭老太看出端倪，悄對琴、玉二姑娘道：「兩位姑娘當心留意，南池老兒敗羞成怒目光不正，不是要逃，就是又存了什麼歹毒心腸？」

兩位姑娘低答理會得，早已嚴密注意，這時南池已得主意，仰頸飲乾了木杯清泉之後，做笑一聲道：「單朋友，南池老來算是開了眼，這手功夫南池自承望塵莫及，認敗服輸，現在就煩請證人出第三場較搏的題目吧。」

單十二仁厚忠誠，明知南池無此功力，不再逼他相試，正要喚老鐵出題的當兒，玉姑娘已寒着那張俊臉走到面前，自單十二手中取過木杯，半嗔半惱的說道：「琴姊早就渴了，有這麼多閒空去敬惡客，幹麼不先替琴姊取上一杯？」



看似玉姑娘在生單十二的氣，其實她是借這個工夫暗將內力提足斂藏不露，話講完後，緩緩將身探向井口，木杯放置井沿上面，雙掌悄沒聲響的壓向井中，接着猛的向上一提，一片水花滾響，大蓬寒雨銀絲騰起，左手順取井沿木杯注滿清泉，右手倏忽向大蓬銀雨飛絲一推，水簾洞開，玉姑娘穿身而出，身法如臨月仙子，美妙無雙，身上不濺半點水痕，人已到了琴姑娘面前，捧杯相敬。

內行廠一般狐鼠，見狀不禁人人震驚，南池老兒的凜懼尤甚他人，他只道赴約中敵者，除單十二外餘皆難敵自己，勝固不言，敗亦可遁，夢想不到一位嬌嫩的女娃兒，竟然也有這般深厚罕絕的功力，看來敗逃怕亦不易，必須巧使毒謀或可求生於萬一，否則己方人手只怕皆難活命。

單十二明白玉姑娘是借此示威，叫內行廠的狐鼠們安份些，但私下也暗佩玉妹妹自獲寶笈功力猛進，爲期甚暫竟達化境的苦修。

傻老鐵說他像塊木頭，有時是一點不假，師兄施展神功，姑娘現出絕技，他都視如無覩，這時走近南池道：「我說壞老小子，第二場你認敗了？」

南池冷冷地一點頭道：「不錯，請出第三題！」

老鐵哈哈一笑道：「壞老小子眞够痛快，第三題最簡單，咱們兩個人滾滾！」

單十二聞言暗笑，那有證人和當事者動手的道理，才待開口制止，南池却已心喜若狂，他正不知道該怎樣才能全身而退，傻小子自己送上門來，他認爲若能擒獲傻老鐵，足以威脅單十二等人，看出單十二有制止之意，搶先說道：「證人動手眞是有趣的事情，不知道這一戰算第三場呢還是另說另講外加的一場？」

老鐵從開始等到現在，早已不耐，揚聲道：「那有這麼多廢話，隨便你怎麼算都好。」

南池冷笑一聲道：「假如這一戰你敗了，怎麼說？」

傻老鐵還眞沒想到這一層，雖然自信敗不了，可是話總要講明白才行，猶豫了剎那說道：「壞老小子，鐵爺要是敗了，別人殺你我不過問就是。」

南池不明白老鐵是實心眼，一着急就會說出大實話來，却認爲傻老鐵開自己的心，幾句不好聽的話才待出口，單十二一旁答了話：「尊駕儘管和鄙師弟動手，勝敗單某願代負全責！」

單十二本是要制止老鐵動手的，見南池竟不知恥緊盯着老鐵，頓悟所以，才索與要南池自食惡果承諾下來。

郭老太趁此時機冷冷的問南池道：「姓南的，咱們的事何時了斷？」

南池獰笑一聲道：「憑妳還不配向南大人叫陣，等你家南大人和單朋友把事了當好，自會找你說話！」

郭老太不願和他賭狠鬥嘴，冷笑一聲：「那我苦婆子就保祐你活的長久些，免得我苦婆子遺恨難雪！」

南池揮手沉聲道：「現在妳退遠！」

郭老太沒再理會他，轉向傻老鐵道：「鐵叔，（這稱呼是由羅漢而及雙珠關係而發）盼你能多疼雙珠這丫頭些，南池老賊和我苦婆子仇深似海，動手時候千千萬萬留老賊一口半口氣，苦婆子和雙珠丫頭要手刃此賊。」

傻鐵爺不知爲了什麼，郭老太這幾句平常話，在他聽來竟酸楚至極，悲傷欲泣，立卽慨然而簡捷的點頭道：「老人家放心，老鐵準備留個帶氣的給你！」

南池暗咬毒牙，冷哼一聲道：「空話人人會說，來，你說咱們是怎麼比？」

老鐵一挺胸道：「壞老小子，要怎樣死憑你挑！」

南池試探着要按步的行使自己的詭計，道：「和你動手，若比別的會叫人說我欺負你，俗語有『身大力不虧』這句話，咱們就比比氣力吧！」

老鐵簡單而乾脆的答應個「好」字。

南池邁進一步，照預計而行，道：「咱們這一場共比三陣，硬功，擧重，內力，傻朋友你怎麼說？」

老鐵道：「你怎麼說的我怎麼應，全算數。」

南池手指五丈外一塊丈餘大石道：「各以硬功打它一掌，以殘缺的痕跡的廣大深淺來論勝負。」

老鐵沒答話，却大踏步邁向巨石旁側，南池在話聲乍止後，和老鐵不差前後到達石前，雙方觀戰的人，也移步圍近，南池早已暗中提聚內力於右掌，驀地一聲暴喊，用「巨靈掌」中的「震天手」打向巨石！

一陣巨震傳響，碎石舞飛雲空，丈餘大石，硬讓他打去了三丈多寬尺餘深的一大塊，聲勢端的威猛驚人，在場不論敵我，俱皆暗讚南池硬功了得，古稀高齡仍能出掌這般威猛，實是難得。

單十二却獨在暗中緊鎖雙眉，南池事先說過，首較硬功，現在竟暗合眞力巧比，此擧不止現出南池歹毒自私無信的先天劣性，更看出那種一向偷巧鄙卑掩人耳目的後天惡行，南池明知老鐵是單十二的師弟，仍敢心存僥倖掩耳盜鈴，實是欺人忒煞！

單十二只想到這一方面，那知南池之所以暗聚眞力發掌是有心試探，試探單十二是否有足够的搏鬥經驗和眼光，然後憑着這個判斷用作未來突施惡謀的張本，南池心存僥倖，希望單十二經閱不足，未能看破他暗聚眞力之事，這難怪南池，世人遇事誰又不存有幾分僥倖之心，俗話中所謂「作壞事的往好處想」，正是這個道理，等一朝事敗，後悔已嫌遲了！

單十二深知老鐵萬無敗理，傻人性直，老鐵尤爲莽撞，吃點小虧多些經驗，上一次當學一次乖，所以故作未曾看出南池暗提眞力，也沒有通知老鐵，只是冷眼旁觀。

南池在單十二神色上，沒發現任何可疑地方，不由自鳴得意，傻老鐵可眞冒了火，直性人最信服的是事實，百愚聖僧爲當代第一奇客，所授藝業智仁勇兼顧，傻老鐵所以能看出南池弄鬼，是憑自己的知識判斷，他認定南池若是硬功能到這般火候，內功牽引之力已足可和單十二相抗，如此則適才內功較技龍井吸水，就決不會藏拙認敗服輸，因此一掌擊石硬功的表現，必有毛病！

老鐵生平最恨偷巧的人，何況南池在羅漢渲染下，老鐵早已認定是個該死的壞東西，如今暗中搗鬼，老鐵惱在心上，却不說破，於是怒聲哼着，鐵掌暴起，擊向巨石的另外一角，老鐵是憑眞功夫重手力，巨石被打出了個深七寸寬三尺有餘的痕跡來！

南池暗裏咋舌，現在他才明白，傻老鐵的硬力最少比他高出兩籌，他雖是老奸巨猾無恥取巧，竟也不好意思說這第一陣是他獲勝，於是含混的說道：「論年紀火候，這一陣老夫自承是平手局面，如今比第二陣的擧重！」

老鐵嘻嘻一笑道：「第二陣是不是該輪到我出題目了？」

南池巴望不得是這樣，那第三陣正好又輪到他出題目，陰謀恰好施展，遂笑着說道：「當然，咱們是輪流出題，這一陣該你。」

老鐵冷冷地接話說道：「壞老小子你聽明白，第二陣的擧重，誰也不能半途而廢，必須幹完了叫大家來公定勝負，那個中途偷巧認敗，他就是沒有命根子的鬼小子！」

南池想不明白傻老鐵這番交待的用意，只好點頭認可，老鐵傻笑兩聲又奔向巨石，他四邊看看，又試推了幾推，巨石重逾三千斤以上，誰能推般抬得動它？

南池笑了，內行廠的鷹犬爪牙們也笑了，做笑聲震耳久久不歇，他們在笑傻老鐵自不量力，除非霸王重生，李元霸再世，傻老鐵想推動巨石，那是自找難堪！

眞的是自找難堪嗎？未必！上眼瞧，老鐵在衆人輕蔑的笑聲中，已奮起神威，兩膀提聚一身眞力，倏地掀起來巨石的一角，笑聲隨之立止！

再看，老鐵一聲「獅子吼」，雙膝頂住了掀起的石角，左手五指箕張，鷹爪重手金剛力，噗！五指插入石腹中，右手霍地托住掀起的石角右端，巨石已搖搖欲起，場內鴉雀無聲。

突然一聲伏虎羅漢禪唱傳出，巨石飄起，過頂，旋轉，嘭的一聲天搖地動震響，巨石被老鐵拖於原處，歡呼掌者如雷鳴響動，久久不停。

歡呼及掌聲中，老鐵含着莊重的笑容對南池道：「輪到你了！」

南池早被老鐵神力驚的目瞪口呆，聞言猶豫了好久才萬般無奈的說道：「神力無儔，世上何人能比，羞煞愧煞，南池只有認……」

老鐵並沒有攔他話鋒，只是含笑直視着他，是他自己驀地記起事前的話來，認敗服輸這次用不得了，當着這多人，他可又怎能厚起老臉來，承認自己是個沒命根子的鬼小子呢？

話鋒一頓，哄笑四起，羅漢慣燒野火，這種機會怎肯放過，冷嘲熱諷的點道：「鐵叔可眞叫損，姓南的伺候了一輩子那沒有命根子的主人，臨到末尾，再把自己的命根子伺候去了，變成個實實在在的兔小子，那多糟心，若叫我，就算擧不動石頭，石頭難道還碰不碎人頭嗎，一頭碰死也比落這份難堪强得多啦！」

簡雲自月前紅楓廬一戰重傷，傷是早已好了，但却變了性情，今朝他沒有來，一是要留個看家的人，再者應該說他自知今朝一戰，是「五虎上將」的事，他無武可用，來作什麼？他沒來，羅漢成了沒人能管的小霸王，說話尖酸陰損，挖苦的南池由羞而惱轉恨，恨怒中，南池暴吼一聲撲近大石，提足內力掀抬巨石一角，很不含乎，被他掀起寸許，吐氣接力，又高了兩寸，再接再厲，猛覺雙目一花，丹田一悶，知道不好，火速鬆手後退，雙手互揉胸口，好半晌才恢復了原先的臉色，不過他已經腹內中傷只是一時不致發作而已。

老鐵到是有些佩服南池，能掀起巨石三寸，已不容易了，至少這次南池並沒有取巧，於是說道：「壞老小子，看不出你還眞有力氣，論年紀來說，這一陣你不算輸，咱們又打平了！」

南池緊咬牙關，沒開口，雙目噴射毒火，直盯着羅漢，羅漢嗤笑一聲道：「姓南的，空發狠是沒有用的，你叫七絕尊者，我是正牌的羅漢，陽間陰世，論公論私，你今天是輸定了也死定了！」

單十二看不過眼，低沉的喝令羅漢住口退向一旁，羅漢不敢不聽才閉上嘴巴。

南池與老鐵的第三場較搏，還剩內力一陣，輪到南池出題，他劃個丈大圓圈，兩人左掌互抵，不准分離，各空出右掌以奇招相搏，出圈者負，主動撤離相抵左掌者亦負，老鐵立卽應諾，單十二已知南池居心，不忍南池設阱自陷，有心點醒南池道：「且慢，適才擧重，尊駕不合先動怒氣，又强提眞力，以單某看來，尊駕已受存氣內傷，這種掌掌相抵的內功拚鬥，似乎對尊駕不利，尙望再思再想。」

南池死星照命，却錯當單十二看出厲害有心維護老鐵，冷冷地答道：「事成定局，大丈夫生死何懼，不勞閣下掛懷。」

單十二無奈一聲吁嘆，但仍轉對老鐵道：「師弟，存仁厚些！」

老鐵有了前鑑，生恐再受暗算，說道：「壞老小子若守規矩，老鐵只守不攻就是。」

單十二別無可囑，道：「好，但不准殺人！」

老鐵點頭，南池暗中冷笑，自忖道：「單小兒，只怕由不得你！」

羅漢看出端倪，悄對雙珠道：「是時候了，妳去問玉姑娘借劍吧！」

羅漢的是聰明，既知道老鐵的功力，又明白二叔的心意，郭家若想手刃南池老兒復仇，必須把時間變化等計算到分寸毫釐不差才行。

雙珠姑娘挨近了玉姑娘，低低數語，玉姑娘臉上帶笑，若無其事的把鋸鋙神刃插在雙珠後腰，神刃側斜，劍柄正齊右肘，取用極爲方便。

此時，丈圓圈中，搏鬥已起！

兩人聲明過搏戰方法後，雙出左掌立卽相抵，彼此上來各懷戒心，老鐵上過一次當，學到了一次乖，上來就封閉了重穴，提聚金剛佛火神功，果如諾言只守不攻，但已立於不敗之地。

南池七絕煞手陰力內斂，聚而不發待機而動！

一個不攻，一個不急，所以乍上來看似嬉戲般毫無妙處可言。

南池老奸，片刻之後緩緩將左掌的三

成內力撤掉，用意不外得機將施殺手盡於右掌，他左掌眞力一撤，老鐵立生感應，老鐵太過坦直，錯以爲南池眞如單十二所說已受存氣內傷，收轉眞力是難支持，竟也將眞力收轉，但因前次教訓，金剛佛火展佈到「少商」「魚際」兩穴，以防突然的襲擊。

狠毒萬惡天性涼薄的南池，當試出老鐵竟也撤去眞力時，明知傻小子起了慈悲心意，他非但不感情德，反而陡興良機不再，若不下手又待何時的惡念，一聲獰笑，左掌心透發出十成蝕髓陰絕煞功，右掌變爪，暴施化骨陰絕煞手抓下，端的是疾如閃電迅捷無倫！

老鐵驀覺一絲極寒陰氣自左掌心中射入，勁勢强過前次林某多多，少商，魚際兩穴所佈佛火竟然自退，他不知金剛佛火眞諦是乃自然之理，並非退失，而是正以不知覺間在化淨入體的陰毒，因之大吃一驚，全力催提佛火神功，失誤了對付南池右掌的襲擊機會。

巧的是南池也沒想到，老鐵會只顧左手陰煞入體的暗傷，所以他右掌變作爪式之後，並沒抓取老鐵的雙睛，也因爲化骨陰煞功力不論抓到何處，功效相同，前胸要比雙目近些，於是南池就直取老鐵前胸否則南池固然必死，老鐵只怕也難活命。

南池右手爪抓到老鐵前胸，蝕髓陰煞穿透老鐵左掌心，和老鐵提聚金剛佛火功力，相等於同一時間發生，於是一聲裂帛響處，老鐵上衣全被撕碎，碎衣碍事，老鐵百忙中扯拋一旁，竟帶下一件黃光光亮晶晶的東西，隨殘衣破布飛墜數丈以外，眞湊巧，郭老太人立於彼伸手接在掌中。

老鐵甩落敗衣，赤着上半身，慧光隱隱透體而出，怒目瞪着南池，南池老賊的化骨陰煞，被金剛佛火外彈之力撞回，只撕碎了老鐵一件上衣，五指反而震疼難忍，左掌透穿老鐵掌心的十成蝕骨陰煞絕功，如投洪爐，非但不起絲毫作用，自己內力眞氣突覺消耗甚快，欲止不可，截之不能，頓時驚駭如大海崩舟，憶記單十二談吐間的暗示，恍悟林老二必係傷在傻老鐵手中，林老二似乎當時尚有掙脫之力，而自己却已有此心而無此力了。

適時，單十二揚喝一聲道：「鐵師弟怎不聽話？」

傻老鐵接口道：「這壞老小子壞過了頭！」話鋒一變，沉聲問南池道：「若不是我答應過別人留你一口氣，要不是師兄生了氣喝止我，壞老小子，我非制的你叫我老爺爺不可，現在放你半條生路滾！」

老鐵左手揚甩右手承托，硬把南池送出兩丈，你說老鐵傻，錯了，他不願眞放南池逃生，叫雙珠姑娘失望，但又不能不聽單十二的話，於是存了機心，把南池震彈出去，竟正對着郭老太和雙珠姑娘的立處。

南池功力比林化春强厚多多，傷勢因之也重了許多，人被彈扔出來，老賊仍不慌亂，看出寃家攔路，所以他落地並不立卽站起，寧願摔上一下重的，然後巧展十八翻滾側向飛滾出去三丈，才陡的縱起飛步而逃。

郭老太正當南池逃路，夬仇子債焉有不攔的道理，何況雙珠正在揚喊嬌呼要老奶奶就近出手。

怎料郭老太却像突然傻了似的，只是緊握着自老鐵身上甩落下來黃澄澄的物件，直目不瞬的看着，大仇當前，孫女急喊，她竟不聞不見。

南池獲此意外良機，怎肯放過，腳步雖因內傷甚重而遲緩，却仍然勝過急撲到來的雙珠姑娘。

琴，玉二姑娘心裡着急，不由移步欲前，單十二手一伸，頭一搖，兩位姑娘只好悵然悻悻的止步。

雙珠雖已明白老祖母必是有了重大的變故，但已無暇照顧悲號一聲——老賊還我阿爺和雙親的命來！人已全力的撲上！

內行廠一干鷹犬，紛紛撤出兵刃，移動腳步企圖阻攔雙珠，單十二一步而前，肅色叱道：「單某攔阻師弟盟妹的原因，就表示出願意留南池一命，但郭家和他南池却有兩代血仇，何人膽敢妄阻人盡子女之孝？爾等立卽還退，南，郭兩家事外人不得插手，否則莫怪單某無情！」

內行廠中鷹犬狐鼠，閑言噤聲，那敢妄動，此時雙珠業已撲近南池，成首尾之勢，南池本可由上山大路逃命，只苦在下有陰陽雙魔把關，難越雷池，後嶺逃生却須遠奔數十丈側斜山坡，適才被老鐵彈震出來，落身處離後山唯一的小徑甚遠，雙珠却正當直線，一走弓弦，一逃弓背，南池吃虧不少，所以在逃到山徑之時，雙珠業已到了他的背後。

按說已極危險，若在他人，必是應變或全力遠縱避過背後之一擊，南池老奸，聽出除雙珠外別無追襲敵者，他雖受重傷，一個雙珠還沒放在心上，並且暗中打算突地轉身向雙珠暴下殺手！

此時，雙珠霍地悄然探手自後腰拔出了鋸鋙神刃，南池已有覺察，却未回顧，心中正思忖着一條歹毒的惡計，他傷重，面對血海大仇，旁有無敵高手爲寃家掠陣助威，通路被雙魔阻堵，這一切在在說明若無奇跡勢難活命，奇跡只有一個，就是緊追自己不捨的雙珠，設能賣給這丫頭一個便宜，拚受點兒傷害，反手擒住對方，以這丫頭的生死交換自己今朝的活路，必可如願，他在這一瞬間決定了方策。

極惡之人的心胸和天性及作爲，往往令人無法瞭解，南池怎不多思考些，像單十二這樣料事如神，仁厚忠誠，待人以義的無敵高手，若不是確實知道雙珠姑娘是有獨身追趕的仗恃，又怎會放心到毫不關問。

任憑玉妹妹怎樣小心，雙珠如何謹愼，借劍插劍之舉，早已盡落單十二眼中，南池內傷過重，七絕之技已難由心施展，雙珠寶刃在手，功力亦非下乘，追殺强仇或難竟功，自保必無問題，內行廠其他高手不敢蠢動，後嶺只有一條通往「鐵心七賢」的道路，七賢已與單十二交成道義，斷然不會相助南池，有這種種原因，才使單十二安心的任由雙珠追殺南池。

南池自尋死路，竟想拚受微傷而誘擒雙珠，雙珠時已夠上步數，悲叱一聲——老賊納命，金華閃處，尺八神刃全力刺下，刺處正是南池左肩胛穴！

這時南池若想躲避，本極容易，只因已起惡邪念頭，巧又巧雙珠神刃刺處正是

南池空門死穴，此地爲南池日夜有備將護妥當的要穴，紅毛月牙飛刀排列空穴死處，寶刃難傷，於是南池躲也不躲，靜待雙珠一刺無碍的刹那，轉身擒之！

說時遲那時快，鋸鋙神刃已及南池肩胛，南池暗提餘力，準備當雙珠短刃刺中肩胛受阻側滑驚愕的刹那，倏忽轉身以「鎖骨手」，相擒逼爲人質，豈料驀覺紅毛飛刀片片碎裂，失胆亡魂下，尺八短刃已入體尺許，空穴不容微物，南池一聲慘厲悲吼，七竅狂噴鮮血，身軀顫抖不已，直待血盡功散，這曾爲一代巨盜又作奸宦鷹犬的黑道第一高手，方始魂斷命喪浮玉西峯！

雙珠事願達成，殺人濺血還是破題兒的第一回，凄呼一聲：「爸媽，阿爺，兩代血仇已報，南池老賊終於死在孩兒手中了！」悲呼凄號聲中，撲伏地上。

怎知另一旁突然也傳來一聲悲嘯，接着化作號啕大哭，哭聲震耳欲聾，原來竟是傻鐵爺和郭老太！

郭老太自傻鐵爺和南池拚搏，全副精神注意着南池，當傻鐵爺甩落碎衣，帶飛出一物恰被郭老太接住，當時郭老太只是想暫代老鐵保管，候事了交還，不過人有慣性，東西接到手中，由不得會看上幾眼，誰知就這一看，竟使郭老太頓失心志，目瞪口呆如醉若痴，南池逃過她的身側都忘了追攔！

傻老鐵自身上甩落的東西，並不值錢，是一個用紫銅鑄成的小酒葫蘆，大僅八分，鑄造的很玲瓏，用一條柔軟而細的銀鏈穿鎖住，可以掛在貼胸，小葫蘆刻有兩行字，一是「善莫大於心正」，其二爲「繼往開來業精於勤」，這小酒葫蘆，正是郭家故物，更是那年郭老太在長孫百歲酒間，親自爲長孫繼業掛於胸前的，如今怎會到了傻鐵爺的身上？莫非傻鐵爺就是郭老太自幼失踪的愛孫？果然如此，上蒼可算有眼，郭家不但有後，後代更是位誠璞仁厚奇偉的男子漢！

她驚然這個事實，不能不信，但這事來的忽煞突然，如夢似幻，使她又不敢相信，她不由一幕幕在腦海中翻掠過多少年前的往事，要在記憶已然糢糊到可憐的印象中，找取一個極淡的嬰兒影子，來配合面前這個雄偉高大純眞的大丈夫！

可嘆往事如烟，日月催人。她再也無法能够淸晰的自心版上，翻印出那影子的模樣，喜令人狂，悲使人痴，郭老太在七情攻心之下，呆若木鷄！

玉姑娘氣忿單哥哥攔阻自己追趕南池，目睹郭老太痴傻神態，立卽飄身近前，右手食指微按郭老太「脊心」穴上，一揉一拍，郭老太神魂歸舍，老淚隨之奪眶而出。

傻老鐵適時恰因不甚放心雙珠，隨後追護，行經郭老太身側，南池正好授首，郭老太老淚滴流，把小酒葫蘆遞給老鐵道：「這是你剛才甩落下來的東西，可是自小就有的？」

老鐵笑着接過來說道：「誰說不是，恩師曾說要我千萬不能丟失，我的出身姓名要憑着這個小玩意兒來弄淸楚呢！」

「這樣說來，能解釋出這小玩意兒來的人，就知道你的身世嘍？」郭老太試問一句。

「不錯！」老鐵點頭回答。

「我能！」郭老太身軀顫抖着道：「我能解釋出來這紫銅小葫蘆的來歷！」

「老人家快說！」老鐵面色陡變，急急追問道：「我是誰？」

羅漢和琴姑娘時已圍了上來，都以驚疑而期待的眼光看着郭老太。

郭老太强忍着傷懷道：「這紫銅小葫蘆是漢朝古物，也是我郭家家傳千百件古董中的一件，長孫降生，起名繼業，才在原有的『善莫大於心正』左側，刻上『繼往開來業精於勤』八個字，傳說此物曾是漢高祖爲長亭時所佩，功能辟邪，所以由我親自繫掛在長孫頸間，十五年前爲逃殺夫仇家，將長孫及孫女雙珠寄養娘家，不幸子、媳又復雙雙喪命江湖，長孫繼志街頭貪玩竟被拐兒騙走，那時這小葫蘆就掛在他的頸上，若……」

老鐵夢寐以求家園身世而苦不可得，直爽人天性璞厚，情感淵深，十數年來的啞謎，一朝解破，不容郭老太話罷，已悲號出聲，郭老太也禁不住老淚傾洒，祖孫緊抱一處大哭不止。

琴、玉二姑娘也心酸忍淚，只有羅漢傻傻地呆呆地木楞一旁，他苦在心裏，那裏是他的家？誰又是他的親人？

玉姑娘已收回了鋸鋙劍，扶雙珠和胞兄相見，單十二吩咐內行廠的人，將南池屍體盡快抬走掩埋，郭家活在世上的人都團圓了，是件喜事，陰陽雙魔還在大樹王下守關，於是一行人動身回程。

行未十丈，老鐵突然問郭老太道：「南池死了，阿爺和爸，媽早已過世，可是爲什麼結的仇，到現在我還沒弄明白，究竟……」

郭老太嘆息一聲搖頭作答，她雖然知道些原因，但那只是自己的想象，卽使想象屬實，南池已死，確切的內情已無法追察，世上多少不通的事，却被人們用「想當然」三個字定爲金科玉律，眞理超然，眞理永存固是不假，但寧棄眞理而用想當然來作張本，却是世俗人的天性！

大樹王旁，奇怪的是竟沒有看見陰陽雙魔，再看那巨木偉幹上，有一大塊樹皮脫落，上面有陰陽雙魔以特殊陰功紫煞所刻留的指字，字是留給單十二看的，上面寫着——井氏兄弟突臨草蘆，擄走簡雲，單哥兒速回！

單十二揮手削平樹上指字，兄弟情深，羅漢師徒恩重，一行人誰肯後人，個個提足輕功，飛般馳歸。

單十二功力最高，當先趕回，陰陽雙魔正在低低商議什麼，紅雲飛猿緊捧着「龍騰雲海」寶笈，蹲在院中，一見主人歸來，歡嘯一聲撲抱上去，公孫子良搖頭而笑，一面遞過一張信柬交單十二過目，一面說道：「這東西忠誠無比，緊抱着寶笈就不鬆爪，我夫妻告訴牠說已經沒有事了，牠就是不信！」

單十二笑了笑，撫摸飛猿赤紅長髮，一面展開信柬，上寫着——簡雲暫作人質，今夜三更，紅楓廬中靜候單朋友降駕一談。這信柬並未具名，但却畫了一支喪事用的掛幡，這正是喪門幡主井氏兄弟的表記！

（未完）

精選新派俠義奇情長篇故事

孤劍盟

武陵子・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謝雲岳在金頂山指點武當三老以三陽眞火煉化身中寒冰眞炁後，離開武當，偕雷嘯天、桑祿、傅六官、婉兒、江瑤紅、羅湘梅僱舟北上，謝雲岳不想在途中惹事，一行七人均各各化裝，這日舟抵夏口，謝雲岳化裝成一靑衣老者，獨自前往黃鶴樓，驀見半半叟、四魔與蒼璽各據一桌，半半叟正向一紫臉漢子施眼色，紫臉漢子伸手入懷取出一小紙包欲向蒼璽施放無色無味毒藥，謝雲岳遂設法警醒蒼璽，破壞了半半叟的陰謀，半半叟正欲發作，突有一白色小點，向他疾飛而來——

＊＊＊＊＊＊＊＊＊＊＊＊＊＊＊

火焚助桀賊　計懲奸惡徒

大魔華宇低哼了聲，迅若電火五指飛向那白色小點攫去，一把接住，拿來一瞧，只是一團被揉搓成的白紙團。

饒華宇是一功力絕頂的魔頭，也不由脊心冒出寒氣，他知這團白紙定有蹺蹊在內，心靈上已有一種不祥的預兆。

他鋪開那團白紙，只見紙上寫着蠅頭小字！

「蠅屍劇毒，無味無色，
君飲一口，穿腸化骨，
百年彈指，人死何憂，
惟其得所，樂在其中。」

下欵「隱形客」三字，四魔半半叟皇甫嵩不禁面色大變，趕忙起身急急離去。

藍面短鬚大漢不知高黎貢山四魔等人爲何急急離去，但覺他們面色有異，只見他坐了一刻，徐徐起身，獨自一人走向樓下。

× × ×

黃鶴樓下江水汨汨，中天一輪皓月，波光泛影，來往扁舟不絕，聲聲欸乃中送出靡靡管絃之音，景色幽麗不減於西冷，玄武。

月色淸新若洗，黃鶴樓周近呂祖閣、張公祠、抱膝亭遊人不絕。

昭明太子墓柏森森，一塚隆巍，闃無遊人，月搖杯影中忽見一條人影疾馳而來，落在昭明太子墓前停住，微微吁了一口氣。

這人正是黃鶴樓中紫面短鬚大漢，只見他吁了一口氣後，自言自語道：「宇文帮主引狼入室，盡都是魅魍魎魎，頤指氣使，全都是瞧不順眼……」

驀然，一陣風送語聲，響生耳側：「瞧不順眼就別瞧，誰叫你聽從他人眼色施毒？」

他不由連打幾個寒噤，心中大生凜駭，四顧一望，只是凉風習習，枝葉微晃，那有半個人影。

不論他具何胆勇，此時此地也由不得疑神疑鬼起來，忖道：「莫非俺梁英禪今晚遇上了鬼麼？」

梁英禪在紅旗帮中人最豪爽方正，早已生出厭惡紅旗帮那種無法無天的勾當，無奈身受帮主八臂金剛宇文雷的大恩，不

忍遽離。

他心存知恩當報之志，故羈留在紅旗幫中不可自拔，然心靈上被蒙上一層暗影，每日在天人交戰中，只覺難予取捨。

這時又是一陣涼風吹襲上身，由不得寒氣入骨，大喝一聲道：「什麼人在梁某面前弄鬼？」

話音一落，只聽得一人接口道：「有什麼人弄鬼，老朽自立在你身後多時，你耳目遲鈍不靈，怨得誰來？」

梁英禪大驚失色，回身一望，只見一青衣老者立在身前不足五尺之處，目中神光，宛若電芒，攝魄奪魂。

不由驚得倒退一步，厲聲問道：「你是何人？爲何鬼鬼祟祟藏在梁某身後？」

那青衣老者微微一笑，說道：「老朽說你耳目遲鈍不是，方才黃鶴樓上老朽就見過你。」

梁英禪不由憶起這老者就是那大拍大叫，語驚四座的腐儒，這老者語音一頓，又道：「這些且莫管他，老朽瞧你是個血性漢子，寄人籬下已爲人不恥，違背良知替人做些施毒絕滅人性勾當，難道你不覺內疚難安麼？」

梁英禪無言半晌，心中暗嘆一聲，徐徐說道：「江湖上捨命全交的人比比皆是，豈獨在下一人，何況宇文幫主對在下有恩，豈可臨危賣友，老英雄金玉良言，在下甚是心感，道不同不相與謀，請從此別。」手拱了拱，腳下微動，即待奔去。

誰知人才橫閃出了一步後，驀見面前人影一花，青衣老者卻又阻在身前，不禁大怒道：「老英雄未免太強人所難，恕在下要莽撞了！」雙掌猛出，破空風嘯，強厲無倫。

青衣老者不閃不避，兩手電飛而出，眨眼之間，梁英禪雙腕已被扣住。

梁英禪不禁大吃一驚，奮力一掙，不掙還好，只覺氣血逆走，登時兩臂痲木不靈。

老者冷笑道：「想不到你竟如此冥頑不靈，空負有一身武功，用以濟惡，你難道不懼累及九泉之下祖宗之靈，以及後代兒孫麼？老朽這些話想必你也不聽，現老朽點上你三處陰穴，廢除全身武功，速歸紅旗幫傳話岷山二毒，老朽是他故交，請他們三日之內在黃鶴樓周近相見。」

梁英禪不禁胆戰魂飛，練武人視武如性命，忙哀聲道：「老英雄請勿下此絕情，在下每日也是衷懷難安，只是想不出善處之策罷了！」

老者微笑道：「如不點你的穴道，你歸去後難以見信宇文雷。」話聲頓了一頓，又道：「這樣吧，老朽點上普通穴道，暫廢除你的武功，你趕緊返回總壇，捎個口信與岷山二毒，切忌讓人知道。」說着，右手一翻，兩指飛點在「期門」穴上。

梁英禪只覺全身氣血壅塞，氣逆不休，不禁張口吐出一口血痰，眼內露出恐懼之色。

老者見狀微笑道：「無須憂慮，只在十二時辰內趕至總壇，必不會廢命就是，你去吧！」

梁英禪極爲費力的吐言說道：「不知道老英雄如何稱呼，在下也好捎個信岷山二毒。」

老者沉吟須臾，方說：「你就說邙山故友，他們便知道了。」

梁英禪點點頭，拖着疲乏的身軀疾奔出去。

老者望着梁英禪身形消失後，不禁垂目沉思：「岷山二毒雖具毒名，性格乖張，但人却羽毛自惜，從不妄殺一人，他倆爲何竟被宇文雷拉攏，做此絕滅人性的勾當？」心內反覆思量着，繼又轉念道：「只怕他倆不是情甘心願，內中定有什麼蹊蹺，且待他們來了再說。」正待舉足離去，忽聞人聲喝叱與凌亂步履聲，其中一人語音彷彿甚熟，不禁循聲望去。

只見月色之下，一條身影快步飛來，他閃身在一株柏樹之後，注視來者是些什麼武林人物。

七條身影在墓前停住，瞥見那是七個道人，一名正是自己在燕京打磨廠清風酒樓上，遇過的武當七道，那語音甚熟的却是松柏道人。

他不由心中驚疑道：「他們不在武當，來在此地做甚，自己在武當時却未瞧見七道，莫非是雲遊在外未歸，尚未獲悉山中慘遭浩刦？」

只聽松柏道人沉聲道：「我們七人前往少林，逍遙客相率北冥三魔以及邛崍門下前來犯山，藍星師弟竟不傳訊於我們，七十二道觀大半被燬，這等剛愎自用，怎可身爲掌門。」

另一道人說道：「師兄暫平胸中氣忿，藍星師弟有三位師叔支持，空說無用，反正我們也不貪心掌門之位，爲今之計，只是我等要否與丐帮聯合，或逕奔紅旗總壇與北冥三魔和逍遙客比鬥。」

松柏道人搖首道：「北冥三魔與逍遙客功力精湛，我們七人非其敵手，紅旗總壇內天下羣邪大半均被網羅，他們豈能坐視我們尋仇不問，再過兩日三位師叔亦將來此，到時再作計議吧！」

忽聞一道人說：「青城道友葉少清約在此地見面，怎還未來？」

驀然……

墓後起了一聲陰惻惻笑聲道：「葉少清人已在此，你們接着吧。」

一條龐大身形，從墓後甩拋飛出。

武當七道一聽，便知葉少清已遭毒手，松柏道人長身一掠，將葉少清接住。

其他六道正待騰身掠去，忽聽一聲桀桀怪笑，笑聲中一具人影由墓後平平飛出，疾如離弦之弩，眨眼即至。

那人輕飄飄地望下一落，武當道士見那人形像，不由驚得倒退了一步。

原來來人形如殭屍，瘦骨嶙峋，身如長竹，散髮披肩，雙眼洞睜，逼射慘綠光芒，在這寒月墓地中見此怪人，分外可怖，不寒而慄。

松柏道人大喝道：「你是何人，葉道友與你無怨無仇，怎敢下此毒手？」

那怪人目內綠光閃閃，陰森森地答道：「老夫北冥三魔門下勾魄神魔焦巫，葉少清本與老夫無仇，只因他無端辱罵老夫，老夫才打了他一記寒冰陰拳，想不到他竟禁受不起一掌。」

松柏道人一聽這怪物就是北冥三魔門下，不由一愕，問道：「葉道人在何處遇見尊駕？」

勾魄神魔焦巫冷冷望了他一眼，緩緩說道：「就在此！」

一語方出，藏身樹後的青衣老者不禁大吃一驚，暗道：「自己與梁英禪必落入他的耳中，此人不除後患無窮，怎麼其時他怎未現身露面，不要他又追踪梁英禪去了吧！」

忽聽松柏道人一聲大喝，說道：「日前北冥三魔屠戮武當時，尊駕也親身參與其事麼？」

焦巫哈哈大笑道：「不錯，老夫也曾親身參與，若非宇文雷急簡相召，只怕武當已是趕盡殺絕，豈容你們漏網。」

武當七道勃然大怒，身後長劍立時亮出，七道身形錯走，擺成八卦方位，獨缺生門，横劍當胸，凝勢待發。

勾魄神魔焦巫嘴角咧了一咧，冷冷說道：「你們如想找死，還不爽快。」雙眸半閉，毫無戒備。

松柏道人首擊一招「分花拂柳」，寒光電奔，直取焦巫「辛門」，「腹結」二穴。

其他六道紛紛出劍，招式不一，却凌厲異常，幻化成數百隻劍光，齊襲焦巫周身大穴，尚帶出嘶嘶劍氣之聲。

劍陣，嚴密合縫，這生門缺口也已截住。

焦巫待劍芒距身一尺時，突然兩掌分甩，打出一片奇寒勁氣，震得七道長劍顫得一顫，人却冲天而起，半空中出聲喝叱道：「老夫賞你們九顆『五毒散火彈』試試。」

七道陡分身形，仰面只見勾魄神魔焦巫凌空旋了一匝，揚掌打出數粒磷彈，宛若殞星飛射，電奔而來。

這數粒磷彈距七道端頂一丈高下時，疾然碰在一處，發出爆音，呼地一聲，射出一片數十丈方圓的熊熊火焰，凌罩而下，尚帶着中人欲暈的毒味瀰漫播揚。

陡聞一聲大喝道：「好怪物，怎敢造此大孽。」喝聲中，迅若電光地由柏樹後穿起一條人影，凌空推出雙掌，狂飈頓起，那「五毒散火彈」生出火焰立時被逼出，望勾魄神魔焦巫正望下墜的身形壓罩而下。

焦巫料不到變起非常，只見這掩天遮地的火焰向自己壓下，幾乎手忙脚亂，一個倒翻，雙掌推出「寒冰眞炁」推去。

物性相尅，寒冰眞炁正是五毒散火彈的尅星，火焰遇上頓生出嘶嘶之聲，紅光趨弱。

但青衣老叟身形一沾地，又飛出雙掌，將火焰驟壓而下。

勾魄神魔焦巫只覺雙掌割痛如折，心胸宛若被巨石重擊，那火焰狂捲而來，不禁怪叫一聲，縱身倒躍掠起。

他那裏快，火焰比他更快，身形才一躍出，火焰已將他全身捲來，禁不住狂叫出聲，滾翻在地。

眨眼之間，焦巫已滾出十數丈外，然而火焰不見熄滅，反愈旺盛。

只聽焦巫發出慘不忍聞激厲狂叫，愈來愈見微弱，翻滾之勢漸趨停止。

火焰頓時熄滅，只見焦巫已變成了一截黑炭，胸腹之間尚冒出縷縷濃煙，中人欲嘔，腥臭之氣隨風直襲人鼻。

青衣老者見狀，暗嘆一聲道：「作法自斃，害人終害己，本不想傷他，爲恐造成燎原大火，不得不如此！」轉面望去，不禁一愕。

只見武當七道盤坐於地，雙眸緊閉，行那玄門吐納坐功，面色在月華映照之下，顯得分外慘白。

七道道袍俱有着五七處小孔，顯然必是那團火焰濺射下來的火星，燃着道袍之故。

那散火彈內有五毒，七道未能及時屏住呼吸，以致嗅入鼻中，是以七道行功逼驅毒性。

青衣老者胸頭頓生無限感慨，只覺武林之中是非恩怨，糾不可解，無邊浩刦，往往緣由貪嗔一念。

眼凝大江澄白如練，浩淼東奔，油然泛出人生如東逝江流，一去不回，韶光年華不再，更增添了無邊落寞，惆悵……

青衣老者此刻心緒之惆悵、憂鬱，自覺有生以來，沒有更比此刻來得更沉重，更消極……

武林殺孽是非固多不可理解，然而自身經歷，感情的周折，誤會更是心煩。

人生如一片白紙，多麼的空虛啊！

江上煙波點點愁，刹時間，他被一種無由的愁鬱籠罩全身，情不自禁地長嘆一聲。突然，松柏道人開聲起自身後道：「承蒙施主援手之德，貧道們不勝感激。」

青衣老者緩緩別過面去，只見武當七道參差立在身前不遠處，毒性雖然逼除，眞元却虧耗不少，在銀月光輝下，更顯得慘白無神。

武當七道一見青衣老者轉身，同時彎腰稽首。

青衣老者身兒一晃，讓開大禮，口中連道：「不敢不敢，我與七位有過一面之雅，想必七位道長是爲了護送『無相金剛掌經』共赴少室？少林數位禪師可好？」

松柏道人等頓現驚訝之色，因爲青衣老者形象陌生得緊，窮思苦索之下，迄未想起在何處見過。

青衣老者微微一笑道：「一元居士及胡谷蘭姑娘尚在少林否？」柏松道人頓時霍然而悟，知道面前青衣老者就是威望武林，負譽海內的怪手書生謝雲岳喬裝，忙稽首含笑道：「原來是謝少俠，貧道先就疑惑當今之世還有何人具此深厚之力，一元居士胡老前輩與蘭姑娘在貧道之前先一日離山，大概也是往夏口而來。」說時一頓又道：「敝派遭刦，金頂義救敝門三長老的人，想必也是謝少俠了？」

青衣老者祗微笑了笑，突然面容一整，似乎在凝耳靜聽。

武當七道見謝雲岳這種神色，知有所發現，但他們絲毫未曾察覺有異，須臾，松柏道人耳中漸聽得夜風悠悠中滲着輕微衣袂帶動及足尖點地之音疾飄而來，不禁心中凜駭不已，忖道：「無怪此人年才弱冠，武林震驚，僅就耳目聽靈而言，我們就望塵莫及。」

忖念之間，夜月星光之下，只見傍江懸崖之上一條人影疾馳而來，迅逾飄風。

這人來到近前，忽然身形放緩下來，在衆人面前一站，不聲不語，雙目懾人寒電不停地打量着衆人。

謝雲岳只瞥了來人一眼，即別面眺望大江茫茫月色，一副無動於衷，閑情逸緻的神態。

那人蟹面虬髯，生像威猛之極，哼得一聲，雙肩疾晃，竟由衆人頭頂，飛掠而去。

松柏道人面有驚容道：「萬曉滄！」「寒月神刀！」立在松柏道人身旁的野雲道人吃了一驚，跟着叫了起來。

只見寒月神刀萬曉滄掠去五六丈外，一點地，身形再度騰出時，迎面飛撞過來一條高大身形，挾着一片狂飈氣勁，潛湧而至。

萬曉滄怒喝了聲，兩足一踹，在襲來的掌勁中，彈起半空，猶若風颱楊絮般飄落在七八丈外。

飛襲來人亦身形落地，哈哈大笑道：「萬曉滄，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想不到吧，雷老二在這裏遇上了你。」

來人却是詼諧百出的乾坤手雷嘯天。

萬曉滄冷哼了聲道：「雷猴子，你慢得意，七年前僥倖不死在萬某寒月神刀之下，讓你偷生多年，如今不消萬某動手，你也難活數天了。」

雷嘯天滿不在乎，嘻嘻直笑道：「我雷老二受命於天，閻王老子他不要我，又待如何，又豈是你能算計得到的，以你成名江湖怪傑，遯隱多年，竟托身紅旗幫下，助紂爲虐，我雷嘯天未免替你可惜。」

萬曉滄大怒道：「胡說，萬某豈是此種人，這不過是武林雄長之爭，萬某是受魔尊者邀約助陣。嘿嘿！但願在紅旗主壇見得雷嘯天能活着進來就好了。」

雷嘯天還未說話，謝雲岳電閃而至，冷冷接口道：「閣下此話有何涵意？但願見告。」

萬曉滄眼見謝雲岳身法快得出奇，心中一震，但面色仍保持平靜，道：「尊駕心中明白，紅旗幫的事不用萬某饒舌。」身形一動，音落已自縱出了三丈遠近。

那知身形方一落地，青衣老者却已立在身前，儒袖飄飄，宛如鬼魅凌風。

萬曉滄情不自禁倒吸了一口冷氣，他本江湖成名怪傑，但今晚遇上的是有生以來身法最快捷的人，他強自制抑着怒氣道：「尊駕攔阻萬某則甚？」

謝雲岳微笑道：「閣下話中涵意尚未吐盡，怎可離去，何況閣下一表非常，竟與魔尊者，同流合污，必有緣故，願聞其詳。」

萬曉滄望了謝雲岳一眼，冷冷說道：「所有與紅旗幫作對的人，均在紅旗幫下暗暗監視之中，說不定尊駕今晚可與萬某說話，明日就未必活在人世，這還要萬某多事饒舌，至於萬某私下的事，尊駕大可不必多管閑事。」意態之間甚爲冷漠。

謝雲岳冷笑道：「眼前閣下就未必能活下去，閣下何必如此冷傲。」原來謝雲岳腦中忽生出一個念頭，只覺紅旗幫想藉此引起武林一場浩刼，事情係爲他而起，決意自己單獨消除此一浩刼於無形，爲武林保持元氣，他一生此念，即決意將紅旗幫延攬的人，只要他遇上，即施展「軒轅十八解」中定穴逆氣手法，令這人日受那心火煎熬之苦，非要等六年之後，才能自動解開。

這種手法未免上干天和，用心惡毒，但權衡利害之下，可免多人慘遭非命，消弭瀰天殺刧，還是值得。

寒月神刀萬曉滄聞言不禁一怔，突然放聲大笑道：「萬某尙未見過尊駕如此大言不慚的人。」

謝雲岳微笑道：「閣下如若不信，即試一運氣看，陰陽二氣逆運，『氣海』穴可有異狀否？」

萬曉滄不禁心頭一寒，忙暗中運氣，只覺「氣海」穴一震，僅透過「太陰氣流，「少陽」之氣積鬱在「氣海」穴中，片刻之間，上體奇冷如冰，下體奇熱火焚，由不得神情大變，目中露出驚悸光芒。

謝雲岳又微笑道：「魔尊者手段惡辣，凡是受他籠絡之人，却被他點了陰毒穴道，無人能解，此後一心一意作他不二之臣，此時雖然自身毫無所知，半月之後，每當子夜即受心火煎熬之苦，非服下他秘製丹藥不可。」

萬曉滄神魂皆戰，良久說不出話來，目光呆滯。謝雲岳又微微一笑道：「這等陰毒手法恕我未能解開，不過尙有一法可想，閣下如非甘心情願聽魔尊者驅策，即速返寓，日行吐納坐功，陰陽逆轉之法，不久自解。」

萬曉滄立時浮起一股慚疚之色，道：「蒙尊駕善念成全，有生之日定有以報。」一揖倒地，黯然而去，他走出三四丈遠，突然忖道：「這靑衣老叟是何姓名，自己還未請問，他爲何竟能瞧出自己被點上陰穴？莫非有詐不成？」

疑念雖生，但適才運氣感覺顯然是眞，欲待轉身詢問，身形頓了一頓，始終提不起勇氣，再羞於啓齒，暗嘆一聲，疾展身形而去。

雷嘯天目送萬曉滄身形消失後，才問道：「老三，如此狡詐非你莫辨，這廝死心塌地竟離開夏口，回家去了。」

謝雲岳微笑不言。

這時，黃鶴樓方向又飛奔而來一條身影，眨眼便到了衆人之前，原來是追風刺蛸錢寧。

錢寧見謝雲岳躬身道：「蒼長老命小的傳話，目前紅旗幫派遣在江夏一帶能手衆多，意圖暗害敵對正派人士，防不勝防。爲此蒼老在對江借居一所大莊院，專供接待我方友好之用，命小的通知四長老等即刻前往，有事商談。兩位姑娘與桑觀主等已先去了。」

謝雲岳哦了一聲道：「原來他已安排住處，我們這就去。」

月華如洗，衆人在對江小山上飛馳，追風刺蛸錢寧當先引路，到達一所頂峯後，錢寧倏然停步，手指着峯下松竹蔽天中一所莊院道：「到了，就是這裡。」說着由懷中取出一枝竹哨湊在唇邊，「畢栗栗」一聲銳哨音生起，隨風播送四外，悠亮淸徹。

須臾，峯腰松蔭深處也回應一聲哨音，只見閃電也似竄上四個老年化子，向謝雲岳躬身一禮，立時轉身引着衆人下峯而去。

松濤竹韻，謝雲岳等已走進一座建造瑰麗的莊院中。

蒼璽站立玄廳門前肅客進入，與武當

七道雷嘯天見過禮後，即執着謝雲岳雙手大笑道：「黃鶴樓上如不是賢弟識破他們詭計，老哥哥差點着了他的道兒。」

一面說一面走進佈設極爲古雅的大廳，廳內已坐得有傳六官、傅婉、江瑤紅、羅湘梅、索命八掌桑祿、白眉叟樊少川、陳文翰、胡天生、獨臂風雲丐錫壽、及黑摩勒姜宗耀，正在紛紛談論。一見謝雲岳等進入，均紛紛立起，執手寒暄。

九指神丐蒼璽向獨臂風雲丐錫壽。追風刺蛸錢寧道：「你們兩人即速趕赴夏口，傳命鄂省江夏丐幫壇下弟子，見着友派人物，即接待來莊，但千萬不可說四長老在此。」

兩人應命如飛走去，謝雲岳正詢問姜宗耀天罡劍東方玉琨失陷經過，聞蒼璽之言不由一愕，轉面問道：「大哥，你這是何意？」

蒼璽神情凝肅道：「紅旗幫爲圖霸武林，已傳下武林柬，各派都有接獲，峨嵋、點蒼、五台自然不能例外，他們三派均與賢弟有所誤會，大敵未除，自己這方萬不能鬧得個箭拔弩張，何況，也不能使得姜少俠羅江兩位姑娘爲難，賢弟還是詭秘些好。」

謝雲岳一想也對，點首不語，蒼璽又長嘆一聲道：「宇文雷竟將乃師西藏魔僧薩多和陀蠱惑東來，長白魔尊者，北冥三魔等，他們竟將宇內有數魔頭均邀了來，面臨殺刼不遠，老朽不勝担憂。」

謝雲岳略一沉吟道：「大哥不必担憂，小弟已想好釜底抽薪反客爲主之策。」

蒼璽眉梢一軒，喜道：「老朽知賢弟足智多謀，若能如此，足爲蒼生之福，能否說出一聽？」

謝雲岳湊在蒼璽耳邊說了一陣，只見蒼璽點點頭道：「這計策到還可行，不過岷山二毒未必可以自由行動，說不定被宇文雷軟禁在紅旗主壇，釜底抽薪之計雖然妙絕天人，但岷山二毒未能歸附我們之先，事尙難料，依老朽之看法，不如用反客爲主之策比較妥善，只是如此一來，干戈爭殺還是不能避免。」

謝雲岳微笑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小弟決意明晨前往紅旗總壇一行，救出東方玉琨及岷山二毒，萬一不成，則不可避免反客爲主之策了。」

他雖然微笑，但衆人眼中見得謝雲岳眼中神光似有無限沉憂。

羅湘梅心中暗暗難受，若不是東方玉琨爲着自己，悄然遠引，決不會被紅蜂娘子擄走，但自己又有難言的苦衷，暗暗嘆息一聲。

雷嘯天忽問道：「你明日是否單獨前往？」

謝雲岳點點頭，說道：「人多萬一失陷，易於分心，還是小弟獨自前去爲妙，雲夢沼澤，縱是虎穴龍潭，小弟尙未放在心上。」

雷嘯天咳了一聲，道：「雷老二雖未聞其詳，但這釜底抽薪之計，却敢斷言行之不易。」

謝雲岳微微一怔，說道：「這却是爲何？」

雷嘯天道：「雷老二知你欲將岷山二毒收歸我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其不戰而潰，但這次應紅旗幫柬邀來的，並非僅丐幫，尙有各大門派，均是雄心萬丈，爲自己門派在武林中爭取盟主之位，以本派之絕藝，炫耀視聽，你這一計使之雲消霧散，恐怕你將爲衆矢之的了。」

謝雲岳淡淡一笑，說道：「一事之成，決不能面面俱全，只要無愧我心就够了，倘如二哥這般的畏首畏尾，定然寸步難移。」

雷嘯天仰面大笑道：「我雷老二幾曾怕過事來，不過是替你着想，聊供參考而已，這話休提，雷老二腹中打鼓了，蒼老大，有酒有菜拿些出來。」

衆人忍俊不止，忽見一中年化子匆匆走入，向蒼璽躬身道：「稟長老，離此五里山坳間一所宅院，已有紅旗幫匪黨出入其中，高黎貢山四魔及半半叟等人，小的目擊均向那所宅院馳去。」

蒼璽微一皺眉，揮手命其離去，謝雲岳道：「待小弟去一探，便知究竟。」聲落，人已穿出廳外，振肩飛掠而去。

謝雲岳找着丐門弟子指出路徑方向後，循着峯脊飛逝如烟。

滿天星斗，皓月淸輝，竹韻松濤起自天籟，和風振拂衣袂，謝雲岳滿腹心事疾奔而行，一路忖思着：「奔盪江湖，久已生厭，北天山之行事了，從此絕意江湖，雷嘯天方才說話，內涵深意，自己豈有不知之理，各大門派應邀而來的耆宿高人，其中不乏有當年參與圍毆先父的人，爲恐自己萬一沉不住氣，大敵未退，先就蟜蚌相爭，自相殘殺，難爲人諒。」想到此處，情不自禁地長嘆一聲，喃喃自語道：「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不求人諒，只求心安而已。」

峯迴路轉，忽見一座黑壓壓地大宅子矗立在山坳中，萬樹森翳，如銀月色照射及樹，大宅只是掩映在樹叢之間，如謝雲岳這過人的眼力，尙看得不甚淸楚，可見坳中林樹何等翳密。

大宅並無半點燈火，不過在坳中樹枝上，疎疎落落懸掛幾盞紅燈，隨風搖晃着，透出一絲昏暗的光芒。

謝雲岳掩身在一株大樹之側，凝目打量這坳中情狀，再採取行動。

他知這疎疎落落懸着樹枝上幾盞紅燈，大有蹊蹺，凝目半晌，忖道：「我先打黑一盞紅燈，試試他們有何反應。」他彎腰拾起一顆山石，正欲揚手打出，忽見左首峯脊，有三條人影飛馳而來，捷逾飄風，身法詭捷之極。

他低哼了聲，欲待打出的石子又縮回捏在手中，俟判明來人敵我再說。

這三人眨眼已馳近，在自己身外不足七八丈遠處倏然停住脚步。

這三人背月而立，面像很難辨明，其中一人身形挺拔秀立，似爲英俊少年，其餘二人均爲身頎背闊，中年大漢，肩頭均挿有兵刃，絲穗飄揚。

忽聞一川音沉濁雄渾漢子說道：「是這裏了，我尾隨高黎貢山四魔一路來此，那幾位魔頭耳目機靈得緊，有數次險被他們發覺，只見他們下得山坳進入大宅，我本欲前往一探，奈勢孤力薄，才趕返相邀二位。」說此一頓，又道：「我們這就下去如何？」

另一漢子說道：「且慢，此處山坳，臨近那所大宅，並未佈設暗樁，其中分明有詐，這分佈樹叢中間的紅燈，大是可疑，它懸在手力不可及之處，顯然是誘人臨近發射，使來人入伏，用心不可不謂之險毒。」

謝雲岳暗讚此人心思細密。

這時三人又向謝雲岳藏身方向緩緩走來，以謝雲岳銳利的目力已瞧得異常的清楚。

一人生像威猛，獅鼻海口，長鬚及腹，另一人五嶽朝天，雙睛外凸，繞腮濃鬚，尚有一人就是自己在太岳山中相遇的崑崙俊彥小白龍葛天豪。

只見三人脚步又再停住，葛天豪道：「小弟在離開太岳以後，自知天下能人甚多，小弟這身技藝猶若螢火之光，尤其是見那怪手書生岳雲神奧不測的身手，更怯於奔走江湖，逕自返山相求師長傳授鎮山劍學『乾坤三絕劍』，及大力鷹爪功，僥倖有成。但近月來，崆峒一派及華夏四惡門下與小弟師門猶如水火，積不相容，處處尋仇，為他們暗算加害有八九人之多，師門尊長萬難相忍，夙聞此次崆峒與華夏四惡亦被紅旗幫籠絡，師門尊長欲藉此一會，將他們連根剷除，掌門人現率師叔輩在奔來江夏途中，大約明後日可抵達。」

那生像威猛，長鬚及腹的中年人點頭答道：「如今武林魔長道消，隱憂不已，若不早為之計，只恐來日武林之中，我等將無葬身之地了。」

另一五嶽朝天中年人帶着川音說道：「既然紅旗總壇設在大洪山下雲夢沼澤，他們又為什麼在此處設此暗舵，未免畫蛇添足，若非是另有用意，則令人甚是費解了。」

小白龍葛天豪忽輕笑一聲道：「黃老師，小弟未明瞭以前，也着實費解，他們紅旗幫居心惡毒，將善用百毒著稱岷山二毒挾持來到主壇，極盡利誘威迫之能事，請岷山二毒配製無形無色無味劇毒藥粉，派遣能手將這藥粉暗中襲侵赴會對方高手體內，令其無法展出全部功力，終被生擒，遂不知今晚黃鶴樓上，高黎貢山四魔等人亦為人下了毒去，嚇得胆戰魂亡，知被人識破，於是將所有遣出用毒的匪黨召集此地，改弦易轍，一面飛報總壇。」

那姓黃的中年人，帶着驚異的目光問道：「葛少俠，你怎麼會知道得這麼清楚的？」

葛天豪聳聳肩道：「方才在江邊，小弟捕獲一名紅旗匪黨，由他口中得知。」說着，忽然臉色一變，手朝樹叢間一指，詫道：「怎麼，紅燈突然增多了，這是何故？」

兩人聞言不禁一怔，抬目望去，果然如此。

謝雲岳亦不由一怔，他專心聽葛天豪說話，不禁疏忽一時，移目望去，紅燈比前增添了數十盞，只是懸在濃枝密葉中，透出一絲半絲濛濛的紅光。

各人心中驚疑不止，猜忖不出是何緣故。

小白龍葛天豪正要張口說話時，忽聞身後起了一聲冷笑道：「娃娃，你也胆子忒大了，竟敢覬覦人家幫壇重地，有犯江湖禁忌，趕緊離去，我老人家犯不着為了你們無知小輩要開殺戒。」隨風入耳，陰森懾魄，令人不寒而慄。

三人大驚，倏然旋身掉首，只見是一身材乾枯瘦削的老叟立在兩丈遠處，目中神光有如寒電利刃，穿着一襲寬大無朋的白色長衫，可驚異的就是那身白衫在風中絲毫未曾飄動。

葛天豪打量了這老叟一眼，說道：「你是誰？這山坳大宅，是否就是你棲息之處？」

老叟乾癟的雙頰上浮起一絲冰冷的笑容，緩緩說道：「你們要知道我老人家是誰，那就立時死無葬身之地，這座大宅雖不是我老人家居處，但我……」

葛天豪忽截住老叟的話頭，說道：「既不是你的居所，那就無庸你來煩心，我們山巔賞月，並肩談心，也用得着你來管嗎？」

老叟聞言目中陡湧殺機，陰沉的低笑出自喉中，身形暴起，喝道：「小輩找死。」右掌迅如電光石火般拂出一掌，逼起一股砭骨寒勁，漫天匝地襲湧而來。

葛天豪事先有備，自己話音一落，長劍脫鞘而出，沉肘一旋，舞起扇形劍幕，迎住老叟逼來陰寒氣勁，口中大叫道：「二兄速閃躍遠處，免得誤傷。」

一接之下，葛天豪身不由己，蹬，蹬，蹬，倒退出了三步。

老叟大笑道：「娃娃，你也太自不量力了。」化拂為抓，捷如鬼魅飄風，五指向葛天豪手中長劍抓去。

豈知五指堪堪觸及劍身，葛天豪揮劍奇招猛出，一式「蜜蜂戲蕊」，生起之字形劍浪，托着無數金花，逕削老叟抓來手臂，凌厲之極。

謝雲岳暗中讚嘆道：「葛天豪較諸太岳山中所見，劍式功力又精進了不少，只不知道老叟是誰？」

只聽老叟微噫了聲，撤腕縱身，凌空而起，驀然墜下，雙掌推出。

葛天豪清喝了聲，手中劍平平旋起，極詭奇的連出三招，似緩却神速無比，只見劍光連閃，游晃不定，竟摸不出攻向部位。

令人驚異的是，老叟逼出陰寒氣勁，不但被卸向兩側分去，而且身形也被迫退一步。

葛天豪一式得手，不禁豪氣頓增，迅疾無比又起一式，逼得老叟連連退後。

謝雲岳暗道：「這定然是崑崙鎭山絕學『乾坤三絕劍』，果然威力不凡，但這老叟掌式怪異，諒必為一久未出世的魔頭，想傷他却不容易。」

果然不出謝雲岳所料，老叟驀然閃身飄出了四五丈外，喉間忽發出桀桀怪笑，聲播夜空，在這荒山月夜下，令人不寒而慄。

良久笑定，老叟目中凶光迸射道：「原來你這娃娃是崑崙門下，你以為乾坤三絕劍法可難倒我老人家，那你就錯了。」說着飛快絕倫欺身而上，寬大袍袖齊拂，氣勁潮湧而出，沙飛石走，威勢駭人。

葛天豪立覺長劍沉滯乏力，猛感被這陰柔剛猛潛勁震得手腕一軟，長劍脫手飛出，身形竟被捲起，沖上半空。

老叟冷冷大笑道：「娃娃，拿命來。」身形斜掠電飛而起，五指飛快伸出。

葛天豪兩同伴齊齊大喝一聲，各持兵刃騰起猛劈而出。

老叟望也不望，左袖望下一拂，身形毫不停頓，反自加速往葛天豪撲去。

兩人哼得一聲，被老叟拂袖大力震下地來，只覺腕臂奇痛欲折。

眼見葛天豪險到毫髮，轉瞬便要被老叟傷及，不由驚叫得一聲。

忽地——

一株大樹之後，一條快得出奇的身影斜飛穿空騰起，在老叟抓及葛天豪之前趕到，右臂將葛天豪護住，左掌輕輕望外一送，身形頓時飄飄落地。

老叟立時哼得一聲，似風車般倒飛墜地，目露驚疑光芒望了來人一眼。

只見是一青衣老者，含笑望着自己。不禁冷笑道：「你知道我老人家是誰？竟敢輕捋虎鬚！」

青衣老者極其鄙視地望了他一眼，若無其事般微笑道：「彼此而已，你也不知我老人家是誰，居然大言不慚！」

對方頓時被激怒得鬚髮怒張，喝道：「料不到我長白魔尊者開殺戒應在你的頭上。」

這時葛天豪翻身立起，與兩同伴立在一起，聞言不禁大驚失色，暗幸魔尊者對付自己未竟全力，不然必遭毒手，惴惴為青衣老者担憂。

青衣老者聞言似乎怔一怔，默然無聲久之。

夜風如吟外，只覺這山峰之上空氣凝谿如冰，寒氣森森，侵膚若砭。

魔尊者又是冷笑聲起，道：「你心怯了是否？」

青衣老者却冷冷答道：「未必！」

魔尊者右手電飛而出，口中厲聲喝道：「你若不信，這就試試看。」手伸在青衣老者胸前之際一幌，掠起十數條手影，似幻似真，不知從何方位抓來。

這一式是魔尊者「幻魔手法」，指風如嘯，竟將青衣老者腹胸各要害大穴，悉數罩在指力之下，無論避往何方，指力均可如附骨之蛆般跟到。

青衣老者嘿的一聲冷笑，脚步一錯，即輕脆地脫出指力之外，右手兩指疾伸而出，一招「撥草尋蛇」，削戳魔尊者右手腕脈，微笑道：「你也試試老夫一招。」

魔尊者竟不能瞧出對方用何身法，避過自己奇絕無倫的「幻魔手法」，又目擊對方反擊之勢，似為少林七十二種絕藝之一尋脈問穴手法，非但迅快絕倫，而且比少林更為奧奇，不禁暗暗一驚，向左一倒，移宮換位，右臂望回一抽。

收得快，出得也快，堪堪收回的手掌，化抓為劈，斜胸平推而出，狂飆寒勁頓起。

青衣老者一招「撥草尋蛇」迅疾反擊之勢，竟未能沾及魔尊者手腕，暗道：「這魔頭無怪這麼狂妄。」倏將右掌當胸望後一吸，又自電光石火般直撞過去。

魔尊者一掌劈出，驟覺打出掌力卸於無形，右腕一陣酸軟，不由大為凜駭，暗說：「這人究竟什麼來歷，功力竟如此奧奇！」忖念未了，頓感一片重逾山岳的潛勁，直逼而來，胸頭宛如一塊鉛石重壓般，身軀連連幌動，不自主的退出兩步，脚下一沉，欲以千斤墜法紮穩步樁。

他那知青衣老者用出絕學「彌勒神功」卸壓二字訣，一式兩用，奇奧無比，只覺這片氣勁將全身束壓罩住，非但紮不住樁，而且護身玄陰眞氣突破，五官窒息得透不過氣來，面色立變。

葛天豪三人目擊青衣老者毫不起眼的一掌，能將宇內數一數二的魔頭制勝，不禁互望了一眼，暗暗驚詫不止。

只見魔尊者厲嗥慘叫一聲，震得山谷廻應，嗡嗡不絕，突見魔尊者冲霄而起，拔起五六丈高下，驀然掉首，雙掌平胸壓下。

青衣老者暗暗心驚這魔頭委實不凡，深恐他這一聲鬼嗥引來宅中羣魔，倏掄雙掌迎向擊去。

排空馭雲的兩股巨勁一接，蓬的一聲大震，魔尊者身形望上一彈，又自電飛落地，欺身進掌。

氣勁連續相撞，發出一連串蓬蓬的巨音，四外山石橫飛，樹枝折斷，威勢實是駭人。

葛天豪等三人避在遠處觀戰，担心坳中大宅羣魔出現。

轉眼，連續互盤了十數招，魔尊者人似瘋虎，毛髮根根戟立，兩眼暴射怨忿怒極神光。

青衣老者眉頭一皺，左掌當胸一旋，橫推而出，右手五指，穿脅飛點魔尊者右臂。

「軒轅十八解」奇絕武林，魔尊者竟無法躲讓得開，右臂登時一麻，右肘「曲池」穴被指扣住，頓感自己發出的掌力逆收了回去，胸口一陣震盪，張口噴出一腔鮮血，目中神光轉為黯淡。

青衣老者忙向葛天豪等道：「三位請隨老朽來。」五指一帶，魔尊者脚步輕浮，身不由主地踉蹌隨青衣老者向一崖角奔去。

葛天豪知青衣老者說話必有用意，三人隨後奔去。

這處崖角，林樹繁厚，濃枝密葉，月色不能透入，黝暗異常，多好的目力，亦無虞被人發現。

青衣老者扣住魔尊者進入樹叢之內，魔尊者口中噤不能聲，渾身氣力散失，眼中露出極其驚悸與憤怒之色，無奈身已被制，概不由己。

魔尊者此刻的心情，悔恨交迸，屈辱較身死猶過百倍，可想而知。

青衣老者飛手在魔尊者「精絕」穴上硬戳了一指，只見魔尊者頹然無聲倒地。

葛天豪三人看得不由一凜，忽見青衣老者手向外一指，三人投目望去，嶺脊上現出十數條矯捷的人影，在方才交手拚搏之處停住，逗留片刻，又倏然四散察視可疑之處有無發現。

但見數十人分而復聚，走近崖角林外，只聽其中一人說道：「我說我們堂主有點失策，聽信什麼八步趕蟬皇甫嵩之言，設下紅燈箭坑之計，誘人入伏，明暗樁一律撤入大宅中，非經命令，不得妄動，如今強敵到來，自己還幪在鼓中，據嶺上現時形勢看來，分明已經過一場激烈的拚搏

，那聲嗥叫亦必是我方同黨負傷大叫，馳援不及，爲人擄去無疑，哼？這不是授人以隙麼？」

又一人應道：「你知道麼？近日江夏到達的對方人物，不是一派宗師，就是江湖怪傑，我等這等微薄技藝，與之拚搏，無異於螳臂擋車，所以，設下此計，來人一經入伏，萬蝗弩齊發，那弩身所染劇毒，經岷山二毒特製，不要說中上封喉而死，就是嗅上那種毒味，亦必暈眩倒地，端的厲害已極。」說到此一頓，又說道：「此刻，我心中還有胆戰兢兢之感，萬一對方，尚隱在近處……」冷哼了一聲，倏然住口無語。

皎潔皓月隱入一片浮雲之中，大地一片沉黑，這人說話時，崖角林中掠出一條飛快絕倫的人影，宛如一縷輕烟，使人無從發覺。

只見那人掩至發話之人身後點了一指，身形疾然而動，宛如穿花蝴蝶，兩手飛點。

十數匪黨發覺已是不及，悉數被點住穴道，泥塑木雕般在夜風之中眼光發直。

那人身形一定，顯出青衣老者，只見他仰天吁了一口氣，目光沉重，似有重大疑難縈繞於胸。

片刻之後，似乎他已下了決定，向林內一招手。

葛天豪三人急閃而出，青衣老者道：「魔尊者暫放置林內，三位請隨老朽身後，匪徒狡詐詭毒，千萬勿以身犯險。」

三人目擊老者驚人功力，由不得心服口服，一齊躬身施禮，說道：「但憑老前輩吩咐。」

老者微微一笑，也不言語，彎腰拾起一塊山石，望林中拋去。

那石子沉入樹叢不見，却見那石子落處附近，陡然增多十數盞紅燈。

老者神色凝重，點點頭，說道：「是了，匪徒想我等入伏，先擊滅紅燈，那紅燈必是特製，打它不黑，一經幌動，立時燃燒了起來，火燄四射，具有照明之用，可將來人洞察無遺，萬弩齊射，來人必遭無辜。」

葛天豪驚愕問道：「老前輩，何以知道？」

青衣老者手往外一指，笑道：「不見山風勁疾，滿坳樹枝飄搖，獨懸着紅燈不見幌動，便知其有異。」

葛天豪凝眼察視，果見懸着紅燈似生了根般，不見絲毫搖幌，恍然大悟，暗道：「這老人，眼光好銳利，察微知著，不知這老人是何隱世前輩，武林之內並無傳聞。」

口中應道：「老前輩明察秋毫，晚輩望塵莫及，如今老前輩何以處之？」

青衣老者鼻中濃濃哼了聲道：「匪徒想法忒以天眞了，認定爲紅燈懸在遠僻之處，來人不到近前不能使之熄滅，那就錯了。」說着一掌震開被制匪徒一人穴道，倏又翻腕扣住那匪徒腕脈穴。

那匪徒直感渾身酸痲難耐，虫行蟻走，歪嘴呲牙，兩目爆凸，額上冷汗沁出如黃豆大，可又噤不能聲。

玉蟾又現，透出濛濛淸輝，映在匪徒面上，形態悽厲獰惡。

葛天豪等三人見青衣老者此一舉動，忖測不出是何緣故，目中不由泛出迷惘之色。

只見青衣老者左手扣住匪徒，右掌平平當胸一旋後，突迅如電飛打出。

那距身二十餘丈外隱於濃枝中紅燈，忽然燈身飛動，但見紅光一閃，呼呼聲响，登時着火燃燒，火焰四散蓬起，樹枝亦被延及，畢剝一片，光華燭天。

老者待火光一閃，立時鬆開扣住匪徒左手，右手飛快無倫向那匪徒臂部一送。

只見那匪徒，人似離弦之弩般，向那火場一側蕩去，但聞，弩簧密急的响音中，匪徒發出兩聲慘嗥，聲厲入雲，遙曳夜空。

這刺耳，悽厲的嗥叫，入耳不禁心驚肉跳。

老者冷笑一聲，將第二匪徒震開穴道，如法泡製，掌擊人擲。

剎那間，一連震燃幾盞遠處紅燈，慘叫之聲此起彼落，山坳間宛如焚山之勢，天空一片赤紅之色，火星冲至雲霄，濃烟瀰漫散揚。

葛天豪三人看得面上失色，不獨驚奇老者有此蓋世功力，而且心驚匪徒心機毒絕，要使不撞上魔尊者青衣老叟，自己定會輕身涉險……

想到此處，雖然火勢猛烈，熾熱難當，也不由背心骨上升起逼人寒顫……

青衣老者忽面現得意之色，道：「匪徒雖然心歹意毒，但百密必有一疏，老朽料定匪徒在此設下暗樁，必是在內醞釀一項陰謀，其設下紅燈毒弩，用意在使來人不敢輕易犯險，知難而退，詎不料我們洞燭其奸，他們定要遷居巢穴了。」說着眼中疾轉黯淡之色，微嘆一聲道：「我如此做法，未免太干天和，爲保武林元氣，也顧不得這許多了！」

言下神情似帶有無限傷感——

時正初夏，樹木水份飽潤，不比天乾氣燥，本不易生燎原之勢，怎奈匪徒用的是劇烈易燃的硝磺，風助火勢，轉眼蔓及整個山坳，傾圮斷塌之聲不絕於耳，紅光燭天，熱氣炙人。

匪徒雖事先有備熄滅火災之策，但未曾想到青衣老者會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連續投下十數人，匪徒只認爲對方人大舉來犯，不禁舉措慌亂，顧此失彼。

先聲奪人，致成燎原火海，這是匪徒始料不及。

青衣老者眼光烱烱，凝眼注視那火舌束捲的大宅，忽然說道：「魔崽子跑出來啦！」兩臂一振，順着山坳，往南奔掠而去了。

葛天豪三人知老者必有所見，亦隨後跟去。

望南馳出了數十丈後，青衣老者突然收住腳步，立在上風，似有所等。

葛天豪奔上前去，悄聲問道：「老前輩有什麼發現？」

青衣老者道：「稍時魔崽子竄出來後，三位定要全力阻截，不容有漏網之魚，葛少俠，乾坤三絕劍，威力奇大，你用『乾天三易，坤象六變』正反逆用，無虞落敗。」

葛天豪聽得怔了一怔，問道：「老前

輩爲何知道晚輩姓葛？」

老者微笑不答。

葛天葛暗暗忖道：「他只說了八字，便將乾坤三絕劍蘊奧化徹，自己潛心悟研，尚未能融匯貫通，被他一語點破，此老果是一代武林雋才。」

驀地——

濃烟瀰漫中，飛竄出十數身形。

葛天豪一聲大喝，電芒出匣，凌空撲下，劍起青虹三匝，挾雷霆萬鈞之勢，向前面一人揮去。

其餘二人亦各出兵刃，猛劈而出，阻截兩魔去路。

青衣老者哈哈一聲長笑，兩掌齊發「彌勒神功」壓震二訣，潛力宛如錢塘春潮，排山倒海而去。

奔出十數魔頭猝不及料，除那被葛天豪等截阻三人外，悉數被這舉世無儔的力道震得翻飛了出去。

青衣老者毫不容他們有緩氣之機，身形疾展，彈指展出「軒轅十八解」奧絕手法，彈，戳，扣，拿，點，拂，截，斬，運用得妙到毫巔。

手影如飛中，諸魔只哼得一聲，逐一緩緩頹然倒地。

青衣老者轉眼望去，葛天豪等正與三魔打得難分難解，與葛天豪對手的正是那半半叟，其餘兩個生像獰惡，不知是何許人。想必亦是魔道高手。

半半叟功力精湛，平昔葛天豪無論如何萬不是對手，然而，此刻心慌意亂，功力大大打了一個折扣，又瞥見高黎貢山四魔等，爲青衣老者悉數殲斃，不禁胆戰神飛。

他看出青衣老者就是黃鶴樓上所見之人，更是氣餒，精神一衰，被葛天豪一式「玉龍環繞」迎腰劈成兩截。

嗥也未嗥得半聲，兩截屍體叭答摔落，鮮血泉湧，臟腑外溢，慘不忍睹。

餘下兩魔瞥見更是魂不附體，情急慌亂不戰竄逃，向外閃去，不料葛天豪趁得勝之餘威，迎面一劍劈來。

青虹匹練，捲得一捲，兩魔碩大頭顱離肩飛上半空，曳着兩縷血雨，望嶺下墜去了。

青衣老者撫掌笑道：「葛少俠神勇驚人，不愧爲崑崙後起俊彥。」

葛天豪俊臉一紅，道：「老前輩謬奬，焉能與老前輩相提並論。」

青衣老者大笑道：「這些都是宇內極具盛名的有數魔頭，老朽何可邀天之功，不過是一場大火嚇破了他們的胆，又誤吸了火中遺留的餘毒，神智已是昏迷，心慌則授人以隙，就是不待老朽出手，他們亦逃不出十里之外，便會自斃倒地。」說着用手指了一指羣魔面上，道：「三位請看，他們面色呈現青紫，顯然毒性已深入臟腑，發作只是遲早問題而已，與三位交手的人，亦是一般。」

葛天豪心下信得塌實，其實也是一半眞情，還有一半是青衣老者爲避免震駭聽聞，致成衆矢之的。

火勢轉弱，山坳林樹已燃燒殆盡，那所大宅變成了殘垣斷壁，空氣中充滿着燒焦屍臭之味，中人欲嘔。

突然，青衣老者一鶴冲天而起，升至五六丈高下時，身形一側，穿空飛落在十數丈外，足一沾地，疾馳而去。

濛濛月色之下，只見老者形似淡烟，去勢電疾，眨眼人踪俱杳。

葛天豪等見老者宛如天際神龍，不知由何而來，又不知從何而去，訝異不已。三人將地上屍體擲棄火中毀跡後，當下往夏口疾馳如飛。

九指神丐蒼璽等人屢接傳報，紅旗帮暗壇已爲火海掩沒，全體趨出廳外眺望天色，只見一片赤紅，夾着萬千火星四散飛揚，不由替謝雲岳惴惴担心。

三位姑娘憂形於色，尤其是江瑤紅星眸竟蘊有淚珠。

雷嘯天看在眼裏，低聲打趣道：「江姑娘，老三還不回來，雷老二却餓得轆轆飢腸，兩腿酸軟。準是他又去外面走走桃花運，昏了頭啦！」

江瑤紅羞湧雙頰，狠狠地白了雷嘯天一眼，罵道：「嚼舌根不得好死。」

雷嘯天還要打趣，只見一條迅快人影，挾着一物，從屋面上瀉落，連忙把話嚥住。

蒼璽朗聲道：「三弟回來了。」

只見青衣老者飄身落地，放下半死的魔尊者，微微一笑，說道：「我們去廳內再說吧！」

衆人魚貫而入，廳內已張好一席盛宴，相率落座。

青衣老者便將此行經過說了，又道：「這場武林殺刦萬萬不能使其掀開，小弟務以全力遏阻，明晨即單獨前往雲夢沼澤，冀成其事，不過只求在座各位千萬不能將小弟身份洩露，則衷心銘感。」

武當松柏道長正容答道：「那是當然，少俠這等用心，功德無量，貧道焉敢不遵，只是……」忽然面有難色，吞吞吐吐不能出言。

青衣老者已知就裏，道：「在下知道長心意，貴派心切北冥三魔及逍遙客屠戳焚山之仇，掌門人及貴門高手，一定會前來，這不要緊，道長只不說出在下之事，便已够盛情，貴派之事一切唯掌門之命是遵。」

松柏道長點頭無語。

青衣老者又向蒼璽說道：「魔尊者已點上了殘穴，且押至密室容後發落。」

正說之間，忽見一丐帮弟子匆匆走入，垂手稟報，說是崑崙掌門相率門下多人到來了。

青衣老者（謝雲岳）當先立起，道：「小弟迴避，大哥你們前去迎待。」說着，大步走入後面。

羅湘梅，江瑤紅，傅婉三女亦隨着走入。

× ×

朝陽正上，晨霧猶自霏霏，大江浩蕩東遊，江風輕拂，柳絲飄搖。

黃鶴樓對岸，一株垂柳之下，謝雲岳已改扮成一滿臉病容三旬上下粗漢，穿着一身莊稼藍布短服，滿身泥漬，神情逼似，兩目凝望江夏勝景。

須臾，他抬手招來一隻小舟，渡江而去。

午正時份，謝雲岳已抬來到長江埠鎮上，途中多半遇上紅旗帮匪徒，來往快馬

奔馳，他為着不露痕跡，腳程時快時慢。

他走進一家酒樓，向一副空座頭坐下，喚來幾味時鮮吃食着，寥寥三兩食客，醉醺醺地高聲談笑。

忽然有兩騎在酒樓前停住，騎上人落鞍進入在謝雲岳隣座坐下。

謝雲岳抬目望去，只見是虬鬚漢子及一生像英俊的少年，背上均揷有長劍。

這虬鬚大漢雙眉微蹙，似不勝痛苦，但強自抑制着，少年不勝憂惶，謝雲岳忖道：「這兩人似乎不是紅旗匪帮，但為何如此神情。」却見少年向外頻頻盼望，更是心內疑竇重重。

店夥趨了過去詢問兩人要何酒菜。

虬鬚大漢雙眉一振，朗聲說道：「有什麼上好時鮮，拿手好菜，挑幾味送上，再來五斤竹葉青。」

店夥喏喏應聲離去，少年悄聲道：「何大叔，你打熬得住嗎？」

虬鬚大漢瞪了少年一眼，低聲喝道：「青侄，你真少不更事，這點傷要不了命，你空自形於顏色，引人疑心。」

少年俊臉一紅，垂首不語。

大漢意有不忍，便低笑道：「還有三十里，就是雲夢縣城，屠龍老前輩說好在東郊呂祖廟會面，這點毒傷，請他老人家治療，不算一回事，青姪，你無須為愚叔担憂……」

少年軒眉一笑，店夥已送來酒菜，大漢止口不語，執起酒壺，斟了兩碗酒，咕嚕嚕飲了兩口，舉箸挾菜入嘴，豪邁之極。

兩人語音甚微，但謝雲岳聽來字字清晰異常，心中暗暗忖道：「這大漢不知受了什麼毒傷，暗自掩飾着，又不急急趕路求治，大概有什麼顧忌，與自己一樣，恐引起匪徒疑心，易招殺身之禍……他所說的屠龍老前輩，莫不就是與一元居士胡剛齊名的屠龍居士蔣太虛，若然是他，自己却要見識見識，他那獨步海內的五十八招，屠龍手法……」

店外又進入五人，三道兩俗，據案而坐，大聲談笑，意興飛揚，旁若無人。

其中一紅巾紮額，目光陰鷙的漢子道：「這家酒樓小弟常常來，所選菜肴到也清新可口，小弟負責接待，如三位真不忌葷腥，叫他們泡製幾樣小弟認做最拿手的菜如何？」

一長鬚至腹，背揷着雲帚的道者答稱：「貧道們不忌葷腥，只是不好讓鄒香主破費。」

目光陰鷙漢子道：「理當如此。」招來堂倌吩咐了幾句。

謝雲岳暗注那三道兩俗形像，暗說：「那紅巾紮額漢子顯是紅旗帮禮賓香主，其餘三道一俗不知是何來歷？」

但聽紅巾紮額漢子微嘆一聲道：「如今敝帮正是風雨飄搖之秋，岌岌可危，虧得諸位老師仗義，不辭跋涉，全力支持，這種隆情厚誼，令人感佩，在下謹代宇文帮主敬一杯……途中范香主不知受何人暗害身死，在下詳察傷痕，顯示為人重手法震斷心脈所致，但是范香主那柄五毒爪鐮上沾有血污，對方亦必負傷，諒逃不出數十里之外，不過還未接獲回報，諸位老師神目如電，可知這重手法藝出何派？」

謝雲岳忽瞥那少年神色微變，大漢夷然自若，酒到碗乾，就知大漢是中途手斃紅旗帮匪，肩上負了毒傷。

轉眼望去，只見長鬚及腹道人畧一沉吟道：「這種掌傷，與武林各大門派所宗的毫無相同之處，外表無損，只顯出極淺的掌印，其實內臟俱碎，方才貧道也曾思忖很久，只有一人練有這種掌力，就是三十年前名震一時屠龍居士蔣太虛，不過范香主之死並非蔣太虛所為，因為傷痕顯示火候不够，尚可見淺印，對方如不是蔣太虛門下，就是蔣太虛私淑傳藝之人。」

謝雲岳暗暗點頭，微驚這道人好銳利的目力。

眼角轉處，虬髯大漢面色突變得慘白，冷汗如雨，雙肩微微顫抖着，但仍強自支持身形不倒下。

那少年只急得六神無主，又不敢妄動，深恐被三道發現。

謝雲岳亦深感棘手，他敬佩虬髯六漢強毅，不禁油然泛起同情之心，腦中靈機一動，從懷中取出一錠銀放在桌上，大步走出。

三道兩俗座頭臨窗，窗外植有一株古松，將陽光遮沒，微風起處葉影婆娑。

忽地——

窗外隨風飄入冰冷的語聲道：「牛鼻子，你敢妄論屠龍手法，快出來受死！」

五人登時一怔，紛紛立起怒喝出聲，各各雙肩一振，疾如閃電穿窗而出。

幾乎在同一時間，謝雲岳又大步而進，若無其事把一粒藥丸放在大漢面前，低喝道：「快服下，可治傷毒。」身形畧未停頓，又在原位坐下。

虬髯大漢及少年聽得窗外語聲，不勝驚疑，及至謝雲岳走入飛快地放下藥丸，不禁恍然大悟，這人有心相助，毫不遲疑，將藥丸服下。

只覺一股芳香熱流，刹那間密佈全身，肩上傷痛立時消失，真元比受傷前更為充沛，知為珍奇靈藥，心內暗暗感激。

那少年向謝雲岳凝望着，只見謝雲岳滿臉病容，黃蠟蠟地毫無生氣，兩眼黯淡無神，嘴唇就着碗沿，淺淺啜飲，面向着店外，對自己兩人，不置一眼，心頭甚感奇怪。

立在旁側的店小二，也忖測不出謝雲岳為何去而復轉，他正想去收拾碗盞，及謝雲岳放在桌上那錠紋銀之際，却見謝雲岳又大步邁入。

令人訝異的是，謝雲岳竟不向自己坐的桌上走去，却繞過虬髯大漢那張桌面，可是，他沒瞧出謝雲岳放藥丸的舉動及語聲，因為被隔着一張桌面醉酒喧嘩聲所掩沒。

謝雲岳這種莊稼粗蠢裝束，在別處可能引人起疑，尤其是出手大方，一錠白銀至少也有五兩，當時食用便宜，最多有五錢銀就儘够了。

但是在這雲夢沼澤轄境之內，紅旗帮來往頻頻，奇事異跡司空見慣，何況紅旗帮在這區域相約不得侵犯民衆一草一木，這正是兔子不食窩邊草，是以多年相安無事。

店小二也懶得多想，走在謝雲岳面前，哈腰笑道：「客官，可要添點什麼酒菜

嗎？」

謝雲岳冷冷答道：「紅燒團魚，炸蝦球，再來三斤竹葉青。」

店小二喏喏連聲，心內感覺異常詫異，天下竟有連續進食的人，然而開的是飯店，講究是多賣多賺，其餘的事是多餘的關心。

須臾，那三道兩俗帶着一臉懊喪的神情走了進來，這只有謝雲岳心內明白。

那兩俗中除了紅巾紮額姓魏的漢子外，是一矮胖五旬老者，兩眼瞪得滾圓，氣憤憤的道：「中原的人都是鬼計多端，既然叫陣，又不敢現身。看來，中原人物品格又遜我們漠北豪爽多矣！」

他這句話太形容過甚，三道面色陰沉不語。

紅巾紮額漢子忙笑道：「余老師話雖然不錯，但不可一概而論，這武林之內，本是詭異波譎，變幻不測，倘盡如余老師這等爽豪肝胆，則武林紛爭不平也自然平了。」說着，哈哈一笑，又道：「這些無關重要之事，用不着多費心，既然這人無胆，就當做狗吠好了，來來來，在下要敬酒三杯。」

謝雲岳鼻中微哼了聲，只見一面色紫黑，雙目眯成一綫的道人說道：「聽說貴帮宇文帮主竟將他的師尊薩多和陀請來，這位西竹高僧武功深奧，號稱無敵，難道丐帮約請助拳的人，竟有這麼厲害麼？」

紅巾紮額漢子一臉詭笑道：「諸位老師不明內情，難怪有所猜疑，敝帮主目的不在外患，却在內憂咧！」

那道人忽地睜開雙目，懾人神光暴射而出，望了紅巾紮額漢子一眼，說：「魏香主，這話貧道甚是不解，請道其詳。」

紅巾紮額漢子雙眼四外一顧，忽悄聲道：「目前敝帮總壇到的賓客，其中一半均是不請自來的，明是仗義助拳，暗中則對敝帮有所圖謀，敝帮主既不能拒人於千里之外，又不可不防患未然，故而不惜萬里傳信，將薩多和陀大師請來。」

道人驚詫問道：「不請自來的是些什麼人？」

紅巾紮額漢子道：「北冥三魔，逍遙客，長白魔尊者，高黎貢山四魔，半半叟，黑白雙怪，還有一些江湖久聞其名的綠林怪傑……」

那道人呵呵大笑說：「武林之內邪魔皆已到齊了。」

謝雲岳不禁暗中了然，為何自己火焚那座山坳大宅，不見紅旗帮中奔來救援，原來有此原由，半半叟之死，係他們暗中傾軋的結果。

這時，紅巾紮額漢子語聲又起：「事情尚不僅如此，敝帮創始之初，雲夢沼澤，連天蘆葦之內，宇文帮主發現其中有座小三清道觀……

「敝帮主見這河池縱橫，蔽空蘆葦中，有此道觀，不言而知，內中必隱有臥虎藏龍人物，忖量再三，終於單人前去拜觀，果不其然，觀內竟有兩個鬚髮霜白的老道人……」

說至此，三道不禁豎起雙肩凝耳靜聽，只聽得紅巾紮額漢子說下去：「敝帮主走入觀內，只見兩老道靜坐蒲團上，雙目緊閉，對於敝帮主入內，渾若無聞！

「但等敝帮主走近時，其中一道突然睜開雙目，射出精芒如電，緩緩伸出右掌，敝帮主只覺有一片無形潛勁逼來，身不由主地退出三步。

「敝帮主大為驚異，立時生起一個念頭，建帮不久，萬不能樹強敵，便說出此來本意，請二道長協助建帮。

「那道人答道：『你要在此雲夢沼澤建帮，貧道絕不阻擾，但需應允貧道三個條件。』

「敝帮主就問三個什麼條件，那道人道：首先須將他們道觀五里方圓之內，列為禁區，任誰不得妄入，就是帮主也不例外，妄入者死。其次不得暴露他們兩人形跡說出在此雲夢沼澤內潛隱。最後就是在此雲夢沼澤區內不得有殺生害命之事。敝帮主件件應從，最初數年平穩相安，但近來本帮所擒仇家，禁囚總壇刑堂地牢，往往無故失踪，連追踪綫索均無，帮主就疑心是他們所為，便遣人以禮求見，然而所派去的人不是斷肢，就是殘腿，最後帮主忍無可忍，親身前往，不想兩道冷漠異常，道出當年與帮主約法三章，兩不相涉，帮主盛怒之下，出手拚搏，怎奈兩道武功詭奧異常，不敵而退，臨行之際，兩道竟出冷誚譏諷之言，說是紅旗帮如敢再騷擾他們道觀，便是紅旗帮瓦解之日，縱目當今武林，堪受他們一擊之人，也寥寥無幾。帮主既伸量他們武功，腹中自然有數，知他們所說並非虛語，是以薩多和陀大師請來，意在對付他們。」

那鬚長及腹的道人突然站了起來，逼視着紅巾紮額漢子，說道：「魏香主，你可見過這兩道人麼？形像長得如何？」

紅巾紮額的漢子經他一問，立時怔住，只覺他這句話大不尋常，緩緩說道：「那兩道人，只有敝帮主見過，其餘的人連面都沒見上，就殘去一肢一腿，在下不便虛妄臆測，莫非含光道長知道這兩人來歷麼？」

長鬚及腹道人也不作答，只閉睛思索一會，緩緩坐下，目光移向其餘二道說：「難道是本門那兩個老不死的……」說至此處，目光突泛出冰冷寒電，望謝雲岳瞪着。

原來謝雲岳聽得紅巾紮額漢子說那兩道人自稱當今武林之中，甚少堪他一擊之人，不禁心頭微微一動，又見這長髯及腹道人神色有異，更是生出好奇之念，由不得轉面望去。

這長鬚及腹道人說話之際，忽覺謝雲岳那神情大異常人，語聲倏然中止，雙目逼視着他。

謝雲岳和他目光一觸，趕緊別面，若無其事般端起酒碗，仰飲了一口酒。

微風颯然，那長鬚及腹道人却已迅逾閃電落在謝雲岳的身側，吐出冰冷語音道：「你望着貧道是何用意？」

謝雲岳似張惶不慮有此，目光一接，打了一個寒顫，一口酒含在口中尚未嚥下，噴了出來，哎呀怪叫，座位傾倒，人也跌了下去。

那口酒噴了道人滿臉都是，道人瞪着雙目射出怒光，只是發作不得。

原來道人發覺謝雲岳是個毫無武功的人，那口噴出來的酒一絲力道都沒有，深



恐傳揚出去，說他欺侮一個手無縛雞之力莊稼粗漢，站在那裏，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紅巾紮額的漢子，走了過來，向道人陪笑道：「無知之人，道長犯不着爲他惱怒。」

道長哼了一聲，趁機下台，緩緩走了回去，那紅巾紮額漢子，望了倒在地下的恐駭驚懼的謝雲岳一眼，隨着道人身後走回。

虬髯大漢及那少年，眼見道人身法奇快，就知這道人身上有卓絕的武功，深恐謝雲岳不是對手，少年不禁義憤於色，正待立起出手，却被虬髯大漢眼色制止，眼看謝雲岳倒了下去，不禁怔得一怔，繼而大悟，是謝雲岳故意做作，以免被他們疑心。

只聽得紅巾紮額漢子道：「這事久爲敝帮秘密，不得外洩，但如今已不再成爲一件秘聞了，所以在下敢在這酒樓暢言無忌……」

突然那長鬚及腹的道人阻住話頭，道：「魏香主，煩請帶引貧道去至那道觀一行如何？」

紅巾紮額漢子大爲作難，但終於答道：「那麼在下領道長去到三淸道觀之外止步，在下實在不敢犯敝帮禁條。」

三道兩俗霍地離座，向店外走去。

謝雲岳這時已顫巍巍爬了起來，喃喃咒罵，在五人離去片刻後，向店外邁出。

虬髯大漢向少年急道：「咱們走。」隨手扔了一錠銀子在桌上，急急閃出。

陽光照耀大地，連綿無盡崗陵，挾着一條狹窄的山道，呈現一片金黃之色，只見那三道兩俗望雲夢方向疾馳而去，身形似豆，愈遠漸小。

滿臉病容莊稼粗漢却不知踪跡，不由大爲驚異，少年走了出來，亦是一愕。

虬髯大漢嘆一聲道：「這位眞是玩世不恭，風塵異人，竟無法叩謝他賜藥全命大德！」說着，解了繫馬的韁繩道：「我們也走吧！」

雙雙一躍上馬，雲飛電掣奔去，馬後捲起一股黃塵滾滾蕩蕩，似雲似霧。

兩匹馬如飛的轉過兩個大彎，虬髯大漢不禁噫了一聲，只見那長鬚及腹的道人靠在道旁一株樹幹上坐着，汗流滿面，尙有一道蹲在一側兩手推拿這道人的腰脅各大穴道，顯然是受了人家暗算無疑。

其餘三人却不知所踪，虬髯大漢與少年略駐馬瞥了一眼，又不顧而去。

才馳出未及數丈，道旁山坡上忽疾瀉下來兩條身影，捷如鷹隼。

兩騎驟然受驚，揚起前蹄，昂首同聲長嘶，騎上兩人飄身落地，抬眼望去，却是那紅巾紮額大漢與那矮胖老者，目光灼灼瞪着自己兩人。

虬髯大漢怒道：「尊駕何事阻住在下去路？」

紅巾紮額漢子面目一沉道：「閣下可曾見得暗算崆峒含光道長的鼠輩麼？」

虬髯大漢怔得一怔，繼而放聲大笑道：「尊駕與那位道長同行，尙未見得，試想在下兩人離得這遠何從見過，這不是問道於盲麼？」

紅巾紮額漢子搖首道：「閣下誤會了，我指的鼠輩就是方才在酒樓中，那面色蠟黃莊稼蠢漢，噴出一口酒後趁機暗算，含光道長當時未曾發覺，途中猛感『期門』穴下眞氣受阻，呆滯不能運行，閣下出來時，定然見得鼠輩，故而動問。」

虬髯大漢暗暗心驚，面上不露形色，笑道：「這個麼？在下實在不信粗蠢病漢有此功力，暗算崆峒含光道長，不過病漢先我們離開，却無法瞥見他向何方走去。」說時，雙手一抱拳道：「在下還要趕赴雲夢友人之約，容再相見。」與那少年掠向道旁嚼草的兩騎之前，一提韁繩，便要縱身上騎。

忽見矮胖老者雙肩一振，捷逾飄風般在馬前落下，口中喝道：「且慢！」

少年不由氣往上沖，邁前兩步劍眉一剔，厲聲喝道：「你這是做甚麼？一再相阻，有心故意生事不成？」

矮胖老者目光懾人望了那少年一眼，滿臉鄙視之色，冷冷說道：「娃娃，老夫向你大人說話，站開些。」右手一拂而出，一股猛烈無倫的潛勁，往少年逼去。

少年微一錯步閃身，讓開掌力，左手兩指一式「流星奔月」，迅如電光石火般向矮胖腕脈戳去，非但快絕無倫，而且拿穴奇準。

矮胖老者不禁暗暗吃驚，猛撤右掌，不料虬髯大漢見他無禮欺人，一掌振腕飛出，口中怒喝道：「好個狂妄無禮的老賊，竟敢出手欺人。」

那矮胖老者撤回右掌又出，兩股潛勁一捲，兩人齊皆退出兩步。

紅巾紮額大漢飛竄上前，大叫道：「唐老師……」

矮胖老者哼了一聲，接口道：「魏香主無須勸阻，今日老夫要教訓教訓這兩個眼高於頂的人。」

紅巾紮額漢子不禁憂形於色，閃在一旁。矮胖老者目泛怨毒，獰笑道：「老夫有生之日，今天才有人敢面叱老夫老賊，事雖無知，也需殘去一肢一腿，略予薄懲。」語音森冷，聽來不寒而慄。

少年望了虬髯大漢一眼，朗聲大笑道：「大叔，今日可算長了見識啦！居然撞上這大言不慚的人。」

矮胖老者氣得一臉發赤，目湧殺機，暴喝一聲道：「娃娃，你也不知老夫是誰？老夫百步拘魂唐泰，向例手下無全屍之輩，念在事出無知，自殘一肢好了。」

這一自報姓名，少年與虬髯大漢面色倏變，要知四川唐門善使百毒，著稱武林，這唐泰不僅是毒器出手奇絕，無法可避，而且一身武學也淵博浩繁。

兩人心中凜駭之際，忽聞不遠處隨風傳來一朗朗笑聲道：「連台好戲，不可不瞧，反正四川唐門今日場台丟臉已經丟定了，娃兒，還有什麼遲疑的，以你那身武功，還怕唐泰不成。」

衆人心中一驚，循聲望去，只見一身着紅葛色長衫，短山羊鬚老者倒懸在一株白楊樹枝上，露出兩截毛茸茸的脛骨，打秋千般來回晃動着，臉上帶出詭秘的笑容。少年與虬髯大漢眼露喜色，百步拘魂唐泰與紅巾紮額漢子心頭大大一震。

這老叟既未見其來，又未聽出半點聲息，來人輕功超絕可知。（未完）



經已出版
林中
依達著
淡紅康乃馨
環球文藝叢書
彩色天橋
嚴沁
情釋
嚴沁
名作家的心血結晶
最動人的構思
寫出了青年人的心聲
刻劃了青年人的苦悶
剖視了各階層的人生百態
陸續搬上銀幕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綫)